

江南少帥

（新派俠情脫俗故事）　龍乘風・著

江南武林高手輩出，奇人異士不可勝數，在這多姿多采地域中，每年每月每天以至每一刻都會發生無數驚奇多變的故事。

［江南少帥］來自江南，但足跡却遍及大江南北，東西異域，其人其事，自必精采百出，令人嘆爲觀止。佳作當前，敬希讀者諸君萬勿錯過。

$4.00

第27年

3

編者話

龍乘風的作品是多方面的，他不但擅寫現代技擊鬥智故事，對新派武俠脫俗小說構思也尤爲專長，今期刊出的巨型小說「江南少帥」題材很突出，對主角人物之「少帥」寫得栩栩如生，活靈活現。故事描述一個來自江南的江湖異人，他生平足跡遍及大江南北，東西異域，然而，每到一處，都帶來一段驚奇莫測、不可思議的故事，也會引起無數多姿多采的熱鬧場面，過程相當刺激緊張！欲知端的，且看他怎樣與一羣江南高手、奇人異士周旋下去便有分曉，幸勿錯過。

*　　*　　*

「宮廷風雲」今期終結，情節變化莫測，引人入勝，南北雙鷹及一干龍衞要員各人功成身退，佞臣奸閹，罪有應得，大快人心，額手稱慶。要知雙鷹何時再度東山復出，請留意本刊預告。

*　　*　　*

「武林奇案」下期刊出，馬行空執筆。是篇叙述一個退隱多年的武林名宿突然被殺，其子追查之下，發覺買兇殺死父親的人，竟然就是他父親本人，誠爲奇案中奇案，怪事中怪事，……屆時敬希購閱。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3期
（總號134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脫俗故事

江南少帥

龍乘風・文
可飛・圖

玉池飛魚小靈精

大雨甫停，龍寶寶立刻就從路邊一間小飯舖裏衝了出來，笑嘻嘻的說道：「老子說過這場面來得快，去得也快，果然不錯。」

小飯舖裏忽然又鑽出了一個嘴尖尖、鼻子尖尖，身材異常瘦小的青衣漢子，叫道：「俺的小祖宗，今天幹嗎只吃半碗飯？你若餓瘦了我怎向師父交待？」

龍寶寶却不理睬他，只是一蹦一跳的向前直去。

那瘦小的青衣漢子眉頭大皺，又在叫道：「別跑得這麼快，師父說過，飽餐之後，不宜發力狂奔，這樣對腸胃是挺不妙的。」

「沒關係。」龍寶寶頭也不回，笑道：「反正我還沒有吃飽！」

青衣漢子在後面一直緊緊跟隨着，道：「旣沒吃飽，回飯舖裏吃飽再趕路好不好？」

「不好！」龍寶寶一面跑一面搖頭，說道：「吃得太飽趕路就不快了，老子如今身輕似燕，不到兩個時辰，準可以趕到師母身邊去。」

青衣漢子「唉」的一聲，嘆道：「師父若聽見你說話，老子前老子後的，一定會大大的不高興。」

龍寶寶笑道：「他老人家又不在這裏，說說何妨！」

青衣漢子嘆了口氣，道：「就只怕說慣了嘴，以後一下子就衝口而出，想收也收不回來。」

龍寶寶道：「眞是杞子燉人參，却愁天下雨。」

青衣漢子一呆，問道：「這是甚麼意思？」

龍寶寶哼了一聲，道：「杞人憂天是也！」

青衣漢子想了一想，忽然點點頭：「不錯。」

龍寶寶道：「連你也覺得自己未免過份杞人憂天了？」

青衣漢子怔了怔道：「俺絕不是這個意思……只不過是說……」猛然看見龍寶寶已越走越遠，當下不再說話，立刻展開闊步狂追上去。

× × ×

龍寶寶今年十二歲，長得臉龐圓圓，眼睛大大，樣子可愛極了。

他無疑是個很討人歡喜的男孩，但除了可愛之外，他往往也極可惡。

他在五歲那年，就已拜師在玉池山莊莊主岳一儒門下。

岳一儒外號人稱「玉池劍客」，在江湖中極負盛名，他門下弟子雖然不多，但多半都已嶄露頭角，成為武林中响噹噹的脚色。

例如「鹿皮劍士」孫布衣、「九環天星手」熊猛、「玉池童子」沈白玉，都是岳一儒門下得意弟子，而且都已成為江湖上成名高手。

只有兩個弟子還沒成材，那就是龍寶寶和跟着他的青衣漢子「松鼠」平榮。

龍寶寶年紀小，那自是沒話說的，但平榮的年紀最少大了龍寶寶很多，却連這個排行第五的小師弟也不如！

別的不說，就以輕功而言，龍寶寶就比「松鼠師兄」平榮高明得多。

平榮雖然拜師在岳一儒門下已十餘年，而且練功也相當勤力，但却總是練不出甚麼名堂來。

岳一儒倒不着急，只是叫他：「慢慢的來」、「慢慢的練」、「總有一天可成大器」云云。

有一天，龍寶寶問平榮：「四師哥，你是不是大智若愚？」

平榮苦笑着回答：「俺不是這種人，俺本來就是個眞眞正正的笨蛋。」

龍寶寶「咭」一聲笑道：「松鼠是胎生的，可不是從蛋殼裏鑽出來的。」

平榮一怔：「你怎知道？」

龍寶寶抿嘴一笑道：「你自己的事，自己應該知道，難道你是從蛋裏爆出來的嗎？」

「當然不是。」平榮道：「但俺很喜歡吃蛋，却是眞的。」

龍寶寶道：「你練武比我早，年紀也比我大，怎麼總是比不上大師哥、二師哥和三師哥？」

平榮苦笑了一下，道：「那是因為資質欠佳，笨頭笨腦之故。」

龍寶寶道：「但我瞧你並不算太笨嘛，聽說江湖上有一個『白痴殺手』，他連大象和大舅子都分不清楚，但一身武功，却連咱們的師父都說：『厲害！厲害！』這又是甚麼緣故？」

平榮呆了呆，道：「哦？眞有這等怪事？」

龍寶寶道：「你不相信，可以問問師父！」

平榮忙道：「小師弟的說話，俺這個做四師哥的，是用不着懷疑的，也許那個甚麼白痴殺手才是眞的大智若愚，亦未可料。」

龍寶寶撇了撇嘴，雖然心裏絕不贊同平榮的推算，却也沒有加以反駁。

平榮接着又嘆了一聲：「總而言之，在咱們五師兄弟之中，俺是最不管用的一個，所以，俺只好把一切希望都托付到你身上了。」

龍寶寶笑道：「這算是甚麼說話？男兒好漢笨一點還不打緊，倘若婆婆媽媽，那便十分惹人生厭了。」

平榮一怔，忽然哈哈大笑三聲，然後盯着龍寶寶說：「這樣笑夠不夠爽朗？」



龍寶寶沒有回答，卻忽然擺起練功架式，一板一眼的練得十分認眞，平榮還懵然不知，原來師父岳一儒已經站在他的背後。

× × ×

龍寶寶的輕功，雖然還不入流，但平榮的輕功卻更不入流。

這位「資質欠佳」的四師哥窮追了一程之後，忽然發覺龍寶寶不見了。

平榮已追到了一條筆直的康莊大道上，但從這裏直望出去，他只能看見遠處有一隻野狗還在漫無目的地逛來逛去。

龍寶寶呢？

不見了，眞的不見了。

平榮陡地呆住，喃喃道：「這小鬼頭莫不是已經跑到直路盡頭去了？」

但他立刻搖頭不迭，又自言自語地說：「小師弟脚程再快，也決跑不到那麼遠，他一定是躲了起來。」

想到這裏，立時大聲叫道：「快出來，現在可不是玩捉迷藏的時候。」

他這麼一叫，那隻野狗立時望定着他，接着匆匆走了。

但是除此之外，就再也沒有別的反應了。

平榮眉頭一皺，又喃喃道：「小鬼頭準是要我親自把他揪出來才肯罷休，這樣也好，玩玩捉迷藏，大家快活。」

平榮雖然已有三十六七歲年紀，但童心猶在，一想至此，立時便興緻勃勃的到處找尋小師弟。

但他找了半個時辰，還是見不着龍寶寶的影子。

平榮越找越急，玩耍心情早已消失殆盡，只得不斷大聲呼叫，但始終沒有龍寶寶的回音。

平榮繼續亂衝亂找，來到了大道旁邊一大片蘆葦叢中，忽然覺得脚下一滑，也不知道踩着了甚麼東西。

平榮彎腰一望，不禁「哇」的一聲叫了起來。

原來他踩着的居然是一條狗膀子。

只見這一條狗膀子鮮血淋漓，斷口之處絕不齊整，顯然並非給利刄切割，而是給一股大力硬生生撕扯開來的。

平榮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再找了片刻，又再發現一隻狗頭。

他認得這隻狗。

在半個時辰之前，這一隻野狗還在路上逛來逛去，但現在，牠已四分五裂，肢體不全地散佈在蘆葦叢中。

「野狗如此，龍寶寶他又怎樣？」平榮想到這裏，不禁又急又怕，臉色蒼白之極。

「這裏準是有老虎！」平榮心中充滿着寒意，不斷暗暗叫苦：「小師弟輕功雖好，但卻人小氣力小，一定鬥不過五七百斤的大蟲，這……這豈不是……」他越往下想，越是爲之魂不附體，這一次龍寶寶無論如何都不是跟自己開玩笑，玩捉迷藏了。

老虎是吃人猛獸，不要說是龍寶寶，便是平榮也萬萬抵擋不了，倘若老虎又再出現，他這條「松鼠命」多半還是保不住的。

但爲了尋回龍寶寶，他只好咬着牙根，拚命地叫喚，拚命地尋找。

天色漸漸晚了，龍寶寶依舊踪跡杳然，平榮只覺得全身冰冷如雪，連叫喚的氣力也沒有了。

他知道，再這樣尋找下去，也不是辦法。

他終於決定趕到師母那裏，向師母求助。

× × ×

龍寶寶和平榮的師母，就是飛魚塘主人詹玉娘。

詹玉娘性子柔順，武功極高，她在二十年前與岳一儒結爲夫婦，一直爲江湖中人所讚美。

但在五年前，飛魚塘發生了一次可怕的大火併。

這一次火併的結果，使飛魚塘陷入了隨時隨地都可以完全崩潰的境地。

詹玉娘立卽趕回飛魚塘。幾經艱險才能收拾殘局，但自此之後，她再也沒有返回玉池山莊。

這位岳夫人爲甚麼經此變故之後，就不再返回玉池山莊？

她沒有向任何人解釋，甚至連岳一儒也是諱莫如深，不知道所爲何事。

這五年以來，詹玉娘雖然再也沒有返回玉池山莊，但卻經常派人把龍寶寶接到飛魚塘，傳授他飛魚塘的暗器功夫。

岳一儒是江湖名俠，他不喜歡暗器，也從不使用暗器，但妻子是飛魚塘主人，而飛魚塘最著名的功夫，正是暗器功夫。

龍寶寶在玉池山莊裏從來不敢練習暗器手法，即使有時候心癢難熬，也只能偷偷的練，決不敢讓師父知道。

岳小儒卻也很怪，他不容許自己門下弟子在山莊之內練習暗器功夫，但龍寶寶到飛魚塘，他卻是從未制止過。

有一次，有朋友告訴岳一儒：「龍寶寶在飛魚塘偷偷練習暗器功夫，此事非同小可，你老人家知道不知道？」

岳一儒淡然道：「寶寶在飛魚塘練暗器，那是順理成章之事，你又何須大驚小怪？」

那人一怔，道：「岳大俠不是一直都反對門下弟子練習和使用暗器嗎？」

岳一儒道：「在玉池山莊的確如此，但到了外面，情況就不一樣了，因爲就算自己一輩子永遠不用暗器，但敵人還是會用各式各樣的暗器來對付咱們的。」

「這麼說，岳莊主根本就不反對使用暗器了？」

「暗器再毒再奸詐，也毒不過害人之心。」

「既然這樣，岳莊主怎麼不教門下弟子使用暗器的手法？」

「那是因爲在下的暗器功夫極差，所以索性不教。」

「你不但不敎，而且還要禁止門下弟子在山莊之內練習暗器，這又是甚麼道理呢？」

「沒有名師指點，練甚麼功夫都白費氣力的，暗器功夫也是一樣。」

「尊夫人算不算是在這一方面的名師呢？」

「不算。」

「連飛魚塘的暗器功夫也不能算是高

明嗎？」

「飛魚塘的暗器功夫當然高明，但她的暗器功夫卻不高明。」

「這可妙了，尊夫人的暗器功夫既然並不高明，岳莊主何以肯讓寶寶去學？」

「不爲甚麼，也許只因爲她是我的妻子。」岳一儒說完之後，就嘆息着走了。

那朋友莫名其妙，心想：「怎麼岳莊主越是回答，俺就越是糊塗起來？」

× × ×

在夜色下看來，飛魚塘幽雅得有如夢中仙境。

平榮連跑帶跌地來到塘西一座小樓之下，高聲大叫：「師母！師母！」

不久，一個穿着淡綠長裙的中年婦人出現在他眼前。

「平榮，甚麼事慌慌張張的？」這中年婦人就是這飛魚塘的主人，也是平榮和龍寶寶的師母詹玉娘。

平榮氣急敗壞地說：「小師弟在……在……半路上……不見了！」

詹玉娘眉頭一皺：「寶寶不見了？這是怎麼一回事？」

平榮喘着氣，把龍寶寶失踪的情形詳細說出。

詹玉娘聽完之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這麼說，你們的師父根本就不知道這件事情了？」

平榮點點頭，苦着臉說：「是的。」

詹玉娘神色凝重，沉默了很久才說：「寶寶並非給老虎啣走，他只是故意跟你開個玩笑。」

平榮一呆，怎樣也想不到詹玉娘在沉默很久之後，居然會講出這樣的說話來。

「不！」平榮立刻用力搖頭，道：「小師弟雖然頑皮，但這一次他決不是故意躲藏起來的。」

詹玉娘說道：「我沒說過寶寶躲藏起來。」

平榮道：「他若不是給老虎啣走，又不是躲藏起來，爲甚麼會不見了！」

詹玉娘微微一笑，說道：「這太簡單了，他可能已繞着山路，回到師父的身邊去。」

平榮想了一想，又再搖頭不迭：「小師弟一直都很掛念着師母，決不會爲了開這種玩笑而返回玉池山莊的。」

詹玉娘道：「他畢竟還是孩子心性，甚麼事情做不出來？你還是先回師父那邊去，師母保證寶寶一定平安無事。」

平榮憂心忡忡地說道：「師母，他若眞的給老虎啣走，弟子又怎有面目回去見師父？」

詹玉娘陡地臉色一寒，冷冷道：「你不相信師母嗎？」

平榮忙道：「弟子豈敢！」

詹玉娘這才神色稍緩，道：「你現在且先回去，寶寶的事，你用不着担心！」

平榮唯唯喏喏，只得退下。

他離去後，詹玉娘的神情變得更加沉重。

她靜默了很久，忽然喃喃道，「是他……是他……」

夜風把她的頭髮吹亂。

她的心情是否也和頭髮一般無異？

× × ×

火在燃燒，香氣撲鼻而來。

香氣有很多種，花香是香，香火也是香，但對於一個飢餓的人來說，最誘人的香氣就是從食物散發出來的那一種。

龍寶寶已很餓了，餓得連肚子都扁了下去。

在他面前，有一堆燃燒得很旺盛的乾柴枝，火燄上有一座簡單的鐵架，鐵架中間串着一大塊烤得開始有點焦黑的狗肉。

香氣肯定是從這一大塊狗肉散發出來的。

龍寶寶直瞪着這一大塊狗肉，好像恨不得一口就把它整塊吞進肚子裏。

與他同時瞧着這一大塊狗肉的，還有另一個人。

這人的身形異常高大，軀幹似乎有點佝僂，看他的年紀，最少也有四十五六了，只見他頸下長滿着針刺般的鬢碴子，但眼神却呆滯得有如石頭一樣。

龍寶寶沒有給老虎啣走，也不是故意躲藏起來跟平榮開玩笑，而是給這個行動怪異的怪人，用出其不意的手法擄走。

在龍寶寶看來，這怪人的確是出其不意地動手的，但事實上，就算龍寶寶早有準備，這怪人要擄走他還是易如反掌的。

即使當時平榮在龍寶寶的身邊，合他們二人之力還是毫無用處的。

這怪人的武功很高。

龍寶寶親眼看見他赤手空拳就把一隻野狗活活撕開。

要撕開一隻活生生的野狗，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少，這人必須要有强勁的指力和腕力才行。

怪人的指力和腕力都很厲害，當他撕開那條野狗的時候，輕鬆得就像是正在撕開一張紙。

那時候，龍寶寶害怕極了，那一幕血腥淋漓的景象，使他差點就要嘔吐出來。

他害怕怪人在撕開野狗之後，會連自己也一併撕開八大塊。

幸好他這份担心是多餘的。

怪人撕開了野狗之後，就把龍寶寶和一大塊狗肉同時揹走。

怪人的指力和腕力固然極之厲害，一身輕功也是高明異常，不到片刻間功夫，已把龍寶寶帶到一座極荒涼的山谷中。

龍寶寶環顧四周一眼，忍不住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寒顫，問道：「這裏是甚麼地方？」

怪人沒有回答，只是把那塊大狗肉放在一塊看來相當乾淨的大石上。

龍寶寶心中暗忖：「這畜牲給怪人撕開幾大塊，不知有何用處？」

只見那怪人在山谷裏鑽來鑽去，不停地搬動着大大小小的石塊，龍寶寶看了好一會，才知道他正在做一個爐灶。

簡單爐灶做妥後，怪人又走出谷外，龍寶寶想伺機逃走，却總是給怪人發現，跑不了多遠便給他抓了回來。

龍寶寶第一次給怪人抓回山谷之際，心中暗叫不妙，以爲一定會給怪人痛毆一頓。

但怪人沒有打他，只是瞪了他一眼，又伸手示意叫他不要再跑出去。

龍寶寶驚魂甫定，心下尋思：「這大塊頭武功雖高，但從沒說過片言隻字，原

來是個啞巴！」

怪人把他抓回之後，又再離谷而去，龍寶寶呆坐了良久，不見怪人回來，抬頭向蒼天一望，夜色已漸漸濃了。

龍寶寶雖然不怕黑，但驀然之間給一個來歷不明的怪人擄刧至此，實在不是甚麼味兒，他終於決定又再離谷而去。

這一次，他跑得更遠了，根據他自己推算，他已離開了荒谷最少已有兩里。

「老子終於脫險大吉啦！」龍寶寶心中暗自慶幸地想。

那知心念未已，一隻毛茸茸的大手已從他後面伸了出來，而且一下子就捏着他的脖子。

龍寶寶大吃一驚，暗叫：「這番完蛋大吉可也！」

他想掙扎，但那隻毛茸茸的大手就像是鋼箍鐵鎖一般，年紀小小的他又怎掙扎得脫？

他又給怪人抓回荒谷裏。

這時候，天色已然盡黑，龍寶寶開始有飢腸轆轆之感了。

只見怪人不知道從甚麼地方弄來了一大堆乾柴枝，柴枝上面還有一大堆炭。

龍寶寶心想：「今天下過大雨，這些乾柴枝多半是從別人家裏偷回來的。」

怪人生着了火，然後就蹲在地上燒烤狗肉。

初時，龍寶寶還不覺得怎樣，但等到狗肉越烤越香之際，他腹中飢餓的感覺也就越來越甚。

怪人雖然把龍寶寶擄走，但却很少看着他。

怪人只是凝視着那一大塊狗肉，臉上神情在火光掩映下看來就像是祭壇上的木偶。

龍寶寶忍不住問道：「你是誰？」

怪人依然沒有回答，却伸手撕下了一塊狗肉遞給龍寶寶。

龍寶寶見他伸手撕狗肉，好像若無其事似的，心中大奇，忖道：「莫非這狗肉不燙手嗎？」一面想，一面伸手把狗肉接下。

但他才接過狗肉，立刻就整個人跳了起來，大叫一聲：「燙死我也！」他這一跳之下，那塊狗肉自然也給他丟在老遠之外。

就在這時，只見怪人身子斜斜飛起，居然後發先至！身如怪鳥一般把狗肉抄接在手裏。

他這下功夫，簡直就像是在玩魔法一般，龍寶寶在疼痛之餘，不禁又爲之看得目瞪口呆。

怪人把狗肉抄接回來，用力把它晃了幾下，然後又向它吹了七八口氣，才再遞給龍寶寶。

「現在不燙了，吃罷！」怪人忽然開口道。

龍寶寶接過狗肉，不禁嘻嘻一笑：「原來你不是個啞巴！」

怪人眉頭一皺，輕嘆了一口氣，却不再說話。

龍寶寶吃了幾口狗肉，道：「很好吃！很香！眞的很香！」

怪人望着火光，好像沒有聽見他在說話。

龍寶寶忍不住又說：「前輩武功很高，我是看得出來的，想不到你烤肉的本領也是這麼高明，眞是令人感到意外。」

怪人終於盯着他，道：「你是不是岳一儒的弟子？」

龍寶寶點點頭，道：「是又怎樣？」

怪人鼻孔裏噴出了一口氣，沉聲道：「你爲甚麼要拜他爲師？」

龍寶寶道：「我師父是個好人，武功又高明，能夠拜他爲師，那是三生修來的福氣。」

怪人冷冷一笑，道：「這些說話，是誰教你說的？」

龍寶寶眨了眨眼，道：「沒有誰敎，是我自己這樣想的，而且這都是事實。」

怪人道：「依你看，到底是你師父高明，還是我厲害一些？」

龍寶寶一怔，接着說：「我師父很高明，前輩極厲害，正是各有萬秋！」

怪人聽得爲之一呆，道：「各有千秋這句話我是聽說過的，但是甚麼叫各有萬秋？」

龍寶寶笑道：「各有萬秋也就是各有千秋的意思，只不過萬秋比千秋多了九千秋而已。」

怪人「噢」地一聲：「原來如此，我明白了。」

龍寶寶凝視着他，忽然說：「前輩爲甚麼不吃點狗肉？」

怪人搖搖頭，道：「這些狗肉，我不能吃。」

龍寶寶不由奇道：「你不喜歡吃狗肉嗎？」

怪人道：「不，我甚麼肉都吃，有時候，連人肉也照吃不虞。」

龍寶寶聽得心中發毛，訕訕一笑，道：「前輩吃人肉，想必是爲勢所逼，不吃就得餓死了，是不是這樣的？」

怪人搖了搖頭，回答道：「你猜錯了，我吃的是美女肉，而且還是活生生的一刀一刀宰下來吃的，可不是吃腐屍掙扎求存。」

龍寶寶更是聽得毛骨悚然，一張小臉的神情變得異樣之極。

只聽見怪人接着又說：「你師父是江湖名俠，謙謙君子，但我呢？哈哈哈，你可知道我是甚麼人？」

龍寶寶暗叫不妙，心想這怪人準不是甚麼好東西，一時之間那裏答得上話來？只好說：「我怎知道？」

怪人哈哈一笑，道：「你師父是名俠，我是惡跡昭彰，人見人怕鬼見鬼愁的混世魔王！」

龍寶寶越看越是感到害怕，忍不住問：「前輩是不是和我師父有仇怨？」

「仇怨？」怪人倏地瞳孔寒芒暴射，道：「誰說咱們有甚麼仇怨了？他對我有極大恩惠才是眞的！」

龍寶寶這才鬆一口氣，但接着却又覺得這怪人說話的語氣十分古怪，不禁又是吃了一驚，尋思道：「他分明是故意倒轉來說的，師父曾經說過，這樣子說話的，就叫『反話』，他越是說有恩惠，其實就是大有仇怨！」

他心中吃驚，不禁連吃剩的狗肉也跌落在地上。

怪人直勾勾地瞧着他，半晌才說：「爲甚麼不吃了？是不是終於知道狗肉裏有毒？」

「你說甚麼？」龍寶寶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你說狗肉裏有毒藥嗎？」

怪人乾笑着，道：「狗肉裏若沒有毒，我獨個兒就可以把它吃得乾乾淨淨，幾時輪得到你這個小鬼頭來大快朶頤？」

龍寶寶眼望怪人，隔了片刻才說：「我不相信狗肉裏有毒，絕對不相信！」

怪人道：「爲甚麼？」

龍寶寶道：「前輩武功如此厲害，你若要殺我這個小孩兒，可說是易如反掌，又何必要用毒藥？」

怪人兩眼一翻，道：「要殺你自然容易，但我却要把你折磨折磨！」

龍寶寶又驚又怒：「你爲甚麼要折磨我？」

怪人回答道：「因爲你是岳一儒的弟子！」

龍寶寶道：「我今年才十二歲，就算你們之間有甚麼恩怨，跟我又有甚麼相干呢？」

怪人道：「也許的確沒有甚麼相干，但我已決定這樣做，就只好算你倒霉！」

龍寶寶道：「你何不乾脆一點把我殺了？」

怪人道：「不！我不想殺一個無知小孩。」

龍寶寶大聲道：「但你已在狗肉裏下毒，我還可以繼續活下去嗎？」

怪人道：「當然可以，只要你肯聽我的命令，依我的說話做事就可以了！」

龍寶寶道：「這是甚麼意思？」

怪人道：「我要找一個帮手！」

「帮手？」龍寶寶奇道：「我只有十二歲，又能帮你做些甚麼事情？」

怪人道：「這個你不必問，只要乖乖的跟着我走便可以了。」

「跟着你走？走到甚麼地方去？」

「天之涯，海之角，無論我走到那裏，你都一定要牢牢地跟着！」

「我若跟不上呢？」

「跟不上就只有毒發攻心，全身潰爛而死！」怪人面色陰森地說。

龍寶寶一聽，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心想：「老子今天乖乖的不妙之極，居然遇上了這等瘟神！」

怪人見他不開口說話，又冷笑着道：「你吃了這些有毒狗肉，每隔三天就會毒力發作一次，倘若沒有我的獨門解藥，那麼毒發後一個時辰內，整個人就會變成一灘血水。」

龍寶寶心中一驚，道：「這豈非遲早也得死了？」

怪人說道：「那倒不是，只要每隔三天服下一次解藥，到了九十日之後，體內毒性自然全部解除，以後就再也不會毒發了。」

龍寶寶道：「前輩每隔三天就要給我解藥，這可麻煩透頂了，倒不如把所有解藥都給了我，總之寶寶一直都跟着你走便是！」

怪人搖搖頭，道：「這樣不好，你還是跟着我走好了。」

龍寶寶道：「咱們甚麼時候才走？走到甚麼地方去？」

怪人沉吟半晌，才道：「你聽過刀環鏢局的名字沒有？」

龍寶寶立刻點頭，說道：「刀環鏢局，刀中稱王，環中稱霸，刀環合璧，所向披靡！」

怪人冷冷一笑，道：「刀環鏢局兩個老而不的鬼花樣吹牛綽號，你倒知道得很清楚！」

龍寶寶說道：「這間鏢局的兩位總鏢頭，一個叫『刀王』花厚背，另一個叫『環霸』鐵千通，兩人都是淮揚道上响鐺鐺的脚色，就連我師父對他們也是欽佩得緊呢！」

怪人嘿嘿冷笑着，道：「我對這兩人也是欽佩得緊，所以現在就想去拜訪拜訪他們！」

龍寶寶道：「前輩認識這兩位總鏢頭嗎？」

怪人沒有回答，只是伸手向谷外一指，然後就向前大步走了出去。

龍寶寶却還是呆楞楞的站立着，動也不動。

他的身子雖然不動，腦筋却已不停地在轉來轉去，忖道：「這瘟神走了，本是他媽的一件好事，老子大可以趁機逃脫，但那些狗肉是不是眞的有毒？倘若毒發而又沒有解藥，豈非就此嗚呼哀哉去也？」

想到這裏，不由心中一寒，當下再不遲疑，匆匆跟了上去。

在這荒谷外面，有一條羊腸小徑，只見怪人早已跑得老遠，而且還越走越快。

龍寶寶心中大不情願跟着這怪人，但却又不能不跟上去。

他一面追，一面暗暗咒罵：「這王八灰孫子大塊頭，居然敢用這等下三濫的手段來損你老子爺爺，總有一天因果循環，叫你知道老子報復手段的厲害！」心中雖然罵得兇狠，但將來怎樣才能加以報復，却是全然沒有半點把握。

等到他追得筋疲力竭之後，才發現怪人已坐在一輛馬車之上。

龍寶寶一怔，喘着氣道：「這……這輛車子是從那裏……弄回來的？」

怪人道：「你怎不說我是從那裏偷回來的？」

龍寶寶道：「前輩不像個盜賊。」

怪人哈哈一笑，道：「我不像盜賊，誰像盜賊？」

龍寶寶道：「我不知道。」

怪人道：「將來你問問你的師父，就會知道了！」

龍寶寶聽見他這樣說，分明是在含沙射影，便不再答腔下去。

兩人乘坐着馬車，一直望西北方駛去，過了大半個時辰，龍寶寶已熟睡在怪人的身邊。

怪人把馬車的速度放緩，目光不斷注視在他的臉龐上。

怪人的目光忽然不再陰冷，不再兇狠了。

他輕輕嘆了口氣，眼神柔和得與昔才判若兩人。

× × ×

刀環鏢局在大勝城城西最寬敞的一條大街上。

黎明，又是雨點紛飛的一天。

鐵千通站在鏢局門外，神情愉快地注視着三十六名趟子手和四個經驗老到的鏢師，把八個黝黑的鐵箱子從鏢局裏搬運出來。

鐵千通外號人稱「環霸」，因爲他用的兵刄，就是一雙閃爍生光的「金銀無敵環」。

在江湖上，能夠接得住他十招以上的人物，已可算是高手。

但這等高手，實在不多。

能與鐵千通相提並論的高手，就更加少了。

但無論怎樣，「刀王」花厚背却一定不比他輸虧。

花厚背人如其名，背厚胸橫，膂力驚人，所用的厚背金刀重二十三斤，刀背極厚，但刀鋒却極薄，簡直就是其薄如紙！

這一天，「刀王」、「環霸」雙雙出動，就是爲了要押運這一支極其重要的鏢車。

在這八個黝黑的鐵箱子裏，全是黃澄澄的金子，乃是淮揚鉅富嚴禮官送上京師給八王爺的六十壽辰賀禮。

嚴禮官是八王爺的「乾女婿」。

——八王爺有六個兒子，但却沒有女兒，而他唯一的乾女兒，已在三年前嫁給了嚴禮官。

嚴禮官出身於富豪世家，但三代以來，一直都和官塲沾不上半點關係。

但熟悉嚴禮官的人都知道，這個年逾四十，頗懂得附庸風雅之道的淮揚鉅富，早就想做大官，認爲這是光宗耀祖唯一途徑。

所以，他千方百計娶了八王爺的乾女兒賀鳳鳳爲妻，其實也是爲了自己的「前程」着想。

還有二十五天，就是八王爺六十大壽的日子了，嚴禮官夫婦不但要親自趕往京師賀壽，而且還得要準備一份厚禮才成。

從這裏到京師，說遠不算遠，說近也不算近，而且途中少說也有十幾處强人出沒之處，倘若沒有周全的保護，這份賀禮恐怕很難可以押運到京師城內。

嚴禮官有的是金子銀子，當然僱請最好的鏢師來押運護送。

刀環鏢局就是淮揚道上最爲可靠的鏢局。

嚴禮官相信自己的眼光絕對不會有錯，事實上，刀環鏢局爲嚴家押鏢，已不是頭一趟的事情，而且每一次都很成功，總是一帆風順地就把鏢銀貨物押送到目的地去。

這一次，嚴禮官當然還是聘請刀環鏢局來押運賀禮。

但這一次，嚴禮官的要求特別嚴格，他要「刀王」、「環霸」兩位總鏢頭同時出動！

從前，無論押運的鏢銀和貨物有多貴重，只要其中一位總鏢頭親身護送就可以了。

但這一次却不行。

「刀王」、「環霸」兩位總鏢頭聯袂押鏢，在刀環鏢局來說是十分罕見的事。

上一次兩人聯袂押鏢，是在十二年前，結果過程異常驚險，途中最少有十幾夥强盜想下手劫鏢。

但眞正敢下手的强盜只有兩夥。

這兩夥强盜，都是手段最厲害，勢力最龐大的。

可是，這兩夥强盜都失敗了，而且慘敗得令人難以置信。

接着，就再也沒有任何盜匪敢再下手了。

經此一役，刀環鏢局名聲大噪，人人都知道：「刀環合璧，所向披靡！」這八個字絕對不是吹牛的。

亦鬼亦聖鬼聖帮

花厚背頭戴笠帽，身披簑衣，臉色看來比天色更灰沉。

厚背金刀一直握在他的手裏。

刀鞘已濕透，他的狼皮夾銀邊靴子也已沾滿了泥濘。

鐵千通的臉色却不一樣，他看來很愉快，嘴角經常掛着笑容。

花厚背忽然走到他身邊，冷冷的說：「你捨得離開這裏嗎？」

鐵千通一楞，怔着笑了笑道：「爲甚麼捨不得？」

花厚背道：「我若花了兩年功夫和五千兩銀子才把一個黃花閨女弄上手，就絕不會兩三天就把她放開！」

鐵千通淡淡一笑：「你都知道了？」

花厚背道：「這又不是甚麼重大秘密，任何人知道了都不是奇事。」

鐵千通道：「那小姐的確是蠻可愛的，就是脾氣硬得可惡。」

花厚背嘆了口氣，道：「她可愛，但你却可憐。」

鐵千通一怔：「甚麼意思？」

花厚背道：「你花了這許多時間和銀子，但到頭來還是要霸王硬上弓才能如願以償，這還不算是可憐蟲嗎？」

鐵千通給他這麼一說，居然連老臉也爲之漲紅起來，過了半晌才能勉强乾笑兩下，道：「黃花閨女可不比路柳牆花，小弟花了兩年時間和幾千兩銀子，只是弄妥她的繼父而已，至於這小妞，咳咳，實在是他奶奶的不好對付。」

花厚背道：「好對付也好，不好對付也罷，總之你已得償所願，在風流快活之餘就得正正經經幹點買賣了。」

「老大大可放心，」鐵千通一拍腰間金銀雙環，道：「小弟做事，向來公私分明，從這一刻開始，甚麼風花雪月南北胭脂，小弟都已忘記得乾乾淨淨，要風流快活，大可等到京師之行完畢後，才再大顯神威不遲！」

花厚背這才神色稍緩，「唔」的一聲說：「你能夠明白就好了。」

「小弟當然明白，」鐵千通哈哈一笑，道：「大夥兒都已準備妥當，是不是可以馬上上路了？」

花厚背點點頭，道：「不錯，叫弟兄們小心一點！從現在開始，每一刻，咱們都決不可有半點疏忽。」

鐵千通笑道：「就算有不知死活的狗賊想劫鏢，也不敢在這城裏動手罷？」

話猶未了，前面已響起了嘈吵和吆喝之聲！

× × ×

鏢車隊伍還沒出發，就已遇上了一件倒霉的事。

正當鏢車準備向前推進之際，忽然迎面駛來了一輛用黑馬拉動的木頭車。

木頭車上，放着一口漆黑的棺木，而且棺蓋是豎直起來的。

駕馭馬車的是個身形高大的怪人，在他身邊還有一個眼睛大大，看來十分靈活的孩童。

路面雖然寬闊，但這輛放着棺木的馬車，却剛好橫在路的中央，完全擋住了鏢車隊伍的去路。

立刻有兩個鏢師憤怒地在吆喝，喝令這怪人立刻把車子駛開，其中一個還揮動軟鞭，「啪」的一聲向怪人迎頭擊落。

但那怪人却用閃電般快速的手法把軟鞭抄接下來。

那鏢師一楞，還沒看清楚那怪人怎樣動手，一股大力已從軟鞭傳了過來。

那鞭子本來是柔軟之物，但不知如何却在刹那間給抖得筆直，而且還變得像是鋼條一般堅實。

那鏢師只覺得右腕一陣奇痛，接着整個人就向後飛彈了出去。

另一個鏢師瞧得呆住了，半晌才驚怒交集地說：「這斷……一定懂得使用……邪法。」

又有一個孔武有力，手持一對鋼斧的鏢師衝了上來，大喝道：「俺偏不信這個邪！」

這鏢師叫做「翻天斧」楊賽，一對鋼斧使得出神入化，是個橫練外門功夫的高手。

但他才衝上去，不到三招已然雙斧落地，人也給打得滿面血漿，差點當場暈倒過去。

那怪人嘆了口氣，道：「你們都不是我想傷害的人，還是快點叫花、鐵兩個老不死出來罷。」

他的話才說完，經厚背和鐵千通已經越衆而出，四道目光有如厲電一般射了過來。

但等到兩人的目光掃向那孩童之際，兩張臉孔都不禁爲之怔住了。

「龍寶寶？」花厚背眉頭一皺，沉聲道：「你怎麼會跑到這裏來？」

「花伯伯——」那孩童扁着嘴叫了一聲，接着望了怪人一眼，便不敢再說下去了。

那孩童正有龍寶寶，花厚背和鐵千通曾經在玉池山莊作過客，又跟岳一儒相當稔熟，自然也認識龍寶寶了。

只見那怪人冷冷一笑，道：「兩位總鏢頭，近來還混得不錯罷。」

鐵千通捂着鼻子，道：「尊駕高姓大名？」

怪人說道：「山村野夫，賤名不足掛齒。」

鐵千通道：「能傷得了咱們兩位鏢師之輩，又怎會是無名小卒？」

怪人道：「在下有名也好，無名也好，對兩位來說已不太重要。」

鐵千通臉色一寒：「甚麼意思？」

怪人說道：「將死之人毋須知道得太多。」

鐵千通哈哈一笑，道：「這句話，只適合用在你身上而已。」

怪人道：「我也許會活得不太長久，但決不會今天便死。」

鐵千通冷笑道：「錯了，現在你已闖進了黃泉之路！」

怪人道：「黃泉路上有寃魂。」

鐵千通道：「這話倒不錯，所以，你應該去陪伴陪伴這些無主孤魂！」

怪人道：「不，應該陪伴着這些寃魂的並不是我，而是你鐵總鏢頭。」

「胡說！」鐵千通瞳孔收縮，目中殺機畢露。

花厚背忽然一拍刀鞘，冷冷道：「生平不作虧心事，又何懼寃魂野鬼哉？」

怪人倏地大笑。

「住嘴！這又有甚麼好笑的？」花厚背怒聲喝道。

怪人還是大笑了好一會，才緩緩地道：「別的不提，就以花總鏢頭這一柄金刀來說，不知道又是怎樣得回來的？」

花厚背臉色「刷」地一變，道：「這柄金刀乃是先師所傳，你問來作甚？」

怪人嘿嘿一笑，道：「好一句『先師所傳』，那麼且容在下再問一句，令師兄如今安在？」

花厚背的臉色又變了，他不答反問：「你是誰？」

怪人道：「我是誰，你可以去問一個人。」

花厚背乾笑一聲，道：「問誰？」

怪人道：「你師兄『寒林夜客』翁獨行。」

花厚背沉吟半晌，才道：「翁師兄早已逝世。」

怪人冷笑道：「他是怎樣死的？」

花厚背說道：「久病纏綿，病死於榻上。」

怪人道：「果眞如此？」

花厚背臉色一寒，道：「尊駕這樣說，是何居心？」

怪人道：「這世間上居心叵測者，大有人在，但在下却是個一板一眼的老實笨蟲，可不懂得繞圈抹角，暗箭傷人。」

龍寶寶心中立時暗暗大罵：「好不要臉的大塊頭烏龜王八蛋，你用下三濫手段在狗肉裏下毒，難道又是光明正大的手段了？」

只聽得花厚背冷哼一聲，道：「甚麼繞圈抹角，暗箭傷人，花某不懂。」

「你不懂，誰懂？」怪人冷冷道：「你師父早就看出你心術不正，所以把金刀和獨門刀法秘譜都傳給了翁獨行！」

花厚背皺了皺眉，道：「尊駕所言，絕無其事。」

怪人立刻斬釘截鐵地說：「絕對眞有其事，你先毒殺師父，然後再設計陷害師兄翁獨行，最後才能把金刀和刀譜據爲己有。」

花厚背臉色一沉，怒道：「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在花某面前歪曲事實，含血噴人！」

鐵千通早已聽得大不耐煩，喝道：「這傢伙準是失心瘋活膩了的狗頭崽子，跟這種人多說一句，便是多一分的混賬！」

祗雙手一揚，金環銀環已雙雙亮在手中，

滿面都是惡騰騰的殺氣。

花厚背却伸手一攔，道：「要殺此等狂徒，還不容易嗎？」

鐵千通怒哼一聲，道：「跟他還有甚麼話好說。」

花厚背道：「就算跟他沒話好說，還有龍小兄弟在旁，花某倒想知道，他帶着岳一儒的小徒兒到此，又是甚麼用意！」

怪人道：「那是因爲我高興！」

花厚背冷笑道：「你高興？」

怪人道：「只要我高興，就算牽着一條豬跑到皇帝老子的金鑾大殿上，那又有何不可。」說到這裏「格格」一笑，旁若無人。

龍寶寶心中有氣，忖道：「這分明罵老子也是個豬了！」

花厚背乾咳一聲，道：「尊駕若是單人匹馬來找花某晦氣，就算你再無理取鬧，花某也會敬重你是一條漢子，但現在嘛！嘿嘿……」

怪人道：「現在又怎樣了？」

花厚背道：「你不敢單獨前來，却先把龍小兄弟擄走作爲要脅！」

「放屁，」怪人不等他說完，已冷笑着道：「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花厚背瞪定着怪人，說道：「你若沒有這個居心，大可以先把龍寶寶交還給咱們。」

怪人道：「花總鏢頭以爲這樣會對你們有好處嗎？」

花厚背道：「龍小兄弟乃岳大俠門下弟子，而咱們又跟岳大俠素具交情，倘若尊駕在動手之前，首先把龍小兄弟交還到咱們手上！就算咱們哥兒倆敗在你手下，也是心服口服的。」

怪人冷笑一聲，道：「這幾句話，還是放屁！」

花厚背臉色一變，鐵千通早已按捺不住，金銀雙環搶先「呼」一聲疾攻出去。

他出手去勢快絕無倫，而且內勁早已蓄足注在雙環之上。

龍寶寶早已聽人說過，「環霸」鐵千通雖以一雙金銀無敵環享譽江湖，但在大多數情況之下他只會用銀環來對付敵人。

能抵擋得住一枚銀環的高手，江湖上已不多見，所以另一枚金環，他是絕少動用的。

但這時候，他一上來就已雙環齊出，顯見他也不敢小覷了眼前這個莫測高深的怪人。

只見鐵千通身形急劇拔起，銀環先發金環隨後劈至，以雷霆萬鈞之勢向怪人猛攻過來。

在旁的鏢師和趙子手看得眼花繚亂，已有人首先忍不住大聲喝采叫好。

就在這時，怪人的身子陡地一縮。

他這一縮之勢怪異之極，看來就像是一隻跳蹦蹦的大蝦一樣。

鐵千通大喝一聲，左手一抖，金環首先在半空之中劃出一個巨大的弧形，足尖同時在車轅上輕輕一點，銀環立刻又緊接着斜斜擊了下去。

龍寶寶只覺得身邊拂起了一股勁風，怪人也在這時發出了一聲怪叫，只見他左掌猛然一推，放在車上的黑棺木便「颯」的一聲直豎起來。

怪人這一着，實在是大出衆人意料之外，誰也想不到他居然會用一口棺木來作爲武器。

但等到衆人以爲他用棺木作爲武器之際，這種想法其實也是錯的。

怪人絕不是用棺木來作爲武器，他只是要讓鐵千通看清楚棺中人的樣子。

× × ×

棺中有人，那是一個少女。

這少女面貌娟好，但却已舌頭暴伸，早已氣絕畢命。

鐵千通不怕棺木，更不怕死人。

但這一口棺木裏的死人，却眞的把他嚇了一跳。

他雙環既出，本來例必見血方收，但當他看見這少女的時候，臉上立時現出了難以形容的神情來。

只見他面色煞白，身形連連向後退了開去，額上還居然在瞬息之間淌出了汗。

花厚背也看出了形勢有異，急忙在鐵千通身邊護着，同時壓低了嗓子在他耳邊說：「這就是你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上手的小妞？」

鐵千通額上青筋暴現，雙環在他手中抖個不停。

他咬着牙，用力地點了點頭。

花厚背嘿嘿冷笑，目注着怪人沉聲道：「尊駕要找咱們晦氣，就儘管衝着來好了，又何必連弱質少女也不肯放過？」

怪人怪聲笑了起來，道：「花總鏢頭，你也未免想得太絕了，你以爲這少女是我殺害的？」

花厚背不住冷笑：「大丈夫，做得出來就不怕認！」

「當然不怕認，怕認就是灰孫子活王八！」怪人大聲地說：「就算我殺了一千八百個，也會統統認帳，絕不會有半點抵賴，但這慘遭蹂躪，結果是走進枉死城內的妞兒，却不是我害死她的！」

鐵千通又驚又怒，不由喝叫道：「不是你害死的，又還會是誰？」

怪人也厲喝一聲，道：「這個人面獸心的老畜牲就是你！她是給你糟塌之後不想再活，所以才懸樑自盡畢命的！」

「胡說！」鐵千通脹紅了脖子，道：「鐵某豈是這等淫劣狂徒！」

怪人「桀桀」冷笑起來，連聲音也變得難聽之極。

他目光冷森的望着鐵千通，道：「鐵總鏢頭，你要裝做正人君子，那是可以的，但能否瞞得過天下間所有人的耳目，却很難說了！」

鐵千通用極其怨毒的眼光盯着他，狠狠的說道：「是你害死她的，是你害死她的。」

忽然間，一個人清亮的嗓子響起，道：「這位姊姊是懸樑自盡的，她上吊的地方就在城外一座山神廟內！」

這是龍寶寶的聲音。

他雖然一點也不喜歡這個怪人，但却還是說出了公道的說話。

他說的是事實。

他知道，這少女絕對不是給怪人害死的！

「住嘴！」花厚背倏地喝道：「你年紀細小，還不懂得江湖上人心險惡，總而

言之，他絕不是個好人！」

龍寶寶却不畏縮，又朗聲道：「晚輩也沒說過他是個好人，但這位姊姊，的確不是他殺的，在她上吊的地方，還留下了一封遺書！」

鐵千通聽到這裏，臉上的神情立刻變得更加難看。

怪人一聲冷笑，道：「你是不是想看看遺書怎樣寫法？」

鐵千通冷哼道：「遺書上寫甚麼，都跟鐵某沒有半點相干。」

「却又非也，而且還恰好相反哩！」怪人怪笑連聲，道：「這妞兒自問死得不值，却又眞的沒有顏面再活下去，所以在她的遺書之上，已把鐵總鏢頭怎樣對待她的情況筆錄下來！」

鐵千通嚇了一跳，不禁從心底裏寒了出來。

他的掌心，已全是冷汗。

即使是花厚背，他的臉色也同樣很不好看。

「實不相瞞，這小妞花某是見過的，鐵賢弟也曾經見過她兩三次！」花厚背忽然說。

怪人「桀桀」一笑，道：「現在總算肯說老實話了？」

「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花厚背瞳孔收縮，冷冷道：「這小妞家境貧困，曾三次向鐵賢弟借貸，這又有甚麼說不得的？」

怪人冷笑道：「鐵總鏢頭向來仗義疏財，想必定不會拒人於千里之外罷？」

花厚背道：「第一次和第二次，鐵賢弟都沒有拒絕她，但到了第三次，她要求借貸的數字太大，而且又說不出借貸的理由，所以鐵賢弟就拒絕了她。」

怪人盯着鐵千通，道：「花總鏢頭所言，是否屬實？」

鐵千通的臉上似是紅了一紅，呆了半晌才道：「當然屬實！」

怪人點了點頭，好像恍然大悟似的說：「我明白了，這小妞求借不遂，懷恨在心，所以就誣告鐵總鏢頭了？」

花厚背道：「正是如此！」

鐵千通乾咳一聲，道：「所以，這小妞遺書上所說的一切，都是無中生有，含血噴人之辭，再說，以鐵某這等身份之人，又怎會向弱質女流施暴？正是不入人信之極……」

怪人忽然哈哈一笑，道：「鐵總鏢頭，你用不着解釋了，我已相信，你並不是這種人！」

鐵千通深深地吸一口氣，道：「你知道就好了。」

怪人道：「但我看還是不怎麼好。」

鐵千通臉色一變，道：「你又想攪甚麼花樣？」

怪人道：「我想遺臭萬年，做一個武林罪人！」

鐵千通一怔：「這樣對你自己有甚麼好處？」

怪人倏地仰天狂笑，笑了很久很久才說：「你這一問眞是又妙又絕又迂腐，且容在下反問鐵總鏢頭，一個人做事，爲甚麼一定非要對自己有好處不可？」

鐵千通又是一呆，半晌答不上話，怪人左顧右盼，冷笑一聲繼續說道：「人人都說要做個英雄好漢，但世間上眞正的英雄究竟有多少？眞正的好漢男兒又能有幾人？」

一個鏢師實在忍耐不住了，立時大聲說道：「咱們的兩位總鏢頭，就是眞英雄眞好漢！」這兩句話立刻博得衆人如雷般的喝采。

但那怪人却嗤之以鼻，冷冷道：「天下間大大小小的鏢局不知凡幾，但一間鏢局裏有兩個總鏢頭的，却似乎只此一家，別無分號。」

那鏢師道：「這又有甚麼不對了？」

怪人冷哼一聲，道：「這分明是說，鐵千通不服花厚背，花厚背也不服鐵千通，表面上，兩人都做總鏢頭，實則貌合神離，各懷鬼胎！」

花厚背和鐵千通一聽，兩人的面色都立刻變得難看到了極點。

鐵千通氣得雙環一撞，瞪目道：「這瘋子含血噴人在前，挑撥離間在後，此人不除，只怕江湖上永無寧日了！」

他的臉上，現出獰厲之極的神色，「了」字才出口，左腕突然一翻，手中金環帶着一股寒風怒射了出去。

鐵千通出手的力道，當眞霸道得驚人，龍寶寶在旁邊看見了，不禁爲之臉龐發白。

但那怪人却哈哈一笑，雖見金環惡狠狠的直攻過來，站立的姿勢却還是絲毫不變。

鐵千通知道怪人武功極高，見他赤手空拳面對金環猛攻，居然不閃不避，不禁疑心大起，那一着「天網恢恢」便在半途之間收住，改爲「一封三鎖」守勢招式。

怪人又是哈哈一笑，叫道：「鐵總鏢頭，這一陣我看還是不用比了，自古以來，唯有勇者無懼，仁者無敵，但你既不勇又不仁，再出手的話，也只有送死的份兒而已！」

花厚背倏地喝道：「休聽這廝胡言亂語，咱們哥兒倆久未聯手却敵，今日正好重溫刀環合璧的陣勢！」說着，「嗆啷」一聲，金刀已然出鞘。

刀一出鞘，衆人又是轟聲喝采叫好，只有龍寶寶一直緊抿着嘴，臉上神情看來有點怪異。

鐵千通見花厚背拔刀助陣，不禁精神爲之一振，目注着怪人獰笑道：「這位朋友，你若還不算太笨，就該立刻說出自己的名字，也許還有機會在死後有人爲你立碑！」

怪人狂笑一會，道：「不必了，我若不濟事死在兩位刀環之下，就請把這副臭皮囊拿去餵狗好了。」

鐵千通瞳孔一縮，冷笑道：「這是你自己說的，可不要怪咱們心狠手辣！」他這句話還沒說完，花厚背已比他更早搶先出手，一刀向怪人劈了出去。

這一刀去勢極快，只見刀光霍霍，一出手就已逕劈怪人的胸口要害。

鐵千通也緊隨其後發出一聲大吼，舞動雙環從側搶攻。

他看準了方位，三兩個起落之間，已經繞到怪人背後，銀環突然直撞怪人的背心。

那知怪人行動如風，突然猛一擰身，不但及時閃開鐵千通這一擊，還趁勢伸手抓住鐵千通的右腕。

鐵千通出手已堪稱快絕無倫，但怪人這一下連消帶打的手法更是神出鬼沒。

鐵千通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手腕居然一下子就給人牢牢扣住。

但就在這一刹那間，花厚背的金刀又已劈了過來，怪人立時鬆手，「颼」地一聲向外掠了開去。

鐵千通右腕給怪人扣了一下，腕間立刻現出了五道瘀黑的指痕，想使勁運氣，右手五指竟已完全軟弱無力。

他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但在這要緊關頭，也無暇視察手腕的傷勢了，只得左手揮動金環，再向怪人疾擊過去。

花厚背見怪人竟能輕描淡寫地就傷了鐵千通一條手腕，雖然到後來還是不免給自己一刀逼退開去，但已足以證明，這怪人的武功實在遠在鐵千通之上。

花厚背自問武功會比鐵千通爲高，但却也不是高出太多的。

鐵千通既打不過怪人，自己也是殊不樂觀了。

但這怪人衝着「刀環鏢局」而來，此際已是勢成騎虎之局，除了硬拚到底之外，又有甚麼辦法可想？

只見怪人雖然兩手空空，但却招沉力猛，身形矯捷，實在是世間罕見的絕頂高手。

花厚背行走江湖數十年，自是見多識廣，八面玲瓏之輩，但他自始至終，還是看不出這怪人到底是何方神聖，更無法從對方的武功路數看得出半點端倪。

花、鐵兩人越戰越是胆顫心驚，想不到這來歷不明的怪人，竟然是爲他們畢生以來所遇到最可怕的一個對手。

就在這時候，長街上突然湧出了一羣戴着青面獠牙面具的黑衣人！

「鬼聖帮！」立刻有一個鏢師失聲叫了起來。

龍寶寶一怔，忖道：「甚麼鬼聖帮？到底來者是魔鬼還是聖人？」

花厚背立時冷笑一聲，向那怪人道：「原來是你們鬼聖帮看上了這一趟鏢，嘿嘿！嘿嘿！」

怪人「呸」一聲，道：「誰說我是甚麼鬼聖帮的灰孫子？」

花厚背冷冷道：「連你的手下都已趕來了，又何必還再否認？」

怪人道：「放屁！就算這一撮灰孫子跪在我面前，我也不做他們的帮主！」

花厚背一怔，怪人這麼說，那麼顯然的確不是鬼聖帮的人了。

他尋思了片刻，不禁又在想：「鬼聖帮在江湖上已沉寂了二十餘年，昔年帮主『亦鬼亦聖』司馬無面雖然也可算是武功卓絕，但是似乎還及不上眼前這怪客般厲害！」

——三十年前，鬼聖帮忽然在中原武林崛起！

——鬼聖帮帮主司馬無面，自稱「亦鬼亦聖」，武功路子也彷彿介乎在正邪之間。

——司空無面在江湖上出現了只不過五年，就已刦了十九趟鏢，鏢銀及贓物少說也超過了二百萬兩以上！

——司空無面把刦回來的財富，一半贈給窮人，而另一半則用來招徠江湖高手，使鬼聖帮的勢力日漸强大。

——但在他出道江湖五年之後，武林盟主轉換了，怕事多病的「銀髯紫衣俠」邱伯鳳退任，由足智多謀武功又高出甚多的「天星槍帝」蒲少鏡接任。

——蒲少鏡一接任，立刻就糾集江湖正義之士，結成了一支「討妖雄師」，不出半年，就把鬼聖帮帮主司空無面逼得走投無路，終於跳入長江之中，此後再也沒有人見過這位「亦鬼亦聖」的鬼聖帮帮主了。

——當年，鬼聖帮帮衆，都是身穿黑衣，臉上戴着青面獠牙面具的。

想不到現在，這些戴面具的黑衣人又再在江湖上重現！

× × ×

黑衣人總共有二十一個。

爲首一人，臉上所戴的面具特別闊大，腰上也纏着一條金光閃閃的腰帶。

他用的武器是一條烏溜溜的枴杖。

這種武器，也可以說根本不是武器，但一旦當作武器使用時，却比刀劍的威力絕對不遑多讓。

怪人笑了，桀桀地笑。

這黑衣人的目光，從面具的兩個小洞裏透出，這目光冷如冰雪，殺氣濃厚得可以讓人窒息得立刻死掉。

但怪人却一點也不在乎。

他只是冷笑着問這黑衣人：「黑枴老李，你今天要殺誰？」

這黑衣人沒有回答，却向花厚背和鐵千通那邊大步大步的直跨過去。

花厚背臉色鐵青，沉聲道：「你就是河北第一惡人黑枴李十萬？」

黑衣人道：「好像是的！」

只是「好像」！但到底是不是那個李十萬？這就得猜上一猜了。

但現在，花厚背沒有心情去猜這個啞謎，他只想知道這黑衣人是爲了甚麼而來的。

黑衣人很快就回答了他心中的這個問題。

黑衣人說：「我這一次來，目的只有一個。」

花厚背道：「請說！」

黑衣人回答道：「我是爲了殺人而來的。」

花厚背的手掌心已沁了汗：「你想殺甚麼人？」

黑衣人道：「凡是不順眼的都殺。」

花厚背冷笑一聲：「我這個人，你瞧得順眼不順眼？」

黑衣人道：「我瞧得不順眼的人就是你，其次的是鐵千通！」

花厚背哈哈一笑：「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你們既然已看上了咱們哥兒倆，咱們又還有甚麼好說的？」

說到這裏，金刀一揮，使出了他畢生所練最凌厲的「魁星開山刀法」。

鐵千通也沒歇着，以左手舞動金環，向那黑衣人胸前急砸過去。

但他這一招才攻出一半，那條烏溜溜的枴杖已刺入了他的小腹。

這枴杖的尖端，原來是暗藏尖刃的，而且尖刃又長又鋒利，一下子便已穿過了鐵千通身子，從他背脊部位穿射出來。

鮮血狂勇！

「噹」的一聲，鐵千通手中金環落在地上，一張臉白得完全不像是人的臉。

花厚背臉色也是一片死灰，他從來沒有想過，這世間上竟然有人可以如此輕描淡寫，在一擧手之間就結束了鐵千通的性命。

鐵千通可以這樣死，花厚背自然也不例外。所以，花厚背再也沒有半點遲疑，立時，金刀虛晃一招，接着掉頭便走。

他知道，這麼一走，江湖上就再也沒有他這一號人物了。

他以後再也不配做總鏢頭，甚至不配站在任何武林中人的面前說話。

但他還是不能不走，因爲不走的結果會更可悲！那是只有一個「死」字而已。

他實在不想死。

所以，他用盡全力，把輕功提昇到自己能力的極限。

他去如流星，一轉眼間已在街角裏消失了蹤影。

但他能跑得掉嗎？

怪人、老僧賣花婆

花厚背輕功之高明遠在鐵千通之上。

所以，當他一口氣奔十里之後，他終於暗自慶幸：「年輕時苦練輕功，所花時間絕不是白費的，若換上了老鐵，肯定逃不了。」

但無論如何，鐵千通已經死了，花厚背這個總鏢頭也再沒法幹得下去。

天地茫茫，花厚背不禁仰天長嘆，說道：「本是一世英雄，如今何處方有立足之地？」

他說出這兩句話的時候，灰黯穹蒼又在洒雨。

灰灰的天，彷彿連雨點也是灰色。

此刻他立足之處，是一座小小的山坡上，而在他面前，乃是一條流水奔騰，波浪急湍的大江。

附近有巨巖，巖上有一白鶴，正欲展翅高飛。

便在此時，一道青芒突然從巖邊飛射而至，白鶴甫飛起二丈，白光突然在半空中飛濺。

青芒消失，白鶴也「噗」一聲墮入江中，瞬即不知所踪。

花厚背大吃一驚，失聲喝道：「甚麼人！」

「殺你的人！」巨巖後傳來一個人冰冷的聲音。

接着，花厚背就看見巖上出現了一個身形十分矮小的黑衣人。

黑衣人戴着青面獠牙的面具，手裏拈着一柄彎彎的刀。

刀鋒青淡，但却精芒內斂，顯然絕非凡品。

花厚背忽然記起了一個人的名字：「卓蠍子！」

那黑衣人淡淡道：「你果然還算有點見識，我就是卓蠍子，剛才我殺鶴的一刀，就是飛天蠍子刀！」

花厚背又驚又怒，忽然嘶聲大叫：「你們爲甚麼要殺我？」

黑衣人輕輕嘆息了一聲，道：「我不是帮主，請恕無可奉告！」

說完，他的手輕輕一晃，一道青芒迎面向花厚背直射過來。

花厚背早已驚出一身冷汗，那裏還敢接刀？

他咬緊牙關，决定行個險着，向滔滔大浪的江水直躍下去。

他自幼在南方長大，極諳水性，而且他已看出，除了躍進江中冒險求生之外，在岸上他是必死無疑的。

他這一躍用盡全力，只求越快沉入江底越好。

只聽見「噗」一聲，他整個人終於落入大江之中。

但隔了半晌之後，江面上忽然出現了一隻蒼白但却强壯之極的手。

這絕不會是花厚背的手。

因爲這隻手，正提着花厚背的頭顱！

花厚背怎樣也想不到，在這條波濤洶湧的大江底下，居然早已有人等着他。

他一跳下去，脖子就已給人一刀砍了下來！

在水底裏揮刀殺人，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這人刀法奇特，勁力絕佳，所以這一砍，很輕而易擧地就把花厚背的腦袋砍了下來。

江上有血，既有鶴血，也是人血。

天地蕭殺，遠處山意濛瀧。

雨繼續洒，江邊寒風吹得令人更感寂寞……

× × ×

鏢局門外，却是不愁寂寞。

在這裏，有活人，有死人，也有受傷呻吟不已的人。

怪人在這裏，龍寶寶也在這裏。

鐵千通已死，在他來說，這一死眞是不明不白，連死了也不知道爲甚麼會死。

龍寶寶自然也是莫名其妙，心想：「江湖中人，往往就是這樣，殺人不講理由，只要刀快拳頭硬，動不動就殺個他媽的不亦樂乎。」

但他轉念一想，却又覺得並非人人如此。

「最少，我師父就不是這種人，他老人家凡事講理，正如他常常所說，天下問萬物萬事，都强不過一個『理』字！」龍寶寶心裏這樣想：「倘若師父如今在此，那就好了。」

但岳一儒不在。

在他身邊的，只有那個可惡的神秘怪人。

× × ×

花厚背本想一溜了之，但最後却還是沒有完全成功。

他的大半截身子，的確溜走了，此刻仍然在大江之中，向下游直冲出去。

但他的腦袋却已給人提了回來。

蒼蒼白白的臉，死得莫名其妙的表情，使這個人頭看來既可怖，又是充滿了悲哀的諷刺。

怪人却連看也不看一眼，只是用手搓着滿是泥垢的脚。

龍寶寶眉頭大皺，忍不住道：「不要

這樣子搓脚好不好？」

怪人冷冷地說道：「脚是我的，手也是我的，我喜歡怎樣搓便怎樣搓，誰能管得着？」

那個腰纏金帶的黑衣人乾笑着，說：「況且他若現在不搓，以後想搓也沒有這個機會了。」

怪人撇了撇嘴，兩手輕輕一拍，道：「好了，快點動手罷。」

那黑衣人「唔」一聲，道：「你要死，那是容易不過的，但你身邊的黃毛小子又怎樣？」

怪人兩眼一翻，道：「我若能活着，他當然也可以繼續活下去。」

黑衣人道：「但你已沒有甚麼機會可以活下去。」

怪人道：「我若死，他當然也就只好陪我一塊兒死了。」

黑衣人乾咳一聲，道：「他是誰家的孩子？」

怪人道：「他有個師父，姓岳，叫岳一儒。」

黑衣人默然半晌，才桀桀一笑，道：「原來是玉池劍客岳一儒的高足，倒不知道你心裏正在打甚麼主意？」

怪人道：「我並不是個會打如意算盤的人，這次帶着他到處亂闖亂撞，只是一時高興而已。」

「一時高興？」黑衣人淡淡道：「你說得眞簡單，何不直截了當，說是想向岳莊主狠狠的敲一筆竹槓？」

怪人冷然一笑：「岳一儒有甚麼東西，是我放得在眼內的？」

黑衣人乾笑着，道：「當然有。」

怪人冷冷道：「你是說他所珍藏着的十一把寶劍？還是『玉池深閣』裏的唐代古玩？」

黑衣人搖搖頭。

他的聲音聽來沉實如鐵，接着所說的幾句話更是有如鎚子：「你唯一看得上眼的既非寶劍，也不是古玩，而是岳一儒的妻子詹玉娘！」

這幾句話是鎚子，而且這鎚子已大力地搥打在怪人的胸口上！

龍寶寶也是聽得爲之一陣發楞。

「這怪物喜歡的不是寶劍古玩，而是我的師母？」他的小腦袋想得亂糟糟的，一時間實在無法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只見怪人的身子正在左右搖晃着，好像連站也站不穩了。

就在這時候，黑衣人手中的枴杖已飛起。

枴杖尖端有利刄，利刄出招，招招不離怪人身上的要害。

黑衣人一出手就是十五拐，而且第一拐就已刺入了怪人的胸膛！

× × ×

利刄刺入胸膛的感覺是冰冷的，甚至是奇寒澈骨的。

這種感覺，已和「死亡」這兩個字十分十分接近。

但怪人沒有死，他只是大量地流血。

他鮮血滿身，但人却反而立刻清醒起來。

他一清醒，黑衣人就再也沒法可以繼續得手。

怪人分明已受了傷，而且所受創傷絕對不輕，但他的身法却越來越快，出手也越來越是詭異莫測。

龍寶寶看見他受了傷，也不知道應該高興還是悲哀。

「這怪物用下三濫手段對付老子，自然是死有餘辜，但黑衣人陰險惡毒，只怕比這怪物還更可惡可殺！」龍寶寶暗自尋思：「萬一怪物死了，老子身上所中的奇毒又有誰能解除？」一想及此，不由默默向上蒼祈禱，祈求怪人千萬不要在這個時候死掉。

這怪人武功雖高，但畢竟已經給黑衣人出其不意地暗算了一下，再經動手交戰，到了五十招開外，已發出了粗濁的喘息聲。

龍寶寶心中大急，暗道：「這次不妙！怪物給人刺了一下，就算武功再高十倍，只是不停流血便得流死了，況且黑衣惡人尙有大批援手，大可來個車輪戰，那時候怪物非死不可，龍寶寶也是凶多吉少，想活到第四天也難啦！」

他越想越急，但却苦無對策，差點急得馬上就要當場遺尿。

就在這時，忽聽一聲佛號喧起，接着一人手揮禪杖，神威凜凜地殺將過來。

最少有五個黑衣人手持武器趕前，要把這人攔住。

但這人禪杖一蕩，五個黑衣人立即有如斷綫風箏一般，齊齊向後蹌踉倒飛了開去。

只見僧衣飄動，一個生得穆然有威，身形高大的老僧，正橫揮着禪杖大步跨了過來。

這老僧迅速靠在怪人身旁，而雙目却烱烱生光地盯着腰纏金帶的黑衣人。

黑衣人瞳孔立刻收縮，忽然說出了一個：「是……」字，但接着却又倏地住口不語。

「是」甚麼？

他爲甚麼沒有繼續說下去？

× × ×

老僧一出現，形勢立刻就有了變化。

那腰纏金帶的黑衣人不敢再攻怪人，而怪人也已面如白雪，欲攻無力。

龍寶寶心中大奇：「這老和尙又是何方神聖？」

他從來沒有見過這老僧，更不知道這老僧和整件事情究竟有着些怎樣的關係。

一陣沉寂之後，忽然有兩個黑衣人向這老僧走了過來。

這兩個黑衣人，一個身形十分矮小，另一個却高大粗壯之極。

身形矮小的一個，手裏有一柄彎刀，而身高八尺之人，却一手執着大刀，另一手執着花厚背的頭顱。

這兩個黑衣人，不費吹灰之力，便已在江邊殺了花厚背。

老僧能抵敵得住這兩人聯手一擊嗎？

× × ×

彎刀青青，刀鋒有殺氣，但眞正可怕的殺氣並非來自刀，而是來自刀的主人。

這彎刀的主人雖然身高不及五尺，但一出手之後，就彷彿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只見他身形一展，握着彎刀的手好像

立刻就暴長了一倍。

他一刀擊出，老僧的身形立退。

但這矮小黑衣人鍥而不捨，刀勢再展，身子更是提起飛縱，霎眼間看來那裏像是人？簡直就有如幽靈鬼魅一般，飄忽可怖。

而老僧一退至一幢大屋的牆壁上，人人都以爲他退無可退，必然要施以反擊或者是抵抗才行了，誰知道在他眼裏，這一堵牆就像是紙糊出來的，只見他再退一步，整個人已撞毀了厚厚的磚牆，一直退入了大屋之內。

矮小黑衣人居然還是不肯放鬆，又再向破洞內急殺過去！

這兩人破牆入屋，聲勢自是極其嚇人，只聽見大屋之內立時傳出了一個婦人的驚叫聲，接着就再也叫不下去了。

龍寶寶心中却叫了一聲：「眞精采，準是屋子裏有個婆娘正在洗澡，却給老和尙撞牆窺破，是以嚇得暈倒過去！」他這種想法，實在是胡思亂想之極，試想天下間又有幾人，會在大清早之際便起床洗澡的？

可是，世間的事就是如此古怪，龍寶寶這下子胡思亂想，居然偏偏給他「想中了」。

老僧原本也不是拘泥執着，迂腐不化之輩，但他這一撞，居然差點撞在一個赤裸婦人身上，這一驚就眞是非同小可了。

是以他立時大叫一聲「我佛慈悲，善哉！善哉！」接着又撞穿了另外一個大洞，再行重返長街之上。

但在他的左肩上，已給插着了一柄彎刀！

這一刀雖然插的並不很深，但鮮血却已汩汩而出，流得僧衣片片殷紅。

「該死！該死！看了倒霉的東西！該死！該死！」老僧啐了一口，臉上的神情十分古怪，面色更是脹得通紅。

但那矮小的黑衣人，却沒有立即跟着出來。

一直隔了片刻，他才自原先那個破洞裏爬出來。

他爬出來的時候，一直戴着的面具已破爛了一半。

他的頭也給擊碎了一半！

所以，他只從洞裏爬出了一半，就再也沒法子繼續爬出來。

× × ×

矮小的黑衣人雖然死了，但那個一手提着人頭，一手握着大刀的黑衣人却視若無睹。

他首先用花厚背的腦袋砸向老僧。

別看砸過來的只是一顆腦袋，當這顆腦袋直擊過來之際，它已給黑衣人貫注着深厚的內力，是以這顆腦袋，簡直已變成了鐵球一般堅實，要是給它撞個正着，後果也是十分堪虞的。

但這老僧臨敵經驗何等豐富，豈會給這顆腦袋擊中，只見他身子微微一仰，已閃開了黑衣人這詭異絕倫的一擊。

黑衣人是把花厚背的腦袋脫手飛擊出去的，老僧一閃之下，這顆腦袋向牆上直射過去。

只聽見一聲巨响，磚牆又再給撞開了一個洞，花厚背的腦袋已直射入那大屋之中。

屋中立刻又傳出那婦人驚駭欲絕的尖叫。

——是日清晨，對於這幢屋子的女主人來說，眞是一個恐怖萬分兼且不可思議的時刻。

× × ×

刀對禪杖！

這一戰，兵刄的交碰聲並不多。

那身形高大的黑衣人，用大刀向老僧連續砍了五下。

這五刀全都砍在老僧的禪杖上。

他還想再砍第六刀，但到了這時候，他的右手已震得虎口迸裂，鮮血濕遍了手掌。

老僧嘆了口氣，道：「檀樾，你還是及早回頭去罷！」

他這一句忠告，乃是佛口婆心，絕非向這黑衣人冷嘲熱諷。

但在這黑衣人耳中聽來，這不是存心揶揄又是甚麼？

雖然他已再無餘力可以攻出第六刀，但却還可以從袖裏射出致命的暗器。

只見一蓬毒針，從他左邊衣袖中突然暴射。

老僧陡地發出了一聲怒喝：「可惡！可殺！」喝聲方起，人已再向上直拔，一下子就已從黑衣人頭上飛掠過去。

老僧飛掠之勢快如流星，而且身子還沒有落下，左掌已連連反手推出。

「砰砰」兩聲，那黑衣人背上立即捱了兩掌。

黑衣人臉色大變，登時張開了嘴，一團血霧直噴出來。

但他仍然負隅頑抗，一轉眞氣，又再雙腿凌空飛起，疾向老僧的小腹踢去。

但老僧早已智珠在握，這一下「連環雙飛腿」又怎傷得了他？

只見老僧左手有如電閃一般，「唰」一聲便向黑衣人右膝直扣下去。

黑衣人已拚命全力搏殺，但老僧出手如電如風，他實在無法可以抵敵得住。

所以，他只好死了。

但他之死，並非老僧直接所殺，而是在右膝被老僧扣碎之後，接着一刀抹向脖子而死的。

老僧解決了兩個黑衣殺手之後，不由黯然長嘆，說道：「阿彌陀佛，貧僧不普渡衆生也還罷了，爲甚麼還要來傷人？殺人？」

怪人立時咆哮道：「這是以殺止殺，你不殺這些龜兒子，這些龜卵爆出來的王八蛋連你的和尙腸臟也拉了出來，然後拿去餵婊子養的闍狗！」

老僧聽得眉頭大皺，合什道：「檀樾說得未免太可怕了。」

怪人罵道：「老禿顱既不同意我說的一切，就請快點滾開去——」但他才罵到這裏，已然氣力不繼，差點跌在地上。

他實在傷得很厲害。

老僧沉吟半晌，嘆道：「這等煩惱之事，本與貧僧這個出家人全然沒有半點相干，但事到如今，唉，却是管也難，不管也難了……」

就在這時候，忽聽一人嬌聲叫道：「嗨！賣花！賣花嗳，誰要美麗的花兒？又

便宜，又好看，每朵只要一萬兩銀子就夠了——」

聽到最後一句，龍寶寶的一雙眼珠子立即像金魚兒般凸了出來。

「我的娘親乖乖弄個東！」他舌頭一伸，說道：「大姐兒賣的是甚麼花，居然要一萬兩一朵？」

但等到他看見這個賣花的「大姐兒」之後，卻又不禁暗叫一聲：「我呸！還以爲是個十七八歲的賣花姐兒，原來是個比師母還老一大截的賣花祖母！」

× × ×

賣花女孩，賣花女郎以至賣花婦人，龍寶寶都見過不少。

賣花婆婆他也見過，但這樣「風騷」的一個，卻是破題兒第一次遇上。

這個賣花的婆婆，少說也有六十歲開外了，只見她穿着繡花綑金綫邊的衣裳，手裏提着用藤編織的花籃，腰肢左搖右擺地扭動着而來。

誰能想到，剛才那麼嬌美宛若銀鈴一般的嗓子，居然出自這個老太婆之口？那個腰纏金帶的黑衣人也想不到。

還有，一萬兩一朵的是甚麼花？

就算眞的有這種花，天下間又會有誰肯做寃大頭，花一萬兩銀子把它買下來？

這當然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所以，龍寶寶立刻就肯定：「這老太婆準是個瘋子！」

誰知道老僧一看見這個賣花婆婆，立刻就向她跪了下來，同時恭恭敬敬的說出了這麼一句話：「貧僧已付黃金千兩。」

老僧說完這句話之後，立即又站起來，接着左手一伸，道：「拿救命藥來！」

賣花婆婆眉頭一皺，說道：「就是這麼一跪，就當作黃金千兩使用了？」

老僧「唉」的一聲，說道：「救人如救火，妳再不給救命藥，老僧可就要强搶了！」

賣花婆婆臉色一變，連忙雙手亂搖：「別胡亂來，你這個老而不和尚，別說是强搶，便是强姦也敢照幹可也的！」

老僧勃然大怒，彷彿立即就要出手打人，但賣花婆婆却立刻把一個瓶子遞前，笑道：「別眞的大動肝火，大師顯然已付了一千兩金子，這瓶他媽的救命藥，你便拿去使用罷。」

龍寶寶越聽越奇，心想：「老和尚已夠古怪，這賣花祖母更是萬中無一，眞是罕見品種。」

老僧接過瓶子後，立時如獲至寶，笑道：「這一跪倒不算寃枉，正是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說着，把瓶子遞給了怪人。

怪人接過瓶子，居然冷冷一笑，道：「老和尚，你跪地求藥，是否要我一輩子都感激你這份恩德？」

老僧兩條白眉輕輕一揚，道：「貧僧絕無此意，但求檀樾傷癒之後，別再追打貧僧，於願足矣。」

怪人哈哈一笑，但這一笑之下，傷口迸裂，又再流了更多鮮血。

賣花婆婆冷哼了一聲，道：「傷得只剩一口半口氣，居然還要罵人，眞是死拗一邊頸，放屁當作放麝香！」

賣花婆婆這樣揶揄怪人，龍寶寶以為怪人必然會脾氣發作了。

但這怪人却也眞是怪得可以，雖然賣花婆婆對他毫不客氣，但他却好像連一點也不介意。

他用「救命藥」塗在傷口上，然後又把剩餘下來的一半傾進嘴裏。

龍寶寶望着他，心想：「是不是這樣就可以保住他的性命了？」

他望着怪人，賣花婆婆却望着他，忽然說：「你心裏想着些甚麼事情？」

龍寶寶乾笑一聲，接着說：「婆婆的衣衫好美。」

賣花婆婆「動人」的笑聲又如銀鈴般响起：「還有呢？」

龍寶寶說：「婆婆的嗓子也很美。」

賣花婆婆笑道：「還有沒有別的？」

龍寶寶想了一想，才道：「婆婆是不是賣花的？」

賣花婆婆道：「賣花人若不賣花，難道還可以去賣笑不成？」

老僧淡淡道：「四十年前，妳賣甚麼都可以。」

賣花婆婆橫了他一眼，道：「我這一輩子之中，只有一件事絕不肯賣！」

老僧道：「貧僧知道，妳是絕不肯賣我的帳，對不？」

賣花婆婆冷笑着點頭：「這是你猜得最準確，也最聰明的一次。」

老僧嘆了口氣，道：「所以，貧僧命中註定要出家，而妳這一輩子嫁來嫁去，也是註定嫁不着一個比較像樣一點的好丈夫！」

賣花婆婆面上陡地起了紅光，但却沒有再說甚麼。

龍寶寶聽得為之出神，不禁微笑了起來。

他忽然問賣花婆婆：「婆婆是賣花的，但花籃裏為甚麼沒有花？」

賣花婆婆淡淡一笑，道：「孩子，你很聰明，心思也很愼密。」

龍寶寶咧嘴一笑：「婆婆過獎了。」

賣花婆婆道：「像你這樣討人歡喜的孩子，將來一定會很有出色。」

龍寶寶道：「一個出色的人，應該是怎樣的？」

賣花婆婆道：「出色的人，將會揚名立萬，闖出他自己的一番事業，闖出他自己的名堂。」

龍寶寶眉毛一挑，道：「這豈不是很威風了？」

「當然威風，」賣花婆婆悠然地笑着說：「一個人到了那個時候，你要多威風便有多威風，就像是轉戰萬里，在沙場上指揮着千萬精兵的大元帥，又有誰敢違抗他的說話和命令？」

龍寶寶道：「晚輩能有機會成為那樣威風凜凜的人嗎？」

賣花婆婆道：「自古英雄出少年，你當然也可以這樣的。」

龍寶寶說道：「但我不想做甚麼大元帥，只是想做個小英雄，那就已經很不錯了。」

賣花婆婆道：「凡事總要慢慢的來，天下間所有大元帥在年少之時，都只是小英雄，小傢伙甚至是小混蛋，但經過一連串磨練之後，這些小東西就會慢慢地成長

，也慢慢地磨出了鋒利的鋒頭，於是，他們就變成了大將軍、大元帥、大人物！」

龍寶寶道：「婆婆說的是，但我寧願做個小英雄，也不願意做個大人物。」

賣花婆婆奇怪地問道：「這又是甚麼道理？」

龍寶寶道：「大人物的煩惱，一定遠比小英雄和小混蛋的煩惱為多，而且大人物每每要跟別人勾心鬥角，弄得連睡覺也睡得不舒服。」

賣花婆婆不由一陣失笑：「你又不是個大人物，怎知道這許多事？」

龍寶寶道：「是一個人告訴我的。」

賣花婆婆一怔，繼而笑道：「這人是誰？」

龍寶寶道：「我師母。」

賣花婆婆一聽見這三個字，面上的笑意立刻完全收斂。

龍寶寶皺了皺眉，道：「婆婆，是不是我說錯了？」

「不，你沒有說錯，」賣花婆婆撫摸着他的頭髮：「你師母的說話也沒有錯，大人物的煩惱的確是遠比常人為多的。」

龍寶寶道：「所以，我不要做大元帥，只要做個少帥就可以了。」

「少帥？」賣花婆婆又是一陣詫異：「你怎會想出這名堂來的？」

龍寶寶搖搖頭道：「這名堂並不是想出來的。」

賣花婆婆更奇：「不是你想的，又是誰想出來的？」

「是『松鼠』平榮，」龍寶寶眨着眼笑笑道：「他是我的師哥，平四師哥。」

賣花婆婆點點頭，道：「我也聽過他的名字，也略為知道他的為人。」

龍寶寶說：「平四榮哥為人很好，心地十分善良。」

賣花婆婆道：「可惜這人資質愚魯，無論如何勤奮用功，終究難成大器。」

龍寶寶道：「他希望我可以成為一個『少帥』，統領江南武林，幹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

「少帥？江南武林？」賣花婆婆聽得不住點頭，道：「這構想很好，你若眞的不負他所望，將來就應該是個『江南少帥』了。」

「江南少帥！」龍寶寶聽得為之出神，「我可以成功嗎？」

賣花婆婆笑道：「別對自己沒信心，平榮不會看錯你，我也不會看錯人的。」

龍寶寶聽得心中一陣溫暖，道：「婆婆，妳眞好。」

賣花婆婆却嘆了口氣：「我已渾渾噩噩的活了幾十年，正如老而不和尚說，我連一個比較像樣一點的丈夫都找不着。」

老僧也嘆了口氣，道：「歲月催人，妳知道自己老就好了。」

賣花婆婆立刻昂起了頭，冷笑着說：「我老不老，干你甚麼事？」

老僧道：「妳若人如其聲，可以一直保持靑春常駐，那麼貧僧就算馬上還俗娶妳為妻，也是相當值得的。」他這幾句話聽來好像很刺謔，但賣花婆婆居然只是淡然一笑置之就算。

龍寶寶越看越是覺得有趣，險些忍不住就要笑了出來。

為了要掩飾這一陣很難忍得住的笑意，龍寶寶只得乾咳幾聲，然後再問賣花婆婆，「花籃裏為甚麼連一朵花也沒有。」

賣花婆婆淡淡一笑，說：「因為這籃子根本就不是用來載花的。」

龍寶寶一怔，道：「不載花，又載些甚麼？」

賣花婆婆道：「銀子。」

龍寶寶大為詫異：「這花籃能載得了多少銀子？」

賣花婆婆道：「不知道。」

龍寶寶一呆，道：「它曾經載過多少銀子？」

賣花婆婆淡淡一笑，道：「它載銀子最多的一次，是在十六年前中秋節的晚上，總數是二十三萬兩。」

龍寶寶睜大了眼，面上露出了難以置信的神情：「二十三萬兩。」

賣花婆婆點了點頭，微笑着說：「足足二十三萬兩。」

龍寶寶想了一想，終於恍然大悟：「我明白了，那是二十三萬兩的銀票。」

「當然是銀票，」賣花婆婆悠悠地說：「每張銀票一萬兩，二十三張銀票放在花籃裏，也只不過輕飄飄彷如無物一般而已。」

龍寶寶望着她：「婆婆賣花，眞的一朵一萬兩？」

賣花婆婆笑了笑：「當然是眞的。」

龍寶寶道：「那麼，婆婆在十六年前的中秋夜，總共賣出了二十三朵花了。」

賣花婆婆點點頭，道：「是的。」

龍寶寶又問道：「這二十三朵花好看嗎？」

賣花婆婆吃吃一笑，而且她的笑聲實在很悅耳：「每一朵花都很好看，所以付錢的人都很滿意地離去。」

龍寶寶道：「婆婆今天身上有沒有帶這種花兒來？」

賣花婆婆搖搖頭，說：「婆婆賣的花兒，並不是帶在自己身上的。」

龍寶寶大是奇怪，道：「不帶在自己的身上，難道會在別人身上不成？」

賣花婆婆這次却點了點頭，說：「對了，正是這樣。」

龍寶寶更奇：「價值一萬兩的花朵，怎麼會在別人的身上。」

賣花婆婆嘆了口氣，道：「只可惜今天沒有買花的人，否則你就馬上可以看見，婆婆賣的花是怎樣漂亮的了。」

那怪人却立刻說：「我買。」

「你買？」賣花婆婆斜斜地瞄了他一眼。「你買得起多少朵？」

怪人道：「只要妳交得出貨，一百朵也買得起。」

賣花婆婆「曖唷」一聲叫了起來：「這眞是看走眼了，原來這裏有一個大財主，居然可以付出一百萬兩銀子買花。」

「老太婆別太早歡喜了，」老僧却嘆了一口氣，說：「他若買得起妳的花兒，貧僧也同樣買得起。」

賣花婆婆道：「但你沒聽見他怎樣說嗎？現在想起來，倒是我有點害怕了。」

老僧冷冷道：「妳害怕甚麼？」

賣花婆婆道：「當然是害怕交不出貨，一百朵花，可不容易弄出來呀。」

老僧搖了搖頭，道：「妳不必害怕，因爲他根本連一朵都買不起。」

賣花婆婆道：「你又怎知道他會買不起？」

老僧道：「因爲貧僧比誰都更瞭解這個人，他說一百朵都買得起，但下面還有兩個字並未立刻說出來。」

賣花婆婆皺眉道：「下面兩個字是怎樣的？」

老僧揚了揚眉，笑道：「這兩個字很簡單，那是：賒帳！」

「賒帳？」賣花婆婆立刻直跳起來，就像是一隻給沸水燙着了的大蝦：「我用性命搏取得來的花兒，天下間居然有人胆敢要賒帳？」

老僧悠然地點點頭，道：「正是這樣，妳肯不肯幹這種買賣？」

「當然不幹，」賣花婆婆怒容滿面，氣呼呼的說：「國有國法，行有行規，幹我們這一行的，絕不能因爲一個人而敗壞了咱們祖師爺訂下來的規矩。」

就在這時，怪人已走了過來，把一疊銀票放進賣花婆婆的籃子裏。

「每張一萬兩，這裏總共一百張，請妳慢慢點收好了。」怪人慢吞吞地說。

霎時間，所有人都驚呆住，但賣花婆婆却樂不可支地大笑起來。

「一百萬兩！」她捧着這疊厚厚的銀票怪聲大叫，「果然是貨眞價實，童叟無欺的一百萬兩銀票，哈哈，鬼聖帮的狗頭崽子，你們現在還有甚麼話好說？」

那些黑衣人全都沒話說，因爲現在根本就不是說話的時候。

他們每個人的臉孔，都給青面獠牙的面具遮掩住，誰也沒法子看得見他們臉上的表情。

但龍寶寶目光銳利，他在冷眼旁觀之下，已看見這些黑衣人之中，最少有三個正在發抖。

天氣很冷嗎？

倒不見得。

那麼這些人發抖又是爲了甚麼緣故？

龍寶寶有點不懂，但却漸漸又有點開始明白過來了。

就在這時，賣花婆婆在花籃底之下，抽出了一支長約五寸的銀針。細雨紛飛，銀針在雨絲下閃爍着令人目眩的光芒……

骨鯁在喉不吐不快

銀針一現，花兒接着也出現了。

銀針刺一刺，血花立刻綻開。

這賣花婆婆賣的不是鮮花，而是從別人眉心部位湧出的血花！

所以，這種花永遠只會在別人的身上，而不會放在賣花婆婆的花籃裏。

這花籃只是用來盛放銀票的，只要有銀票放進去，花籃下收藏着的一支銀針就會抽出來，而且每一萬兩銀票就刺出一朵血花，既不會多，也絕不會少。

但這一次，情況却有點特別了。

怪人放了一百萬兩銀票在花籃裏，但這裏根本就沒有一百個人。

即使賣花婆婆連自己也殺了，距離一百朵血花這個數字還是很遠的。

而且，當她刺出了十朵血花之後，長街上已變得空蕩蕩的，只剩下了怪人、老僧、龍寶寶和她自己。

雖然這樣，她這一連串殺人的身手，已足以使任何人爲之看得心驚胆顫，目瞪口呆。

十個黑衣人死了，而且每一個黑衣人的死法，都是一模一樣，如出一轍的。

他們活着時，臉上都戴着那種可怕的面具，但賣花婆婆却毫不客氣，把這些黑衣人的面具一一拉開，然後各刺一針。

一針見血。

每朵血花一綻，一萬兩銀子就袋袋平安，天下間最容易賺錢的方法，似乎莫過於此。但賣花婆婆出手再快，也只能連殺十人，還有九十萬兩銀票又該怎樣計算？

× × ×

賣花婆婆瞧着這一疊厚厚的銀票，面露愁容。

她忽然問老僧：「你有沒有解決的辦法？」

老僧白眉低垂，合什道：「出家人四大皆空，對這種事永遠毫無辦法。」

賣花婆婆面上的愁容立刻化爲惱怒，罵道：「你算是甚麼出家人？照我看，你只懂得出屎出尿出屁出王八蛋，甚麼出家四大皆空，都只是騙人的幌子。」

老僧給她沒頭沒腦臭罵一頓，居然還可以不慍不火，只是淡漠地一笑，又合什說：「貧僧出甚麼也好，跟天下蒼生都是沒有甚麼相干的。」

「誰說沒相干！」賣花婆婆怒道：「你這老禿驢所出的屎尿屁臭甲天下，瘟遍武林，不知幾許江湖豪傑給你瘟臭得天旋地轉，七葷八素，九曲十三彎，如此罪孽，豈容你這張鳥嘴輕描淡寫一筆抹過便算數嗎？」

老僧仍然鎮定自若，淡淡地說道：「貧僧縱然罪孽深重，該死有餘，似乎也輪不着妳來大動肝火！」

賣花婆婆咬了咬牙，恨聲道：「總有一天，只有人給我一兩銀子，我就會爲這個人殺了你這個禿頭老狗！」

老僧搖頭嘆息道：「那也是將來的事了，貧僧現在只想知道，妳爲甚麼放走了那羣黑衣殺手的首領？」

——老僧所指的，就是那個腰纏金帶的黑衣人。

賣花婆婆一聽見這句說話，嘴巴便立刻緊緊閉着，很久很久還沒有回答。

龍寶寶望着她，心中也很渴望知道眞正的答案。

一直過了很久很久，首先開口說話的並不是賣花婆婆，而是那個怪人。

怪人說：「白花花的銀子雖然很好，但怎樣也及不上性命那麼珍貴。」

老僧道：「你是在說誰的性命？」

怪人道：「當然是她自己的性命。」

老僧冷冷道：「難道你認爲，連這老婆子的繡花針也殺不了他？」

怪人長嘆了一聲，道：「也許可以的，但把握却不大。」

老僧問道：「依你看，她有多少分勝算？」

怪人道：「三分。」

老僧臉色一變：「放屁！照你這麼說，那混蛋豈非有七分勝算可以殺敗老婆子了？」

怪人搖搖頭，道：「這也不是，他若跟婆婆動手，他也最多只有三成機會可勝而已。」

老僧聽到這裏，不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你言下之意，是說這兩人若一旦動上了手，最少有四成機會大家同歸於盡了？」

怪人慢慢地點了點頭，才說道：「是的。」

老僧沒話說了。

但龍寶寶有話說。他兩眼直視着怪人，單刀直入地問：「這人是誰？」

怪人沉吟着，過了片刻才說：「將來，你一定會知道他是誰。」

龍寶寶咬了咬牙，道：「但我現在就想知道，你快點說！」

怪人道：「你現在知道了，對你來說是毫無用處的，與其讓你感到煩惱，不如跟着咱們，練好一身武功再說。」

「跟着你們練功？」龍寶寶立刻直跳起來，「我爲甚麼要跟你們練功？」

怪人道：「因爲我們高興！」

老僧聽到這裏，也像龍寶寶一般直跳起來：「你高興，老婆子也可以高興，但貧僧是一點也不高興的。」

賣花婆婆冷冷一笑，道：「倘若我和打不死都高興，你憑甚麼資格偏偏要說不高興？」

老僧冷哼道：「貧僧不高興就是不高興，這種事，根本就毋須說甚麼資格不資格。」

賣花婆婆又冷笑了一下，說道：「這就眞眞萬二分對不住了，只要有我活着的一天，我高興做的事你也就一定要奉陪到底！」

老僧嘿嘿一笑：「眞是笑話，貧僧偏偏不奉陪，妳又能奈得貧僧甚麼何了？」

「哈哈哈，沒你娘狗屎個春秋鳥興！」賣花婆婆手裏幌了幌銀票，道：「窮和尙要跟富婆婆主嘔氣，這不是螳臂擋車又是甚麼？」

老僧冷笑道：「任妳有千萬金銀，貧僧有自己的兩條腿，也有牙齒依然十分齊全的嘴巴，正是走路不愁，吃喝也不愁，幾時輪到妳管得着？」

賣花婆婆桀桀一笑，道：「你若眞箇要一溜了之，我自然不會加以阻攔。」

老僧哼一聲，道：「既然如此，貧僧告辭了。」

「且慢！」賣花婆婆倏地說：「你旣要走了，我送你一本冊子。」說着，右手一揚，一部只有七八張紙的冊子斜斜地向老僧身上拋去。

老僧伸手一接，也不去翻揭，只是說了一聲：「多謝。」接着便展動身形，遠颺而去。

怪人臉色一白，沙嘎着聲音道：「妳怎麼放走了他？」

賣花婆婆冷笑道：「只要釣絲夠長夠力，就算大魚兒一游千里，遲早還是可以將之收回來的。」

怪人一怔，不知道賣花婆婆何以有此把握。

過了片刻，賣花婆婆又說：「你們的肚子餓不餓？」

龍寶寶立時應聲回答：「餓極了！」

賣花婆婆淡淡一笑，道：「那麼，讓我親自下厨，燒幾道小菜給你嚐嚐罷。」

龍寶寶撫掌笑笑道：「好極！」

怪人却是一怔，不由望着賣花婆婆問道：「妳的家就在附近嗎？」

賣花婆婆笑了笑：「我的家離此不遠，只有一千九百里左右。」

「一千九百里？」怪人陡地呆住，「倘若要等到妳下厨，才有得吃，咱們豈非早已給活活餓死了？」

賣花婆婆道：「誰說我下厨的地方，一定要在自己的家裏？」

怪人眉頭一皺，道：「不在自己的家下厨，難道在街上燒菜不成？」

賣花婆婆淡淡道：「世間上最厲害的武器，你可知道是甚麼？」

怪人道：「是白花花的銀子，黃澄澄

賣花婆婆拿着一疊銀票，表演一手「掌上燒」的內功。

的金子，還有一笑傾城的女子。」

「都給你這個打不死說對了，」賣花婆婆彎着眉吃吃地笑着說：「我在年輕時，自然可以一笑傾城，但現在人老珠黃不值錢啦，倘若如今還向別人作出『美人之笑』，就算不嚇死人也會嚇死在半空中飛來飛去的蒼蠅和蚊子。」

怪人道：「所以，妳現在手最厲害的武器，應該是白花花的銀子了？」

「不錯，」賣花婆婆得意非凡地說：「我有的是銀子，大可以去買下一間酒樓，然後才再親自下廚爲你們燒菜。」她一面說一面拿着怪人給她的銀票，滿臉笑吟吟的樣子。

怪人却皺着眉，他正要說話，賣花婆婆手裏的銀票忽然燒着了火。

龍寶寶大吃一驚，急忙叫道：「婆婆，銀票着火了！」

賣花婆婆却反而一點也不着急，只見她笑臉依然，眼睛却直望着怪人，道：「打不死，你是識貨的大行家，我這一手『掌上燒』功夫，你看練得怎樣了？」

怪人嘆了一口氣，道：「多不敢說，最少已練到了第六層境界。」

賣花婆婆哈哈一笑：「好眼力，我若是男子，也許早已練到第八層境界了。」說到這裏，手中銀票已燃燒得十分旺盛，她隨手一丟，殘餘下來的銀票立刻四處飛散開去。

龍寶寶初時瞧得連眼都直了，但他並非呆子，立刻就知道，這些銀票全都是假的。

過了很久，怪人才唏噓了一聲，緩緩地道：「妳早已知道銀票是假的？」

賣花婆婆眉毛一揚，道：「我若連眞假銀票都分辨不出，早在三十年前就已餓死。」

怪人道：「不會的。」

「爲甚麼不會？」

「像你這種女人，可以從快馬上摔下來死，可以在千軍萬馬之中給亂箭射死，也可以在汪洋大海之中跟鯊魚火併而死，也可以給幾千斤酒活活淹死，但却絕不可能餓死。」怪人一本正經地說：「有本領的人，通常都不會餓死的。」

賣花婆婆道：「但你這些假銀票，却眞的可以騙死不少人。」

怪人道：「但最少騙不死妳。」

賣花婆婆道：「可是，却騙死了老禿顱，他直到現在，大概還以爲你不知道從甚麼地方發了一筆大財哩！」

怪人嘆了口氣，道：「大師心腸不壞，妳也莫要把他逼得太絕了。」

賣花婆婆冷冷一笑，道：「好哇，現在連你也說他是好人，而我却是個壞女人了，嘿嘿！嘿嘿！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怪人眉頭一皺，道：「我幾時這樣說過了？妳不要生氣好不好？」

賣花婆婆悻悻然道：「你用假銀票騙我在前，又用這些說話來傷我心，現在却要我別生氣，征人兄啊征人兄，你眞是他媽的很有幾下子啊！」

龍寶寶暗覺有趣，心想：「原來這怪物叫『燕人』，眞是人怪誕，名字更加怪誕了。」心念一動，當下便說：「我現在只想吃蒸魚。」

「蒸魚？」賣花婆婆似乎很喜歡龍寶寶，一聽見他說話便爲之眉開眼笑。「婆婆別的本事，你可以當作放屁，但說到蒸魚嘛，這手功夫就眞是天下一絕了。」

怪人乾咳一聲，道：「妳蒸魚兒的功夫，我也是十分衷心敬佩的，但府上距離此地一千九百里，只怕咱們難有這個口福可以一嚐箇中滋味了。」

「這又有何難哉！」賣花婆婆給龍寶寶逗了一下，心情好像立刻就開朗了幾十倍。「你的銀票雖然是假的，但我身上還有三張銀票，而且每一張都是貨眞價實，絕對不是光棍用來騙死羊牯的那一種。」

怪人目光一亮，笑道：「敢情近來妳的生意幹得不錯了？」

賣花婆婆淡淡道：「那也算不上怎麼興旺，只不過在幾天之前，有人願意花三萬兩銀子，看看我怎樣在『洞庭三魔』的額上刺出三朵血花而已。」

三朵血花，就是三條人命。

每條人命都值一萬兩！

江湖上，凡是熟悉這位賣花婆婆的人都知道：她殺人的價錢，只有一種。

——無論你要她殺的是天皇老子，還是一個病得隨時都快要斷氣的人，只要她一出手，所收的酬勞都是一萬兩正！

多一兩不收，少收一兩也不行！

怪人聽見她這麼說，心中已明白她將會怎樣做了。

× × ×

不到半個時辰，賣花婆婆已成爲一間酒家的女主人。

「除了原來的老闆之外，所有伙計、廚房掌櫃師父、雜工等等，統統都給我留下來！」這是賣花婆婆買下這酒家之後立刻高聲大叫出來的說話。

每個人都怔住。

這酒家的老闆當然走了，他本來欠了人家一屁股賭債，正苦無銀子可以償還，到了今天忽然遇上了一件怪事，這個瘋瘋癲癲的老太婆居然用八千兩銀子要買下這間酒家——

八千兩！

不要說是八千兩，便是二千兩，這老闆也願意馬上把酒家賣了。

× × ×

白花花的銀子，對賣花婆婆來說，可以說是很重要，也可以說是一點也不重要的。

——當她身無分文之際，每一兩每一錢銀子都很重要很重要。

——但等到她身上有幾萬兩銀子的時候，她馬上就會變成了一個視錢財如糞土的「女豪客」。

很少人可以瞭解她。

但不知怎樣，龍寶寶却好像已很瞭解這個久歷風塵、殺人不眨眼的「年老女殺手」。

賣花婆婆也彷彿同樣很瞭解龍寶寶這個少年。

龍寶寶喜歡吃蒸魚，她就絕對不能讓他感到失望。

她在酒家裏到處亂翻亂找，一個肚子大大的胖廚師走過來，問道：「妳在找甚

麼？」

賣花婆婆瞧了他一眼，半晌才道：「我的一個小朋友要吃魚，這裏是酒家，當然不會連魚兒也沒有罷？」

「魚？」胖廚子「噢」地叫了一聲：「魚兒當然是有的，在這裏有七八條——」他一面說，一面打開了一個木櫃子。

賣花婆婆眉頭大皺，道：「怎麼？這裏的魚兒居然養在木櫃內嗎？」

胖廚子訕訕一笑，道：「這些魚，是用不着游泳的。」說着，從櫃裏捧出了一隻大盤，只見大盤上放着八條酸味十足的醃魚。

「這是鄙人花了兩個時辰才大功告成的傑作，名爲『天仙五彩醃魚』。」胖廚子把盤子遞到賣花婆婆面前，自鳴得意地說。

賣花婆婆眉頭緊皺，忽然問：「貓吃不吃？」

「貓？」胖廚子乾咳一聲，說道：「貓不吃酸辣的東西，這魚大概是貓不會吃的。」

賣花婆婆臉色倏地一沉，叱聲叫道：「連貓都不吃的魚，你竟用來招待江南少帥？」

「江南少帥？」胖廚子一陣錯愕：「那一位江南少帥？」

賣花婆婆道：「江南少帥就是江南少帥，你不必多問，問了也等於白問。」

「是的，夫人！」胖廚子連忙陪笑不迭。

「夫人？我現在又還算是甚麼夫人了？」賣花婆婆輕哼一聲，道：「我要十斤活魚，而且要最好的最新鮮的那種，你有沒有辦法給我弄來？」

胖廚子忙道：「當然可以，但價錢恐怕會貴一些……」

賣花婆婆冷冷道：「不管多貴，總要最好的最新鮮的！」

胖廚子連連點頭不迭，急急趕往買魚去了。

賣花婆婆又在酒家廚房裏巡視了一會，才折回店堂之中。

她的人還沒有回到店堂，就已聽見一聲佛號喧叫起來：「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那老僧果然回來了。

× × ×

蒸活魚的味道，當然比櫃內的甚麼「天仙五彩醃魚」好得多。

龍寶寶已很久很久沒有吃過那樣鮮美可口的蒸魚了。

蒸魚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但要把魚兒蒸得嫩滑、可口，却是一門十分竅妙的學問。

賣花婆婆蒸魚的功夫，實在到家，在龍寶寶印象中，能夠把魚兒烹調得如此滋味無窮的人，只有一個。

那是他的師母詹玉娘。

所以，當他品嚐着這些鮮美魚兒之際，腦海裏便浮幻着師母的影子。

師母是豪爽的，也是溫柔的，但這幾年來，她臉上的皺紋好像在不知不覺中增加了，她的人也似在數年之間歷盡了滄桑無限。

師母啊師母，妳可知道，妳一直疼愛的寶寶，現在正和三個古古怪怪的武林高人在一起？

「師母當然是不知道的。」龍寶寶心裏嘆息着。

「師母更不會知道，寶寶已身中奇毒，一旦沒有解藥，很快就會變成一個死人！」他也在爲自己的遭遇而暗暗嘆息。

但他心念一轉，却又在想：「這半死不活的怪物雖然手段卑鄙，但所卑鄙者似乎也只是僅及於此而已，在別的地方看來，這怪物又好像一點也不壞！」

他一邊吃一邊想，也許由於想得出神了，一不小心，連魚骨也吞了下去。

這一下，眞是不折不扣的「如骨在鯁」，當然是不吐不快了。

但他吐來吐去，還是吐不出來。

賣花婆婆見他好像很痛苦的樣子，便下重賞：「誰有辦法把魚骨弄出來，賞銀一千兩正。」

立刻有人獻上一策，策曰：「喝最酸之醋，使骨軟而化之，然後吞下。」

獻上此策者，乃一年紀老邁，老得連牙齒也沒剩下幾枚的老雜役。

怪人一聽，立時拍案叫道：「此計大妙！」

老僧却搖首不已，道：「這是背道而馳之舉。」

怪人道：「何以見得？」

老僧道：「老婆子是要把魚骨從小娃娃的喉嚨裏弄出來，但這條笨策却是把魚骨吞進肚子裏，正是一出一入，大相逕庭之舉。」

那老雜役立時脹紅了臉，道：「老漢這條計策，乃是上上之策，不採用這條計策的才是笨人！」

老僧冷冷一笑：「你不懂就少開口，且讓貧僧大顯神通，把這小娃娃喉嚨裏的魚骨弄出來！」

賣花婆婆雙眉緊蹙，道：「你有甚麼辦法？」

老僧道：「用內力！」

他這三個字說得斬釘截鐵，聲音中充滿了自信。

他叫龍寶寶盤膝而坐，然後自己也盤膝坐在他的背後。

過了片刻，老僧雙掌平推，推在龍寶寶的背心上。

龍寶寶只覺得一股熱流，從老僧的掌心直透而來。

這股熱流越來越熱，過不了多久，龍寶寶已渾身是汗，但這熱流却也使他全身上下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舒暢。

那到底是一種怎樣的感受？

龍寶寶不懂得說，甚至連想也不懂得怎樣去想。

漸漸地，這熱流越來越是厲害了，它甚至已不像是一股「流」，而是像一團「火」！

龍寶寶全身力量，都似已被這一團「火」操縱着。

他想揮手，但雙臂似已麻木。

他想站起，但兩腿似已變成了兩塊木，兩塊石頭，甚至是兩塊沉重的鋼鐵。

他吃驚極了，想呼喚，但却連呼喚的動作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做起。

倒是他沒有想過要做的事情反而一

下子就做了十幾次之多。

他嗆咳，而且嗆咳得很厲害。

他咳得連眼淚水也直標了出來。

等到他咳嗽完畢之後，整個人似已在黃沙萬里的戰場上打了三晝三夜大仗。

他好像快要虛脫了。

就在這時，他看見眼前出現了一張充滿笑容的臉孔。

他看見了賣花婆婆，也看見她的兩根手指正拈着一根魚骨。

「哈哈!老禿顱眞有兩下子，」賣花婆婆笑吟吟地說：「這條可惡的魚骨，終於給他用內力逼出來啦!」

賣花婆婆笑得很愉快，但老僧却在這時候「咕咚」一聲，兩腿朝天仰面倒下。

中原鐵壯士

老僧倒下去的時候，最緊張的人，就是那個神秘莫測的怪人。

他立刻把老僧扶起，而且用最快的手法，把自己的內力貫注入老僧體內。

老僧的臉色，已變得一片雪白，連指尖也在顫抖不已。

「大師，振作一點!」怪人神情沉重，他的聲音也在顫抖。

老僧忽然用力搖頭，道：「夠了，別在我這副老殘臭皮囊身上浪費內力!」

怪人怒道：「大師可以用內力爲他打通奇經八脈，我爲甚麼不可以用內力救回大師的性命?」

老僧也惱怒起來：「渾人，你以爲貧僧這樣做是爲了你們兩個笨蛋嗎?」

怪人道：「不管你是爲了誰，我决不能讓你就此送命!」

老僧道：「誰說貧僧會死了?」

怪人道：「大師年事已高，這一着旣是用心良苦，也是奇險之極!」

老僧道：「貧僧若要死，也等不到你來貫注內力了!」

怪人不管，依然把自己全身內力，向老僧貫注過去。

就在這時突見刀光一閃，一把藍汪汪的刀從天而降，直向龍寶寶的腦門斬下!

× × ×

刀鋒藍汪汪，顯示出這一把刀是淬上劇毒的。

而有人胆敢在此時此地下手，也顯示出這人若不是自恃武藝高强，就是抱着必死之心拚命出擊。

平時要殺龍寶寶當然不是一件難事。

但此際，在龍寶寶身邊總共有三位高手，雖說老僧已因過度消耗功力，怪人又正忙於協助老僧復元，但最少還有一個賣花婆婆。

這老太婆的銀針，絕對不是區區之輩能攖其鋒的。

即使是武功一等一的絕世高手，只要聽見「中原繡花針」這五個字，也難免不會面色驟變!

可是，現在居然有人胆敢在賣花婆婆面前動手擊殺龍寶寶!

這人是誰?

龍寶寶能否避得開這毒刀突如其來的一擊?

× × ×

刀極快，也極無情。

只有武功極高的人，才能使出這麼快的一刀。

也只有極無情的人，才能用如此歹毒的毒刀，發出如此無情的一擊。

但賣花婆婆的銀針，又何嘗不是極快?也極無情?

所以，在刀光一閃的刹那間，賣花婆婆也已出手了，但誰也沒有看見賣花婆婆是怎樣出手的。

——極快的出手，往往都是別人看不見的，因爲看得見怎樣出手的招式，其實已不能用「極快」這兩個字來形容。

賣花婆婆出手眞是極快極快，半空中立刻同時响起了一個人慘嗥的聲音。

「噹」一聲响，一把刀鋒藍汪汪的柳葉刀，跌在龍寶寶身邊不足半尺之處。

除了這把毒刀之外，還有一個人緊接着跌下來。

這人肚子很大，兩眼向外凸出，眉心之上綻出了血花。

這人竟然是這酒家的厨子!

但最令人感到驚詫的，還是賣花婆婆用來刺殺這胖厨子的武器。

她用的並不是銀針，而竟然是龍寶寶剛吐出來的那根魚骨!

厨子用難以置信的眼光瞧着魚骨，他至死也無法相信，這短小脆弱的魚骨，竟然可以把他的性命澈底毀滅!

賣花婆婆淡淡地瞥了這厨子一眼，然後才懶洋洋地說：「江湖中有四大毒，即心毒、爪毒、掌毒和刀毒，你旣然擁有這一把『蝕骨化屍刀』，想必是『刀毒』聶破一了?」

胖厨子神情痛苦地點了點頭。

賣花婆婆嘆了口氣，道：「聶破一，你的確很老辣，能夠等待到這個時候才出手，倘若我固執一點，一定要拋掉魚骨然後再用銀針才對付你，說不定現在快要進入鬼門關的人，是我這個老太婆而不是你這位『刀毒』聶先生了。」

聶破一的臉容綳緊着，眉心部位所綻出的血花已漸漸變了形。

一道血流，淌過他的鼻樑，然後向兩邊分瀉下去。

他當然快要死了。

但他在倒下去之前，却居然還要嘆息一聲，斷續的道：「心毒，你怎麼還不出手啊?……」

——江湖四大毒，除了「刀毒」聶破一之外，其餘三人分別是「心毒」朱尺井、「爪毒」萬地極和「掌毒」郭青羽。

「刀毒」死了，他臨死前的最後一句話，分明是在催促「心毒」朱井尺早點出手對付賣花婆婆。

但朱尺井在哪裏?

他若在這酒家裏，爲甚麼直到現在還不肯動手?

是不肯?還是不敢?

就在大家仍然無法猜透事情眞相之際，賣花婆婆忽然臉色一緊，嘴角間還沁出了鮮血來。

在這短短一霎眼間，誰也不知道這老太婆爲甚麼會嘴角沁血。

而也就在這一霎眼，賣花婆婆已在老僧的身邊提起了一根禪杖。

也沒有人知道，她忽然要這根禪杖來幹甚麼?

但答案很快就有了，她拿起禪杖，是要用它來殺一個人。

殺誰?

她不知道，連她自己都不知道!

但她最少知道一點：倘若不用這根禪杖，想在這時候殺這一個人，實在是難乎其難的。

因爲這人並不在地面之上，而是在地底之下!

× × ×

地下有人!

誰都很難想像得到，在這酒家地面之下，居然會有人潛伏着。

這人絕不尋常，他是用破土遁地之術，靜悄悄潛入這裏，然後等待時機施以致命一擊的。

當賣花婆婆臉色一緊，嘴角沁血之際，也就是這人暗襲得以成功之時。

但賣花婆婆嘴角沁血，倒和地底人暗襲的手法無關，只是因爲賣花婆婆猝然遇襲，心中憤恨之下才咬傷自己嘴唇的。

地底那人怎樣暗算賣花婆婆?

沒有人能看得出，因爲除了賣花婆婆之外，根本就沒有人可以看見地底那人。

即使是賣花婆婆，她也看不見那人。

她知道地底下面有人，是因爲地底下忽然有一支尖針直刺上來，把她的一隻脚板刺穿了!

她怎能不憤恨?她怎能不驚震?

在驚怒交集中，她迅速提起老僧的禪杖，突然以雷霆萬鈞之勢，一杖筆直地向地下重重擂擊下去!

不明內裏情況的人，無不大吃一驚。

事實上，人人都大吃一驚，因爲誰也不明內裏情況竟然會是這樣的!

只見賣花婆婆一杖擊下，禪杖最少有一大半直插入地底之中。

這一擊沉猛得驚人，但能夠擊中破土而來的殺手嗎?

這一點，就連賣花婆婆自己也沒有甚麼把握了。

她畢竟無法看見地底那人，也沒法子可以準確地預料得到，這一杖實實在在會擊在那一個位置上。

而且，她這一擊發出之後，左脚已腫起，而且很快就完全痲痹，失去了知覺。

禪杖有一大半已插入地，她幾乎已沒有能力可以把它再拔出來。

她知道，現在若再運凝內力，只有使毒力加速蔓延，毒一攻心，人就沒法可救了。

賣花婆婆在江湖上闖蕩了數十年，生平快意恩仇，也不知會過多少武林高手，經歷過幾許大風大浪。

像她那樣的一個人，當然絕對不會怕死。

今天，她眞的在「陰溝裏翻船」了，但是要她就此不明不白地死掉，她可還不肯!

一千一萬個不肯。

她知道形勢十分危急，也知道脚板所中的劇毒極其厲害，唯一解救之法，就是把地底那人抓出來。

毒針是這人的，也只有這個人才有解藥。

正當她要勉强運氣把禪杖抽出之際，怪人已在旁邊粗喝了一聲：「讓我來!」

喝聲方起，怪人已一掌向地面直擊下去。

他這一掌看來也並不怎樣凌厲，但就是這麼一拍，地面立刻就完全鬆軟，塌下，接着大家就看見地洞裏躺着了一個人。

這人滿臉是血，奄奄一息，但手裏仍然緊緊握着一支鋼針不放。

這鋼針隱隱呈現着一種暗綠的光芒，針尖之上還沾染着血漬。

那是賣花婆婆脚板被刺所流出來的血漬!

怪人又驚又怒，回頭望了賣花婆婆一眼。

「妳着了這雜種的道兒?」他驚怒地問。

賣花婆婆咬着牙，拉着却喟然嘆道：「這一回眞是蒼天有眼了，我一生用銀針殺人無算，到了今天，也教人用毒針暗算了一把!」

怪人怒道：「胡說，甚麼蒼天有眼，簡直是騙人的鬼話!」說着，便一手把地洞那人抓了起來。

那人早已氣若游絲，眼見再也活不成了，怪人嘶聲大叫道：「你用的是甚麼毒針。」

那人雖然早已兩眼翻白，出氣多入氣少，但居然還能咧嘴一笑，斷斷續續的說：「你可曾聽人說過……九毒……蛤蟆針……上的毒……是有藥可以解救的……」

怪人的臉色變了，突地打了一個冷顫。「你用的是九毒蛤蟆針?」

「是的……」

「你說謊!」怪人身子震了一震，聲音却更兇厲了三倍：「九毒蛤蟆針是苗疆血燈法師的獨門暗器，幾時輪得到你這種小脚色來使用。」

那人哈哈一笑，但却在笑聲中咯出了一大灘鮮血：「八年前，我在苗疆住了半年，已拜了血燈法師……爲師……」

他一面說，一面笑，終於一口氣轉不上，兩眼睜着而死。

怪人又驚又怒，把那人推回地洞去，接着却有如一陣狂風般衝入厨房。

當他回來之際，手裏已握着一把斬骨刀。

龍寶寶見他兇巴巴的，心中不禁吃了一驚，心想：「他不是想把老婆婆中毒的脚砍掉下來罷。」

那知心念未已，賣花婆婆已咬牙道：「快砍，是左脚!」

怪人吼叫一聲，「事非得已，征人得罪了!」

賣花婆婆道：「你還在等甚麼鳥?」

怪人吸一口氣，道：「好——」終於出刀。

一刀出手，血光暴現，「颯」一聲响，賣花婆婆左脚已被齊膝砍斷。

轉瞬間，賣花婆婆的臉已白得像是一張紙!

但她却傲然地笑了，而且還在稱讚怪人：「如此拙劣的一把厨房刀落在你手裏，便有君臨天下，氣吞河嶽之勢，眞不愧是武林奇葩司馬征人!」

「獅馬蒸人，」龍寶寶聽得眉頭一皺，心中暗道：「同獅子和馬一起來蒸人，這算是甚麼名字了？」

怪人一刀砍斷花婆婆左脚後，看了半晌才道：「血還是紅的，一定有救。」

賣花婆婆道：「用一隻脚就可以換回性命！這樁買賣倒算很划得來。」

老僧忽然怒叫道：「老婆子，你還在這裏嘰嘰刮刮的說甚麼？還不快點用救命藥包裹傷口！」

他這兩句話還沒說完，怪人已彎低了腰，吐出一灘瘀血。

老僧大吃一驚，叫道：「司馬檀越，你怎麼了。」

怪人搖了搖頭，臉上一副硬漢死不認輸的表情：「沒事，沒事！這口不上不下的瘀血吐將出來，人更精神爽俐多了。」

三人之中，以他受傷最早，而且也傷得最深，但在敷用救命藥之後至今，他却已屢動眞氣，終於創傷再被牽動，情形顯然十分不妙。

老僧急得額上滿是黃豆般大的汗珠，一時間也不知道應該先去照顧賣花婆婆，還是照顧這個怪人。

就在這時，龍寶寶已趕前扶着怪人，同時向老僧說：「大師替婆婆包紮傷口罷，這位大叔歇一會兒便會沒事的。」

老僧早已心亂如蔴，聽見龍寶寶這樣說立時叫聲：「好」，但實則却在暗罵：「好個屁。」

賣花婆婆雖然斷了一隻脚，但神情却還是異常鎮定：倒是老僧慌了手脚，看他的動作分明是要撕破自己的僧袍來爲賣花婆婆包紮傷口的了！但他伸手一撕之下，不知如何居然會撕了個空，連一塊碎布條子也沒撕出來。

賣花婆婆嘆了口氣，不等他伸手再撕，已在自己衫角下截撕出了一大塊白布，然後說：「看你笨手笨脚的，還是讓我自己動手包紮好了。」

老僧道：「快用救命藥！」

賣花婆婆搖搖頭，道：「已沒有救命藥了。」

老僧一怔，吃驚地說：「難道妳身上就只有一瓶救命藥嗎？」

賣花婆婆道：「原本不止一瓶，但都用掉了，而且其中有一瓶，是用來救一隻大黃犬的。」

老僧立刻「哇」一聲叫了起來，差點沒給氣得當塲吐血：「妳說甚麼！這麼珍貴的救命藥，妳竟然拿去餵狗？」

賣花婆婆眨眨眼，道：「不是餵狗，是救狗。」

老僧眞的光火了，忍不住罵道：「妳這個瘟病婆娘準是吃狗屎長大的，所以視狗命如人命，但現在可過癮極啦，救命藥救了狗，但你呢？妳受了傷是不是塗幾両狗屎就可以復元過來了？」

賣花婆婆道：「救命藥雖然沒有了，但天香續命膠却還有不少。」

「甚麼？妳有天香續命膠。」老僧當塲楞住，接着叫道：「貧僧的佛祖爺爺，妳怎麼不早一點說？」

賣花婆婆嘆着氣，嘀咕着道：「若不是自己這條腿斷了一截，我眞的險些忘記了身上有這種藥帶着……」

老僧聽到這裏還沒有給活活氣死，也可算是相當幸運。

× × ×

黃昏，古道夕陽斜照，大地洒出一片金黃。

一個頭上戴着斗笠的虬髯漢子，正懶洋洋地揮動着馬鞭，把一輛殘舊馬車趕入珍珠城。

珍珠城，在江湖上很有名。

城有名，是因爲城主有名。

也正因爲城主有名，所以珍珠城在江湖上也就很有名了。

有名的人，有名的城，更有有名的珍珠寶劍和珍珠劍法。

每當想到這幾點的時候，歐陽千異唇上的髯子就會不期然地向兩邊翹了起來

歐陽千異就是珍珠城主，他喜歡珍珠，也有大量的珍珠。

還有，他最喜歡愛的女人，名字也叫珍珠。

× × ×

容珍珠是個美人兒，而且是極出色極出色的一個。

她的柔髮，總似是黑漆一般，從頭上向下直瀉開來。

她的眼黑白分明，鼻樑高挺白皙，是個天生的美人胚子。

歐陽城主很寵愛她，無論她想要甚麼！他都一定不會讓她失望。

在去年炎夏的一個正午，這位珍珠城的女主人想喝一杯酸梅湯。

本來，要一杯酸梅湯，那是很容易就可以辦到的事情。

但她想要酸梅湯，是冰冷如霜的那一種。

在大暑天時，那裏去找冰塊來鎮冷酸梅湯？

辦法倒也不是沒有的，只要家裏有個冰窖，在嚴冬時把巨大冰塊藏進去。那麼縱使到了炎夏時候，也會有冰塊可供使用了。

當然，這種事說來簡單，眞要幹起來還不是容易的。

以歐陽千異所擁有的人力物力財力來說，要建造一座地底冰窖，倒也不是什麼難事，但問題却在於一點，珍珠城雖然佔地逾千畝，但根本就沒有冰窖的存在。

既沒有冰窖，到了炎夏時候，當然也就不可能找到冰塊了。

但歐陽千異還是沒有讓她失望。

——珍珠城雖然沒有冰窖，但距離珍珠城三百里外的寒冰堡內，却有一個比普通人家整幢屋子還要龐大的冰窖。

——爲了要一塊可以讓酸梅湯鎮得冰冷的冰塊，歐陽千異決定進攻寒冰堡！

爲了一塊冰就去攻打別人的堡壘？這種事豈不是荒天下之大謬嗎？

也許事情眞的很荒謬很荒謬，但這一役的確因此而發生了。

——寒冰堡主「天冰地雪追魂掌」諸葛平原直至咽喉被珍珠劍洞穿之際，他還不知道這次鉅變，最少有一半原因只是爲了一塊冰。

當然，除了一塊冰之外，還有其他因素促成這一戰發生的。

但這一塊冰，最少也要揹負起了一半以上的責任。

若不是爲了這一塊冰，這一戰之事縱然無可避免，但最少也會是幾年以後的事情了。

是役也，寧冰堡死一百六十七人，重傷二十三人。

而珍珠城內高手，也損折逾百！

戰役後，有人嘆息謂：「雙方人馬所流的血若凝結成冰，不要說是區區一個容珍珠，便是一頭大象也得給壓死了。」

說這句話的人，是歐陽千異唯一的舅父「鐵胆」高照山。

兩日後，高照山死於胭脂樓。

死因，稀奇古怪，令人難以置信。

事情經過是這樣的。

——高照山看上了胭脂樓的一個歌妓青鶯，每隔兩三天就一定去看她一次，當時，高照山和青鶯正坐在胭脂樓紫月廳內，忽然間青鶯驚叫一聲，說有耗子在附近走過，高照山哈哈一笑，俯身便去找那耗子，但就在這時候，紫月廳上層的欄軒忽然崩塌，一個足足有三百斤重的肥女人從天而降，居然不偏不倚地壓在高照山的身上！

就是這樣，高照山給壓死了，死時則兩眼怒凸，至死也不肯相信自己居然會這樣死法。

——不管內裏情形到底是怎樣的，總而言之，高照山在江湖上身經百戰，屢次大難不死！但最後却莫名其妙地給一個胖得驚人的肥女人活活壓死了。

這種死法，驟然聽來好像很有趣，但只要再想深一層，就會發覺這件事一點也不好笑，而是一件絕頂神秘，也絕頂可怕的事。

自此之後，誰也不敢胡亂說話。

當然，更加沒有人敢得罪容珍珠了。

× × ×

黑夜終於把夕陽最後一抹，餘悄悄吞掉。

守在城門外的守衛領班「七刀斬」蘇藏衣也在這時候吞掉瓦砵上的最後一塊東坡肉。

蘇藏衣在年輕時，一直夢想着要做個大人物。

他要鮮衣怒馬，叱咤風雲，做一番大事，讓天下間人人都知道：「七刀斬」蘇藏衣蘇大俠，是一個怎樣了不起的英雄豪傑。

但那巳經是二十年前的夢想了。

夢想就像是水泡泡，無論看來多麼漂亮，無論它飄昇得多麼高多麼遠，始終還是要破滅消失的。

當蘇藏衣還在二十來歲的時候，他對自己具有極大的信心。

無論對於自己的武功和才智，他都認爲自己絕對不比一般江湖上的名人物稍差一點。

於是，他挑戰湖北鐵門山莊莊主荊在農。

荊在農只接了他五刀，就巳滿手鮮血，虎口迸裂敗陣下來。

接着，蘇藏衣在黃河力殲「水鬼三煞」，在十字坡七刀怒斬「千面强人」周變，更在黃鶴樓前赤手空拳打死惡霸「兇眼」譚門神！

連戰皆捷，增加了蘇藏衣的信心，也使他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了一個驕傲的人。

但一直到了他遇上了歐陽千異之後，他才知道甚麼叫眞正的武功，甚麼樣的人才是眞正的大人物、大豪傑。

他和歐陽千異是不打不相識的。

他敗在這位珍珠城主劍下，而且敗得心悅誠服，敗得五體投地。

他以爲歐陽城主的劍會刺穿他的咽喉，但結果珍珠劍只是在他咽喉上輕輕劃了一下。

這一劃眞的很輕，輕得就像是情人指甲劃上去的。

蘇藏衣甚至沒有流血。

他知道，若換轉了出手的是自己，敗陣者縱然不死，也勢非要受傷不可。

但歐陽城主並不像自己那麼嗜殺，所以他才能活下去。（歐陽千異並不嗜殺，這一點只是蘇藏衣當時心中所想。）

於是，蘇藏衣收拾了驕傲的心情，也不想再單人匹馬在江湖上闖蕩。

他索性投身在珍珠城下，做一個職位低微的城門守衛武士。

二十年過去了，他現在巳經是珍珠城的守衛領班。

× × ×

東坡肉肥而不膩，蘇領班吃了二十年還沒有生厭。

他是個忠心的人，連吃喝的習慣也是「忠」得可以。

二十年了，他一直是沒有離開過珍珠城，所以寒冰堡那一役，他也沒有參與其中。

並不是他不想去，更不是他不敢去，而是歐陽城主不讓他去。

蘇藏衣還記得歐得千異臨出城時對他說過的幾句話。

「今天我帶二百三十五個人去寒冰堡，是爲了一塊冰，也是爲了一口氣，我不能讓呂甘桐白白的死！」

——呂甘桐是歐陽千異師弟，爲人沉實、忠厚，但嫉惡如仇。

——呂甘桐曾在長安獅子樓重傷一人，那人叫諸葛一飛，是寒冰堡主諸葛平原的侄兒。

——兩個月後，呂甘桐被殺，屍體被發現時奇凍無比，顯然是中了諸葛平原獨門之天冰地雪追魂掌力！

——歐陽千異立刻對整件事情作出徹底調查，結果證實諸葛一飛在長安爲非作歹，濫殺無辜，並借酒强姦長安才女柳雲絲，凡此種種罪證如山，可見呂甘桐重傷此人，實在一點也不寃枉。

——來龍去脈既巳查得一清二楚，不管日後如何，諸葛平原巳是欠了珍珠城一筆血債。

——歐陽千異一直隱忍不發，爲的就是要等待有利時機。

——但他等了一年之後，又發現了一件絕不尋常的事。

——寒冰堡中忽然湧現大批江湖敗類，黑道高手，至於堡中正義之士，不是被殺，就是忿而離去，竟然一個不留！

有了上述各項理由，再加上要「爭取一塊冰」，終於使歐陽千里發動了龐大的攻勢。

當歐陽千異騎着四蹄踏雪名駒，正準備衝出城外之際，他又對蘇藏衣再說了幾句話。

「我們是去拚命的，說不定只有幾個人能夠回來，但你絕不可以陪着我們，因爲你有更重要的任務：守城！」

「記着，無論誰想攻城，你都要守着！守着！」說完這幾句話之後，歐陽千異的人和馬已在數十丈外。

蘇藏衣沒有出聲，只是在心裏狂喊着：「我會守城守到底，決不讓任何人踏進珍珠城一步的！」

他已準備死守着這一座城池，他願意爲珍珠城而流盡體內最後一滴血。

但沒有人攻城，所有守城的武士完全絲毫無損。

蘇藏衣沒有怪任何人，但却對於未能參與寒冰堡之役，深感遺憾。

「七刀斬！甚麼時候才可以再度發揮它的威力！」蘇藏衣心裏一直這樣想。

他並不是想去殺人，只是漸漸開始有技癢的感覺了。

他畢竟是個練武者。

× × ×

十八盞燈籠，分成兩排吊在珍珠城門外，把蘇藏衣的臉照得一片通紅。

這時候，他早已接到了報告，說一里外有一輛馬車正向這裏駛近過來。

蘇藏衣立刻用手按着重二十四斤的旋風七斬刀。

他居然有個這樣的渴望：最好來者是個惡客。

他這樣想也不是存心不良，只是覺得日子過得有點沉悶，若然有不速之客前來大肆搗亂一番，他就可以一展所長，看看自己的刀法有沒有進步了。

馬車終於駛到城門外，趕車的是一個虬髯漢子。這虬髯漢子的身形異常高大，但說起話來却是聲音細細的，就像是已經好幾天沒飯吃。

蘇藏衣也不管這人是甚麼來路，手一橫便作攔阻之狀，同時叱道：「來者何人，快報上名來！」

虬髯漢子淡淡道：「我是來見歐陽城主的。」

蘇藏衣眉頭一皺：「尊駕還沒有說出怎樣稱呼！」

虬髯漢子道：「司馬征人。」

「司馬征人？」蘇藏衣臉色倏變，但接着却大聲說：「假的！你怎會是司馬征人？」

虬髯漢子嘆了口氣，道：「我顎下的鬍子，的確有一大半是假的，但我的確就是司馬征人。」

「胡說！」蘇藏衣冷冷一笑：「司馬征人早在十幾年前便已死了，你休再冒充這位武林怪傑！」

就在這時，城門下忽然燈光更亮。

八盞琉璃宮燈，八個杏衣艷婢，擁簇着一個身材頎長，三綹長鬚迎風飄蕩的葛衣人，緩緩地從城內走了出來。

蘇藏衣一看見這人，臉上的神情立刻就改變了。

不但神情改變，連說話聲音也是變得必恭必敬的：「城主，您老人家怎麼出來了？」

葛衣人輕撫長鬚，目注着馬車上的漢子，過了很久才說：「鬍子雖有一大半是假的，但來的正是司馬壯士。」

蘇藏衣登時楞住了。

他呆楞楞地望着葛衣人，然後又用驚異的眼光瞧着馬車上的虬髯漢子。

司馬征人！

這人眞的就是有「中原鐵壯士」美譽的司馬征人嗎？

最親的人就是敵人

蘇藏衣在二十年前，就已很仰慕「中原鐵壯士」司馬征人。

他從來沒有見過司馬征人，但却知道司馬征人是個响錚錚的鐵漢。

——三十年前，中原武林崛起了一個神秘的帮會，那便是鬼聖帮。

——鬼聖帮帮主「亦鬼亦聖」司空無面，刼鏢銀盜珍寶，五年內所得贓欵超過二百萬両。

——司空無面把刼回來的財富，一半贈給窮人，而另一半則用來招攬江湖高手，使鬼聖帮勢力日益坐大。

——但鬼聖帮勢力增强後，司空無面作風漸改。他不再刼富濟貧，只顧自己享樂，而且行刼手段一次比一次兇殘，與出道初期之盜亦有道作風，大不相同。

——在司空無面努力最湃澎之際，武林盟主「天槍星帝」蒲少鏡糾集江湖正義之士，組成「討妖雄師」終於把鬼聖帮擊潰，最後更把司空無面逼得跳入長江中。

——經此一役，鬼聖帮元氣大傷，蒲少鏡成爲武林中的大英雄、大豪傑！

——但只有極少數人才知道，當年蒲少鏡所率領之「討妖雄師」能夠獲勝，功勞最大的人並不是他，而是另一個臉上戴着面具的隱名俠士。

——鬼聖帮中人，個個戴着青面獠牙的面具，但這隱名俠士所戴的面具，却是笑容可掬的那一種。

——這隱名俠士武功奇高，最後更協助蒲少鏡把司空無面逼得跳入長江之中。

——這一個神秘的隱名俠士，原來就是「中原鐵壯士」司馬征人。

× × ×

司馬征人來了，但他來到珍珠城的時候，人已在受傷之中，身軀也疲倦之極。

但他仍然是一個鐵一般的壯士。

他仍然是被人叫作「打不死」的司馬征人。

蘇藏衣心目中一直都敬仰的大英雄大豪傑，終於在他面前出現了。

歐陽千異親自出迎，他以珍珠城主身份，把司馬征人和他所駕駛的馬車一起接進珍珠城內。

蘇藏衣在左右跟隨着，歐陽千異也沒有阻止他。

馬車在城內一爿石廣場中間停下。

歐陽千異本來一直走在馬車前頭，馬車一停下，他就猛然回頭，望着司馬征人說：「爲甚麼不繼續向前進發？」

司馬征人也望住他，沉默了很久才嘆息了一聲道：「你可知道，我這一次帶來的是甚麼？」

歐陽千異淡淡道：「我知道。」

「眞的知道？」司馬征人眨了眨眼，又再問了一句：「你眞的知道？」

歐陽千異說道：「我若連你帶來的是甚麼東西都不知道，我也就不是歐陽千異了。」

司馬征人「唔」了一聲，說道：「那麼，請你說出來，看看是否眞的給你猜中了。」

歐陽千異道：「你這一次帶來給我的只有兩個字，那是：『痳煩』！」

「痳煩！」司馬征人陡地大笑，但他才笑了兩聲，就已嗆咳不已。

馬車裏立刻有人冷冷喝道：「到了現在，你還大哭大笑，分明是自尋死路！」

司馬征人仍然嗆咳着，一直咳得臉色發白，又休息了片刻才能開口說話：「歐陽城主，車廂裏有三個人，一個內力消耗太多，險死還生，一個脚板中了毒針，左脚齊膝被斬掉；另一個身中奇毒，每隔三天都要服食解藥一次，否則很快就會命喪黃泉，嘿嘿，這幾個人，你說是不是痳煩頂透？」

歐陽千異面上毫無表情，聲音依然那末平淡，道：「人在江湖，本來就是兇險處處，陷阱重重，這些遭遇，你我也是司空慣見的了，又何必大驚小怪？」

司馬征人嘆了口氣，道：「受點傷，斷了一隻脚，那當然算不了甚麼，但你若知道這些人跟那一個烏龜王八結下樑子，就不會把事情看得如此稀鬆平常了。」

歐陽千異突然笑了，接着緩緩地說：「能夠把司馬征人逼得要裝上假鬍子來趕路之輩，當然不是一般的烏龜王八。」

司馬征人又嘆了口氣，忿然道：「容珍珠呢？」

歐陽千異聽見他提起自己最心愛的女人，不由怔了一怔，但接着還是很快便回答：「她在學習刺繡。」

「刺繡？」司馬征人皺了皺眉，隔了半响接道：「她刺繡功夫怎樣？」

歐陽千異笑了笑，說：「不太差，只不過所繡出來的鴛鴦總是有點像水鴨。」

司馬征人道：「叫她出來可以嗎？」

歐陽千異「噫」一聲，臉上的神情有點奇怪，但接着還是立刻傳了一道命令下去，叫容珍珠馬上趕到這裏來。

× × ×

歐陽千異的命令，在珍珠城內是絕對沒有敢違抗的。

他若命令一個人馬上趕到某個地方，就算這人正在茅厠上瀉得滿天星斗，他也要立刻抽起褲子急急趕來的。

但歐陽城主絕少向容珍珠下命令。

可是，這一次他的命令發出去了，而且這命令說得很清楚：「不管她正在幹着些甚麼，都得馬上丢下一切，然後火速趕到清風台。」

這命令很明確，也很不客氣。

人人都認爲，容珍珠很快就會放下刺繡工具，馬上趕到這片廣場之上。

但他這道命令剛發出去，司馬征人已搖搖頭，說：「她一定不會來。」

歐陽千異皺眉道：「爲甚麼？」

司馬征人道：「當她知道形勢不妙的時候，就一定會走。」

「走？」歐陽千異吃了一驚：「她爲甚麼要走？」

司馬征人道：「因爲她若不走，也許就會一輩子也走不了。」

歐陽千異臉上的神情更驚異了：「她做了甚麼虧心事？」

司馬征人說道：「你現在暫時不要問的。」

歐陽千異吸了口氣，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司馬征人說道：「你現在若還再詳問根由，就一定趕不及把這個惡毒的女人擒住。」

歐陽千異的臉色更難看了。

他突然回頭，展動身形，向北疾掠出去。

容珍珠在北軒。

歐陽千異才展步飛掠，北軒已傳來了一個人的慘叫聲。

慘叫聲很尖銳，但歐陽千異一聲便已聽出，這叫聲是艷婢杜鵑發出來的。

剛才傳達命令到北軒去的人，正是杜鵑。

歐陽千異的臉色變了，一顆心有如石頭掉進水裏般直向下沉。

——容珍珠，妳爲甚麼要向杜鵑痛下毒手？

「不！珍珠不是那樣惡毒的！她不是那樣的女人！」歐陽千異心裏又在這樣想着。

但等到他趕到北軒後，他這個想法給徹底毁滅了。

杜鵑已死，她的咽喉上綻出了一朵血花。

歐陽千異臉色變得更難看，他忽然想起了江湖上有一個可怕的女殺手——「中原繡花針」宇文嫻。

宇文嫻年輕時是個「賣花女郎」，年紀大一點時是「賣花娘子」，到了現在，她已變成一個「賣花婆婆」。

她賣的不是鮮花，是血花。

從別人眉心部位綻裂開來的血花。

但現在，這種殺人血花，彷彿已出現在珍珠城內。

唯一不同的，就是這血花並不是出現在被殺者的眉心部位，而是在咽喉上。

「珍珠！」歐陽千異的心情既憤怒又沉重，只覺得身上凉颼颼的。

他的手緊緊握住了劍柄，接着繼續提縱輕功，人如箭矢般追了出去。

× × ×

燈光依然明亮，蘇藏衣凝注着司馬征人，臉上神情充滿了尊敬之色。

司馬征人却好像沒有看見他正在望着自己，居然倚在車轅上打起瞌睡來。

車廂裏很沉寂，石廣場上也很沉寂，在這時候，誰也不想開口說話，大家都在等待着歐陽城主回來。

歐陽千異終於回來了，而且在脅下還挾着一個人。

一個平時活色生香，極得歐陽千異寵愛的女人——容珍珠！

容珍珠實在很漂亮，她的肌膚像是珍珠般光滑而明亮，笑容却永遠有如春花般清新鮮美。

她一直是歐陽千異最寵愛的寶貝，有人說，他可以把珍珠城一把火燒了，却不

能讓她受到半點的傷害。

但這時候，他却把這個心愛的女人拋在粗糙冰冷的石地上，就像是拋掉一件再也穿不了的破衣服。

容珍珠却居然笑了。

「很好！你終於這樣子對待我了。」

歐陽千異臉上毫無表情，冷冷道：「對待無情的人，唯一的辦法就是給這個人更加無情。」

容珍珠咬着嘴唇：「我跟着你已有好幾年了，你是否認為我曾經在外面做過對不起你的事情？」

歐陽千異道：「別的我不知道，但妳為甚麼要殺了杜鵑！」

容珍珠冷冷道：「她要殺我，我為甚麼不能先發制人？」

歐陽千異眼裏射出了光：「誰說她要出手殺妳？」

容珍珠道：「不必誰說，是我親眼看見她用拂花絕穴手向我突襲過來的。」

「拂花絕穴手？」歐陽千異臉色一變：「她只練過三幾招皮毛功夫，怎懂得這種失傳已久的江湖絕技？」

容珍珠冷笑道：「你去問她好了。」

歐陽千異眉頭一皺：「人都已給妳殺了，怎樣問法？」

容珍珠道：「那麼，你只好相信我的說話，不然，最好還是把我一劍殺了為杜鵑塡命！」

歐陽千異沉默了很久，才長長嘆息了一聲，道：「我曾殺人，而且畢生之中殺人無算，但從不濫殺無辜。」

忽聽一人冷冷道：「這個人，你的確不可以殺！」

歐陽千異楞住。

這聲音是從車廂裏傳出來的。

這聲音很動聽，誰也不會想得到，這人居然是個已經年逾花甲的老太婆。

但歐陽千異楞住了片刻之後，却忽然訝異地叫了一聲：「是宇文前輩麼？」

車廂裏慢慢地鑽出了一個佝僂疲憊的老婦，正是名驚天下的「中原繡花針」宇文嫺。

容珍珠一看見她這張臉孔，立刻全身顫抖起來。

她突然尖叫：「妳不可以殺我！」

宇文嫺冷冷道：「歐陽城主的確不可以殺妳，因為他還不夠資格殺！」

容珍珠的身子顫抖得更厲害：「妳呢？妳呢？難道妳可以狠得下這個心腸，親手把我殺掉嗎？」

宇文嫺臉上神情更冷厲：「說到心腸狠毒，妳比我還更勝上幾籌！」

容珍珠尖叫道：「不可以的，我是妳唯一的「——」話猶未了，宇文嫺已出了手。

她出手用的不是拳頭，也不是掌上功夫，而是一根銀針。

她是一個「賣花婆婆」，她賣的是血花。

但這一次，就算她刺出的血花有多美。也沒有買主。

根本就沒有人付錢，甚至連假銀票也沒有。

但她還是毫不留情地出了手。

她一出手，容珍珠只好死了，因為她既閃避不了宇文嫺的銀針，也沒有人可以替她接下這一招。

可是，容珍珠居然沒有死。

因為就在宇文嫺手裏銀針即將刺在她眉心的剎那間，忽然有人叫了一聲，道：「停！」

叫聲只有這一個字——停！

宇文嫺居然眞的立刻就停止了所有一切動作。

說動手便動手，那並不難，但說停止便立刻完全停止下來，這就眞的大大不容易了。車廂裏又緩緩地走出了一個人。

走出來的是個老僧。

「木魚大師！」歐陽千異失聲道：「你也來了！」

老僧微微一笑，但接着又輕輕嘆息一聲，合什道：「我佛慈悲，你們就放她一條生路罷。」

這老僧曾經為龍寶寶打通奇珍八脈，直至現在還是臉色青白，說話氣虛。

他法號就叫木魚。

木魚大師原出身於市井之中，初時跟着一個老拳師練武，其後老拳師給十六個流氓聯手合擊，終於橫死市集街頭上。

木魚大師接着另拜明師，練了一身驚人武藝，並決意要為老拳師復仇，但當他手刄八個流氓之後，才發現當日血案，錯不在於十六流氓，而是老拳師本身，不禁悔恨已極。

未幾，其師病逝，更兼心中戀人因賭氣嫁給一凡夫俗子，嘔氣之餘，遂於白馬寺出家為僧，法號木魚。

他在出家前的心中戀人，就是當年的「賣花女郎」，今時之「賣花婆婆」宇文嫺。

宇文嫺固然是一般武林人物眼裏的女殺手，甚至是可惡復可怖的老魔頭，而木魚大師也是一個桀傲不馴，行事荒誕的怪和尚。

好桀傲好怪也好厲害的一個老和尚。

× × ×

「我佛慈悲，你們就放她一條生路罷。」木魚大師這兩句話，說來一片和祥，有如遠山夕陽下傳來的暮鼓一樣。

可是，接下來却是一聲：「乞嗤！」

這一下乃是打噴嚏的聲音，衆人都已為之一愕了，想不到他接着而來的說話更加驚人，道：「他奶奶的婊子脫褲，又着涼了！」

宇文嫺驀地回首，慨然道：「出了家這許多年，還是死性不改！」

木魚大師訕訕一笑，道：「我是說話脾氣不改，但妳呢？」

宇文嫺冷冷道：「我？我怎麼了？」

木魚大師道：「妳是殺性不改，一遇上不如意的事，就要大開殺戒來作為解決的辦法。」

宇文嫺冷冷道：「偏就是這世間上有這許多該殺之人！」

木魚大師道：「一萬両銀子一條命，自然是十分該殺的。」

宇文嫺臉色一變：「你再囉裏囉唆，就算沒有人付錢，我也一針把你殺了！」

木魚大師哈哈一笑，道：「殺我這種人那是易如反掌的，就只怕妳面容兇狠，心若慈航，怎麼說也下不了手。」

忽聽司馬征人長長地嘆了口氣：「婦人之仁，終究誤事。」

宇文嫺又是眼色一變，瞳孔裏猶似有火在燃燒着一般。

容珍珠却在這時昂起了臉，挺着胸膛走到她面前，說：「娘親，妳還是把我殺了罷。」

歐陽千異聽見「娘親」這兩個字，兩邊耳際恍如有二十個巨雷同時响起！

——娘親？

——容珍珠竟然是宇文嫺的女兒？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朶，但他實在聽得很清楚，絕對不會聽錯。

宇文嫺望着容珍珠，良久才嘆了口氣，然後說出了兩句說話：「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歐陽千異實在忍耐不住了！他突然「霍」一聲搶了上前，目光如電地盯着容珍珠的臉，道：「妳眞的是她女兒？」

容珍珠坦然承認：「是的。」

歐陽千異心頭一震，道：「妳不是個孤兒？」

容珍珠道：「不是，我從前對你說的一切，都是謊話。」

歐陽千異厲聲疾道：「妳為甚麼要騙我？」

容珍珠咬了咬嘴唇：「你若知道的一切，還會和我在一起嗎？」

歐陽千異啞着嗓子，道：「妳的一切是怎樣的？妳原本叫甚麼名字，父親又是姓甚麼的？」他已問得有點紊亂，再也不是平時那麼冷靜的珍珠城主。

容珍珠幽幽地嘆息一聲，緩緩道：「先父姓朱，我原本叫朱小珍。」

「朱小珍！」歐陽千異倏地笑了，笑得蒼涼，笑得可怕：「妳騙得我好苦！」

朱小珍澀笑着：「我承認一直都瞞騙着你，但却還沒有把你騙死！」

司馬征人冷然的說道：「並不是妳不想騙死歐陽城主，只是時機還沒有成熟而已。」

歐陽千異霍然回頭，兩眼視着司馬征人的臉：「她為甚麼要騙死我？」

司馬征人冷冷的道：「因為她是個臥底。」

「臥底？」歐陽千異赫然動容：「誰派來的臥底？」

司馬征人冷冷一笑，說道：「是鬼聖帮！」

「甚麼？鬼聖帮？」歐陽千異駭然變色，視綫又回落到朱小珍的臉龐上。

朱小珍沒有反應，就像是根本沒有聽見他們之間的對話。

宇文嫺忽然伸出了手，在她的臉上輕輕撫摸了一下：「女兒，妳是我唯一的女兒，但妳也殺了我最後的一個丈夫！而且，她也是妳的親生父親——朱世武！」

朱小珍神色愴然，隔了半晌才咬了咬牙說：「我知道，是我這個不孝女兒大逆不道，但那一天我若不殺了他，我早已死在他手下——」

歐陽千異怫然變色：「他為甚麼要向自己的女兒下毒手？」

朱小珍沒有回答，只有司馬征人的聲音响了起來：「那是因為她父親發現了她的一個秘密！」

「甚麼秘密？」歐陽千異凜然問。

司馬征人冷冷道：「她勾結鬼聖帮帮主。」

歐陽千異臉色驟變：「你是說司空無面？難道這惡魔直至現在仍然活着？」

「不是司空無面，」司馬征人搖了搖頭，「現在這個鬼聖帮，已和當年的鬼聖帮截然不同。」

歐陽千異道：「如何不同法？」

司馬征人道：「帮主不是司空無面，當年的四大護法也已不在。」

歐陽千異道：「還有沒有？」

司馬征人道：「當年司空無面『亦鬼亦聖』，如今之鬼聖帮帮主却是個『眞魔偽君子』！」

歐陽千異吸一口氣問：「這人到底是誰？」

司馬征人道：「這人是誰，你不必深究，只須知道朱小珍為人如何，便已算是拾回一條性命，更能保住辛苦開創而成之基業。」

歐陽千異凝視着朱小珍，不禁喟然嘆道：「妳現在還有甚麼話說？」

朱小珍苦笑一聲：「我已沒有甚麼話好說了，你們既要殺我，就請快一些動手罷。」

歐陽千異看來已有點失神，聞言心頭一震，忽然問：「寒冰堡一役，是妳存心挑起的？」

朱小珍嘆聲道：「我怎會有那樣的陰謀？」

司馬征人沉聲道：「妳當然不會那樣，但妳却是鬼聖帮佈下的一着棋子。」

歐陽千異猛抽一口涼氣，道：「這是鬼聖帮借刀殺人之計？」

司馬征人緩緩地點一點頭，說道：「當然是借刀殺人之計，因為即使你們不去對付寒冰堡，寒冰堡也會和鬼聖帮發生火併！」

歐陽千異苦笑一下，目注着朱小珍道：「妳好大的本領，也好陰險的心思。」

朱小珍道：「你現在已經知道我是個怎樣的人了？」

歐陽千異道：「知道了又怎樣？」

朱小珍說道：「動手罷！為了在寒冰堡丟掉性命的弟兄們，你應該把我殺掉了的。」

歐陽千異道：「妳以為我可以下得了手嗎？」

朱小珍道：「可以的。」

歐陽千異激動地一笑，十指指骨同時勒勒作响。

他忽然盯了蘇藏衣一眼。

蘇藏衣已明白了他的意思。

刀光忽閃，朱小珍沒有逃避。

在這剎那間，蘇藏衣忽然感到手足冰冷，眼神更是痛苦已極。

他從來沒有想到，歐陽千異竟然會命令自己去殺「容珍珠」！

歐陽千異雖然沒有直接開口把命令說出，（也許不是命令，而是要求。）但蘇藏衣已明白一切。

這是一件痛苦的差事。

蘇藏衣不怕殺人，也不怕給別人殺，但要他做一個劊子手，却絕非他之所願。

但不願也得殺！

殺「容珍珠」！爲那些死在寒冰堡的弟兄們復仇！

歐陽千異下不了手，所以只好讓蘇藏衣揮刀去殺！

× × ×

刀光一閃，朱小珍已註定是個死人。

但這件看似已命中註定的事情，忽然又給改變了。

朱小珍沒有死，甚至沒有受傷。

因爲有人代她接下了這一刀。

而代她接下這一刀的人，就是木魚大師。

這個怪異的出家人用雙掌夾住了蘇藏衣的刀鋒，然後緩緩地說：「你們就放過她罷。」

宇文嫻眉毛一剔：「你爲甚麼總是要護着這個害人妖精？」

木魚大師道：「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宇文嫻怒道：「你以爲我會因此而感激嗎？」

木魚大師合什道：「施恩莫望報。」

宇文嫻道：「你不是個出家人，只是個是非不分的無賴！」

木魚大師淡然自若，道：「這一點，不必智者而後知，但你們也莫咄咄逼人，就讓她改過好了。」

朱小珍叫道：「大師，你何苦爲罪孽深重之人多費唇舌，還是讓他們把我殺了罷。」

木魚大師嘆道：「殺不得，殺不得！總之殺不得！」

宇文嫻冷冷道：「何以殺不得？」

木魚大師道：「與其就此將她置諸死命，何不讓她帶罪立功，協助咱們把鬼聖帮徹底消滅？」

宇文嫻楞住了，司馬征人却點頭不迭，說道：「這是如意算盤，就只不知道朱姑娘心裏怎樣想？」

朱小珍呆了半晌，才嘆道：「你們還會相信我的說話嗎？」

司馬征人道：「只要妳肯痛改前非，以往的事，咱們大可以暫不追究。」

歐陽千異默不作聲，臉上神情很是複雜。

宇文嫻目光倏閃，道：「這件事，必須從長計議，方可以策萬全。」

木魚大師道：「以貧僧之見，最萬全之策，就是以不變應萬變。」

司馬征人道：「大師言之有理。」

歐陽千異「嗄」地一聲，說：「諸位願意在這裏屈駕麼？」

木魚大師合什唱偈：「阿彌陀佛，貧僧正有此意。」

司馬征人道：「我本來就是個流浪天涯的人，無處不可以棲身。」語畢，目光凝注在宇文嫻臉上。

宇文嫻道：「老身就更不必說了。」

歐陽千異不由展顏一笑，道：「三位既然願屈駕於此，咱們的確可以慢慢從長計議，共商對付鬼聖帮之策。」

宇文嫻忽然目光一寒，對歐陽千異說：「城中有牢獄之設麼？」

歐陽千異一楞，隔了半晌才緩緩地點點頭，說：「有。」

宇文嫻冷笑道：「如此很好，先把這賤人關起來再說。」

「這個……」木魚大師不住搖頭，顯然不大贊同。

但宇文嫻立刻怒聲叱道：「賤人如今得以不死，已是莫大運氣，然而縱使死罪可免，活罪難饒！」

木魚大師眉頭緊皺：「縱使把朱姑娘囚禁起來，也難保不會有人刦獄！」

宇文嫻冷冷道：「我願負起看守之責，倘若這賤人還能逃得出去，宇文嫻立時一頭撞死，以謝天下！」

木魚大師苦笑一聲，繼而嘆道：「妳這樣說，旁人還能阻止得了嗎？」

「沒有！絕對沒有人能再左右我這個決定！」宇文嫻凜烈地說。

司馬征人淡淡一笑，道：「既沒有人能左右妳的決定，也沒有甚麼人可以把朱姑娘從牢獄內刦走。」

歐陽千異默然半晌，忽然問：「車子裏好像還有一位兄弟，怎麼一直都不肯出來？」

他這句話才說完，車廂裏立刻便鑽出了一個活潑而討人歡喜的少年。

「晚輩龍寶寶，拜見歐陽城主歐陽大俠！」這少年的聲音很清爽，就和他黑白分明的眼睛一樣令人感到十分舒暢。

歐陽千異給他前一句歐陽城主，後一句歐陽大俠逗得他爲之一樂。不由笑道：「好聰明伶俐的孩子，你師父是誰？」

龍寶寶還沒有回答，司馬征人、木魚大師和宇文嫻已同時齊聲說道：「我就是他的師父！」

歐陽千異楞住，接着環視了三人一眼，才詫異地說道：「你們都是龍寶寶的師父？」

司馬征人首先說道：「這又有何不可呢？」

木魚大師接道：「這小子資質極佳，將來必然可以大大有一番作爲。」

宇文嫻却說：「女兒不爭氣，丟盡了我這一個老人家的臉，如今只好把希望寄托在這小子身上嘍！」

龍寶寶終於忍不住大聲叫道：「你們都不是我師父！」

歐陽千異不覺又怔住，只聽見龍寶寶又再繼續叫道：「我師父是玉池劍客岳一儒！」

宇文嫻和木魚大師兩人互望了一眼，彼此眼神都是有點無可奈何。

司馬征人却把龍寶寶揪了起來，冷冷道：「你以後休再提起岳一儒的名字！」

龍寶寶昂首道：「爲甚麼提不得？」

司馬征人嘿嘿一笑道：「你若再提一次，我先把你這條舌根拔掉，然後再作討論！」

龍寶寶哼一聲，道：「我若連舌頭也沒有了，又還能跟你們討論些甚麼？」

司馬征人冷笑道：「你可以比手劃脚，用動作來表示閣下寶貴的意見！」

龍寶寶見執拗不過，就算再駁下去也只有吃眼前虧的份兒，也就只得暫時強忍，扁着咀巴不再說話。

歐陽千異却把他拉了過去，輕輕的說：「別害怕，這位司馬仁兄，是個嘴硬心軟的正人君子，別愁他會害你。」

龍寶寶本已不想說話，但給歐陽千異

這麼一說，實在是憋不住了，便道：「若說歐陽城主是個正人君子仁義大俠，晚輩是相信得過的，但這怪物專門用下三濫手段來害人，又怎會是個正人君子？」

「下三濫手段？」歐陽千異莫名其妙，道：「他曾經怎樣害人了？」

龍寶寶冷冷一笑，道：「別的不說，晚輩就已曾經着了他的道兒！」接着，便把吃狗肉之事向歐陽千異直說。

歐陽千異聽得眉頭大皺，不由面露狐疑之色，怔忡地望着司馬征人。

司馬征人臉上木無表情，也冷冷地瞧着歐陽千異。

看了很久，歐陽千異才慢慢地說道：「我在江湖上已混了不少歲月了，從來也沒有聽人說過，中原鐵壯士居然也懂得用毒！」

司馬征人立時冷笑：「誰說我不懂得用毒？難道你以爲天下間只有蜀中唐門這一個家族的人才會使用毒藥和暗器？」

「當然不是這個意思。」歐陽千異捋鬚一笑，道：「但若說你會在龍小兄弟身上下毒，這種事也未免是太令人難以置信了。」

司馬征人輕哼着，不再說話。

忽聽木魚大師呵呵一笑，對龍寶寶說：「你用不着瞎担心了，貧僧曾經爲你打通奇經八脈，倘若你身上有毒，只怕早已毒發身亡，又還怎能一舉成功哉？」

宇文嫻也笑了笑，道：「對了，若說司馬征人唬嚇唬嚇江湖小輩，那是一定有之的，就算他再瘋顛十倍百倍，也絕不會向寶寶使出這種下三濫的手段來！」

龍寶寶仍不放心，又再狠狠的盯了司馬征人一眼，道：「是不是這樣的？」

司馬征人無奈，只得嘆了口氣，說：「這幾個武林怪物，都是最瞭解我脾性的，不錯，我只是存心唬嚇唬嚇你這個無賴小子，可不是真的曾經在狗肉裏下毒。」

龍寶寶聽到這裏，登時精神爲之一振，振臂呼叫道：「如此好極，大家都省却很多不必要的麻煩。」

司馬征人捂着鼻子，淡淡道：「你認爲吃解藥麻煩一些，還是給解藥的人麻煩一些？」

龍寶寶笑道：「都是一般的麻煩。」

司馬征人冷哼着，道：「你現在甚麼憂愁甚麼顧慮也沒有了，大可以回到岳一儒那邊去啦！」語聲中充滿了悻悻然不甚愉快之意。

龍寶寶吸了口氣，尋思半晌才道：「師父那邊，我自然是遲早也得回去的，但我在前往探望師母途中失踪，只怕此刻師母已担心得半死了。」

司馬征人搖搖頭，道：「你師母是不會担心的。」

龍寶寶奇道：「你又不是我師母，又怎知道她不担心？」

司馬征人道：「她早就知道，我遲早會把你帶走的。」

「她知道？」龍寶寶臉上現出了不相信的神色。「她怎可能會知道！」

司馬征人臉色一寒：「在我把你帶走之前，我已見過你師母。」

龍寶寶楞住，半晌才說：「你認識我師母嗎？」

司馬征人沉默了很久，忽然苦笑了一下：「是的，我認識你師母，也認識你師父，但你現在再也別想念着他們了。」

龍寶寶眉頭一皺，道：「這又是甚麼道理？」

司馬征人道：「因爲從現在開始，木魚大師宇文前輩和我將會傳授你武功！」

龍寶寶搖搖頭道：「我不能學。」

司馬征人怒道：「爲甚麼不能學？」

龍寶寶道：「我已有了師父，而且師父也曾不斷傳授弟子武功，倘若背着師父偷練別宗門派的功夫，那就是大大的不孝順師父了。」

司馬征人怒極反笑：「好啊！難得岳一儒居然收了一個這樣忠心不二的徒弟，眞是好福氣！」

宇文嫻冷冷的說道：「但再好福氣的人，只要做得虧心事多了，總會得到報應的。」

龍寶寶立時大聲道：「我師父從來不作虧心事！」

宇文嫻冷冷道：「你怎知道他從來不作虧心事？」

龍寶寶道：「人人都這麼說！」

宇文嫻冷笑着，道：「你師母呢？她曾經這樣說過沒有？」

龍寶寶鼓起了腮，說：「我師母的說話，有時候是作不得準的。」

司馬征人臉色一寒：「這是甚麼意思？是不是認爲你師母也不是個好人了？」

「不！我師母是賢妻良母，她簡直是世間上最好的一個女人！」龍寶寶說。

宇文嫻淡淡道：「女人之中她最好，我最壞，這是江湖中人人都知道的。」

「晚輩絕不是這種意思——」龍寶寶忙道。

「不必分辯了，」木魚大師兩手一搖，輕笑道：「你說的本來就是事實。」

司馬征人却問：「爲甚麼你師母的說話，有時候是作不得準的？」

龍寶寶道：「那是因爲師母跟師父不和，大家鬧翻了之故，所以，現在師母已沒有跟師父住在一塊兒啦。」

司馬征人道：「所以，就算你師母言辭之中對你師父有甚麼不滿，也是不能當作認眞的了？」

龍寶寶咳了一下，道：「我不知道是否應該這樣，但好像也是差不多的了。」這兩句話說得滑頭之極，說了等於完全沒有說。

司馬征人望着他，忽然長長吐出口氣，說道：「你若一定要見師母，那是可以的。」

龍寶寶立時高興得跳了起來，道：「是不是眞的？」

司馬征人道：「這一次，我絕不會騙你。」

龍寶寶道：「那好極了，我們甚麼時候啓程？」

司馬征人搖搖頭，道：「你不必走，繼續留在這裏。」

龍寶寶馬上反對：「不！我要去見師母。」

司馬征人道：「師母，你是一定可以見得着的，我會親自把她帶來。」

龍寶寶的臉在脹紅：「爲甚麼我不能

和你一塊兒去？」

司馬征人道：「因爲這裏最安全。」

龍寶寶道：「我不怕危險，而且，倘若敵人眞的要攻進來，這裏也就不見得怎樣安全了。」

司馬征人道：「你可知道，我們眞正的敵人是誰來着？」

「鬼聖帮？」

「對了！是鬼聖帮！」

「鬼聖帮很難對付嗎？」

「很難，的確很難，」司馬征人冷冷地道：「但他們想把咱們一口吞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龍寶寶點點頭道：「所以，這一仗大家是有得打的。」

「當然有得打！」木魚大師悠然一笑，慢慢地說：「總有一天，你會知道，正義的方向在哪裏。」

龍寶寶道：「但我現在甚麼都不想；只想馬上去見師母！」

司馬征人道：「不必多說，就在這裏等候着罷，不出三天，妳師母一定會出現在你眼前——」語聲未落，人巳遠颺而去。

三天過去了。

在龍寶寶的感覺裏，這三天的日子，就像是三年，甚至是三十年那末長久。

——師母啊師母，您最疼愛的寶寶兒在珍珠城裏，您知道嗎？

——師母啊師母，您爲甚麼還不快點趕到這裏來？

× × ×

第三天黃昏，龍寶寶正在一座花園裏盪韆鞦。

韆鞦在一座葡萄架下盪來盪去，但葡萄架上却沒有葡萄。

龍寶寶很喜歡吃葡萄，更喜歡師母親自剝開了葡萄皮然後餵給他吃。

但這裏旣沒有葡萄，也沒有師母。

花園內有小徑，小徑上鋪滿了圓圓的石塊，晶瑩得就像是美玉一樣。

師母喜歡玉石，但她最喜歡的一塊，却是一塊只有半截的玉牌。

那半截玉牌碧綠異常，上面雕着一隻栩栩如生的蝴蝶。

龍寶寶在兩年前第一次看見那半截玉牌，他還記得，那一天正是師母生辰的日子。

那時候，龍寶寶正在剝着葡萄的皮，師母却捧着半截玉牌看得出神。

龍寶寶第二次看見半截玉牌，是在半年前的一個晚上。

他看見師母獨個兒坐在椅上，目光深深地凝注着玉牌。

——唉，師母，您心裏想着些甚麼事？爲甚麼總是不肯讓徒兒爲您分憂？

× × ×

韆鞦在風中盪來盪去，恍似永無休止時候。

但就在連龍寶寶都巳感到厭倦之際，風中忽然傳來了一個人沙啞的聲音：

「小師弟——」

小師弟？誰在叫喚小師弟？

「是平四師哥！『松鼠』平榮師哥！」龍寶寶從心底裏喜悅地叫喊出來！

他幾乎是連衝帶滾從韆鞦上跌下來的，但他很快就巳站直了身子，兩眼同時迅速地，找到了自己心裏很渴望可以看見的人。

在他背後叫喚的，果然眞的是「松鼠」平榮。

——平榮的嗓子，平時雖然低沉一些，但却算不上沙啞。

——現在他的嗓子爲甚麼變了？

——還有，他的眼睛怎麼紅紅腫腫的？是不是曾經哭過來了？

不！平榮師哥並不是容易流淚的人！是不是他的眼睛剛給砂子擦傷了？

× × ×

不是砂子擦傷了眼，而是平榮的確正在流淚。

看見平四哥在哭，龍寶寶的心立刻就沉了下去。

「四師哥，你怎麼來了？師母呢？師母怎麼還沒有來？」

平榮用衣角把眼淚揩乾，歇了一會兒才說：「師母在月落軒裏。」

「月落軒？月落軒在甚麼地方？」

「珍珠城的西方。」

「我們還在等甚麼？快走！快走！」

龍寶寶立刻催促。

平榮也沒有遲疑，匆匆帶着龍寶寶往城西趕去。

月落軒並不是一個很好的名字。

月落時候，豈非也和月落一般同樣令人覺得傷感？

龍寶寶知道一定出了事，否則平榮絕不會這樣子來見自己的。

「師母！月可以落，但妳萬萬不能離我而去啊！」龍寶寶心裏在狂叫，他兩拳緊握，連指尖都巳嵌入掌肉裏。

平榮終於帶着他來到了月落軒。

天色巳黑，軒內燈光昏黃，看來就像是另外一個黃昏的世界。

軒外有一人背負着手，雙目仰視着穹蒼。

這人本來也是江湖上風雲一時的英雄豪傑，但現在，他臉上再也沒有那種意氣飛揚的表情了。

這月落軒，也彷彿是一個蕭索，頹敗，黯淡，甚至是充滿死亡氣息的地方。

沒有生氣，沒有希望，只有窮途末路的寂寞，有如枷鎖般牢牢地鎖着一切。

連風也似巳給鎖死！

× × ×

軒外人，就是珍珠城主歐陽千異。

他現在無疑很寂寞，甚至恨不得從寂寞裏死掉。

但他不會眞的去死，因爲最少朱小珍現在仍然活着。

龍寶寶沒有留意這位城主，他最關心的只是一個人。

師母詹玉娘。

他終於看見詹玉娘了。

師母躺在一張被褥和枕頭都雪白的大床上，而她的臉色，也和被褥枕頭一般發白。

木魚大師盤膝坐在床邊，背對着詹玉娘，口中唸唸有辭，旁人也很難知道，他是否正在唸着佛經。

除了木魚大師外，還有司馬征人。

司馬征人的手，一直緊握着詹玉娘的手，他們兩掌緊緊纏貼着，相對無言。

一直等到龍寶寶來了，詹玉娘才笑了笑，用另一隻手向他揮了揮，說：「寶寶兒，快過來！」

寶寶兒！

她總是喜歡這樣子叫他的。

龍寶寶聽見師母的呼喚，不禁心中一陣高興，又是一陣驚惶：「師母，寶寶兒來了！」

他跪在床邊，用一雙精靈的眼睛望着師母，又說：「妳是不是病了？」

詹玉娘用手撫摸着龍寶寶的臉，摸了好一會才說：「雖然別人都說你很頑皮，但在我面前，你一直都很乖，很聽話。」

龍寶寶眨眨眼，說：「誰對我好，我都一定會很乖，很聽話的。」

詹玉娘說：「師父對妳好不好？」

龍寶寶吸了口氣，說：「師父對徒兒恩重如山，徒兒是永遠都忘不了的。」

詹玉娘嘆了口氣，說：「一日爲師，終身爲父，這話本來是很對的，可是……可是……」說到這裏，眼角忽然滴出了兩行淚水。

龍寶寶吃了一驚，不由的叫道：「師母——」

「師母現在還能挺得住，」詹玉娘稍停一下，才慢慢地接着說下去：「有幾件事，你是必須知道的，本來，我打算等你成長之後，武功有成之後才一一說出，但現在形勢不同了，你必須早一點知道自己的身世……」

「我的身世？」龍寶寶心頭一震，忙道：「徒兒的身世是怎樣的？師母以前爲甚麼一直不肯說？」

詹玉娘道：「我以前不說，是因爲你年紀還很細小之故。」

龍寶寶皺了皺眉：「是不是徒兒現在巳經長大了？」

詹玉娘道：「你現在的年紀還是很細小，但有一點不同的，就是你父親巳經來了。」

「我父親？」龍寶寶更是大吃一驚：「我父親是誰？誰是我的父親？」

詹玉娘凄然一笑，忽然伸手向司馬征人一指：「寶寶兒，他就是你的親生父親了！」

龍寶寶聽見後面那一句話，登時整個人儍住了。

司馬征人臉肌不動，但眼神裏却有着無限蒼凉和疲倦之意。

他對龍寶寶說道：「你並不姓龍，而是複姓司馬，你不是龍寶寶，而是司馬寶寶！」

「司馬寶寶？我叫司馬寶寶？」

「此事千眞萬確！」一直在唸經不巳的木魚大師忽然沉聲說：「這並不是一個故事，而是一件千眞萬確的事情，你願不願意聽我這個老和尚從頭說起？」

龍寶寶却只是望着臉色蒼白的師母。

詹玉娘明白他的意思，便說：「這位老禪師現在的說話，每一個字你都可以完全相信。」

龍寶寶吸了口氣，這才靜靜地望着木魚大師，靜心傾聽這個老和尚的說話。

木魚大師沉默了片刻，才緩緩道：「在二十五年前，江湖上最神秘也最可怕的鬼聖帮，遭遇到了一次最沉重的打擊，帮主司空無面給逼得走投無路，最後只好跳入長江之中。

「司空無面投江後，江湖上傳說紛紛，莫衷一是，有人說他死了，有人說他仍然活着，甚至有人說跳入長江的根本就不是司空無面。

「實際情形，却是這樣的：司空無面的確巳跳入長江之中，但他不諳水性，只是全憑精湛內功閉住呼吸，苦苦支撑着，然而長江流水急湍，他這一跳，足足給滔滔江水冲出了七八里外，才能到達水流稍爲緩慢之處。

「倘若司空無面在陸上奔馳，休說只是七八里，便是逃出七百里外，只怕也會給憤怒的『討妖雄師』所追殺，但江水蜿蜒曲折，這麼一冲之下，最少巳跟『討妖雄師』一千武林高手相隔了十幾座山峯，衆人縱使要追，也是無從追及。

「由於司空無面根本不諳水性，縱然憑着深厚內力閉住呼吸苦苦支撑，也是情况極之不妙的，到最後，他雖然死裏逃生，從一淺灘登岸離開水域，但也巳走火入魔，變成了一個完全不能提聚內力的廢人了。

「司空無面這一驚自是非同小可，立刻打算找一個隱蔽地方潛修。靜坐，希望可以恢復自己一身驚人功力。

「他找到了一個洞穴，心無旁騖地靜坐練功，但總是沒法子可以把功力恢復過來，也不知道過了多少天之後，忽然有人趁他練功之際，出其不意地把他的穴道點住了。

「這人點住司空無面穴道之後，就把他囚禁起來，然後用盡種種酷刑，向他逼問武功心訣和劍法絕招，司空無面初時還能倔强不說，但經過數月之後，他巳給折磨得不成人形，壯志全消，終於把獨門武功心訣和其他的絕藝，逐漸逐漸地說了出來。

「這人得償所願之後，便把司空無面殺了，並且暗中重結鬼聖帮，要取代司空無面昔日叱咤風雲之地位，數年後，這人成親了，新娘子是飛魚塘主人『萬臂神君』詹常生之掌珠詹美玉，也就是寶寶兒現今師母詹玉娘！」

龍寶寶聽到這裏，立時爲之全身一震，失聲道：「這麼說，向司空無面逼問武功之人，竟然便是我師父了？」

木魚大師雙目半開半閉，道：「正是你師父岳一儒！」

龍寶寶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只得求證於詹玉娘問道：「師母，這是不是眞的？」

詹玉娘勉力地點了點頭：「大師的說話，每一個字都是眞的……」

龍寶寶呆住。

木魚大師接着又說：「岳一儒表面上是個正人君子，儒雅洵洵的江湖俠客，但實際上他有兩副面孔，兩種截然不同的性格。二十年前，詹玉娘下嫁岳一儒，江湖中人都認爲這是天賜良緣，天作之合，佳偶天成，其實却是一個可怕陰謀所促成的結果。

「二十五年前，暗中帮助武林盟主蒲少鏡擊潰鬼聖帮的乃是『中原鐵壯士』司馬征人，但他從不願意居功，仍然過着他

那種遊俠般的生活，不久，他在西子湖畔邂逅了一個如花似玉的少女，未幾兩人情愫漸生，那少女便是詹美玉，現在的詹玉娘，也就是江湖中現在人人稱呼的岳夫人了。

「詹玉娘是眞心喜愛司馬征人的，而司馬征人也是同樣眞心喜愛詹玉娘，若是蒼天有眼，應該讓這兩口子結成一對才是，但就在這時，司馬征人忽然給鬼聖帮餘孽暗襲，被逼從千丈高峯向下直跳，這一跳自然是凶多吉少，後來，大批武林人士湧到高峯下找尋他的屍首，却是遍尋不獲，一般估計，恐怕連屍首也已給豺狼啣走了。

「司馬征人遇害，詹玉娘自然最傷心不過，她決定爲意中情郎殉情，但却在千鈞一髮之際，給一個人從死亡邊緣把她救活過來。

「這人就是岳一儒，岳一儒救了詹玉娘之後，一直陪盡小心，對她呵護備至，如是者年復一年，三年後詹玉娘終於嫁給這位『玉池劍客』。

「兩人成親後，岳一儒在大白天之際仍然是個謙謙君子，無論對人對事都處理得極有方寸，夫妻二人看來也是相敬如賓，萬分恩愛的。但到了晚上，這位岳莊主就會變成了另一個人，他酗酒，荒淫，喜虐待，甚至在山莊之內暗設殺人場，不斷用極殘酷手段來對付與他爲敵甚至是無辜份子。

「詹玉娘初時還能勉强忍耐着，但到了第七年，她實在看不過眼了，便和他劇烈地爭吵了起來。

「爭吵後第二天早上，詹玉娘回娘家去了，『萬臂神君』詹常生知道女兒很不愉快，便作出了一個决定。

「他决定帶着這個已嫁出了門七年的女兒，到冰天雪地的長白山走一趟。江湖上，許多人都知道，詹常生的師父，就是『長白之神』藺君武，這一次他帶着女兒去長白山，自然是去拜見長白之神的。

「可是，誰也不知道藺君武已然坐化了，詹常生帶着女兒到長白山，只是一個藉口而已。

「長白山並不是一座小山，若以尋常人的脚程而言，就算走上幾十天也走它不完，藺君武居處在長白山之東，但詹常生却把女兒帶到長白山西南一處絕壑之下。

「詹玉娘從來沒有到過長白山，自然不知道山之東和山之西南有甚麼差異，但等到她來到這絕壑下，之後，她居然看見了一個絕不可能會遇上的人！

「她遇上了司馬征人，司馬征人竟然還活着，獨個兒，獃在這冰天雪地的絕壑裏！

「她激動莫名，也羞愧已極，她悔恨自己沒有爲司馬征人堅守下去，爲甚麼別人說他死了，自己便輕易地相信那是事實？她最不能原諒自己的，就是居然嫁給了人面獸心的岳一儒。

「詹常生把女兒帶到這絕壑下之後，不久便悄然離去了，他臨走前對女兒說：『江南那裏，岳一儒那邊的事，自有爹爹爲妳扛着，妳不必担心！』

「司馬征人本已憔悴了，但他一看見詹玉娘，整個人立刻就有了生機，原來他從千丈高峯掉下去的事雖然眞確，但却沒有直摔到底，一株從崖邊斜斜伸出的杉樹救了他的性命。

「但在他摔下去之前，他已中了敵人一枚歹毒之極的暗器，雖然僥倖沒有給跌個粉身碎骨，但形勢也是極端不妙，幸而就在這時，杉樹不遠處有個和尚正在大便，驀然看見有人從高空掉了下來，登時給嚇了一跳，立刻連大便也暫告停止，救人要緊！

「那個和尚，原本是在山上採藥的，但藥還沒採到幾株，肚子內部已然天下大亂，只好蹲下就地解決，那知道才解決了一半，司馬征人就掉了下來，也可算是一塲異數！

「唉，那倒霉的和尚，正是貧僧，想貧僧認識司馬征人，也不是日子短淺的了，但說怎麼也想不到，這個中原鐵壯士竟然會在如此情況下從天而降，正是貧僧倒霉，他更倒霉萬分。

「當時，司馬征人給倒掛在樹椏之上，固然是狼狽之極，而貧僧肚子裏亂七八糟，也是痳煩透，但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在此危急關頭大便不大便又有甚麼打緊了，總算救得及時，就在這個中原鐵壯士差點便要掉進萬丈深淵之際，貧僧以一式『佛升九霄』把他救出險境，如今想起來，還是猶有如悸。」

原來當日，木魚大師雖然跟司馬征人相隔不遠，但司馬征人遇險之處，四周根本就全無可供着地之處，除了飛鳥之外，便是猿猴也無法可以攀爬過去。

但木魚大師遇上了這等事，又豈會袖手旁觀，眼見杉樹椏枝已快將支持不住了，這言行怪異，實則菩薩心腸的木魚大師立刻提聚全身眞氣，冒險地施展一式「佛升九霄」，斜斜地拔飛兩丈之高，終於抱住了司馬征人的身子。

但這一抱之下，兩人的身子都迅速同時向下疾沉。

在那刹那間，兩人性命都是危如懸於一髮之間，而唯一可以起死回生的，就只有杉樹兩丈以下的一塊小小凸石。

這塊石從峭直的懸崖上微微凸了出來，决不會比一隻鞋更大一點。

倘若木魚大師身形疾沉之際，足尖無法觸及這塊小石，那麼兩人就會一直向深淵直墮下去，再無半點生還希望。

但木魚大師早已算準了這一點，雖然他沒有絕對把握可以肯定自己能夠藉着這塊小石，把自己和抱着的司馬征人反彈回去，但他還是毫不遲疑的就把一切付諸實行。

蒼天保祐，木魚大師終於成功了。

他終於踏在那塊小石之上！

就是這麼一踏，兩人的身子才可以藉此再度向上飛射而起，避過這一塲兇險的厄難。

只聽見木魚大師接着又說道：「貧僧把司馬征人救出險境之後，知道這傢伙惹下了極可怕的仇家，再不快點逃命，只怕兩人都要吃不了兜着走，於是貧僧便揹着他，一跑便跑了三十多里，才把他放了下來。

「那時候，司馬征人已面如金紙，氣若浮絲，眼見再也難以活命了，但上天註

定他命不該絕，居然就在這時候遇上了柴大夫。

「柴大夫又叫瘋子大夫，是一個瘋瘋癲癲的江湖怪物，他左手有兩根手指不見了，其中一根是自己切斷的，原來他要試一試自己研創出來的金創藥靈不靈，至於另外一根手指，則是以指試毒，最後不得不切斷該指，否則就會毒發攻心云云。

「這瘋子大夫雖然神經不正常，但醫術的確不賴，連貧僧也甘拜下風，司馬征人已經快要死了，而且看來非死不可，但瘋子大夫却用三幾種很古怪的藥草，把他救活過來。

「可是人雖然救活了，但却沒法子把他的功力恢復過來，貧僧急忙問柴大夫，用甚麼方法才可以把司馬征人的功力恢復，柴大夫便向北方一指，說：『往長白山找到千年人參王，就可以恢復功力啦。』他說得甚是簡單，但眞的要找到千年人參王，又是談何容易的？

「司馬征人左右思量，他一點也不喜歡長白山，他討厭冰天雪地，更難忍受與詹玉娘離別的痛苦，但他不能變成一個武功盡失的人，所以，他最後還是决定前往長白山，找尋千年人參王。

「本來，貧僧打算向詹玉娘告知此事的，但司馬征人堅决反對，還說任由詹玉娘當作自己已經墮崖死掉好了。初時，貧僧覺得司馬征人這樣做未免太狠太絕，但後來才明白，他這個决定，全然是爲了詹玉娘着想。因爲司馬征人知道自己惹上了極厲害的仇家，倘若再跟詹玉娘在一起，只怕連詹玉娘也會惹禍上身。

「就是這樣，司馬征人跟詹玉娘各在一方，一個在冰天雪地找尋千年人參王，而另一個却嫁給了玉池劍客岳一儒。

「但七年後，這兩個人還是在長白山相會了，唉，貧僧承認，那一次全然是貧僧暗中安排的，初時貧僧也以爲成功機會不大，想不到詹常生却是個深明事理的老人，當他知道了種種前因後果，便决定把女兒帶回到司馬征人的身邊，若以世俗眼光去看，此舉簡直荒謬混賬，但貧僧却認爲那是至情至聖的，也是感人肺腑的。

「不久，詹玉娘有了身孕，那是司馬征人的骨肉！

「懷胎十月後，詹玉娘生下了一個白雪般的男嬰，取名爲寶寶，司馬寶寶。

「但三個月後，詹常生病了，貧僧把消息告知詹玉娘，詹玉娘不得不馬上趕回江南去，但司馬征人怎麼辦？寶寶兒又怎辦？

「大家在絕壑下想了很久，司馬征人終於想出了一個辦法。他叫詹玉娘首先回去，然後會想辦法把寶寶兒帶到江南去。

「詹玉娘在心慌意亂之餘，也就只得答允了，但她回到江南之後，詹常生病情已逐漸好轉，而岳一儒也在飛魚塘中等候着妻子回來。

「詹玉娘初時不肯跟着岳一儒回玉池山莊，但岳一儒出言迫脅，倘若她不肯返回玉池山莊，就會把飛魚塘夷爲平地。

「詹玉娘不怕死，但却害怕岳一儒眞的會施用毒計毀了飛魚塘，只得重回玉池山莊，繼續做其岳夫人。

「兩年後，玉池山莊門外，來了一個老和尚，還有一個啞婦人。

「啞婦人手裏抱着一個年約兩歲的小兒，在山莊門外比手劃脚的，誰也不知道她想表示甚麼，正當莊丁想把這三個人都趕走之際，岳一儒夫婦却在這時出現。

「岳夫人見這孩童活潑可愛，心裏很是歡喜，岳一儒却和那個和尚交談起來。

「那和尚一副悲天憫人的樣子，憂戚地說：『這孩子眞可憐，年紀輕輕就已父母雙亡，現在連他的啞巴養母也要當尼姑去了，再也沒有人可以照顧他，貧僧素知岳莊主急公好義，要是岳莊主肯收容他在莊裏做個小雜役，那就眞是太好了。』岳一儒淡淡地回答說：『當雜役做小厮，他的年紀未免是太細小了，既然夫人這樣喜歡他，岳某就收他爲徒也罷。』岳夫人笑了笑，說：『這孩子才只得兩歲，連拜師也嫌太早哩。』岳一儒便說：『既然這樣，就讓他暫時在莊裏住下來，再遲兩三年才正式行拜師之禮好了。』岳夫人立時眉開眼笑，連連點頭說：『好。』

「這個孩子就是你！」木魚大師目光一轉，盯在龍寶寶的臉上，說：「那時候，你說自己叫龍寶寶，其實你只知道自己叫寶寶兒，至於那個龍字，是貧僧把你帶到江南時才加上去的，那時候，僧貧不斷在你耳邊說：『你姓龍，叫龍寶寶，你懂不懂？』你聽了連連點頭，只管迭聲說：『我叫龍寶寶嘛！又叫寶寶兒！』

「就是這樣，你回到娘親身邊了，但你不知道，岳一儒更不知道。

「初時，便連你娘親也是不敢絕對肯定的，雖然，她在山莊門外早已認出了貧僧，也極懷疑貧僧帶來的小兒就是她的寶寶兒，但在貧僧沒有正式說個明白之前，她也只能相信九分，而不是信個十足十。

「直至三天後，貧終僧於找到了一個機會，把眞相肯定的告訴她，她才敢相信，寶寶兒眞的回到自己身邊來了。

「現在，你應該明白了罷？」木魚大師雙目直視着龍寶寶：「你不是龍寶寶，而是司馬征人的兒子司馬寶寶！」

× × ×

司馬寶寶！

這是何等奇妙的轉變？他一直以爲自己是個孤兒，但現在，他才知道，自己的父母仍然活在世上，而且他的親生娘親，也就是最疼愛他的師母——詹玉娘！

還有，他的父親，赫然就是有「中原鐵壯士」之稱的司馬征人！

這眞是令他感到驕傲，感到自豪。

當然，在世俗人的眼裏，他是個私生子，根本就見不得光。

但在木魚大師和宇文嫻那些風塵異人的眼裏，司馬寶寶的出生，是純潔的，甚至是光榮的。

——宇文嫻就是那一個啞婦人。

她願意爲別人而殺人，那是爲了錢。

但她更願意救人，而且她救人絕不爲甚麼，只是因爲喜歡救人而救人。

現在，司馬征人已重回江南，他已找到了千年人參王，恢復了一身功力。

但中原武林，還是妖氣瀰漫，充滿着邪惡的力量。

所以，他决定要重振雄風，把該毀滅的人一一毀滅！

這無疑是一項艱鉅，甚至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但他不怕。

當他找回寶寶後，立刻就去找花厚背和鐵千通這兩個江湖敗類算帳。

司馬征人重回江南，已有半年之久。

在這半年裏，他用盡種種辦法調查有關鬼聖帮的一切。

他發現，花厚背、鐵千通與鬼聖帮有所勾結，但是這兩個自以爲精明厲害的總鏢頭，根本就不知道跟他們有所聯繫的江湖組合，就是岳一儒暗中重組而成的鬼聖帮！

鬼聖帮不斷利用這兩個人，一到形勢有異，就不再顧這兩人的死活。

至於詹玉娘那邊，也發生了可怕的變故。

——飛魚塘在五年前發生了一次驚人的大火併，那一戰，一般人都認爲是這家族內鬨演變而成的悲劇。

——但眞正的原因，乃是由於岳一儒挑撥離間，並暗中派遣殺手促成的。

——那一役，使『萬臂神君』詹常生身首異處，門下絕大多數高手也拚得玉石俱焚，元氣大傷。

——自此之後，詹玉娘就重返娘家執掌令符，再也沒有回返玉池山莊。

但現在，詹玉娘正躺在床上，她的臉好白好白，只有寶寶兒才能令她的臉綻開笑容……

× × ×

「娘親——」這是寶寶兒有生以來最親切的一聲呼喚。

詹玉娘笑了，從心底裏笑出來。

她渴望聽見這一聲呼喚，已經整整十二年。

現在，她終於聽見了，她很歡喜很歡喜。

「寶寶兒……」她歡喜得迸出了眼淚說道，「你以後要乖乖的跟着你爹，知道嗎？……」

「我會跟着爹的，但也要跟着妳……」司馬寶寶說。

「不行了……」詹玉娘勉力睜開眼睛，但眼前景象已是一片模糊。

軒外忽然傳來一陣笛聲。

笛聲從深邃而寧靜的池邊傳來。

那不是飛魚塘，只是珍珠城裏的一座小小池魚。

這笛聲好寂寞，人更寂寞。

司馬征人從軒內望出去，已望見了這個寂寞的人——歐陽千異。

笛聲悠悠而來，又彷似在遠處嬝嬝而去，任憑是誰都抓不着它。

生命豈非是一樣嗎？

× × ×

詹玉娘瞑目而逝了。

她死在司馬征人懷中，死在她最疼愛的寶寶兒身邊。

司馬寶寶大哭，而司馬征人却沒有流淚。

他死也不會忘記，玉娘是怎樣死的？

——在飛魚塘，姓詹的家族終於難逃刦數。鬼聖帮不但令這個家族發生內鬨、大火併，甚至索性要把飛魚塘加以毀滅！

——也只有岳一儒那樣的人，才可以狠下心腸，先殺岳丈，最後連妻子也不放過。

——司馬征人是在半路途中遇上詹玉娘的，那時候，她已受了重傷，只能給一個木訥的青衣人用馬車載着她逃亡。

——那青衣人原本也是負責攻擊飛魚塘的，但他無法下得了手，又而在詹玉娘最危急的時候，把她救了出來。

——那青衣人就是「松鼠」平榮。

——現在，平榮已成爲岳一儒門下的叛徒，岳一儒要殺他，鬼聖帮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要殺他。

——岳一儒竟已一不做、二不休，公然宣稱自己就是鬼聖帮的新帮主！

——他知道，這樣會使江湖上掀起一股澎湃的怒潮，但他更相信，他雄霸中原武林的日子已經降臨，他無須再畏首畏尾，大可以向天下蒼生大聲疾呼：「岳某就是鬼聖帮帮主，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正因爲有了這個轉變，他第一刀要斬的地方就是飛魚塘。

他已不能再容忍姓詹這一家，更不能容忍自己的妻子在外面勾搭男人，甚至連孩子都生了下來！

他本來甚麼都不知道，但就在司馬征人帶走寶寶兒之後，他忽然間甚麼都明白了。

當然，他也不是絕對肯定的，所以，他要去攻打飛魚塘，要向詹玉娘逼問出一切。

詹玉娘直認不諱。

岳一儒立時破口大罵，罵她是個淫婦，背着丈夫跑到冰天雪地的長白山勾人。

詹玉娘甚麼都承認了，但却也反問了他一句：「司馬征人給人逼落深淵，是不是你的傑作？」

岳一儒先是一怔，繼而哈哈狂笑：「好啊！妳所知道的事情也不少了，這麼說，咱們算是扯平了？誰也沒有對不起誰，是不是這樣？」

詹玉娘沒有和他爭辯下去，她早已對這個僞君子深痛惡絕。

岳一儒也沒有再說甚麼了，他已經運凝內力，準備親手把眼前這個「賤人」除掉。

就在這時，飛魚塘內年紀最老，平時行動最遲鈍的水伯有如鬼魅般閃了過來。

水伯，在飛塘魚裏負責看守三大九小總共十二個魚塘，平時給人的印象總是老態龍鍾，好像連飯碗也捧不穩似的。

五年前，飛魚塘發生了一塲可怕的大火併、十二個魚塘最少有八個染得一片血紅。

那時候，誰也沒有看見水伯！

直到血戰過去後，才有人看見水伯從外面回來，只見他手裏捧着一隻空空如也的酒瓶，滿嘴都是醉話。

誰也沒有去理會他，也沒有人去怪責他。甚至有人爲他感到慶幸。

在大火併發生之際，這老人若還在飛魚塘裏，恐怕就只有白白送命的份兒。

誰也想不到，一個平時只會給人叱喝斥罵的老頭兒，居然是個深藏不露的大行家。

若不是水伯及時掩護過來，詹玉娘絕對不是岳一儒的敵手。

只見岳一儒單掌推出，一股青烟般的

掌勁，已有如狂飇般向詹玉娘湧了過去。

這一股青烟般的掌勁，就是當年司空無面威鎮武林的絕技「鬼聖青風手」！

若不是親眼目睹，便連詹玉娘也很難相信，岳一儒已練成了這種邪門之極的掌上功夫。

倒是那水伯反而好像一點也不覺得詫異，不等岳一儒這一掌全部攻出，已揮拳向這股妖異的掌勁硬闖。

掌有掌勁，拳也有拳威。

水伯這一拳筆直打出，招式看似平淡無奇，但却隱隱蘊藏着一種無窮無盡，甚至是無堅不摧的殺氣，彷彿無論任何生命只要接近它，都會立刻消失於無形，粉碎於一旦。

岳一儒掌勢雖兇，但遇上這麼可怕的一拳，也不敢造次，立時招式一收，倒退七尺。

「你是誰？」岳一儒退後一笑，神情自若，全然不像在戰陣之中。

水伯却臉色一沉，道：「你若能把老夫殺了，自然可以知道老夫是誰。」

岳一儒哈哈一笑道：「殺你又有何難哉？」

掌勁再推，瞬即與水伯陷入了苦戰。

岳一儒絕未料到，在飛魚塘裏居然會遇上這等絕頂高手，但那水伯却反似早已料到遲早會有這樣的一天。

這一戰，岳一儒初時佔了上風，但到了後來，水伯的拳掌招式越來越是怪異，而且勁力綿綿不絕，岳一儒漸漸有點心力支絀的現象。

可是，水伯却在這時陷入了鬼聖帮圍困之中。

原來鬼聖帮一直有不少高手在左右環伺着，初時岳一儒佔了上風，這些善於看風駛悝的帮衆自然樂得袖手旁觀，但等到形勢逆轉後，立刻就有十餘名高手加入戰團。

這十餘人的武功雖然並非絕頂厲害，但却也不是一般泛泛之輩可比，水伯以寡敵衆，又怎能不陷於窘境之中？

詹玉娘悲憤交集，早已豁出性命，要跟岳一儒拚個同歸於盡，但岳一儒武功比她高出甚多，詹玉娘根本就無法可以接近他的身子。

這時，水伯已不作奢想，知道今日形勢無法收拾岳一儒，只得護住詹玉娘先求撤退再說。

他帶着詹玉娘邊打邊走，兩人一直離開了飛魚塘很遠很遠，但鬼聖帮的殺手還是窮追不捨，絕未放鬆。

最後，水伯在一條狹道上力守險關，他這一守乃是連性命也拚着不要的，無論如何，他都要詹玉娘逃離岳一儒的魔掌。

但詹玉娘不願獨自偷生，也咬緊牙齦要和水伯全力抵擋。

可是，水伯終於苦戰至最後一口氣，然後就倒下去了。

直到這時，岳一儒才知道這水伯的眞正來歷。

因爲水伯臨死前，在路邊拔起了一根竹竿。

他用這一根竹竿，殺了鬼聖帮五個高手，然後才氣絕畢命的。

「天星九轉勾魂槍！」岳一儒終於認出來了，水伯用的雖然只是一根竹竿，但使的却是二十年前名震大江南北的「天星九轉勾魂槍法」！

「蒲少鏡？」岳一儒倏地獰笑有如吃人魔鬼，「想不到你居然會躲在飛魚塘裏，連天星槍也棄而不用！」

水伯沒有回答，他已死了。

但他的確就是當年的武林盟主「天星槍帝」蒲少鏡！

——二十五年前，蒲少鏡率領「討妖雄師」追剿鬼聖帮，在大功告成之後，就一直很少在江湖上露面。

——他甚至放棄了武林盟主這個寶座，連老家也交給他的侄兒蒲冠耳執掌。

——蒲冠耳是讀書人，根本不曾練過武功，而蒲家居然會由這個文人來當一家之主，顯見這家族已在轉變之中。

——只是：蒲少鏡威名猶在，兼且蒲冠耳的妻子乃「關西母豺狼」項勝男，是以等閑之輩也絕不敢貿貿然跑到蒲家撒野生事。

——但誰也想不到，這位聲名顯赫的武林盟主，居然會潛匿在飛魚塘內！

——他這樣做是爲了甚麼？

——詹玉娘初時完全無法明白，她只是從岳一儒口裏，知道水伯原來就是蒲少鏡！

——但她畢竟是個聰明的女子，不消片刻就已想到了其中原因。

——蒲少鏡隱身於飛魚塘，是爲了要代替司馬征人保護自己！

× × ×

詹玉娘的猜測，完全正確。

司馬征人對蒲少鏡義氣深重，這是許多人都知道的。

但誰也想不到，蒲少鏡對司馬征人也同樣義氣深重。

他易了容，以「水伯」的身份潛匿在飛魚塘內，一方面暗中苦練武功，另一方面也在暗中保護着詹家。

五年前飛魚塘發生大火併，他不在飛魚塘是有原因的。

那是因爲他聽到了一個消息，說有人可能會在詹玉娘前往白衣庵參神之際，施以暗襲。

於是，蒲少鏡趕往白衣庵，但結果詹玉娘平安無事，反而飛魚塘裏發生了駭人聽聞的大火併。

那消息並不準確！

當時，蒲少鏡已感到很悲哀，爲飛魚塘的慘變而感到莫大的悲哀，但他仍然在這個悲哀的地方繼續逗留下來。

終於，在五年之後，鉅變再臨。

這一次，他拚死也要護着詹玉娘，若不是他，詹玉娘當塲就已給岳一儒殺了。

但詹玉娘雖然沒有當塲給岳一儒殺掉，也已中了他一掌。

那是可怕的「鬼聖青風手」。

混亂中，有六個人拚死把詹玉娘救出險境，而其中一人，居然就是平時胆小怕事，兼且武功平庸之極的「松鼠」平榮！

× × ×

「鬼聖青風手」是一種極歹毒的武功，而岳一儒就是用這種武功，把詹玉娘五臟六腑擊傷的。

不是輕傷，是重傷。

她還能支撐到現在，全然是爲了要見一見寶寶兒，更想聽聽寶寶兒這一聲呼喚：「娘親！」

她終於得償所願了，所以，她也可以死了。

死，並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活得沒有意義和活在沒有希望的痛苦深淵裏。

她死時，有一隻手緊緊握着司馬征人，在這隻手裏，有半截玉牌。司馬征人的手裏也有玉牌，那是另外半截。

這兩半截玉牌終於可以拼湊在一起了，但這對曾經有過兩段快樂日子的江湖男女，已到了永遠分手的時候。

這是天意？還是人生本來就是如此？

笛聲還在繼續，但司馬寶寶的哭聲却已停止了。

他忽然抬起頭，仰面對司馬征人說：「爹，我要爲娘親報仇，殺岳一儒！」

司馬征人黯然地嘆了口氣：「你要殺岳一儒，那是很對的，他根本就不配做你的師父，但你憑甚麼去殺這個僞君子？」

司馬寶寶道：「我會苦練武功，總有一天可以擊敗他！」

司馬征人點點頭，說：「有志者事竟成，而且武功你是一定要練的，否則又怎對得起木魚大師對你的一番苦心？」

司馬寶寶噙着眼淚，咬着牙齦對木魚大師說：「大師這番苦心，晚輩一定不會辜負。」

木魚大師「唔」的一聲，淡淡道：「貧僧也相信你會成功的……」

這時候，連笛聲也已停止了。

軒外忽然响起了嘶嘶劍風聲响。

歐陽千異正在舞劍，他要在劍招吞吐暴展鶻起兔落之間，把心中一切抑鬱盡情宣洩出來。

馬司征人的手仍然握着玉娘的手。

玉娘的手越來越冰了，在此同時，司馬征人看見歐陽千異在軒外舞的是淮南儒武門絕學：「儒者字形劍」。

「儒者字形劍」以字爲劍招之形，以心中所念爲劍招之意，先有劍意，後出劍形，雖「一」字之短淺，其形意亦絕非眞如該字形一般簡單也。

此刻，歐陽千異以劍法所展示之形字爲：僞君子——岳，一，儒，殺，殺……

殺字不絕！恨意無窮！

岳一儒，你眞是不應該繼續再活下去了！

× × ×

珍珠城是一個城內景色遠比城外美麗的怪地方。城外的道路，雖不狹窄，也算不上怎樣寬敞，但在這珍珠城裏面，却居然有一條筆直的康莊大道。

在這條康莊大道上策馬奔馳，你絕不會感覺得到置身於一個城池之中。

但司馬寶寶在珍珠城整整一個月了，他從來也沒有到過這一條康莊大道。

他只是一直把自己關在「赤煉室」裏，苦練成功。

「赤煉室」是珍珠城內一個極神聖的地方。

平時，只有城主才能在這地方練功。

歐陽千異每次閉關練功，地點都在這「赤煉室」裏。誰想不到，這神聖的「赤煉室」，居然會給一個十來歲的少年佔用了。當然，這是歐陽千異的意思，否則，外人就算知道有這麼一個地方，也很難可以走得進去。

負責督促司馬寶寶練功的，是木魚大師。

常言道：「快活不知時日過」，但這句說話如今却要改一改，變成「練功不知時日過」。

也不知道過了多少天。

在一個晚上，司馬寶寶忽然問木魚大師：「我們在這赤煉室有多久了。」

木魚大師眸子半開半闔，緩緩地回答：「大概兩個月啦！」

司馬寶寶道：「我爹呢？徒兒好像已很久沒有見過他。」

這時候，木魚大師和宇文嫻已正式收了司馬寶寶爲弟子。

木魚大師眼睛漸漸完全打開，道：「你父親馬上就會回來了。」

「回來？」司馬寶寶一楞：「他曾經離開這珍珠城？」

「不錯。」木魚大師合什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司馬寶寶奇道：「我爹出城又有甚麼値得師父大叫善哉善哉了？」

木魚大師嘆了口氣，道：「本來，這一次出城，貧僧也該參與的，但貧僧如今內力不如前，所以你爹不讓貧僧出去。」

司馬寶寶臉色倏然一變：「我爹這一次出城，是爲了岳一儒那奸賊嗎？」

木魚大師慢慢地點了點頭，說：「不錯，他組成了二十五年來第二支『討妖雄師』，要跟岳一儒的鬼聖帮一决生死！」

司馬寶寶臉上的神情大爲緊張：「現在情況怎樣了？」

木魚大師搖搖頭，說道：「貧僧不知道。」雖然他已經是司馬寶寶的師父，但在徒兒面前，仍然以「貧僧」自稱。

人皆見怪不怪。

這木魚大師本來就是個言行怪異的和尚。

司馬寶寶立刻霍聲站直了身子，大聲說道：「我要去找我爹！無論在甚麼地方，徒兒也要和岳一儒那奸賊拚一死戰！」

木魚大師却搖搖頭，道：「不行！」

司馬寶寶顫聲道：「爲甚麼不行？是不是因爲徒兒的武功還沒有練好？」

木魚大師頷首道：「是的。」

司馬寶寶叫道：「既然這樣，我爹爲甚麼不等一等？」

「等？」木魚大師嘆了口氣，道：「你要他等多久？十年？還是二十年？」

司馬寶寶道：「不管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他也應該等的。」

「唉，」木魚大師又長長的嘆息一聲，道：「不能等了，不要說是十年二十年，就算是一個月也不能等，尤其是等你練武有成，那就更加不能等。」

司馬寶寶大不服氣：「這到底是甚麼道理？」

木魚大師道：「若說道理，那就太多太多了，第一，十年或者二十年後，你的武功不一定可以練得極高明！」

司馬寶寶吸了口氣，道：「徒兒會苦練的！」

木魚大師道：「武林之中，誰不在苦

練武功，練得掌心和脚底都給磨穿，但等到他自以可以獨當一面，稱雄於武林的時候，却在第一仗就已敗了！」

他用一種悲哀的語氣道：「這人不但敗陣，而且還死在對手的劍下！」

司馬寶寶道：「徒兒不是這種人！」

木魚大師道：「貧僧也希望你不會這樣倒霉，但十年後二十年後的事情，又有誰可以預料？」

語聲略頓，又自接道：「第二，你爹這一次匆匆再組『討妖雄師』，主要是爭取時間。」

「爭取時間？」

「不錯，岳一儒的鬼聖帮，早已日漸坐大，再等下去，只有更加難以對付。」

「但我爹如此匆忙，只怕『討妖雄師』的實力也不會怎麼好。」

「這就要冒一冒險了，正是兵貴神速，又有道是兵行險着，如今『討妖雄師』實力雖不十分完整，但却勝在士氣高昂，而且行動銳捷兇悍，務求一擊就一把鬼聖帮的心臟摧毀。」

「有這個可能嗎？」

「兵凶戰危，陣上交鋒，甚麼可能都會存在，」木魚大師說：「誰若疏忽了某種可能性的存在，這疏忽也就可能會變成他的致命傷。」

司馬寶寶點頭說：「徒兒明白了。」

木魚大師道：「貧僧所說的爭取時間，另外還有一個極重大的意義。試想，像岳一儒那樣的大魔頭，倘若在十年後甚或至是二十年後才對付之，即使可以成功，但這十年二十年之內，將會有多少無辜者死在其人及其爪牙魔掌之下？」

司馬寶寶抽了一口冷氣，默然無語。

木魚大師接道：「除了這兩點之外，還有一點是很重要的。」

他凝視着司馬寶寶：「一日爲師，終身爲父，這兩句話在江湖人心目中，永遠是正確的，也是牢不可破的。」

司馬寶寶尖叫起來，道：「但岳一儒根本就不配——」

「貧道知道，貧僧知道！」木魚大師不等他說下去，已截然道：「但你父親却不是這樣想！」

司馬寶寶立時道：「不！我爹也曾經說過，岳一儒根本就不配做我師父！」

木魚大師道：「他雖然曾經這樣說過，但倘若由你去殺岳一儒，外人的看法就會完全不同。」

司馬寶寶正要說話，木魚大師又已緊接着說：「而且，你父親和岳一儒的夙怨，是從二十餘年前一直積累下來的，如今由他們親自解决；也是很合情合理的。」

司馬寶寶眨動着眼睛，良久才慢慢地點了點頭，說：「徒兒明白了。」

木魚大師這才展顏一笑，道：「貧僧知道你一定會明白的。」

司馬寶寶沉吟了半晌，忽然問：「不知道我爹甚麼時候才會回來？」

木魚大師說：「相信很快了。」

司馬寶寶也笑了一笑，道：「師父放心，徒兒現在甚麼都已明白了。」語畢，又再繼續苦練武功，而且比平時練得更加認眞，更加勤力。

× × ×

兩天後正午，蘇藏衣以又驚又喜又是悲戚的心情，在城門外迎接一個人進城。

蘇藏衣情緒如此複雜，是因爲歐陽千異也是「討妖雄師」的一份子，他跟着司馬征人，宇文嫻等高手，向岳一儒的鬼聖帮展開窮追猛打。

蘇藏衣眞担心歐陽城主不會回來。

這並不是蘇藏衣對歐陽千異沒有信心，而是蘇藏衣很明白，鬼聖帮已儼然是中原武林第一大邪門組合，無論是誰想對付之，都必須付出巨大的代價。

歐陽千異的確已付出代價。

他這一次出城作戰，雖然最後還可以活着回來，但却已不見了一雙腿。

他是坐在一輛輪椅回來的。

推着這輛輪椅的，是一個體態娉婷，衣衫輕薄，但却神情沉肅的女子。

蘇藏衣對這女子，自然不會感到陌生，因爲她就是「容珍珠」——朱小珍。

但蘇藏衣還是感到很意外，因爲他一直都以爲朱小珍仍然被困禁着。

誰知道她早已秘密出了珍珠城。

她出城的時候，絕少人知道，因爲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秘密。

但實際上，她已暗中和母親宇文嫻離開了珍珠城，加入「討妖雄師」的行列。

朱小珍曾經做過了不少錯事，那是千眞萬確的，但在這一役裏，她却立下了很大功勞。

她居然知道鬼聖帮不少秘密。

原來岳一儒也和歐陽千異一般，對朱小珍這個女子十分倚重，他派她到珍珠城裏做臥底，却沒想到這個臥底忽然會倒轉過來，幫着別人來進攻鬼聖帮。

但實際上，朱小珍所帮着的並不是「別人」，而是她的母親宇文嫻。

宇文嫻雖然只剩下了一條腿，但她仍然是可怕的「中原繡花針」，一個足以令任何高手爲之震慄的江湖女殺手。

在這一役裏，她總共繡出了三十一朵絕對致命的「血花」，但却連一両銀子也收不到。她只是收到了一張請帖。那是一張「斷腸帖！」

「斷腸帖」是一種獨門武器的名字，在武林中，人人都知道最可怕的女殺手是「中原繡花針」宇文嫻，而最厲害的男殺手，就是「一帖斷腸」謝百刼。

近十年來，謝百刦已絕少在江湖上露臉，原來他已加入了鬼聖帮，更成爲這一個帮會的副帮主！

這一役，謝百刦以「斷腸帖」劃破了宇文嫻的肚子。

但宇文嫻在嚥氣前的一瞬間，仍然能夠發出最後一支「中原繡花針」。

謝百刼的額上，也給刺了一朵致命的血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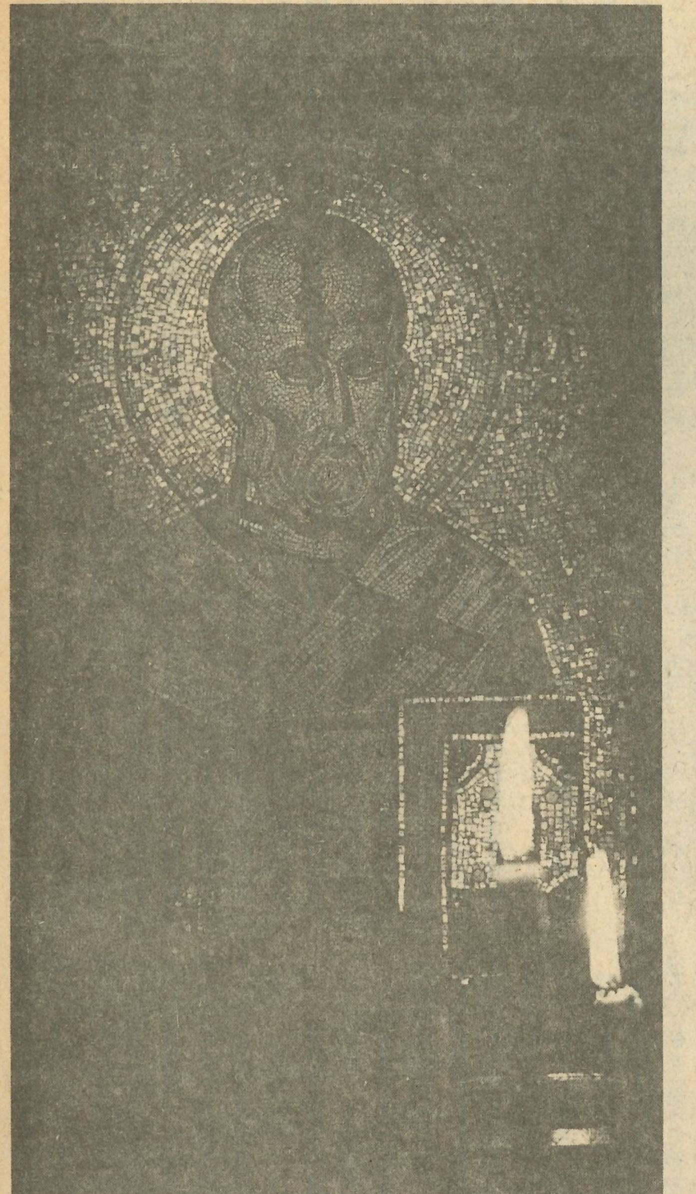
宇文嫻看見自己垂死前一擊依然能夠得手，居然愉快地笑了：「老謝，你想不陪我走，怎麼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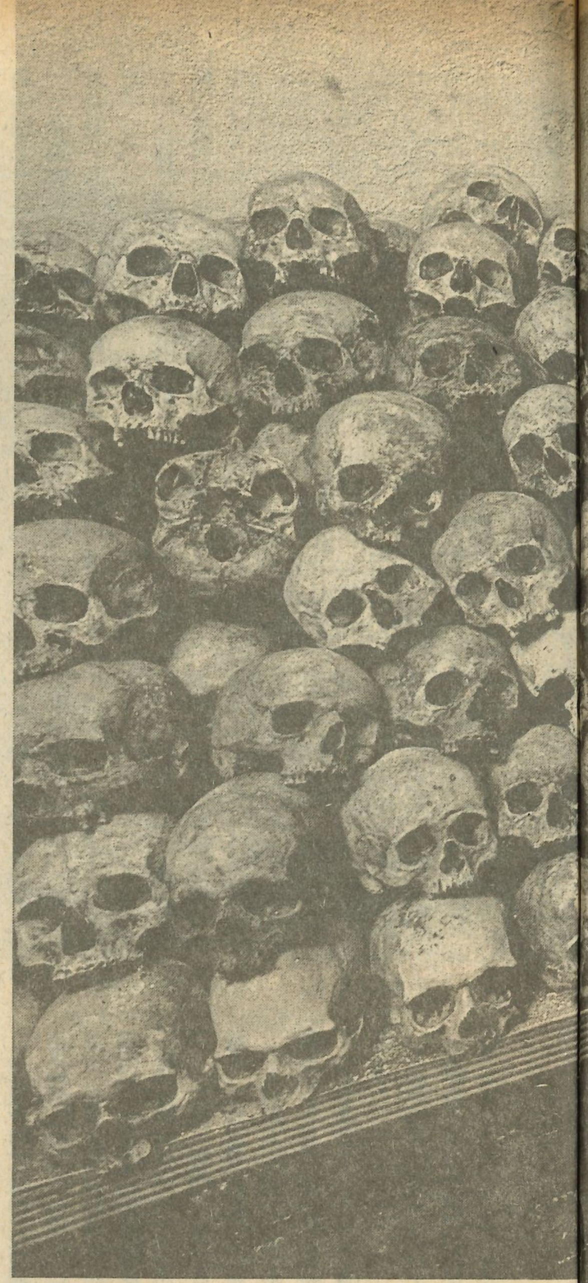
謝百刦驚怒交集，絕望地狠狠地瞧着宇文嫻的臉，眼光比蛇還更惡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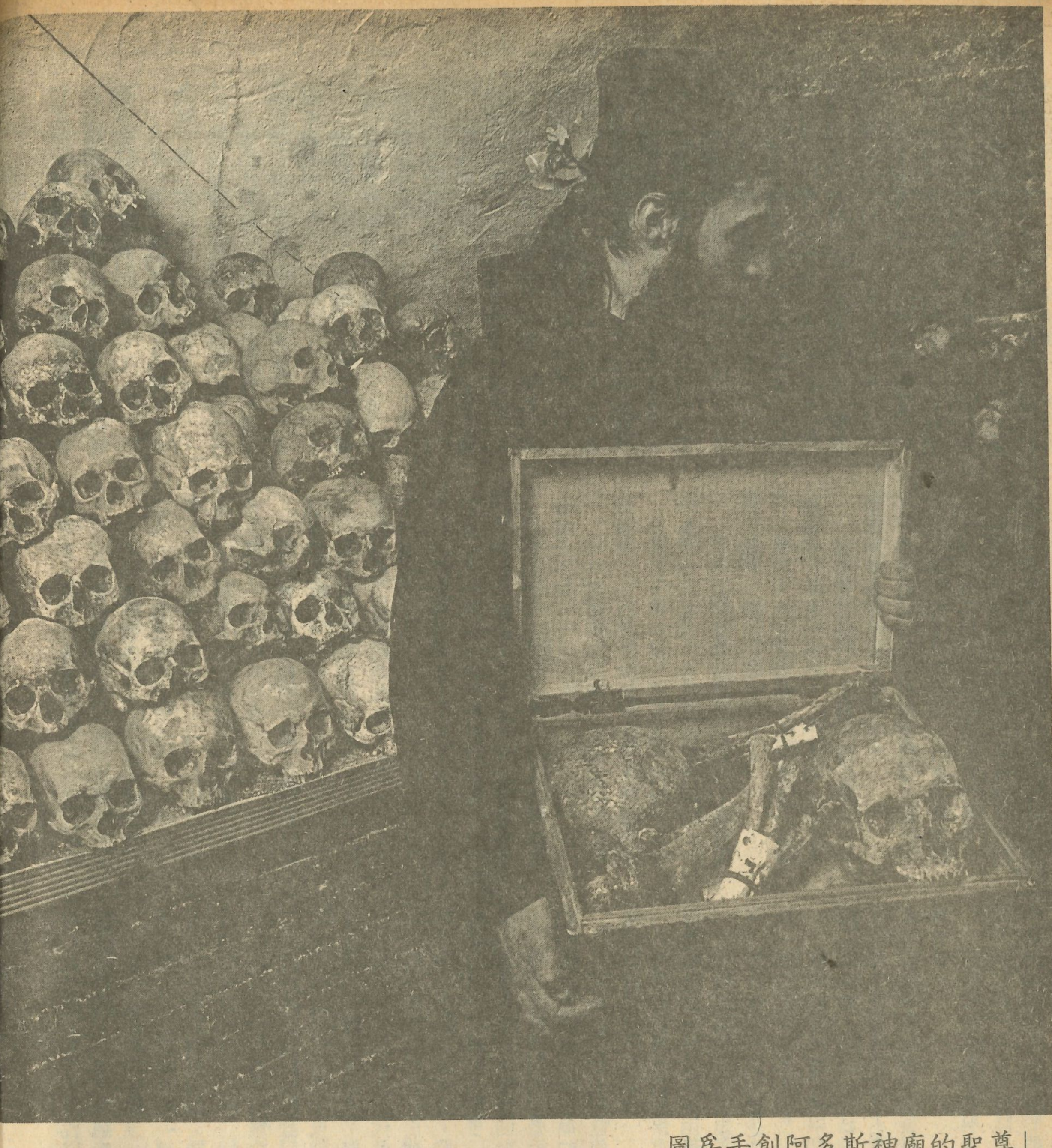
宇文嫻當然不怕。她活着時已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女人。到了快要死的一瞬間，她又還有甚麼好怕的？」

× × ×

（以下轉入第58頁）







圖爲手創阿多斯神廟的聖尊「尼古拉斯」，第四世紀病逝，另一圖是現任的神廟主持「卡魯夫」以及金骷髏。

世界秘密武器爭霸戰／羅唐納・文

血濺金骷髏

希臘最崇高的阿多斯神廟之內，有人求見聖僧卡魯夫，願以黃金千両換取金骷髏，聖僧答應他，收了黃金，此人押運金骷髏下山，仇家截擊，僅此身免，金骷髏失落，消息傳出，金牌殺手飛鷹入廟殺多人，死於比武的擂台上，伊朗王爺奪取了金骷髏，卻又不得善終，金骷髏有甚麼秘密如此吸收江湖好漢呢？

千両黃金換一個死人頭

希臘建國在洪荒時期最古老的「太古山脈」之間，大地上面，有許多座奇峯怪石屹立，其中有些石頭十分巨大，看來有如一座山，其實它只是一塊石頭而已，這樣奇詭的岩石，整個世界，只有希臘更加突出，無怪自古至今傳說中的神話世界在希臘誕生。

另一方面，希臘的愛琴海也是很有名氣的，那一個海變幻無常，有時波平如鏡，有時破浪滔天，最奇的是空中有輕微的樂聲飄過，令人悠然神往。

愛琴海旁邊的一座仙山之上，有一座神廟屹立，佔地五萬呎，只是寺僧已經有一千五百名，由十二名高僧管轄，不准下山，最有權威的一個人就是聖僧「卡魯夫」，他是十四世紀神廟的主持「聖僧尼哥拉斯」一代代傳下來的，威名遠播。

他只有五十三歲，髮密如林，鬍子繞頰，站着拍照，看來是個將軍的格局，即使他穿上了僧袍，變成黑衣人，仍是威風凜凜。

事實上作爲一座神廟的主持，一定要有些氣派，拳脚棍棒，都要有些造詣，否則，寺僧一旦發生暴亂的行爲，無以服衆，「卡魯夫」除了主持神廟一切事務，還有守衛隊長沙博協助，指導各僧苦練拳脚，隨時出擊。

一千五百名僧人，大多數精通拳脚，外人不敢欺負，只有這樣做，才能保持住豐厚的寺產和金銀珠寶，愛琴海的海盜猖獗異常，神廟之內，不准私藏軍火，爲了自衛，他們只好苦練拳脚棍棒了。

另一方面，有三百名寺僧是弓箭手，碰上了海盜，萬箭齊發，比較步槍更兇，因此之故，上述的「阿多斯神廟」彷彿是一方之霸，沒有人斗胆侵犯。

儘管如此，仍然有些驚心動魄的戰鬥發生。

深秋的一晚，卡魯夫正在靜室練功，忽然聽到一陣風聲，眼前出現了一個白衣人，拱手爲禮，很清脆的喊了一聲：「聖僧！」

此人的輕功超卓，從屋頂飄下，落地無聲，兼且穿了白色衣裳，表示他的行徑並非藏頭露尾，顯然是來頭不少。

卡魯夫向他打量一眼，索性散了功，離座走前兩步，向他打個招呼，說：「我是希臘神廟的主持，你深夜駕臨，相信有些異乎尋常的事，此間並無旁人，敬請賜敎。」

白衣人笑了笑，說：「我叫做卡樂，想到甚麼地方就到甚麼地方去，沒有人能夠阻攔我，今晚我單獨拜訪，並非經過正式手續，由知客僧延入，有些苦衷，因爲

我向你提出的要求，不想任何人知道。」

「卡樂先生，你必然是個武林高手了，輕功了得，佩服之至，如果你深宵到訪，打算刦奪本寺的金銀珠寶，你一定失望，憑你一人之力，無法鬥得過三百名弓箭手，請即離去，免傷和氣。」

聽了這番話，白衣人卡樂仰天哈哈大笑，豪氣逼人，說：「聖僧，我的來意剛剛相反，並非刦奪金銀珠寶，而是獻金給你！」

「獻金給我？如果你眞的樂善好施，用不着穿過幾個屋脊，從屋簷飄下來，索性白天當衆捐欵好了，你又何必如此奔波呢？」

「不，聖僧，我雖然獻金給你，仍是有條件的，我的祖宗是個僧人，投入阿多斯神廟，法號叫做莫華卡斯，依照你們的規矩，法身火化，只是留下一個骷髏頭，我想用一千兩黃金去換它，希望你成全我的志願。」

卡魯夫臉色一沉，說道：「用一千兩黃金跟一個死人頭交換？不會是那麼簡單吧？」

「確是那麼簡單！先讓我說，莫華卡斯所奉行的是希臘古教，跟你奉行的希臘教相同，沒有披上黑袍之前，那個人可能是刦匪、兇手，或者是邪門的法師，此外，他還有可能是一個父親，家裏有十個兒女，只要他一心一意的投入神廟，踏脚進去，永不離開，那就前事不計，故此，莫華卡斯的子孫當中，有人發了達，很想把祖宗的遺骨迎返家園，放在金棺之內，供後人瞻仰，雖然很少人這樣做，不可能說世界上永遠沒有人這樣做，盼望你肯賜惠，我先行派人把千兩黃金送上，然後取回那個骷髏頭，你不必當衆把它交到我的手上，把它放在樹林的某一處，收了金子，然後指示該處的地點，我在任何一段時間把它從地下掘出來，那就不會損害你的聲譽。」

他說的最後一句，暗示那一宗巨欵不必公開。

「卡魯夫」一聽就會意，趕快說清楚他的立場，這一宗交易如果成功，那些金子必然是捐欵，絕對不會撥入私囊，不過，它是否成交呢？仍要交給十二名高僧開會決定，速同他本人，就是十三個，到時多數取決。

突然，卡魯夫很嚴肅的向他盯了一眼，說：「不管你想要的骷髏頭是否你的祖宗，先決的原則仍是這座神廟眞的有那個頭，否則，一切都是虛說，你如果同意，我立刻帶你到藏寶庫去搜索。」

「我當然認得！那個骷髏頭的前額透出了一個血印，色澤是淺淺的紅色，一望而知，我深信它至今仍是放在藏寶庫之內。」白衣人卡樂很冷靜的說。

聖僧急召羣僧商議

聖僧卡魯夫說的「藏庫寶」，其實是收藏骷髏頭的地庫，一層又一層，有八千多個，如果那個骷髏頭毫無特徵，實在無法辨認，照理卡魯夫可以嚴詞拒絕對方的要求，不過，他的好奇心特別强，很想知道這件事情的底蘊，故此他很樂意協助。

由聖僧卡魯夫帶路，白衣人緊隨在後，路上沒有人阻攔或盤問，不久，兩人就進入一個毫無傢俬雜物的大堂。

大堂的左角有兩個銅環，顯然是一個出入口，「卡魯夫」向白衣人望了一眼，說：「這兩個銅環相隔很遠，一個人不能夠同時抓住它把暗門拉起來，我們合作試一試，好嗎？」

「好，我們分別站在東西兩邊，一齊發力，有希望把它拉起來的。」

白衣人卡樂說完，走過靠近他的一邊銅環，看見卡魯夫也抓起銅環，大喝一聲，同時發力，果然把一塊很沉重的石門拉起來。

那塊石頭是平放的，只是拉起一部份，露出二呎的空隙，他在洞穴之內揮手揚聲。

卡樂向洞穴看看，原來下邊有石級，他很輕鬆的走下去。

燭光從「聖僧尼哥拉斯」的神像前面透出來，相當明亮，可以照到二十呎遠，一眼望去，全是骷髏頭，密密麻麻的放在一起，似乎那邊有一排人站着。

卡魯夫說：「雖然不知道你想找的骷髏頭是何年何日喪生，不過，我的記憶所及，好像有一個骷髏頭是比較靈異的，我們把它另行放置，用長方形的木箱收藏，還有骨頭，我試把那個木箱拿出來，放在你的脚下，打開箱蓋看看，你可能辨認出它是否你想找的東西。如果我沒有估計錯誤，大概這個金骷髏是你的祖宗了。」

說了這番話，卡魯夫動手撥開一些雜亂的東西，很快便找到那個木箱，打開箱蓋。

卡樂只是看了一眼，驚呼了一聲，說：「眞是奇怪，八千個骷髏那麼多，你居然第一個就找到它！剛才你說它是金骷髏，大概有些道理，可以對我說說嗎？」

「可以，第一點，骷髏頭的前額隱約看得見的紅印，不止是紅色，略帶金色，第二點，它放置的地方，有時發現一綫金光冒出來，凡是有些異狀的骷髏，我們必然另外放置，因此之故，把它拿出來，放在木箱之內。那個箱子另有多少骸骨，可能是他的骨頭，需要細心查明。」

「對了，就是它！在我們一族人的眼中，它值一千兩黃金！它已經放在我的眼前，我想把它拿起來看看，可以嗎？」

「好的，你可以捧起它，放在燭光之前辨認，請你小心一點，不要脫手讓它跌

下來，太過古老的骷髏，一跌就碎。」

卡樂小心翼翼的把它放在一雙手的掌心裏，看了又看，跟住雙掌放平，托起了它，微微發力，作拋擲狀，試試它的重量，說：「爲甚麼它比較我想像中的骷髏重了一些呢？」

「因爲它的中心有一層士敏土，故此略爲沉重，並非這個金骷髏採取此項措施，所有骷髏頭都是在中空之處加進士敏土，這樣做可以使它更加穩定，不會被風吹跌，以致跌碎。」

「你們眞是虔誠，這樣小心去保存亡友的骷髏。」

跟着，卡樂再說一句：「它確是我的祖宗，决不會弄錯。現時我向你告辭了，明天或後天的上午，有幾個人把千両黃金抬到山上，請你當面點收，順便預先把金骷髏放置在地下的一個地點告訴我，沒有收到金子，或者它不夠一千両，你不必把埋藏木箱的地點說出來。」

看來卡樂的爲人相當豪爽，說完，便即離去。

「藏寶庫」裏面只有聖僧卡魯夫一人留下。

照理他應該很快吹熄燭光，走上地面，叫人把石門關閉，可是，他在卡樂告辭之後，仍是沉思不已，很久，他然後走開，但却沒有熄滅燭光。

他走到地面，並不急於睡覺，叫人分別通知十二個高僧，同到那個空無所有的「淨心堂」齊集。

過了一會，人到齊了，他把剛才發生的奇怪遭遇說出來，補充一句：「金骷髏只是憑空揑造出來的一個名稱，料不到它眞的值一千両金子，它就在洞穴之內，燭光仍未熄，我召喚各位到來，研究對策，不知道爲甚麼，我總是覺得它不止值一千両金子，如果我們廉價脫手，那就太過便宜他了，請各位先行細心看看它，再行定奪。」

圖爲希腊神山的「阿多斯神廟」，收容僧人一千多，自衛力强，海盜不敢襲擊，儼如一方之霸。

好奇之心，人人都有，寺僧的生活太過平凡，因此影响，他們的好奇心比較普通人更加濃厚，先後走下梯級，雙手捧起了「金骷髏」細心欣賞。

任由他們左看右看，始終沒法指出它何以有人肯付出千両黃金購買，拖延了一小時之久，仍是臉臉相覷。

有一個高僧叫做「波明奇」，爲人非常精明能幹，已經有七十歲，想了想，緩緩的說：「我認爲你說的白衣人卡樂，渴望取得金骷髏，必有其他原因，並非把它賣錢，更加不是爲了紀念祖宗而來，照我看，它可能是一種信物，假定我們古希臘有一個人收藏了希臘王的藏寶，老王突然暴斃，不管他戰死沙場抑或在床上中風，總之，死得太過倉卒，沒有遺囑寫下來，平時他秘密告知那個負責收藏金銀珠寶的人，一定要看見金骷髏然後把所有財富交還，倘有此事，金骷髏就很值錢了，這是我的愚見，各位以爲如何？」

另外一個高僧叫做「巴卜」，冷然說道：「既有所疑，我們可以捉住他問個明白。」

卡魯夫搖了搖頭，說：「不，我絕不同意這樣做，神廟本身有它的尊嚴，怎可以輕舉妄動，胡亂的抓住一個毫無過失的人審判？此外，白衣人卡樂肯捐欵一千両金，數目相當大，如果我們不答應，儘可以嚴詞拒絕，不宜濫用私刑逼供，除了這個理由，我們還要考慮另外一件事情，此人武功高强，來無踪，去無跡，必有同黨，我們傾全力抓住他盤問，未必有結果，要是他的同黨獲悉，便全力尋仇，可不是玩的，就算我們有幾百個僧侶，武藝高强，未必保得住這一座神廟，對方只是在風高月黑之夜，放幾枝火箭，就把我們的廟宇焚毀，不可不防。」

各有各的意見，卡魯夫是一廟之主，他作出最後的判斷，說：「既然我們不容易找到更好的方法去處理這件事，就當作八千個骷髏頭之內少了一個骷髏頭好了，不必再三研究它，我認爲最安全的辦法就是收了金子，送出骷髏頭，免得多生枝節，各位有沒有人提出抗議呢？」

他們聽了，沒有人舉手，全部點頭，這件事情告一段落，怎樣安排把金骷髏交到白衣人卡樂的手上呢？這個問題，由卡魯夫全權處理，保留高度秘密！不過，點收千両黃金，却在大殿衆目睽睽之下進行的。

沙灘截擊死個清光

「阿多斯神廟」所奉行的宗教，並非天主教或基督教，而是，希臘教沒有教王，創立「古希臘教」的聖僧「尼哥拉斯」，已經在第四世紀病逝，一直是主持係最高的負責人，稱做「聖僧」，職位僅次於聖僧的人，一共有十二個，俱是德行極高的僧人担任，最高的裁判權仍然握在主持之手，假如一千五百個僧人自立門戶，有如一個「小朝廷」，那麼，主持人等於國

王了，他如果患了重病，必須預立遺囑，到時十二個高僧當衆宣讀，指出誰是繼承最高職位的人，神廟之內有兩個傳統性的規例，第一個規例就是加入廟內的做僧侶的人，踏脚進去就永遠留在廟內，除非得到主持批准，否則，就不准離開大廟，另外一個規例就是快要病逝的僧侶，移居「天宮」，不再飲食，聽候死神駕臨。

僧侶當中有些人苦修多年，希望死後把他的骷髏頭收容在藏寶庫之內，法身火化，事前仍要獲得主持以及十二個高僧批准，由於他們的人數一共有十三人，多數取決，不會發生問題。

廟宇的田產豐富，另外加上希臘本身或有別個地方信奉古希臘敎的人在死前捐贈善欵，養活一千多名僧侶，綽有餘裕，此外，神廟本身亦有金銀珠寶收藏，碰上了大饑荒或者需要修葺廟內各處，可以變賣一部份應付急需，將來有了財富，或者田產豐收，再把巳經賣出的珠寶購回。

上述的「寺規」歷時千年過外，沒有改變，由此可以反映出卡魯夫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

他一直都担心白衣人捐贈巨欵企圖換取金骷髏這件事情難以處理，經過高僧聚議之後，他才鬆一口氣。

高僧聚議的翌日上午，有人把一封短柬送來，聲明另外一天中午，派出八名壯漢，把千両黃金用布袋承放，送入神廟，敬請主持卡魯夫點收，到時盼望卡魯夫贈幾句話，使他一生有所遵循。

短柬署名「白衣人」，是卡樂的手筆，看來此項交易相當順利，卡魯夫心上的疑雲逐漸消失了，那晚他酣睡到天亮。

約定的時間到來，差五分鐘就是中午，果然有八名壯漢，分別肩負布袋，從山徑直趨神廟，入內求見聖僧卡魯夫。

知客僧「哥烈治」把他們延入，飛報主持。

卡魯夫早有準備，召喚十二個高僧，以及四十名武藝高强的僧侶，腰間各繫兩條短棍，仍用黑袍遮掩，列陣恭迎。

各僧打開布袋看看，果然全是放着黃金，每一塊金磚俱是重二十両的，光華奪目，儘管那些高僧是出家人，但這些黃金看在眼裏，知道它是廟產的一部份，仍覺心上一喜。

卡魯夫走出來，協助各僧點收，說：「你們八個人當中，那一個人代表銀蛇卡樂講話？」

有一名壯漢走出來，說：「我們俱是無名之輩，不可以代表主公講話，看來主公就快到來，敬請聖僧稍候。」

「用茶！」卡魯夫下令知客僧用上乘的茶點敬客。

只是短短的十分鐘，遠遠望見一個身型高大而又目光四射的人，飛步走向神廟，他就是白衣人卡樂。他被人稱做「主公」，來頭不少，卡魯夫對他更加另眼相看，把他迎入內進，再入地下室，只有兩人在座，然後開口說道：「施主如此善心，捐了千両黃金，感激不淺，我絕不追問金骷髏的來歷，只是符合你的要求，把它奉送。它現時連同木箱一起，在半山亭背後的小徑埋下，入地三呎，即可取得，你的身手不凡，不費吹灰之力，該處只有一條小徑，料想不會弄錯。此外，我還想對你說知，它是在今日黎明掘地藏起來，樹上有弓箭手掩護，包管沒有人看見。除非你本人到取，別人動手發掘，必然六箭穿心，死於非命，你放心前往該處取出金骷髏好了。」

卡樂拱手為禮，說：「聖僧辦事週詳，極端佩服，後會有期！」

說完，他轉身走出地下室，跟八名壯漢聚在一起，飄然而去。

卡樂雖然走出神廟，他的一舉一動，仍然有人跟踪，從神廟的大門伸展到半山亭，又從半山亭伸展到沙灘之前，都有弓箭手躲在樹後或者樹上，遙遙的保護。

半山亭那邊的弓箭手在他們一帮人離開神廟之後，過了一個時辰，向卡魯夫回報，卡魯夫知道銀蛇卡樂已經掘地取出木箱，連同木箱以及骷髏一起帶走了，略為放心。

不知道為甚麼，他始終放心不下，對那一批弓箭手說：「這一座神山在孤島屹立，無路通入內陸，他們帶了金骷髏走開，必然用船離境，我們只能夠保護他們抵達沙灘，如果他們在海上被人截擊，我們就無能為力，儘管如此，仍有責任監視海面上的動靜，你們仍要沿途窺看他們的行踪。」

說完，揮了揮手，卡魯夫看見那一批弓箭手走開，然後走入靜室休息。

他以為卡樂可以安然離去，太過樂觀了，卡樂那一帮人離開了一個時辰之後，突然發生劇變，沙灘那邊傳來了一連串的密集槍聲，還有慘呼聲，顯然那批人碰上了海盜或是仇家，無法抵禦，倒斃在沙灘之上。

卡魯夫驚聞惡耗，率領由四十名武林高手組織起來的自衞團，走到山脚看看，但見屍首纍纍，雖然是方外人，仍覺難受，洒下同情之淚。

他叫人殮屍，發覺沙灘上面躺下來的屍體只有八個，細心辨認，沒有卡樂在內，同時找不到貯下金骷髏的木箱，驚奇不已。

他索性在沙灘上面查問此事，根本上靠近沙灘已經有人負責跟踪窺探卡樂那帮人的秘密，另外有些弓箭手由半山亭撤回，改派出去跟踪，他們負責保護那一帮人以及金骷髏，一經查問，為首的一人立刻報告：「這一宗意外事件發生得太快了，我們聽到槍聲才知道他們碰了伏兵，當時



圖為上任的神廟主持葛羅卡廸亞，在密室被人發現，該廟有電力供應，故此密室亦相當光亮。

他們距離山脚頗遠，即使我們衝出去，加入戰團，只是送死，犯不着這樣做，兇手乘搭裝置摩打的快艇突然靠岸襲擊，那一帮人巳經走近一艘機帆，他們行兇之後，立刻跳下快艇逃走，我們相距很遠，沒法看清楚他們的面貌，所知道的是這一點，他們沒有刦走存着金骷髏的木箱，準備迎接那帮人離岸的一艘機帆，仍在岸邊停泊，我們在槍戰之後走過去看看，船上的人，早巳死個清光，照情形忖測，那些人是在槍戰之前喪生的，全部死在槍下，可能他們被裝置滅聲器的手槍所殺。」

講話的人是神廟守衛隊的隊長「沙博」，忠心耿耿，從來沒有說謊，卡魯夫叫他帶到機帆上面看看，證實他所說的話，整個局勢根本就是很凌亂的了，聽了這番話，卡魯夫覺得更加凌亂，悶悶不樂。

末了，他吩咐五個人走到機動帆船上面，負責看守，不必理會這一宗血案，在沙灘上面喪生的人，立刻埋葬，免得橫生枝節，然後回到神廟休息。

白衣人卡樂突然出現

那一宗慘案很快就傳播到神廟之內各處，他進入神廟的大殿，十二個高僧巳經恭候多時，他召集各人到「議事廳」，落座後，報告他的所見所聞，說：「從表面上看來，似乎行兇的一帮人馬，矛頭並非指向阿多斯神廟，他們巳經達到目的，揚長而去，沒有後患，事實上並非如此簡單，白衣人卡樂沒有躺在屍林之內，顯然他巳經逃出生天，換句話說，他仍然留在神山之內，他不單是遇到襲擊，還失去了金骷髏，一定不肯干休，遲早露臉追究此事，我們絕對不能夠鬆懈。此外，所有弓箭手都說他們沒有看見任何人抬走木箱，顯然它仍在神山之內，假如白衣人卡樂仍然生還，向我們追查金骷髏的下落，可能使我們捲入漩渦，總之，這宗慘案只是一個開端，一定有許多麻煩不容易對付，我認為這件事情不宜報官，因為我們收取千両黃金也沒有在事前申報，橫豎兇手遠颺，屍體全部在荒山掘地埋葬，地面沒有標誌可尋，所有僧侶都不會輕易離開神山，消息不會外洩，暫時保守秘密，並非一件難事，我的見解如此，各位有何高見？」

他是一廟之主，作出的主張十二個高僧沒有反對，這宗慘案總算是告一段落。

各人分別離去，卡魯夫單獨走進屬於他的靜室休息，心裏暗自盤算。

他苦苦的思索，仍是猜不透卡樂的身份，也猜不透卡樂何以這樣重視金骷髏，更加猜不透卡樂的仇家是誰，覺得心神恍惚，吃過晚飯，腦海中仍是思潮起伏，為了控制自己的胡思亂想，他沉住氣盤膝而坐，默默的調息，逐漸進入空靈的妙境。

在茫然的境界中，不知道歷時多久，他突然聽到一些好像落葉似的聲響，睜開眼睛看看，果然不出所料，白衣人捲土重來，站在他的前面。

他很冷靜的說：「卡樂先生，你沒有喪生，我眞是高興！」

卡樂很悠閒的說：「金子巳經收了，我的生死，怎會令你關心？」

「，這一宗交易是我跟你談妥然後

成交的，如果你死在沙灘，我就更加難過，相信你今晚不是爲了討回金子再來看我吧？」

「我當然不是爲了千両黃金而來，坦白點說，我是爲了報仇而來。」

卡樂仍是穿了白色衣裳，看來好像喪服。

他所說的話，透着一股殺氣。

卡魯夫走前兩步，很鄭重的說：「卡樂先生，你不會懷疑我洩漏天機吧？」

「我當然不會懷疑你，甚至沒有懷疑神廟之內任何一個僧人，可惜事實擺在面前，除非有人洩秘，伏兵決不會突然而來，我預先訂下迎接我們離境的機帆也不會弄到船上的人死個清光。」

卡魯夫想了想，說：「那一艘機帆是否負責運金的？」

「是否運金，船上的人，毫不知情，根本上八名大漢，分別把金子放入布袋，然後把布袋搭在肩膊，有一截在背後垂下來，還是在深夜上船的，神不知，鬼不覺，機帆上面的船員或水手怎會知曉？」

卡魯夫插進一句：「你們是否從雅典登船的？」

「不錯，我的確是從雅典登船。」

卡魯夫嘆息了一聲，說：「雅典的人品流複雜，可能是鑄金師傅無意中透露口風，亦有可能是你的仇家刺探得到你的秘密，伺機出擊，不想發生的事情巳經發生了，悔也無益，我想問你一句，我是眞心誠意幫助你的，現在你想我怎樣協助你呢？」

「我先把我們怎樣受到襲擊以及我如何死裏逃生的情形說出來，再談其他，我的爲人十分謹慎，你可以從許多細節看得出來，我吩咐八名大漢從山脚沿着小徑登山之際，我仍然担心他們遇襲，先走一步，後來，我們在半山亭的小徑掘出木箱，逐步走下，快要走到沙灘，我仍是依照登山的方法處理，叫他們先走，其中有兩個人扛着木箱，我距離他們有一百碼那麼遠，突然槍聲卜卜，我趕快轉身飛奔，故此沒有遇害，相信你在慘劇發生之後，一定走到沙灘看看，希望你把當時的情形說的詳細。」

卡樂聽了，嘆息了一聲，說：「眞的使我傷心，我的手下以及船員水手，無一生還！我除了報仇之外，還想知道金骷髏的下落，當時八個壯漢押着木箱走，槍聲驟響，沒有人能夠帶了木箱轉身向背後飛奔而又逃過我的一雙眼，可見他們遇襲之際，木箱以及金骷髏仍在身邊，事後沙灘上面遺留下來的東西，只是屍體，金骷髏不翼而飛，究竟它是怎樣失去的？會不會是他們扛着走上快艇的一段時間，你的弓箭手躲在樹後，相距太遠，看不出來？」

「很難說，因爲我不在場，我沒法判斷，只能把弓箭手所講的話轉述。」

「那些話是由弓箭手講述的，照理弓箭手的隊長一定知情，他是誰？可否由你召見他互相引證？」

卡魯夫沉默了一會，說：「你的請求巳經是越權了，不過，我答應過協助你，仍然願意依你的請求去做，請你留下來，我叫人召見隊長沙博。」

很快就有一名彪形大漢奉召入室，卡魯夫把他介紹給卡樂認識，說：「我保證他所講的話，句句屬實。」

卡樂說：「聖僧，多謝你的帮忙，恕我無禮，現時我只是想請求隊長沙博先生搜索當時的回憶，談談金骷髏。」

「好的，我把當時情況說詳細好了。」沙博順口說了一句，把他所見所聞的情景講得一清二楚，他說的話跟卡魯夫所講的話十分接近，於事無補，卡樂聽了，伸手搔了搔頭，說：「那麼，我弄錯了，初時我以爲那幫海盜巳經把金骷髏刼走，現時我才知道，他們沒有看見過木箱，當然不會刼走它，究竟木箱以及金骷髏落在何人之手呢？頗覺耐人尋味。」

說完，他把一種含有懷疑成份的目光投在卡魯夫的身上，冷然說：「聖僧，我要告辭了，後會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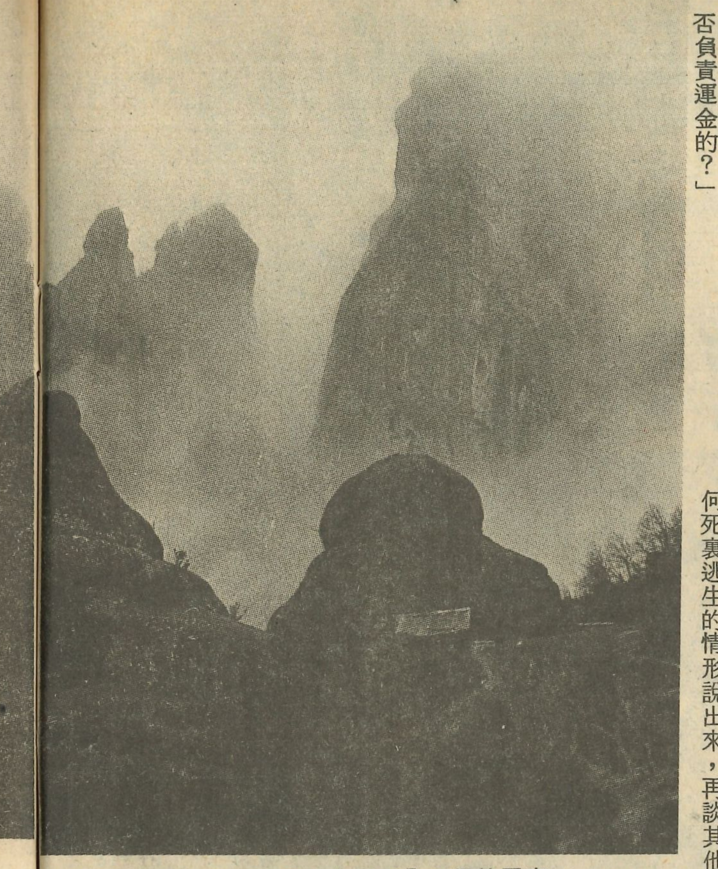
他的身形一幌，巳經轉身疾走，三幾個起落，踪影全無。

卡魯夫嘆息了一聲，說：「他的輕功巳經登峯造極，實在不容易對付，也許他對我們不滿，今後你應該要出入當心！」

沙博答應了一聲，說：「我一定依照你的吩咐去做，照情形看，他對我們不敬，應該想辦法抓他！」

卡魯夫苦笑一下，說：「山深林密，有許多石窟，他獨來獨去，隨處安身，有甚麼辦法抓他呢？」

「不，我們雖然不知道他藏身之地，可是，山上的野菓不多，他遲早要走進山門偷點食物的，我們不妨在天積厨佈下天羅地網，只要有甚麼風吹草動，有人把地面的漁網抽起來，另外一些人，把漁網從高處撒下，他就插翼也難飛。」



圖爲神山當中最險峻的五指峯，屹立在岩石頂上的一座石屋，叫做「靈屋」只是放置高僧遺體，並非活人所居。

「你眞傻！難道他在我們的臉前交談，沒有帶刀，那就反映出他身上沒有刀嗎？他必然有一柄利刄插在腰間，只是我們看不出來吧，即使有漁網把他罩住，他拔刀一割，那就白費氣力，觸怒了他，可能使許多個僧人染血，還是另想辦法好些。」

「聖僧，他亮刀割網之際，萬箭齊發，他一定沒法逃生。」

卡魯夫怒容滿臉，說：「他是我們的施主，捐了一千両黃金給阿多斯神廟，我們憑甚麼道理把他活活的射死？他捲土重來，揚言報仇雪恨，我們不是他的仇家，怕甚麼？」

沙博看見聖僧發怒，連忙賠罪，跟着告退。

卡魯夫覺得這件事情越來越棘手，除了暗中防範之外，別無他法，本來晚上四個人結隊分批巡視神廟內外的，他把巡邏的人數加倍，還吩咐他們帶備銅鑼，一旦遇襲，鳴鑼告警，如此安排，總算好些。

沙灘血案發生了五天，夜色沉沉，有一組人巡邏到神廟的藏經閣前面，一陣怪風，有一個人穿了黑色衣裳，闊袍大袖，從屋脊飛下來，向他們撲攻。

想不到他所穿的長袍，竟然是鋼甲，車身轉動，它就變成秘密武器，攔腰橫掃過來，受擊之人立刻倒下，痛極狂呼。

沒有受傷的人，紛紛把他們携帶在身的短棍握在手中，向怪客圍攻，說也奇怪，那個人只是把身體左搖右擺，頻頻轉動，鐵衣蕩開了短棍，隨即反攻片刻佔盡上風，八個人先後倒在血泊中，傷勢不輕。

湊巧隊長沙博巡視各處，走近該處，發覺怪客出手傷人，立刻應戰，順便打响銅鑼。他身爲隊長，武藝高强，身上的兩條短棍有鐵鍊勾住，揮舞之際，可長可短，其實是兩節棍，左手所握的銅鑼也是比較特異的，鑼背有環，用手握它，那個銅鑼就變成了圓盾，配合兩節棍，威力更强，兼且可以倒地打滾。

沙博憑着一盾雙棍，苦戰黑衣人，只是打個平手，由於怪客的鋼鐵衣裳撞擊銅鑼，發出刺耳的聲响，引起附近巡查的另外一些守衛，循着鑼聲飛奔過來，加入戰團，怪客自知以寡敵衆，難以取勝，長嘯一聲，落荒而走，各人不敢窮追，只好收兵。

這一場戰役死了兩個僧人，還有八個人受傷，戰後隊長沙博向聖僧卡魯夫報告此事，雙眉緊皺，說：「那個黑衣人並無別的兵器，是靠一件鐵衣出擊，由高處飛下，張開鐵衣，有如雙翼，不知是何方神聖，實在可怕，我傾全力出戰，只是打個平手而已。」

卡魯夫說：「他沒有姓名，懂得他的人只是把他稱做黑鷹，係雅典第一流的殺手，怎會突然出現呢？他此行必有目的，你能否猜得到他爲甚麼夜闖山門呢？」

「我實在眼拙，無法猜測，我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此人殺氣騰騰，視人命如草芥，仍然留在神山之內，隨時出擊，不可不防。」

「隊長，照你看，這個怪客的武功高强，輕功這樣出色，是否你看見過的白衣人卡樂呢？」

「不，他比較卡樂更加粗壯，看來也高了些，此外，卡樂每次露臉俱是穿白衣的，他却身穿黑衣，顯然不是卡樂了，卡樂雖然一意孤行，却不是濫殺無辜的江湖大盜，我覺得他不是卡樂！」

卡魯夫說：「如果他不是卡樂，他一定是卡樂的對頭人。」

吐出火焰突圍而出

自從神山上面多次發生恐怖的流血事件之後，卡魯夫就下令各僧緊守崗位，嚴密戒備，此外，他終於接受隊長沙博的建議，故意把一些美味的食物放在香積厨內，四方八面，佈下天羅地網，還有弓箭手躲在帷幔的後面，隨時發箭。

如此安排，很有道理，除非那些潛伏在暗處的武林高手巳經有了風聲，不敢出動，或者他們有人供應食物，可以繼續躲藏，否則，必然上釣，變成網中魚，他以爲這樣做總算是有些辦法，聊勝於無，殊不料黑鷹武藝高强，且又懂得妖術，撒網捕魚，反而自取其辱。

又是一個黑夜，香積厨前面的天階，忽然有些細碎的脚步聲，走進香積厨內，那個地方一直是堆放食物的，巳經煮熟的齋菜，顯然丟冷，仍是可以吃的，旁邊還有許多種水菓放置，那個人渾身黑色打扮，疾走過去，不吃齋菜，只吃水菓，還把一個布袋打開，把十多個水菓放進去。

他還沒有决心走開，站着的地面巳經發生變化，他立脚之處正是漁網，一聲叱喝，十多個僧人一齊動手，把漁網拉起來，他也滑脚跌倒。

他正是卡魯夫想生擒的「黑鷹」，沒

有人想像得到他的身手如此敏捷，只見他身形一閃，竟然往斜裏飛躍出去，那個漁網還沒有合口，把他困在網內，他已經像一隻鷹似的飛到天階那邊，不過，他在天階還沒有站穩，另外一個漁網忽又凌空而下，把他罩住。

「黑鷹，今晚你一定逃不了，乖乖的投降吧！」

說話的人正是隊長沙博，他緩步走過去，冷不提防黑鷹張開了口，吐出一條火焰來。

他的武功不弱，疾忙退後幾步，才不會燒傷，定眼看時，黑鷹已經運用邪術接二連三的吐出火焰了，有一部份繩子被火焚毀，他從裂口飛躍出來，彷彿一團黑影，撲到屋頂去。

躲在屋脊另外一邊的伏兵，看見他飛躍而起，立刻放箭，黑鷹只好改變主意，在空中一個鷂子翻身，躍下天階。

那時他已經脫離漁網的威脅，隊長沙博下令放箭，只見他頻頻翻動身上所穿的黑衣，箭如飛蝗，始終沒法傷害他。

苦鬥了一會，他終於突圍而出，並非向空中飛去，而是從地上穿過幾個大堂逃走。

卡魯夫接獲報告，趕快離開主持的靜室，走向香積廚那邊，正好看見一隻大鷹似的動物，從大殿躍登屋脊，那邊沒有伏兵，只好讓他逃走。

很快隊長沙博追到眼前，卡魯夫說：「黑鷹已經逃走了，我眞是不解，我們已經在香積廚佈下了天羅地網，他怎樣逃生呢？」

隊長沙博把剛才發生的戰鬥說個詳細，卡魯夫心上一沉，說：「黑鷹不單是徒手能夠飛上屋頂，張開了嘴，能夠噴出一條火焰，端的厲害！爲甚麼他三番四覆的出現呢？他想要些甚麼？我眞是茫然！」

站着談了幾句，卡魯夫轉身走回靜室去。

他剛剛走進去，忽然看見一個穿得齊齊整整的中年人，站在眼前，臉色一變，說：「你是誰？爲甚麼走進我的靜室呢？是否刺客。」

他一口氣說出了幾個問題，對方沒有做聲，讓他說完了，然後緩緩的開口：「聖僧卡魯夫，我究竟是誰呢？你不必查問，總之，我此行是對你有利無害的，因爲我是此間的獵手，只是捉拿一種飛禽。」

「你的意思，是否想替我把黑鷹生擒呢？」

「正是如此。」

「那麼，你不是刺客了，剛才我們曾經搏鬥過，眞是可怕，黑鷹只是把身上穿的鐵衣抖了抖，飛箭就給他擋開了，跟着他噴火燒了漁網，我們人多勢衆，仍是沒法奈何他。」

「你們不懂得他的武功到了甚麼地步，擅長甚麼？怕甚麼？當然不是他的對手，眞是可惜，我來遲一步，給他溜走了，不過，我有一個巧妙的安排，可以把他生擒，如果你肯合作，不妨一試。」

那個陌生人看見卡魯夫對他所講的話，稍爲聽得進耳，索性把他挖空心思想出來的一個局勢講出來，徵求對方的同意。

卡魯夫考慮了一會兒，說：「爲勢所迫，我沒有辦法顧得那麼多了，索性依計行事。」

陌生的夜行人十分詭秘，始終不肯吐露姓名以及身份，說完，拱手告辭。

卡魯夫在他走開之後，心裏暗想，大好的一靜神山，偏是那麼古怪，憑空來了三名武林高手，他們俱是行踪詭秘的，簡直不知道怎樣應付，既然最後露臉的夜行人，說出一條妙計，企圖生擒黑鷹，不妨借虎驅狼，說不定因此引出失踪了幾天的白衣人卡樂，把他們一網打盡。

主意打定了，他反而整晚酣睡。

黑鷹死在王爺手上

翌日早上，卡魯夫當衆宣佈，他認爲近來多次捉拿黑鷹失手，損了幾名僧人，顯然是隊長沙博的武功有限，應該挑選更加出色的人担當這個職位，三天之後，在神廟正門之前的廣場舉行武功觀摩大會，任何僧人都可以參加，擂台躉正是沙博，戰勝他的人如果沒有人挑戰，他就是新的警衛隊長，反之，有人向勝利者挑戰，打贏了他，便是隊長，如是者一層層的打下去，直到剩下最後一人爲止，不過，沙博如果第一場交手就打贏，休息一會，他仍有機會再度挑戰，至於戰鬥雙方使用的武器，只有一種，那是圓盾以及兩節棍。

卡魯夫不單是當衆宣佈，還張貼告示，務求那一場「甄拔賽」有聲有色，留在神廟的人，因爲他們不難走出山門一步，太過苦悶，經常練習各種武功，神廟之內最主要的武器就是雙節棍和圓盾，各人早已十分熟練，預料那一天廣場比武，必然十分熱鬧，獲悉了這一宗壯舉，各人躍躍欲試。

到了比武的一天，上午十點鐘，幾百個喜歡練武的僧人齊集廣場，準備出擊，由卡魯夫出場講了幾句，隨即退下，六呎高的木台上面，只是站着一人，他就是隊長沙博。

沙博大聲說：「警衛隊長這個職務，一向是由武功最高的人担當，我門不過黑鷹，顯然是退化了，卻又不知道應該讓那一個人接替，聖僧卡魯夫認爲最公平的方法就是由比武決定，現時可以開始交手了，有興趣的人不妨躍登木台。」

他的話暗示那一個挑戰者必須有些本領，起碼要憑空飛躍到六呎高的木台上面，沒有輕功的人，根本上沒有資格交手，如此安排，省去了許多沒有斤両的人向他挑戰，確是明智之舉。

幾百個僧人當中，有些人武藝高强，平時沒有機會發揮他的本領，碰上了正式比武，怎會錯過呢？隊長沙博剛剛閉嘴，立刻有人疾走到木台前面，站定了脚步，說了一聲：「獻醜！」然後飛躍到台上去了。

他的一雙脚在木台上面剛剛落下，紋風不動，隊長沙博向他打量一眼，說：「安哥拉，別人說你的一雙脚，從來沒有碰上敵手，今天看見你飛躍的姿勢，十分美妙，佩服之至，但望你能夠戰勝我，使我有機會休息，閒話休提，放下武器，請即選用，立刻發招！」

安哥拉存心挑戰，眉毛往上一揚，說：「我們交手了，看招！」

他的身形十分靈活，嘴上的話剛剛說完，他就地一滾，滾向木台左邊，抓了雙棍一盾，順勢出擊，有如一陣風，滾到沙博的脚下，立刻把兩節棍放盡，彷彿一條蛇，纒住對方下三路出擊。

沙博十分冷靜，只用銅盾擋格，連續化解了對方五次撲攻的蛇形棍法，然後出招，棍影如山，迎頭壓下，安哥拉不慌不忙的舉起銅盾擋格，連消帶打，即擋即攻，不單是把兩枝短棍貼身打去，身形轉動，有如兩個蟹鉗，百忙中，他還把銅盾攔腰截擊，十分凌厲。

沙博是台主，雖然兩人的本領不分高下，作戰的經驗，他卻稍佔上風，打作一團之際，他找到最有利的機會，四枝短棍纒在一起，突然飛起一個穿心腿，大喝一聲：「下去！」

木台上面有一個人，應聲飛下地面，雙棍和銅盾脫手而飛，他就是安哥拉，無法戀戰，狼狽而逃。

隨後三幾個人向沙博挑戰，俱是鬥輸的，沙博目中無人，耀武揚威，朗聲道：「我自問功夫太過淺薄，不敢做隊長，然後登台應戰，料不到你們全是膿包，安哥拉跟我交手，還有點樣子，跟着登台挑戰的人，對我全無威脅，俱是被我踢下台或者拋下台的，難道沒有一個人跟我打得似模似樣嗎？」

他在木台上面頻頻走動，說來說去俱是那幾句，台下看熱鬧的人雖然覺得討厭，卻又無可奈何。

就在這時，忽然有一個人好像雀鳥似的飛到台上，雙手一抖，身上所穿的黑衣向左右兩邊散開，彷彿一對翼，哈哈大笑，說：「隊長，認得我嗎？」

「你是黑鷹，當然我認得你，我們曾經交過手，今天一決雌雄好了，快些拿武器！」沙博很興奮的說。

「我沒有武器！你立刻可以展開攻勢吧！」

黑鷹只是匆匆的說了一句，就把衣裳往身上一拍，有如大鷹振翼，準備厮殺。

「來得好，來得好！我要展開攻勢了，看招！」

沙博仍用雙棍一盾出擊，他看見黑鷹站在台口，棍去如風，打算攔腰一棍就把他掃跌，補加一脚，踢他下台，沙博最擅長的是掃腰棍，因爲對方實在沒有足夠的空位閃避，無怪他這樣想。

他太過樂觀了，黑鷹突然整個飛起來，在空中翻了一個轉身，左邊的鐵衣凌空而下，如果沙博不是把銅盾向上一迎，只是這一招，已經使他的頭皮削去一截。

他幸而避過，暗吃一驚。

由於對方的鐵衣打在銅盾上面，錚的一聲，更加顯出木台上面殺氣騰騰。

兩人繼續交手，武功有了距離，沙博屈居下風，只是勉强擋架，遲早落敗，僧人着實替他担心！銅盾被敲擊之後，越來越密，扣人心弦，他快要被對方擊退之際，台上忽然多了一個高大的漢子，用三叉擋住黑鷹的鉄衣，對沙博說：「隊長，讓我收拾他，請你在旁觀戰。」

沙博看見卡魯夫說過的夜行人出現，此人自稱獵手，專心捉拿黑鷹，喜出望外，趕快退下。

那個木台本來是準備給廟裏的僧人比武，那時喧賓奪主，變成兩個外人展開龍虎鬥了，看熱鬧的僧人，更加興奮，鴉雀無聲。

黑鷹沒有動手之前，說了一句：「王爺，你也插手金骷髏嗎？」

「金骷髏是我的，誰想奪取它，先要殺我！」高大的漢子傲然說。

黑鷹不再打話，猝然搶攻，招式奇特，他的確是除了那件鉄衣之外，沒有別的武器，不過，他隨時可以飛起十多呎，從空中出擊，銳不可當，那是他的殺手鐧，對方初時有點手忙脚亂，一再苦鬥，他知道黑鷹來來去去只是這一招，反而臉露微笑。

至於他的武器，左手抓住一個龜背形的大盾，右手緊握鋼叉，他的盾係武林中的精品，抵禦黑鷹的鉄衣，綽綽有餘，他用不着睁開眼睛去看就可以揮動鋼叉衝刺，剛剛尅制了對方的鉄翼，跟住鬥了半個時辰，黑鷹久戰無功，突然把鉄衣壓住鋼盾，憑空吐出一條火焰來。

王爺被逼棄盾，退後數步，看來似乎他屈居下風，殊不料黑鷹的鉄衣在罩住鋼盾，來不及收回，左右兩邊鉄衣的中間，剛剛有一個空位，王爺把心一横，鋼叉脫手飛出，正好穿過空位，却插中黑鷹的胸膛。

黑鷹大叫一聲，渾身發抖，倒在木台上面，氣若游絲。

王爺担心他有甚麼詭計，沒有走過去，反而走向隊長沙博那邊，說：「黑鷹死了，我的任務完成，就此告別！」

說完，飛躍下台，向斜裏飛奔，很快就越過人叢，走得無影無踪。

沙博走向黑鷹那邊，細心看看，驚呼了一聲。

王爺沒有說謊，黑鷹果然氣絕，沙博看清楚他的鉄衣，原來是許多塊劍形的鉄片橫貫織成，可收可放，運用得好，簡直是大鳥的雙翼。

武林中從來沒有人使用這種武器，他引以爲奇，直到聖僧卡魯夫走上台向他查問，他然後恢復常態，說：「聖僧，黑衣人果然屬實，三十磅重的鋼叉，脫手飛出，跟一枝箭射出去那麼快，無怪黑鷹死在他的手上。」

「剛才他們二人對壘，曾經稍爲講過幾句話，你有沒有聽到，黑鷹說些甚麼話呢？」

「黑鷹叫他做王爺，可見黑衣人的來頭不少，後來，黑鷹怪責他不要插手金骷髏的事，王爺說過一句，認爲金骷髏是他的東西，他應該取回，別人想奪取它，先要殺他，此外，我沒有聽到別的話了。」

卡魯夫臉色一沉，說：「黑衣人雖然走開，並非離開神山，他當然不是爲了殺死黑鷹而來，要是他向我們追討金骷髏，那就麻煩了，看來他活着仍有後患，不可不防。」

不論如何，死了黑鷹，卡魯夫總算是鬆了一口氣，那一場比武只是佈局誘黑鷹出現，黑鷹死了，卡魯夫當衆宣佈隊長沙博仍然留任，因爲他衞晃成功，沒有人反對，這件事情也就告一段落。

一柄飛刀密室發生血案

當晚靠近深夜，卡魯夫單獨留在靜室之內，覺得心緒不寧，忽然嗅到一股清香，那是阿多斯神廟對上一任的主持人「葛羅卡廸亞」最喜歡嗅吸的香氣，大感詫異，不再練功了，索性披了一件衣裳到外邊去。

通道那邊沒有別人，黑暗中，有兩個守衛閃出，他揮了揮手，讓他們走開，然後循着香氣散發的方向走過去。

他發覺那些香氣越來越加濃厚，似乎在一塊板壁透出來，至於板壁本身，好像有一條罅，隱隱透出一些光亮。

板壁怎會透出光亮呢？分明是板壁的後面有一間密室了，他是主持，在那個地方所有的房間他都走遍了許多次，從來沒有發覺那塊板壁的背後另有密室，好奇心油然而生，提高警惕，走過去細心看看。

他的忖測竟然符合事實，板壁不單是有一條罅露出來，他伸手扳着它搖動，竟然發覺它可以移向左邊，索性把它拉到盡，看看密室之內有些甚麼？

雖然密室裏面燈光並非太過明亮，仍有足夠的光度使他看得見房裏有一個老翁徘徊，若有所思。

他閃身走進密室裏，隨手關門。

老翁覺察有人走進來，把臉孔朝向他那邊，先是看了一眼，他就驚呼了一聲，衝口而出的喊了一聲：「師尊！」

「是的，我的確是葛羅卡廸亞，眞是難得，你還記得起我！」

「師尊，我怎會忘記你呢？你分明是圓寂了，今晚我仍然看見你活生生的站在眼前，眞是高興！以前有許多位師尊死後復活，我只是半信半疑，今晚看見你復活，多麼興奮呢？你已經復活，為甚麼留在密室裏面？」

他太過興奮了，衝口而出的說了許多話，老翁讓他說完了，然後開口：「卡魯夫，你也相信一個死後能夠復活嗎？或者你將來身歸黃土，能夠做得到，至於我，根本沒有死，死的另有其人！」

「我分明看見你已經圓寂，心臟也停止跳動，把你放在木龕之內，由幾十人搬送到神山的靈屋，然後離去，怎會認錯人呢？」

「並非你認錯人，只是我詭計多端而已，我施展閉氣術，停了呼吸，看來有如死去，當晚我的呼吸逐漸恢復過來，於是我重新有了生命，當時我走出木龕，那個木龕是空的，過了幾天，湊巧有一個老僧病逝，我才把他放入木龕，代替了我，結果你現時走進靈屋辨認第五十五號木龕，你就發覺坐在木龕裏面的人不是我。」

「既然你不是患了心臟病逝世，何苦搬弄這一套戲法呢？」

「我當然是有苦衷的，大概你已經知道金骷髏是一條禍苗了，我之所以被逼遁世，寧願躲在密室，活到眞眞正正死亡的一天，不再走出來，可以說是受到金骷髏的牽累。這個秘密不能夠永遠保留的，說了出來，也許對你有些帮助，照情形看，我雖然消失，你繼位做主持，必然有人向你找麻煩，你可否把最近因為金骷髏惹起的麻煩從頭到尾講出來？」

卡魯夫聽了，立刻把白衣人捐贈巨欵交換金骷髏的經過情形說出來，直到一個不知名的王爺殺了黑鷹為止，說得清清楚楚。

他閉上了嘴，希望葛羅師尊發表一些意見。

葛羅卡廸亞長嘆一聲，說：「果然不出所料，金骷髏是凶物，後患無窮！」

稍停，葛羅卡廸亞的情緒穩定下來，緩緩的說：「我必須把金骷髏的高度秘密揭穿，你才知道為甚麼有幾帮人馬為了奪取它犧牲性命，金骷髏只是一個很普通的骷髏，它之所以值得重視，純然是骷髏頭的空洞地方，有一個金盒，盒內藏有製造核彈的全部過程。

「你一定會向我追問如此古怪的一個金骷髏何以落在我的手上，我先要對你說知，七八年前希臘發生的一場旱災，令到廟產所擁有的山田，沒有收成，佃農不單是無法納糧，反而需要我們養活他們，唯一的辦法就是把廟裏存放多年的金銀珠寶變賣，坦白點說，幾百年來都是不斷賣出金銀珠寶，沒有添補，根本上就是所餘無幾的了，湊巧當時伊朗皇帝巴利維到我們這一座神廟禱告，我把苦衷說出來，他慨然相助，吩咐大臣從速把伊朗國內擁有的金銀珠寶拿出一部份，送給我變賣，得欵七千萬美元，然後解決財政上的困難，不消說，我當然是極度感激他了，他懇求我收藏那個放置核彈製造方程式的金盒，把它納入一個骷髏頭之內，照常的注入石漿，取名金骷髏，叫我把它永久保存，直到他本人或者他派來的人講得出金骷髏裏面有些甚麼，然後把它交給來人帶返，假如有人到取金骷髏而又沒法講述金盒之內貯放何物，此人就是奸細，格殺勿論。

「如此輕而易舉的一項委托，我當然是一口答應的，殊不料巴利維王返國之後患了重病，赴美求醫，終於喪命，此後，我就碰上了厄運，發生一連串的災禍。」

說得多了，老翁有點喘息，坐了一會，才有力量續說下去：「我在巴利維王病逝之後的兩年之內，碰上了三個自稱是皇帝派來的人到取金骷髏，沒有一個人能夠回答我提出來的問題，立刻被我預伏在帷幔之後的弓箭手射死，過了兩年，有一個人能夠講得出金骷髏之內有些甚麼，可是，我沒有把它取出之前，他已經在神廟之內被人謀殺，使我極端不安，隨後我接獲伊拉克國家保衛局的警告，叫我不能夠把伊朗巴利維王留下來任何東西交給伊朗狂人高米尼，否則，縱火焚燒神廟，顯然我已經捲入政治漩渦，我索性運用閉氣術詐死，企圖避開殺手追擊，當時我還是那麼天眞，以為把主持的重任放在你的身上，特務殺手不會跟你作對，因為你對金骷髏的秘密一無所知。」

卡魯夫很是難過，說：「金骷髏的秘密如此複雜，實在出乎意外。你太過辛苦了，暫時留在這裏好好的休息吧，外邊的事情，由我料理好了，有一句話我不能不問，我曾經收了一千兩黃金，把金骷髏交到白衣人卡樂的手上，那個金骷髏究竟是眞品抑或是假貨呢？」

「當然是假貨！」

「為甚麼你說得這樣肯定呢？」

「因為我親手把眞的金骷髏收藏在我替身的木龕之內，靈屋裏面沒有活人居住，全是放置高僧而且做過神廟主持的遺骸，各佔一個木龕，座位下面的空洞地方，照例有一堆白沙，眞的金骷髏就放在白沙之內，僧人裏面有奸細，切勿讓他們知道情況。」

「你當然是掌握了若干證據才說他們是奸細的，最可疑的僧人是誰？」

卡魯夫急於查問。

葛羅卡廸亞想了想，沉住氣說：「為首的一個奸細是……」

他忽然倒下，唇角溢血，背上插了一柄飛刀。

靈屋展開僧俗生死門

剛才卡魯夫雖然拉開了板壁的暗門走進去，已經進入密室，立刻把它閉合，可是，他不知道怎樣加鎖，看來那個刺客早就懂得那個地方的板壁背後另有密室，他們談話的時候，他不單是留在外邊竊聽，還把板壁拉開了一綫，發覺老翁即將講出奸細是誰，立刻飛刀行刺，得手之後，潛逃無踪。

卡魯夫碰上了在眼前發生的慘劇，先把老翁扶正，能夠坐下來，然後追出去，外邊一切景物如常，鬼影也沒有。

他再入密室，老翁已經氣絕。

他認為老翁沒法施救，索性把秘門依照原來的模樣拍合，走回自己的靜室。

他越想越加不安，既然在門外竊聽的人及時拋擲飛刀，殺了老翁滅口，這傢伙一定聽到老翁喪生之前講出來的秘密，說不定搶先到靈屋盜取金骷髏，必須制止，兼且揭發這傢伙的眞面目。

打定了主意，卡魯夫立刻召見隊長沙博，叫沙博選取四個忠心的隊員，一起出動，在天亮之前趕到靈屋那邊，準備捕捉蓄意叛變的兇手。

黎明之前，他們六個人各自携帶貼身的兵器，抵達「五指峯」，覓路登山。

他們看見靈屋那邊燈火全無，略為放心，怎料向上疾走之際，忽然有一塊大石從高處滾下來，有兩個僧人閃避不及，竟被大石撞倒，連人帶石滾下幾百呎高的懸崖，就此喪命，只有一連串的慘呼聲在山谷之內廻環作响。

生命是這樣快結束的，他們看了都覺得心上一沉。

好好的一座山，怎會滾下大石？站在高處把大石推下來的人，準是飛刀殺死葛羅卡廸亞的兇手了，這樣想想，他們就切齒痛恨，恨不得立刻抓住那個惡魔，碎屍萬段。由於報復心理刺激，他們的脚步加緊，很快就抵達山頂那一座放置靈軀的石屋中。

它一共有五層，屹立在地面的有三層，地面之下，還有兩層，每一層俱是放置木龕，每一個木龕都放下一個屍骸，姿勢各異，道行較高的僧人，可以坐化，不夠道行的只是躺着去世，頗有分別，不管那一個高僧的死狀如何，俱是保守他的姿勢由木匠製造木龕放置的，椅子或小床下面，另有一個木龕，放置白沙，準備他的靈魂升天之際，先行踏過白沙，然後冉冉升空。

所有木龕俱是禁止閒人走近的，靈屋外邊有鐵鍊和大鎖，仍然保留，似乎那個喪心病狂的叛徒從正面走進去，大概從破窗潛入。卡魯夫有鎖匙，不必像小偷似的走進去，向其餘的人望了一眼後，便即取匙開鎖。他剛剛打開了那一扇大門，隊長沙博就對他說：「聖僧，門裏可能有伏兵，還是由他們先行入內好些。」

說完，他叫兩個僧人先入。

那些人早已帶備武器，兩個僧人各持銅盾以及雙棍閃身入內，只是走了幾步，突然聽到颼颼的刀風，雖然銅盾抬高了多少，總算可以抵擋一陣，可惜它只能夠遮住臉孔和胸部，小腹也沒法遮蔽，分別中刀，倒地慘叫。

隊長沙博忍無可忍，拚了性命不要，衝進去搜索，抛刀的人已經杳然，在他前面只有兩個垂危的伴侶。過份哀傷使他變成更加勇敢，在地面來來往往的走動。

天色還沒亮，這樣做是很危險的，不過，敵人已經離去，他再威猛也是沒用。

稍停，卡魯夫也走進去，隨手關門。

敵人雖然沒有露臉，却有一股語聲從暗處飛出來，冷然說：「卡魯夫，你也走進來嗎？今天是你的死期，變了鬼也不要怨恨我！」

卡魯夫躲在牆角，前面有一個頗大的木龕橫放，形如黑棺，使他有些遮蔽。

他認為敵人不能夠抛刀殺他，很冷靜的說：「我是卡魯夫，一向秉公辦理，從來沒有仇人，眞的不知道為甚麼你要佈局殺我！」

「你說我佈局殺你嗎？簡直是笑話！誰叫你走到靈屋捉我呢？你不插手金骷髏，安安份份的做一廟之主，豈不是好？何必理會金骷髏呢？」

「我走到靈屋捉你，並非為了金骷髏，對我來說，它簡直是廢物！我雖然是為了好奇心而來的，我無法相信神廟之內有一個像你那麼厲害的高手！你究竟是誰？我快死了，很想把謎底找出來。你不會是我的朋友當中的一個吧？」

「不，你猜錯了，我不單是你的朋友，還是你的親密戰友！」

對方終於透露一些秘密了，卡魯夫正是想纏住他談個不休，使隊長沙博有機會繞道走到講話的地點偷襲，因此他很有耐性的說：「不錯，有些僧人跟我並肩作戰，你必然是其中的一個，讓我猜一猜你是誰？」

「不，穿上了僧袍之後，我就不是你的親密戰友！」這句話更加明顯的透露他是誰了，卡魯夫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突然大聲叫喊：「你是齊諾！」

「是的，我確是齊諾！三十年前，我們是私梟，也是游擊隊，後來你走投無路，投入宗教的懷抱，憑着你的苦修，獲得聖僧葛羅卡廸亞的信任，把你提升到坐在第一把交椅，他離開了神廟升天，遺囑宣佈你是新的主持，威風凜凜，我怎樣呢？三十年前是個火夫，在厨房工作，三十年後，仍是一名火夫！如果不是今天發生流血慘劇，相信你不會記得起世界上還有齊諾這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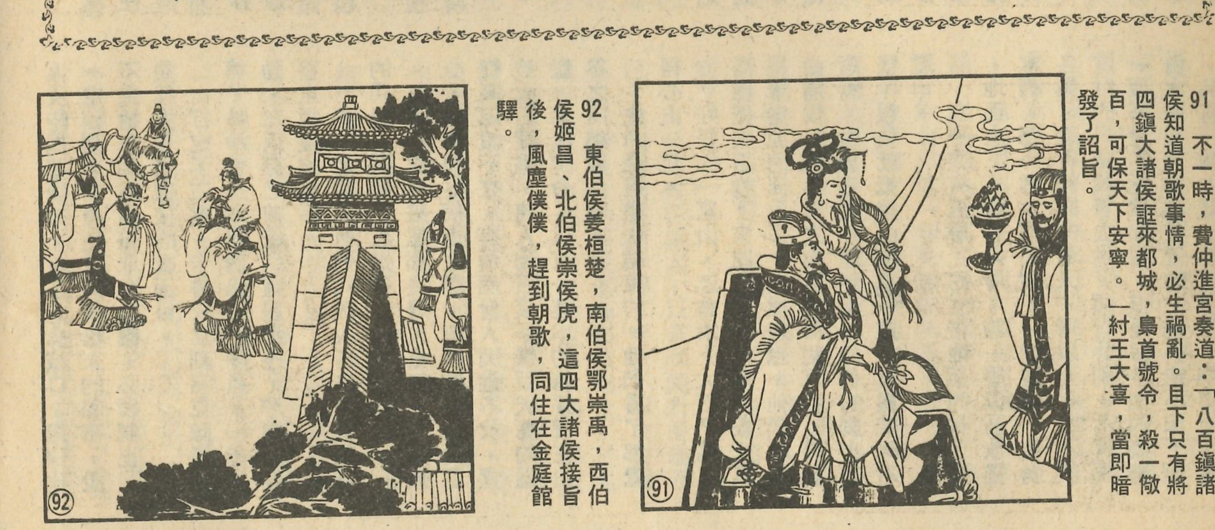
（以下轉入56頁）

封神榜故事之二

反朝歌（四）

關趙于・編繪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描述仁君周武王與替天行道的姜子牙反抗紂王殘暴行爲……紂王沉迷美色聽信妲己的讒言，對忠良肆意殺虐，誅妻殺子，以致諸侯紛紛起來反抗……





91 不一時，費仲進宮奏道：「八百鎮諸侯知道朝歌事情，必生禍亂。目下只有將四鎮大諸侯匯來都城，梟首號令，殺一儆百，可保天下安寧。」紂王大喜，當即暗發了詔旨。

92 東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西伯侯姬昌、北伯侯崇侯虎，這四大諸侯接旨後，風塵僕僕，趕到朝歌，同住在金庭館驛。



93 四位諸侯傳杯歡飲，酒行數巡，西伯侯姬昌問道：「天子有何緊急大事，詔我四臣到此？」南伯侯鄂崇禹深知崇侯虎平時與費仲結黨營私，就說：「崇賢伯內裏有人，豈能心中無數？」



94 崇侯虎是個作惡多端之人，深怕別人當衆揭露他，就先發制人，竟在酒席上與鄂崇禹相爭起來。



95 姬昌和姜桓楚急忙勸阻，崇侯虎不聽，撲將過來，要與鄂崇禹厮打。不提防被鄂崇禹一壺酒，劈面正打在臉上。

96 崇侯虎大叫一聲，飛身來抓鄂崇禹。姜桓楚上前架開，喝道：「大臣厮打，成何體統！崇賢伯，夜深了，你睡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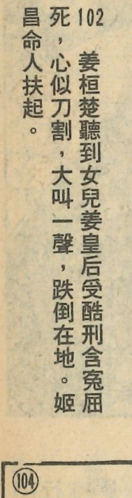


97 崇侯虎走後，三位諸侯重整一席，邊飲邊談。更深夜靜，忽聽有人喊道：「千歲，千歲！今夜傳杯歡會飲，明日鮮紅染市曹！」



98 姬昌聞聽此言大驚，急忙尋問方才說話的人。左右侍酒人等一齊跪倒，回答不曾說此言語。

99 姬昌詫異，命家將把侍酒人都拿出去斬了。衆人誰肯將生替死，齊叫：「千歲爺，不干小人事，是姚福親口說的。」這姚福是使命官手下的人，見衆人說出他，聽得魂消魄散。



100 姬昌問姚福爲何說出這話。姚福只得道出機密：姜皇后屈死西宮，二殿下大風刮去，天子相信妲己娘娘暗傳聖旨，宣四位諸侯明日早朝，不分皂白，一概斬首。



101 姜桓楚聽罷，忙問：「姜娘娘爲何屈死西宮？」姚福便將紂王無道，誅妻殺子，自立妲己爲正宮等情訴說一遍，末了，央求道：「今夜小人不忍，說出此言，望千歲爺饒我一命。」

102 姜桓楚聽到女兒姜皇后受酷刑含冤屈死，心似刀割，大叫一聲，跌倒在地。姬昌命人扶起。



103 姜桓楚痛哭道：「我兒剜目，炮烙雙手，從古到今，哪有此事？我要犯顏力諫，辯明冤枉！」姬昌、鄂崇禹撫慰一番，連夜修本，單等明早見君，再分清白。

104 與此同時，奸臣費仲探到四大諸侯住在館驛，連夜密奏紂王，並如此這般，獻上一計。

105 次日，早朝升殿。姜桓楚將本章呈上，亞相比干接表，展於龍案。紂王想着費仲出的主意，恨不能立刻將四鎮諸侯梟首。



106 紂王不看奏本，却問姜桓楚：「你可知罪？」桓楚回答說：「臣鎮守東魯，爲國爲民，奉公守法，有何罪可知？」接着，痛斥紂王無道，含淚爲女兒辯明冤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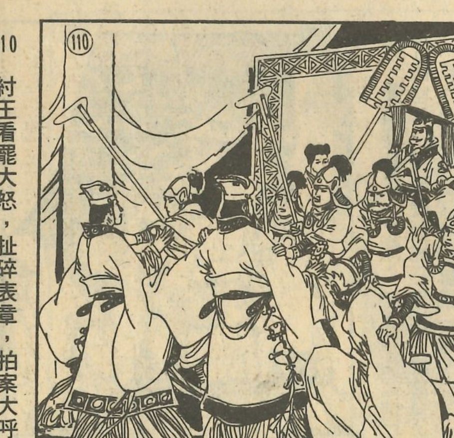
107 紂王暴跳如雷，罵道：「老逆賊！你與姜后合謀殺君，篡奪王位，罪惡如山！」命武士將姜桓楚拖出午門，亂刀碎剁，以正國法。



108 姜桓楚怒指紂王，罵不絕口。金瓜武士不由分說，將姜桓楚剝去冠冕，繩纏索綁，推出午門。



109 姬昌見姜桓楚被押出午門，已知紂王日事怠荒，信讒遠賢，甚是無道，便冒死上言：「陛下不看臣的奏本，即動極刑，文武百官如何肯服？」隨即將三位諸侯聯名本章遞上。



110 紂王看罷大怒，扯碎表章，拍案大呼：「將姬昌、鄂崇禹、崇侯虎三逆臣，拿出午門梟首！」命魯雄監斬，速發行刑旨。



111 武士一齊動手，把三位諸侯綁到午門行斬。鄂崇禹慷慨激昂，嚴聲不絕。不一時，奉御官傳旨：「單赦崇侯虎。」原來是費仲力諫紂王，單赦了這北伯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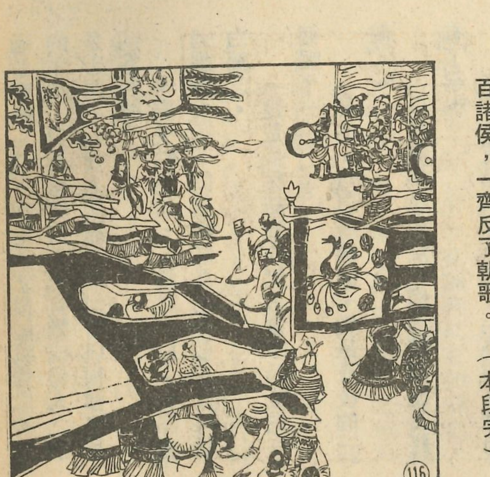
112 文武百官見紂王單赦了崇侯虎，個個心中不平。黃飛虎、比干等七名大臣出班同奏陛下，乞請赦免姜桓楚、鄂崇禹、姬昌三位重臣。若三位忠良無罪而死，如何能服天下臣民之心？

113 七王力諫，紂王才答應赦免姬昌，但要暫囚羑里，對姜桓楚和鄂崇禹，不肯赦免，速正典刑。並對衆大臣說：「如再勸阻者，即與姜、鄂二逆臣同罪！」

114 不多時，姜桓楚碎屍，鄂崇禹梟首。監斬官魯雄回旨，紂王起駕回宮。兩班文武慘然淚下，痛惜國家棟梁之才無辜喪命，担心自此東南兩地無有寧日。



115 姜、鄂二侯慘死不久，隨衆而來的家將星夜逃回，分頭報予二侯之子姜文煥和鄂順去了。



116 姬昌到了羑里，軍民父老，牽羊担酒，鼓樂相迎，把他看作聖人一般。不久，東伯侯姜文煥，南伯侯鄂順，還有天下四百諸侯，一齊反了朝歌。（本段完）

血濺金骷髏

（本文承自52頁）

卡魯夫沉住氣說：「齊諾，姑勿論以前我怎樣對你，現時你殺了葛羅卡廸亞之後還殺了幾個僧人，我把你的罪行赦免，一筆勾銷，還把你提升做厨房方面的總管，使你活得好些，如此安排，你可滿意了吧？再往下說，你加入戰團，奪取金骷髏，就算你大功告成，仍是沒用的，金骷髏收藏的秘密只是落在有需要的人的手上，才有價值，它不是古玩，不能夠賣錢，幹甚麼你要拚命搶奪它呢？」

齊諾苦笑一下，說：「金骷髏到了手，一定有主顧，你忘記了嗎？白衣人卡樂已經願意用一千両金子買它！」

這些話其實是聽不進耳的，卡魯夫存心拖着他交談，希望沙博出擊，故此他仍然沉住氣說：「齊諾，我就拿那一千両黃金跟你交換好不好？」

齊諾哼了一聲，說：「卡魯夫，你不必騙我，我決不會上釣，你已經懂得普通人獲得金骷髏絕無用處，幹甚麼你肯用一千両金子跟它交換呢？此外，你還要明白這一點，金子已經放入珠寶室，你沒有這種權力拿出來跟我交換金骷髏！」

他只是說到這裏，突然身上一震，沙博已經爬行到他身邊，飛躍出擊，一棍打在他的肩膊上面，使他搖搖欲倒。

沙博想用棍打他的頭，怎料那一棍只是打中他的肩膊，十分失望，趁着對方沒有拔刀之際，亂棍攻擊他的要害，有兩棍打中他的心窩以及右腰，嘴上有血流出來，顯然是傷及內臟了，不過，沙博的處境並不好過。

由於齊諾在上放下許多把刀，可以隨時飛出，他佯作受傷倒下，抓了一把利双，向沙博刺去，只是一刀就使沙博身受重傷。

沙博雖然無力再戰，仍是拚命糾纏他，使他無法向卡魯夫進攻，因此多吃幾刀，渾身發軟，終於寂然不動。

齊諾的傷勢不輕，他想站起來，沒法辦得到，倒在沙博身邊呻吟，手上沒有刀，遲早跟沙博同歸於盡。

陽光漸盛，卡魯夫看見沙博拚命救他，十分感動，走過去把他抱起來，看見他渾身是血，嘴上的唇片顫動，想說甚麼，沒法發聲，整個軀體抖了抖，有如風前落葉，就此咽了最後一口氣。

卡魯夫向齊諾望了最後一眼，放下沙博，向地下室那邊走。

他知道葛羅卡迪亞的木龕在第二層地下室，急於看看葛羅說過的金骷髏是否仍在原處，認爲齊諾滿口鮮血，遲早必死，不必理會，故此他自管自走下最低那一層去。

他當然記得起五十五號木龕在那一個角落，出乎意外的他走近那個木龕的時候，看見一個人用左手托起一個骷髏，木龕底層的白沙已經翻動過來。

顯然它是眞的金骷髏了，用手托住它的人，竟然是白衣人卡樂。

卡樂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他右手所握的手槍。

荒山寂寂，靈屋裏面更加冷清清，如果他發槍射擊，一槍就可以結果他，這樣想想，卡魯夫就覺得心上一沉，逼於放軟了口氣，說：「卡樂先生，你終於找到金骷髏了，你已經出價買了它，物歸原主，我也覺得高興！」

卡樂說：「不，沒有弄破骷髏的石漿看見金盒之前，我仍然未能確定它是否眞的金骷髏，對不起，現時我命令你把一雙手舉起來！」

卡魯夫立刻舉起一雙手，說：「我身上沒有武器，你慢慢的研究它是否眞的金骷髏吧。」

白衣人卡樂忽然把話題落在他的身上，說：「卡魯夫，我沒有研究金骷髏之前，先行研究你，有些問題，希望你從實回答。」

「好的，你問甚麼都可以我半句也不說謊。」

「卡魯夫，我的脚力比你們好，從葛羅卡迪亞口中獲悉金骷髏的秘密，立刻飛奔到五指峯，從破窗進入靈屋，故此比較你們快了一步，齊諾進入靈屋的時候，我已經找到金骷髏，本來我可以殺他，不過，齊諾是甚麼人呢？爲甚麼他要插手奪取金骷髏呢？這個問題沒有弄清楚之前，我不會動手，此外，我還想利用他把潛入神廟的伊朗王爺說出來，更加不想殺他，料不到他是你以前的親密戰友，剛才你跟他交談之際，有幾句話挑起我的回憶，不能不問，原來你在三十年前做過私梟，也做過游擊隊，我不理會你怎樣能夠變成神廟的主持，只是想知道你沒有變成僧人之前是否跟一個女人同居過，你可以根據事實回答我嗎？」

卡樂夫點點頭：「當然可以，我認識過幾個女子，同居時最長的一個少女叫做白蘭芝。」

「她是否你結交的戀人當中最後的一個呢？」

「是的，可以這樣說，她是最後的一個。」

「你離開她的時候，懂不懂得她已經有了孕呢？」

卡魯夫有點詫異，說：「她沒有說出來，我也沒有問她，可以說我一點也不知道。」

卡樂又追問：「以後你沒有再看見過她了？」

卡魯夫說：「是的，我加入了游擊隊，不想牽累她，故此沒有再去找她。卡樂先生，爲甚麼你有這種閒情逸緻向我查此事呢？」

「說來眞是有趣，天下間竟有如此巧合的事，不瞞你說，我正是白蘭芝腹中的胎兒！」

「卡樂，你不是跟我開玩笑吧？你是我的兒子？」

「我確是你的兒子，因爲我只知道有生母，不知道父親是誰，我的生母確是白蘭芝！」

「她現時怎樣呢？」

「她死了十多年了，我加入國際情報組織，也有十年。」

「你眞是出色，如果你眞是我的孩子，我該引以爲榮！」

卡樂內心忽然衝動起來，放下了金骷髏，收了手槍，走前兩步，喚了一聲：「爸爸！」

兩人緊緊的擁抱在一起。

他們覺得有一股難以形容的喜悅，正是心與心的交流，不忍釋手。

背後忽然有人大喝一聲，道：「我是伊朗的王爺，你們兩人不准動，一動就開槍！」

只是說了一句，他就走過去，先行檢了卡樂的手槍，然後在兩人身上搜查一遍，認爲他們沒有別的武器，然後罷手，毫不費力的拿走金骷髏。

卡樂說：「開槍吧，王爺，你只是扳動槍機，立刻把我們兩父子打死，何等爽快呢？」

「我不是劊子手，未必把你們槍殺，除非我發覺那個金骷髏是假貨！閒話休提，你們兩人立刻退到牆邊，起碼距離我二十呎，定眼看我怎樣擊破骷髏頭，把金盒找出來，記得這一點，雖然手槍插在腰間，我拔槍很快，那一個人想向我撲攻，必然先死，另外一個也要死！」

跟着他自管自的研究着怎樣弄破金骷髏。

他身上有一柄獵刀，拔刀出來，插入骷髏頭的石漿之內，它已經凝固了很久，變成石塊，相當吃力，然後把它逐少挖出來。

王爺在百忙中向他們二人望了一眼，說：「如果我找到金盒，打開了它，盒內確有製造核彈的方程式放置，我就把你們放走讓你們父子團聚，不過，你們要是輕舉妄動，那就恕我手下無情！」

兩人變成了階下囚，只好任由命運安排。

卡樂本來有多少力量反攻，他担心父親死在槍下，只好沉住氣欣賞王爺企圖挖取金盒的手法。

王爺花掉二十分鐘，才把骷髏頭內部的硬塊逐少取出，看見了金盒，樂得心花怒放。

他一邊狂笑，一邊用一雙手打開金盒，眞料不到，盒蓋剛剛揭開，它立刻爆炸，王爺活生生的炸死，一雙手也炸斷，碎片帶着鮮血，飛濺到卡樂以及卡魯夫的身上。

沒有人能夠得到金骷髏金盒之內放置的核彈製造過程的秘方，卡樂損失了一千兩黃金，空手而歸，不過，他並非完全沒有收穫，最低限度，他找到失去了三十年的父親！

金盒裏面，究竟是否只有炸藥而沒有製造核彈的方程式呢？抑或它有方程式放置，另有炸藥安裝，必須浸入水中打開金盒，才不會爆炸呢？這個問題，難以找尋答案。

黑鷹是另外一幫的國際特務，他極端勇猛，希望揚名於世，好勝心太强，自尋死路。

而那個王爺，是伊朗派來的，他是否伊朗敎宗高米尼的親信份子呢？亦不得而知。

（全文完）

江南少帥

（本文承自第40頁）

這一戰，比任何人想像中還更激烈、凄厲。

岳一儒絕對不敢小覷司馬征人，更不敢輕視宇文嫺這個「買花婆婆」。

所以，在鏢局門前，他不敢跟這兩人硬碰。（當時還有木魚大師在場，也是極不容易對付的。）

不敢硬碰，唯有一走了之。

但他心計奇毒，佈局行動奇快，居然在極短促時間內，又已在那酒家裏安排了另一次落毒的暗襲！

這次暗襲，使宇文嫺失掉了一隻脚。

岳一儒雖然並不滿意，但已總算是出了一口烏氣。

宇文嫺雖然斷了一隻脚，但這次「討妖雄師」出擊鬼聖帮，她依然奮勇參戰。

雖然，宇文嫺在這一戰裏喪命，但也使岳一儒損失了一員大將！

除了謝百刲之外，岳一儒手下還有六凶神、九惡煞、陰陽大盜、刀疤雙鬼，都是武功厲害，手段毒辣之輩。

但司馬征人早已有備而戰，這些黑道元凶巨寇，經過連場血戰之後，不是當場被擊殺，便是負傷落荒而逃。

岳一儒最後和司馬征人決一死戰。

這是決定性的一戰，不是岳一儒死，就是司馬征人活不下去。

若在正常情況下，司馬征人絕不會比岳一儒稍弱，但這一戰，對司馬征人是十分不利的。

因爲他曾經受過傷，而且在面對岳一儒之前，已和九惡煞苦戰了大半個時辰。

岳一儒既佔以逸待勞之利，司馬征人自然難以討好得去。

這次「討妖雄師」出戰，本來就是冒險出擊的，司馬征人從來沒有想到可以活着離開。但他却有極大決心和信心，認爲自己縱使活不下去，岳一儒也同樣要死！

但在苦戰之下，司馬征人發覺自己根本沒有機會可以如願以償。岳一儒也認爲這一戰必可殺了司馬征人，但一件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發生。在司馬征人陷於險境之際，突然出現了三個援手。

當這三個人出現之際，誰也想不到他們居然向岳一儒出手。

即使是岳一儒自己也想不到。

但這三個人一出現就向岳一儒出手。

這三個人，一個用劍，此人每出一劍例必大喝一聲，手中長劍亮紅有如鮮血。

另一人赤手空拳，身形高大而聲勢威猛，他每出一掌，掌勁都出現淡黃之色。

第三人面如白玉，身法靈敏，用的是一雙玉柄短七首。

這三人都是江湖上成名高手，而且爲人都極正派。使劍之人姓孫名布衣，江湖上人稱「鹿皮劍士」。掌勁淡黃者乃「九環天星手」熊猛。面如白玉，使一雙玉柄短七首的，是「玉池童子」沈白玉。

這三人，全是岳一儒門下得意弟子。

× × ×

岳一儒知道，當自己原形畢露之後，將會有不少武林高手找自己的麻煩，但在此同時，也必然會有無數高手前來投靠。

他自信，憑着鬼聖帮的力量，無論任何局面都可以應付得了。

他要正正式式把鬼聖帮雄據武林峯頂的局面打開，那是他二十年來，一直處心積慮，非要進行不可的計劃。

但他從來沒有想到，自己一手調敎出來的幾個徒兒，竟然會在這時候聯袂出現，而且向自己展開致命的襲擊。

「反了！反了！」岳一儒憤怒極了，他顫聲喝道：「你們這幾個畜牲，竟想弑師叛逆麼？」三個徒弟都沒有作聲。

「他們都已不年輕了，連「玉池童子」沈白玉今年也已二十八歲。

這三個弟子，武功以孫布衣最高，而且平時談吐舉止也最斯文。但在這一天，他每發一劍就大喝一聲，而且喝聲狠勁十足，就像是變成了另一個人似的。

岳一儒越聽越是激怒：「布衣，你爲什麼如此痛恨爲師？」

孫布衣不答，喝聲依然疾厲，劍勢一樣兇猛。

司馬征人忽然明白了。

最後，這一戰終於結束，岳一儒殺了孫布衣，把熊猛腑肺完全震碎，沈白玉也折斷了一條胳臂。但他這條胳臂在折斷之前，已覷準了一個機會，把一柄短七首刺入了岳一儒的小腹。

七首寒冷如冰，岳一儒在刹那間如墮千年冰窖，一切夢想隨着同時幻滅。

岳一儒立即折斷沈白玉的手，然後瞪着眼問他：「你們爲甚麼要聯手殺師？」

沈白玉沒有回答，只是滿面汗水冷冷地望定了岳一儒。

已「死了」的孫布衣忽然嘶聲叫着：「師父——我們弑師——是以你爲恥——同時也要把所學的武功交還給你！」

說完之後，傷勢已極嚴重的孫布衣終於眞的死了。

岳一儒倏地大笑，笑聲無限蒼凉：「好啊！這眞是衆叛親離了！」

司馬征人望着他，眼神裏也有一種說不出悲哀之意。

這種眼光，並不是兔死狐悲那一種。

雖然他極痛恨岳一儒這個人，但在他悔恨着，却有一種異樣的情緒在縈繞着。

「他畢竟是玉娘的丈夫！但他現在死在我這『討妖雄師出擊令』之下！」

「玉娘啊……妳會不會埋怨征人？」

「岳一儒啊岳一儒，早知今日，却又何必當初？」

司馬征人悲感交集，也不知道岳一儒之死，對他來說是喜悅多還是悲哀更多！

× × ×

無論如何，第二支「討妖雄師」出征終於獲勝了。雖然，那是慘勝，但慘勝總比慘敗好。

最少好一點點。有時候，這一點點差別，已足以影響整個武林，影响千千萬萬蒼生未來的命運。

司馬寶寶終於看見父親回來，雖然他父親看來又憔悴又疲倦，但司馬征人仍然是司馬征人，他仍然不愧是中原武林最出色的鐵壯士！

（全文完）

龍虎雙傑傳奇故事／馬騰·文
可飛·圖

歧途（上）

慶祝生辰夜

深夜零時四十一分。

泰廸與卡凡從金豪酒巴中走出來，兩人皆有了六七分酒意。

時間雖然已是零時過後，但在紅燈區來說，熱鬧才剛剛開始，街上燈火輝煌，路上行人不絕，與其他的地區比起來，有如「地獄」與「天堂」，相差極大。

今日是泰廸的生日，所以，他便找了卡凡來，吃飯喝酒，算是慶祝自己生日快樂了。

也因此，兩人在酒巴內喝多了兩杯——喝了整整一瓶白蘭地。

兩人雖然有了六七分酒意，但頭腦依然清醒，才走出酒吧門外，卡凡便走向馬路邊，舉起左手揮動着，準備截一輛的士，返回泰廸住處。

泰廸却一手扯住卡凡的手臂，瞪着卡凡道：「唏，你要那裏去了？」

卡凡怔了一下，說道：「這麼晚了，當然是回去啊。」

「你這樣急趕回去幹麼？」泰廸語聲有點急促含糊不清。「這個時候怎算晚？何況今日是我生日，來，陪我走走，難得有機會在寧靜的夜晚溜逛一下，順便也好醒醒酒意，明天你又不用上班，別猶豫了，走吧。」

說着，不等卡凡說話，一把拉了他，便沿着行人道，往前走去。

卡凡無可奈何地只好跟着他走。

今日既然是泰廸的生日，他不想掃他的興。

驚走爆竊匪

時令雖然是深秋，但在這位處亞熱帶的大都市，由於受到一股太平洋暖流的影响，一點寒冷的感覺也沒有，夜雖深，但却只有一點凉意，泰廸與卡凡走在路上，覺得神清氣爽，酒意也慢慢地逐漸消褪。

兩人悠閒地走着，無拘無束的，不經不覺，已走出了紅燈區，走在一條冷清靜謐的街道上。

偶爾，有一兩輛車子「呼」地在空寂的馬路上疾馳而過，昏黯的街燈下，街道兩旁的店舖多已關閉，只有一家通宵營業的超級市場，燈火通明，偶爾，會遇上一兩個夜歸人。

「卡凡，你記得麼，咱們好久沒有在深夜的街道上，安閑自得地溜逛了，啊，眞寫意，走在這靜夜的街道上，使人俗慮皆消，身心舒泰。」泰廸半閉着雙眼，連連深深地呼吸着，一副陶醉的樣子。

卡凡看着，不由好笑地道：「泰廸，你幾時變得這樣羅曼蒂克了，是不是你那位蘇小姐感染了你的？」

泰廸陡地將雙眼睜開，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大搖其頭地道：「卡凡，別說她了！」

一頓，正正經經地道：「卡凡，我不會是個一點浪漫氣息也沒有的人吧？」

卡凡却不答反問：「是了，今晚我一直想問你的了，不過恐怕會掃你的興，所以忍着沒有問你。今日是你生日，照說，

你那位蘇小姐應該陪伴你，渡過一個愉快的晚上才是，怎麼你却找上我，今晚一直不見你提及她，是不是……」

泰廸揮揮手，打着哈哈，截斷了卡凡的說話。「卡凡，你的想像力眞豐富，我與你是死黨兼老友，與她，只不過是普通朋友，我生日自然找你這位老友歡慶一番了……」

卡凡却緊盯着泰廸，搖搖頭，不以爲然地道：「這說不過去，那你盡可以請蘇小姐與你我一齊，歡慶你的生日啊，依我看來，你一定是與她發生了什麼事。」

泰廸煩惱地揮揮手道：「卡凡，不要提她了，我不想說起她！」

卡凡關切地道：「泰廸，你眞的與蘇小姐……」

泰廸忽然煩燥地急走向前，邊走邊道：「卡凡，我求你別說好麼！」

卡凡望着泰廸，見他臉色不大好，他與泰廸由小玩到大，對於泰廸自然了解頗深，知道他此刻眞的極不開心，暗自在心裏嘆了口氣，帶點歉意地道：「泰廸，對不起，令你……」

泰廸却忽然停下來，嘆口氣，望着卡凡，有點無奈地道：「卡凡，這不關你的事……唉，我眞是自尋煩惱……還是不要說這些不開心的事了，唉，咱們繼續走，好麼？」

卡凡見泰廸這樣說，猜測他與蘇小姐可能鬧了別扭，不禁替老友着急起來，但泰廸既然不想說，他只好苦笑一下，聳聳肩，與泰廸一齊往前走。

此刻，他也明白到泰廸今晚不喝啤酒而喝「X.O」白蘭地酒，喝得比他還要多，又不願回家的原因了，原來，他是心情不好，想借酒消「愁」，並藉着在夜闌人靜的街道上溜逛，來驅散心中的愁悶之氣。

夜越深，寒意也越重，畢竟，已是深秋時分，雖然白天的氣溫還高達二十度以上，但晚上，溫度却比日間低得多，加上那陣陣的秋風，卡凡感到一陣陣寒意襲來，不禁瑟縮了一下。

看一下腕錶，長短針指着一時三十三分，不經不覺之間，他們在這靜夜的街道上，走了差不多一個小時。

他看一眼泰廸，見他仍然悶着頭往前走，本來想提議乘車回他家去的，但話到口邊，還是嚥回肚內，陪着泰廸默默地往前走。

「卡凡……」泰廸終於開口了。

「殊！」卡凡却忽然伸手扯了泰廸一下，示意他噤聲。

泰廸不禁怔愕了一下，身不由主地被卡凡扯着閃入身邊一家店舖的簷下牆邊的暗影中。

他正想開聲問卡凡攪甚麼鬼，卡凡經已用手一指斜對面馬路那邊的一處黯黑的巷口，壓着聲道：「快看，那邊似乎有人在爆竊！」

泰廸聽聞之下，精神霍地一振，急睜眼循着卡凡手指處望過去，果然看到斜對面那邊，相距約有二十多尺的一處黯黑的巷口內，有人影在閃動着，而對正巷口的路邊，泊着一輛客貨兩用的小貨車，整條路上，闃無人跡。

他輕吸一口氣，低聲對卡凡道：「似乎像是爆竊，要不要過去看看？」

「再走前去，恐怕會被對方發現。」卡凡雙眼眨也不眨，注視着那處巷口的動靜。「泰廸，你看到巷口這邊那家商店的招牌麼？」

泰廸馬上接口道：「看到，是一間專買攝影器材的商店！」

「那些傢伙一定是爆竊那間商店！」卡凡忽然低叫道：「看，有人從巷內搬東西上車了！」

泰廸早已看到，焦急地道：「這時候那裏找到電話報警，就算找到電話報警，警方也肯定來不及趕到來阻止並拘捕那些傢伙，卡凡，你說怎辦？咱們總不能眼睜睜看着他們將爆竊到的物品搬上車，然後開車溜之乎也！」

「嗯……咱們一定要想辦法阻止他們！」卡凡目光閃閃的，雖然距離頗遠，那巷口又黯黑，但仍然可以看到，有兩三條人影自巷口內不斷地來回閃出竄入，將一些物件迅捷地搬上那輛客貨兩用的小型貨車。

同時，他也感到奇怪，對方若是竊匪，斷不會沒有在巷口附近設有「天文台」（把風的），而街道上又那樣靜，他與泰廸走在這邊的行人道上，雖說距那邊巷口還有一段距離，但也應該發現他們兩人，那有還不急急「散水」（逃逸）的道理，這一點，令到他惑然不解。

「卡凡，咱們衝過去，阻止他們！」泰廸忽然一下子從牆邊衝出去，像一支箭般，衝向那邊巷口！

卡凡冷不防之下，阻止不了泰廸，他只好也衝了出去。

一陣汽車的引擎聲驀地响起，卡凡這才猛然驚覺到，那些傢伙原來是早就發覺他與泰廸了，可能不甘心撒手就逃，仍然冒險將爆竊到的物品拿上貨車才逃走。

而那些傢伙也可能猜到他與泰廸只是一般的夜歸人，不敢公然現身揭破他們的行藏，因爲若是警探，必然早已疾步奔前去查看，並揚聲喝叫他們現身了，故此他們才敢不立刻開車逃走。

因爲一般的市民在眼見有罪案發生時，大多數皆是自忖力有不逮而不敢公然挺身阻止的，而警方也教導市民，在發現罪案時，不可逞匹夫之勇，以免招致損傷甚至是不幸而死亡，要趕快致電報警。

警方之所以發出這種呼籲，乃是因爲近年來的匪徒多是身懷利器甚至是鎗械，警方作出這種呼籲，是爲市民的安全着想，而一般的市民爲免招來無妄之災，在發現罪案時，大多數均是致電報警的，甚少不顧自身安危，挺身而出，阻止罪案發生的。

而近年來那些作案的匪徒，大多手段兇殘，動輒開鎗揮刀，視人命如草芥，曾發生過警匪鎗戰中，無辜途人被匪徒的流彈所傷，終告不治的，而殺人滅口的事，更是時有發生，手無寸鐵的市民，怎不談「虎」色變。

× × ×

泰迪奮不顧身地衝出去，企圖阻止那些疑匪的逃逸，不但大出卡凡意料之外，顯然也大出那帮疑匪意料之外。

因爲那邊的巷口外，馬上有人疾喝：

「別再拿了，快上車！」

接着，只見有三四條人影從巷口內閃出來，急竄向路邊那輛小型客貨車。

那輛小型客貨車的車頭燈也猛地亮起來，馬達怒吼一聲，跟着是碰的一下拉攏車門聲，貨車震動了一下，就要開動了。

「別跑！」泰迪巳疾衝路中，距那輛小型貨車不到十公尺，在情急之下，大喝一聲。

那輛車子終於開動了，猛地向前疾衝馳去！

一聲慌急的呼叫也適時響起。「等一等，還有我……」

小貨車猝然窒停下來，但馬上又「呼」一地一聲，開動了。

原來，泰迪巳衝到車子的前頭側面，車子一停，他手急眼快，伸手就去拉駕駛座的車門！

那駕車的疑匪睹狀之下，顧不了再等那來不及登上駕車子的同伴，猛地一踏油門，車子有如脫弦箭般狂衝前去，要不是泰迪反應快，馬上鬆手，肯定會被車子拖倒，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同時，車中也有人叫道：「黑仔，快往回跑……」

車子「呼！」一地狂衝向前，泰迪與卡凡馬上便看到對面行人道上，正有一條人影轉身跑着，兩人同時呼喝一聲：「別跑，站住！」一放開脚步，發足疾追向那條人影！

那條人影對泰迪與卡凡的呼喝，充耳不聞，沿着行人道飛奔下去。

這時，由於夜深人靜，那一陣呼喝聲與跑車馬達聲，驚動了兩旁樓宇的住戶，有幾戶人家推開向街的窗子，探首往下張望。

適時，卡凡人急智生，大喝一聲：「別再跑，我是警方人員，再跑，我要開鎗了！」

在前面十多公尺外狂奔的那條人影，聞喝之下，脚步不禁爲之一窒，身子也震動了一下，但旋又狂奔向前。

泰迪與卡凡一個在路中，一個在行人道上，發足追截那人，這霎間，巳追近了兩三公尺。

驀地，泰迪驚覺到身後響起車子疾馳之聲，心中一凜，來不及扭頭看個清楚，身子猛地向外斜搶出去，摔倒在地上。

「呼」一地一下疾響，那輛客貨兩用車自他的身側後有如一頭狂牛般，急衝而過，他要不是反應夠快，身手敏捷，肯定會被那輛客貨車撞倒，只怕就算死不了，也會重傷！

那一霎那，確是險極，樓上那些探首下望的人，有人發出了驚叫聲，而泰迪本人也驚出一身冷汗來。

那駕車的匪徒爲了接應那名同伴，將車子掉轉頭，爲了阻止泰迪的追截，竟然想用車子撞倒泰迪，眞夠兇狠！

而泰迪幸好是往外斜斜搶撲出去，要是向卡凡那邊搶撲過去，只怕仍然逃不過被撞斃的厄運。

因爲那輛車子不是筆直向前飛馳的，而是斜斜向行人道上衝馳，追着卡凡衝撞過去！

那輛車子跳了一下，車頭巳衝上了行人道，直撞向卡凡！

卡凡一見勢色不對，急忙向前一閃，竄入一處梯口內。

那輛客貨兩用車亦即時前輪向外急扭，車子急速地拐了個彎，「砰」的一聲，撞倒一個垃圾箱，車身猛地顛簸了一下，衝回路上，車身一擺，沿着路邊，朝前飛馳。

待到泰迪與卡凡分別從地上爬起身，從梯口再撲出來拔足急追，那輛車子經巳在前面約二十多公尺外的路邊停下來，那沿着行人道飛奔的人影恰好奔到車旁，騰身一跳，跳上車廂中，不等車廂門再度拉上，車子「呼」一地一聲，有如離弦箭般，朝前全速飛馳，眨眼間，在前面一個路口急轉彎，便消失在那條橫路中了。

泰迪與卡凡早巳洩氣地停下脚步，眼睜睜看着那輛車子逃逸無踪，只有喘氣的份兒。

一個人奔跑的速度不論如何快，也快不過飛馳着的車子，旣然明知追不上，那自然只好放棄了。

「他媽的，眼睜睜看着那些賊人逃逸，實在吞不下這口氣！」泰迪握着拳頭揮動了一下，喘口氣，忍不住吐出一句粗話來！

卡凡連連喘着氣，亦是心有不甘地直望着前面那處路口，但却關切地道：「泰迪，你剛才沒有被車撞倒吧？」

他之所以這樣問，是因爲他剛才沒有看到泰迪是在車子撞上他時，先那麼一剎那斜撲出去，及至他躱過那輛車子的衝撞，一眼看到泰迪身子在地上一連滾了幾滾，直滾向對面的路邊，在下意識中，他便以爲泰迪是被撞倒的了，故此才會有此一問。

泰迪吐出一口長氣，搖搖頭道：「我沒有被車子撞倒，你也沒有什麼事吧？」

卡凡搖搖頭，將目光收回，朝泰迪道：「咱們要不要走回那處巷口看一下？」

泰迪想也不想就點點頭。「當然要回去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於是，兩人便轉身，走向那處巷口。

× × ×

兩人還未走到那處巷口，前面遠處的路口那邊，傳來一陣急促的警號嗚叫聲，刺破了靜謐的夜空，瞬即，一輛警車風馳電掣般，向路口那邊轉出來，飛馳而來！

爲免引起誤會，卡凡兩人忙舉起手揮動，示意那輛警車駛過來。

警車駛到兩人身邊停下來時，兩人亦巳經走到那個巷口前，在昏黯的燈光照射下，兩人都看到，巷口正散亂地棄置着幾件物品，看形狀似乎是相機之類的攝影器材。

跟着，車上跳下幾名警員來，兩人不等那些警員詢問，巳自動向一名警長說出自己的身份及姓名，並將發生的事情，向警長述說了一遍。

而其他的警員這時也發覺到巷口內情形有異，一名警員在巷內拿起了兩部相機，一部八米厘手提攝影機，結果，經過搜查之後，發覺到那家專營攝影器材的商店的後門被人用燒焊器將「鐵較」燒爛，將那扇鐵製的後門移開，進內爆竊！

而這家商店是沒有店員或是看更留宿的，所以，沒有人受到綑綁或是受傷，而從店內的情形看來，損失也不大，不過，損失了多少，那就要這家商店的老闆點算過才清楚了。

而後門的外邊，還遺下竊匪用來燒開鐵門的燒焊機，可以猜到，那些竊匪逃走得很匆促慌惶。

這自然是由於泰廸與卡凡兩人的無意撞破了，否則，只怕這家商店不損失慘重才怪。

經過一番擾攘，也經過附近樓上的住戶的陳說，證明了泰迪兩人確是見義勇爲，挺身企圖阻截那些竊匪逃逸，那名警長馬上改容相對，客氣地請兩人隨他返警局一次，以便協助調查這宗竊案。

泰廸與卡凡也知道這是警方的例行手續，以前，兩人也曾試過多次返警署協助警方調查了，於是樂意地答應下來。

× × ×

待到泰廸、卡凡兩人從警署中出來時，經巳是清晨五時九分了。

雖然才是清晨時分，但是路上巳行人不絕，有晨運的，當然最多的是上早班的人。

兩人站在警署的門外，看着路上的行人與疏落的車輛，吸了幾口新鮮空氣，雖然一夜未睡，在這微帶寒意的清晨，精神格外清爽，一點疲倦之意也沒有。

「卡凡，回去還是喝早茶？」泰廸望着卡凡。

卡凡吐口氣道：「咱們很久巳沒有這樣早去喝茶了，難得有這個機會，去喝早茶吧。」

泰廸吸一口清冷的空氣，頷首道：「那就走吧。」

恰好有一輛空的士經過，兩人招手將之截停，坐了上去，對那司機說了一間茶樓的名字，那輛的士便載着兩人，飛馳而去。

喝完那頓早茶，才只不過是早上七時二十分左右，而這個時間，也是最多人上班的時間，不但坐巴士難，就是想截一輛的士也不易，幸好這家開早市的茶樓離泰廸的住處不遠，兩人於是安步當車，走回泰廸所居住的那幢住宅大厦。

也幸好今天兩人皆不用上班，否則，兩人也不會這樣安閒，去喝早茶了。

回到泰廸那個兩房一廳的住宅單位後，兩人什麼也沒有做，馬上便睡覺。

捱了一夜，吃飽肚子後，睡意便無法抵擋了。

× × ×

一陣電話鈴聲驟然間將躺在客廳梳化上的卡凡驚醒，令到他猛地從睡夢中驚「扎」起來，一手拿起矮几上的電話聽筒，含糊地「喂」了一聲。

但電話筒中却傳來一聲「嗒」的收綫聲，緊着是一陣電流聲，卡凡由於仍未完全清醒過來，模糊中聽不到那一下「嗒」的收綫聲，見對方沒有回應，接連再「喂」了兩聲。

「卡凡，什麼人這個時候打電話來？是不是蘇……」泰廸也被電話鈴聲驚醒了，半睡不醒地從門房口探出頭來，雙眼半閉半睜地望着卡凡。

卡凡這才驚覺到，話筒中只有電流聲，一把將話筒放回機座上，上身一歪一倒，躺回梳化上，含糊地道：「搭錯綫或是打錯電話吧，眞討厭……」

說着，忽然間沒了聲，原來他經巳又睡過去了。

泰廸用手搔搔腦袋，將頭縮回，也重新倒在床上再睡。

「鈴鈴……」驟然又響起一陣急促的鈴聲，才睡過去的卡凡又被驚醒過來，從梳化上側轉身，伸手拿起話筒，有點氣惱地大聲「喂」了一聲。

在他以爲，可能又是先前撥電話來的人又撥錯了電話，他準備對方一開口，便不管三七二十一，申斥對方幾句，然後大力將話筒放回機座上。

這種擾人睡眠的粗心鬼，實在令人討厭，特別是在酣睡正濃的時候，非要教訓一下不可！

豈料，話筒中却傳來一把嬌脆的話聲：「……請問，你是什麼人，泰廸他在家麼？」

卡凡一聽，猶如當頭淋了一盆冷水，剎時間完全清醒過來，他雖然聽不出對方是誰，但猜也猜得到，對方必定是泰廸的女朋友蘇小姐。於是，他忙放輕了聲音道：「我是泰廸的朋友，請問是誰？」

果然沒有猜錯，對方馬上道：「你一定是卡凡先生了，我是蘇碧琪啊……」

卡凡連聲道：「原來是蘇小姐，請等一下，我去叫泰廸來……」

房門口那邊，經巳傳來泰廸的話聲。

「卡凡，又是誰打電話來啊……」

卡凡忙抬眼望向從房門口探出頭來的泰廸，眨着眼，用手掩住話筒，笑着說道：「還不快來聽，是你那位蘇小姐打來的啊！」

泰廸一聽，半閉微睜的雙眼陡地睜開來，驚愕地望着卡凡，有點不相信地道：「卡凡，你攪甚麼鬼，騙我開心……」

卡凡瞪着泰廸，故意嚇他道：「你旣然以爲我騙你，那我收綫了……」

泰廸忙叫道：「別……」一下子從房中衝出來，劈手一把奪過卡凡手上的話筒，急促地「喂」了一聲。

話筒中馬上傳來蘇碧琪的話聲：「喂，泰廸麼？」

泰廸一聽，連僅有的一點睡意也消散殆盡，眼中閃射出興奮的光芒，急急道：「碧琪，是我，有什麼事？」

卡凡看到泰廸那種興奮的樣子，笑了笑，從梳化上翻身落地，走向浴室。

他是一個知情識趣的人，老友旣然在與女朋友通電話，那一定有很多話要說的了，有人在旁邊聽着，那就不能暢所欲言了，所以，他還是走開一會，方便泰廸說話。

待到他從浴室內走出來，泰廸巳收了綫，還在房內穿着衫褲，一見卡凡出來，忙道：「快洗把臉，咱們出去。」

卡凡怔了一下，愕然道：「出去？要去那裏？」

「等一會再告訴你吧，快去洗臉啊。」泰廸穿好衣褲，忙着穿鞋。

卡凡恍然笑道：「瞧你這樣急，是不是蘇小姐約你相見？」

泰廸穿上一隻鞋子，說道：「是啊……是啊……」

卡凡馬上搖手兼擺頭，說道：「請了，你一個人去吧，我還是回去繼續找周公談心……」

「卡凡，你到底幾時變得這樣臉皮薄的？」

「泰廸，不是我臉皮薄，而是我不想做電燈胆……」

「嗤！」泰廸失笑道：「卡凡，你睡懵了吧？這時候經巳是六時多了，咱們一天沒有吃過飯，你不肚餓的麼？還回去睡覺？快穿鞋吧，我約了碧琪，還有你，一同到外面吃飯，不是談情說愛，這樣總該放心了吧？還有，她打電話來，是有一件事求咱們帮忙的。」

卡凡瞧着泰廸，看他不似是說謊騙他同去的樣子，這才抓抓頭髮，應道：「好吧！」

× × ×

兩人乘車趕到鬧市中一家頗有名氣的食肆時，經巳是晚上七時四十一分了。

這個時間，確是該吃晚飯了，兩人走進去，放眼一望，幾乎座無虛席，一名「侍者」趨前，禮貌地朝兩人招呼道：「兩位先生……」

泰廸恰好看到裏面靠牆的一張枱子有人向他招手，一眼就認出是蘇碧琪，忙亦禮貌地道：「對不起，我的朋友巳來了，就坐在那張枱子。」

那名侍者仍然招呼週到地說道：「兩位先生請。」

兩人點一下頭，向蘇碧琪那邊走去。

蘇碧琪見兩人走到來，忙趕站起來，笑着與卡凡打招呼：「卡凡先生，你請坐吧。」

卡凡忙亦招呼道：「蘇小姐，不用客氣。」

泰廸巳經抽開椅子，坐了下來，笑望着蘇碧琪，道：「碧琪，你比我們還早到啊……」

蘇碧琪睨了泰廸一眼：「你以爲每一個女孩子，都是喜歡遲到的麼？」

泰廸一聽，忙陪小心道：「碧琪，算我說錯了。是了，我與卡凡從大清早到現在，還未有飯下肚，早餓癟了，妳叫了菜沒有？」

蘇碧琪本來是嘟着咀的，顯然，倆人曾經嘔過氣，否則，昨日是泰廸的生日，不會不找她一道慶祝一下的，而她今天才打電話找泰廸，在卡凡面前，她自然不好意思再鬧別扭，於是笑笑道：「我又不知道你與卡凡先生喜歡吃些什麼東西，怎好亂叫一通，卡凡先生，你喜歡吃些什麼，由你來點菜吧。」

卡凡忙道：「蘇小姐，別客氣，我吃什麼也無所謂，還是由你來點吧，泰廸，你說是麼？」

說時，他朝泰廸眨一下眼。

泰廸馬上明白他的好意，急忙點頭道：「碧琪，妳喜歡吃些什麼，妳點吧，我也無所謂的，最緊要你喜歡吃。」

這一句話，說得碧琪心中甜絲絲的，兩人確是在日前嘔過氣，心中本來還有一點氣的，這時也烟消雲散了，但表面上却仍然不假以顏色，睨了廸泰一眼，朝卡凡道：「卡凡先生，這樣吧，我點兩個，你也點兩個，好麼？」

卡凡知道，若再這樣推來推去，結果必然是弄到九時過後，也吃不到飯菜，於是點頭道：「好吧，蘇小姐你先點。」

結果，點了四菜一湯，還要了一支二號白蘭地。

這時，蘇碧琪才朝泰廸展顏一笑，說道：「泰廸，你與卡凡先生一整天未吃東西的？一定是昨晚喝醉了。」

說時，關切地直視着泰廸。

泰廸心花怒放，眞想在蘇碧琪的臉上吻一下，忙笑着說道：「碧琪，我們沒有喝醉啊，不信，你問問卡凡。」

碧琪笑望卡凡一眼。「卡凡先生與你是死黨兼老友，他一定帮着你的，卡凡先生，是麼？」

泰廸連聲呼寃，卡凡說道：「蘇小姐，我以人格担保，我們昨晚確是沒有喝醉，不過却發生了……」

「發生了什麼事？」碧琪既好奇又緊張地問。

泰迪與卡凡互相望了一眼，而碧琪却緊盯着泰迪，令到泰迪不說也不行，只好將昨晚所發生的事情，向碧琪簡略地說出來。

碧琪聽得睜大了雙眼，担心地向兩人道：「幸好你們沒有什麼事，我聽着也感到心驚，泰迪，你們以後別亂逞英雄了。那可不是鬧着玩的，萬一那些竊匪是有鎗械的話，你們就危險了。」關注之情，溢於言表。

泰迪眼看耳聽，心中感到一陣甜絲絲的。

卡凡瞥了一眼兩人，笑着道：「蘇小姐，泰迪有你這樣關心他，我也替他感到高興。」

一句話，說紅了碧琪的臉，泰迪也感到臉上發熱，兩人皆不好意思地將目光垂下，恰好，侍者將第一個菜捧上來，這才解了窘，卡凡舉筷說道：「來，咱們都不要客氣了。我的肚子也巳經餓了，邊吃邊談吧。」

泰迪與卡凡實在是餓了。於是三人邊吃邊喝，氣氛愉快，碧琪也顯得很大方。

吃着喝着，泰迪忽然望着碧琪。說道：「碧琪，你不是說有什麼事需要與我說的麼？是什麼事？現在說吧。」

碧琪放下筷子，望了兩人一眼，卡凡是個識趣的人，忙道：「對不起，我到洗手間一趟。」說着，便站起來。

碧琪忙道：「卡凡先生，請你忍耐一下，這件事，或許也要你帮忙的。」

「卡凡，快坐下吧，就算她說的是要與我結婚，你也可以聽的啊！」泰迪笑着將卡凡按回座上。

碧琪笑着啐道：「哈！那個說要嫁給你？」

「你眞是不肯嫁給我？」泰迪笑哈哈地望着碧琪。「要不要我送飛機大炮給你才肯？」

碧琪笑着嗔罵道：「沒正沒經的，不跟你說了。」

卡凡看着，也不由好笑起來。

「好了，什麼事現在快說吧。」泰迪收斂了臉上的笑意，正經地望着碧琪。「

我現在是很正經的。」

碧琪被他那樣子逗得「噗嗤」笑了起來，一會，才止住笑，望了兩人一眼，輕聲道：「是這樣的，我有一位表弟讀書不成，在兩年前考不上中五，只好出來工作，本來，這也無可厚非，可惜，他却心頭高，不安於工作，認爲在工廠工作沒有出息，既辛苦，又賺不到多少錢，不知怎的，認識了一羣行爲不端的青少年，經常玩到三更半夜才回家，我的舅父母說他也不聽。初時，他雖然夜歸，但還不敢不回家睡，慢慢的，開始偶爾不回家睡了。說他罵他，當作耳邊風。終於，在五日前，忽然間失了踪，沒有回過家，我舅父母覺得不對，雖然猜到他可能離家出走，與那些豬朋狗友混在一起，但又怕他萬一遭遇了意外，雖然對他甚感失望，但畢竟是自己的骨肉，又急又憂之下，他們在前日巳報了警，昨天我恰巧在路上遇上舅母，看到她一副心事重重，愁眉不展的樣子，詢問之下，才知道她是担憂兒子的失踪，才弄至心神恍惚，我除了安慰她之外。也帮不上什麼忙，後來，我忽然想到，你與卡凡先生或者可以帮忙，於是，我便撥電話找你。」

碧琪說到最後，那雙目光柔柔的，滿含情意地望着泰迪。「舅父母一直對我很好，如今他們家有事，我心中很不安，只想帮他們一下，就來想到了你們。」

泰迪就算是鐵鑄的，也被碧琪那柔情似水的目光融化了，馬上說道：「你想我與卡凡怎樣呢？是不是帮忙找尋你那位表弟？」

碧琪點點頭，色然而喜道：「泰迪，你答應肯帮忙？」

泰迪故意嘆口氣。「爲了令你答應嫁給我，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忍不住笑了起來。

碧琪臉紅地笑啐道：「泰迪，你再這樣，我便不理你了！」

說時，有點難爲情地瞥了卡凡了眼。

卡凡報以一笑。替她解窘地道：「蘇小姐，你那位表弟叫什麼名字，長相怎樣，與那些人來往？這些，你必須向我們說清楚，否則是很難找到你那位表弟的。」

蘇碧琪連連點着頭，便打開手袋說道：「這一點我知道，我巳將他的相片帶來，我表弟姓劉，名叫建雄。這是他與我在前年合照的相片。」

說着，她拿出一張相片來，遞給了卡凡。

卡凡接過，遞到泰迪的面前，端詳起相片中那位仍然穿着校服，但個子却長得頗高大的男孩子來。

「那是他畢業前，與我在海洋公園合照的，也是最後的一次，此後，我便沒有見過他。」蘇碧琪向兩人解說。「相信他的樣子沒有多大的改變。」

接着，她又向泰迪兩人描述了一下她的表弟劉建雄的擧止特徵，但對於他與那些人來往，她却不甚了了，不過却說，曾聽她舅母說過，其表弟很多時出沒在北區的波樓及娛樂場所，所知的就這樣多。

泰迪聽了，不禁皺起眉頭。「碧琪，這樣是很難找到你表弟的，而你表弟這一次的失踪，若是蓄意的話，相信他爲免被家人找到，不會再在那一帶出現的……」

「泰迪，你這樣說，是不肯……」

碧琪有點不悅地望着泰迪，泰迪忙道：「碧琪，我只是就事論事，我怎會不帮你找尋那位表弟呢！不過，我却不敢担保一定可以找到你那位表弟。而且，也不敢說在短時間內找到，但是我一定會盡力而爲！」

碧琪聽泰迪這樣說，才色然而喜，白了泰迪一眼，嗔道：「你就會逗我生氣。」接轉對卡凡道：「卡凡先生，我先多謝你肯帮忙。」

卡凡怔了一下，忙道：「蘇小姐，你太客氣了，泰迪與我是老友兼死黨，我既知道了這件事，怎會不帮他一道找尋你表弟呢。」

說時，向泰迪笑着眨眨眼。

泰迪打從心裏笑出來，拿起酒樽，替卡凡倒酒。「來吧，卡凡，咱們喝了這杯酒。」

說着，擧杯便飲，但却給碧琪阻止了。「不要喝醉了，喝酒太多，是會傷害身體的。」

泰迪被她按着手，只好放下酒杯，臉上發出無可奈何的樣子，心裏却甜甜的。朝卡凡道：「古語有云，最難消受美人恩，卡凡，你也不要喝得太多了。」

說完，樂得大笑。

卡凡也忍不住笑起來。碧琪却被兩人笑得紅了臉，朝泰迪輕啐道：「你再笑，我以後不理你！」

泰迪却笑得更開心。

碧琪跺了一下脚，別轉臉朝卡凡道：「卡凡先生，你們準備幾時着手找尋我表弟？」

卡凡沉吟一下，正想說話，泰迪插口道：「打鐵趁熱，我與卡凡今晚就去查一下！」

卡凡只好也道：「泰迪說得對，咱們今晚就去。」

蘇碧琪這才目光盈盈地轉望着泰迪，抿咀笑道：「那咱們這就走吧。」

泰迪點點頭，搶着會了帳，三人離開了食肆。

× × ×

泰迪卡凡來到北區那一帶不夜天地帶時，經巳差不多九時三十分了。

這一帶，是北區最熱鬧的場所了，不但商店林立，夜總會，蒸氣指壓浴室，甚至一樓一鳳。比比皆是，這一帶，是越夜越旺的，那些三山五岳的人馬，也紛紛出籠。

泰迪與卡凡走入一間開設在地牢，規模頗大的桌球室，但見裏面燈光火亮，如同白日，擊球之聲不絕於耳。滿眼是人，認眞熱鬧。

兩人目光在場內掃視了一遍，看不到有那張臉孔與碧琪出示的那張相片上那位男孩子相像的，爲免引起注意，便走向一張空着的波枱前，由泰迪去付了一個小時的「鐘錢」，兩人便打起枱波來。

兩人的球技皆有相當的造詣，邊打邊不時掃視一下場內的其它人。

但他們始終發現不到碧琪那位表弟，不知不覺間，一個小時便玩完了，兩人不免感到有點失望，不再逗留下去，離開了

那間桌球室。

兩人走出地牢，正想到另一間桌球室去看一下，一個人忽然從他身後閃上來，低聲對兩人道：「兩位像是來找什麼人的吧？」

兩人冷不防之下，微微吃了一驚，但隨即便鎭定下來，上下打量那人一眼。

那人年紀大約二十左右，高高瘦瘦的，臉色灰白，一雙目光閃爍不定，兩人一眼就看出，那青年是一名道友，但仍然警惕地暗中戒備着。

「你是誰？」泰迪不客氣地瞪着那人。「你怎知道我們是來找人的？」

那人奸猾地笑笑。「看出來的，你們眼生得很，是頭一次來這裏吧？你們一來，我便留意你們了。你們雖然在打枱波，卻一直偷偷留意場中的人，不過你們不是『CID』，我一眼就看出來，對吧？」

那青年有點得意地望着兩人。

「我們的確是來找人的。」卡凡心頭一動，冷淡地說道：「這與你有什麼關係呢？」

那青年傲然道：「我是這一帶的『地頭虫』，只要是在這一帶『撈』的人，不是我誇口，沒有那一個我不認識的。」

泰迪與卡凡交換了一個眼色，緊盯着那青年道：「你不是癮起，想從我們身上騙幾個錢，去『上電』吧？」

那青年臉色忽然間變得青白。吞了口口水，急急道：「我若是胡亂向人騙錢，還能夠在這裏『撈』麼？兩位既然不相信我，那就算了。」但卻仍然站着，沒有走開。

泰迪卡凡兩人對於這種「道友」，見識得多了，知道這種癮君子很多是靠出賣消息來弄錢「上電」的，這青年自動向他們兜搭，看來是急於得弄到錢去上電了。

兩人交換了會心的一瞥，笑了笑，不再理會那青年，直朝街道的另一頭走去。

兩人是以退爲進，以免那青年獅子大開口。

他們果然猜對了。那青年見他們要走，忙急行前一步，伸手扯住卡凡的衣袖，急聲道：「兩位請暫停一下，兩位到底要找什麼人？只要是經常在此『撈』的，我敢說都認識。兩位就算帮我一個忙吧。」

泰迪兩人這才止住脚步，望一眼那青年那副急不及待的樣子，故意慢吞吞地道：「若是你編一套謊話來騙我們，我們不是做了『水魚』了？」

「我還要在這裏『撈』的，我以人格担保，絕不會騙你們！」那青年表情動作俱佳，伸手拍一下胸口。「我要是騙了你們，你們大可以來找我晦氣的啊！」

「好，姑且相信你一次。」泰迪說道。「不錯，我們確是來找一個人。」

「兩位，這裏人來人往，不大方便，請到那邊說好麼？」那青年目光左右掃瞥着，伸手指一下桌球室旁邊的那條橫巷。

兩人順着那青年的手指處，打量一下那條橫巷，交換了一下眼色，於是，點點頭。

那青年馬上急急脚朝橫巷走去。

泰迪兩人邊跟着走，邊朝身後打量一下，沒有發現什麼可疑的人，這才放心地跟着那青年進入橫巷內。

這條橫巷內雖然比不上外面路面那樣光亮，卻也不太黑黯，一走入去，便清楚地看清了巷內的情形。

巷內沒有人，也沒有堆放了什麼破爛或雜物，這就不怕那人出蠱惑，被「劏死牛」了。

因爲這種癮君子爲了弄到錢去「上電」，是什麼事也幹得出的，兩人自然加了小心了。

那青年疾行到巷中左邊的一處後樓梯的門洞內，待兩人也走進去，才道：「兩位要找的是甚麼人？」

卡凡望一眼泰迪，示意他說，他則留意着巷內的動靜，以防不測。

「我要找一個叫劉建雄的人，年紀大約十八至二十歲，英文名叫亞拔。」泰迪雙眼盯着那青年。

那青年聽了，目光閃爍了一下，忽然伸出手掌，朝泰迪晃了一下，說道：「我要這個價錢才說。」

泰迪一見，睜大一雙眼，心裏哼了一聲，暗說道：「獅子大開口，當我是水魚！」表面上卻故意道：「五十？好，我立刻給你。」

那青年立刻急急道：「不是五十，是五百！」

泰迪故意吃驚地道：「五百？你當我是水魚！」

那青年急急搖手道：「這個價錢很公道的了。昨天，曾有CID來打聽阿拔的下落，但卻沒有人知道，恰好我昨天沒有來，不是我誇口，這是獨家消息，除了我，沒有第二個會知道。」

「我才不相信。」泰迪故意道：「卡凡，咱們走。」說着便一扯卡凡向外走。

那青年可能急於弄錢去上電，一見兩人要走，先是呆了一下，隨即一把扯住泰迪衣袖，有點無可奈何地道：「別走，算我倒霉，賣大飽半送半贈，收你四百。」

泰迪卻頭也不回地道：「好意心領了，你還是留着向別人大贈送吧。」說着，便走出門洞。

那青年眼中閃過一抹兇光，但隨即收斂了，臉上扭曲了一下，咬咬牙，急聲道：「三百，你滿意了吧。」

泰迪扯着卡凡，既沒有停下來，也沒有說話，繼續向外走。

這一來，那青年可發了急，他確是毒癮快發作了，偏偏身上只有十多塊錢，不夠「上電」所需，要是再弄不到錢，毒癮發作時，那種滋味可不好受，目中閃過一抹怨恨之色，無奈之下，只好道：「別走，二百，不能再減了！」

泰迪這才止步，回身道：「好吧，這才像話。」

說着，與卡凡走回門洞內。

那青年立即攤開了手掌，遞到泰迪的面前。

泰迪從衣袋中掏出兩張百圓鈔票，將一張百圓鈔票遞到那青年的手掌上，笑道：「說吧，說完了，這一張才給你。」

那青年一手接過那張鈔票，張口欲說，忽然閉上了咀巴，深吸一口氣，才開口說道：「你們若想找亞拔，不要再來這裏找了，他已不在這一帶『撈』，你們到東區那一帶消遣場所找他吧。」

「他多數在什麼場所出入？」泰迪問道。

「無可奉告，我知道的，就是這麼多。」那青年聳聳肩，伸手道：「拿來。」

泰迪注視了那青年一會，才將手上的那張百圓鈔票交給他。

那青年急忙一手接過，立刻急急脚向外走，就像火燒眉毛一樣。

待那人走出巷外，泰迪與卡凡才走出門洞，朝巷口走去。「泰迪，那像伙說的話，可信麼？」卡凡狐疑地望着泰迪。

「應該可信。」泰迪吐口氣道：「正如他所講，他還要在這一帶『撈』的，他是不敢騙咱們的！」

卡凡「嗯」了一聲，說道：「是不是現在就去找那位劉建雄？」

泰迪看一下腕錶。「差不多十二時，再趕到去東區，那太夜了，咱們還是明天再去找吧。」

卡凡沒有說什麼，點點頭，於是兩人便在路邊截了輛的士，返回泰迪的住處。

× × ×

下午四時左右，兩人經已在東區一間桌球室打枱波了。

這是東區規模最大，設備最好的桌球中心，也是年青人集中的地方。

泰迪與卡凡兩人不時掃視一下場內的人，但卻沒有發現他們要找的人。

卡凡悄悄地對泰迪道：「泰迪，那道友會不會『點』我們，這裏根本就沒有咱們要找的人。」

泰迪悄聲答道：「別急，這時還早，況且，那道友也沒有說碧琪的表弟一定在這間桌球室出現，他只說在這一帶出現，再玩一會，若仍找不到他，再到另一些場所找找。」

卡凡沒有再說什麼，一「Q」將一個邊綫波打入袋內。再玩了一個小時，仍然沒有發現要找的人出現，兩人決定不再逗留下去，臨走時，再細心地掃視了一下場中的衆人，這才走出去。

「泰迪，咱們現在到哪裏？」卡凡邊走邊向泰迪說。

「到電子機戲遊中心看一下。」泰迪想也不想就說，大概他在走出桌球中心時，已想好了。

兩人來到一間規模頗大的電子遊戲機中心，一陣「必必嘟嘟」的怪聲充塞了兩人的耳鼓，每一部的電子遊戲機前，皆有人在玩着，全神貫注的，有的甚至圍了三四個人，泰迪與卡凡雖然甚少到這些地方玩，但一眼就看出，那些幾個人圍着一部遊戲機玩的，大多數是賭錢的，那一個玩的分數最高，那一個便贏。

賭博這門玩意，眞是千奇百怪，什麼樣的玩意，也有人利用來賭的。

泰迪與卡凡在一部遊戲機前停下來，投入一枚一圓硬幣，便玩起「吃鬼」遊戲來。

卡凡則在這邊看了一會，便獨自走開，走到一部怪獸機前，也玩了起來。

兩人就這樣這裏玩一下，那裏玩一下，將裏面所有的人皆看遍了，一樣發現不到他們要找的人。

結果，兩人「餵」了近十元在那些電子遊戲機的身上，依然一無所獲。

走出遊戲機中心，卡凡望着泰迪苦笑一下道：「這一次又到那裏？」

泰迪微微蹙着眉，想了一下，才道：「再去另一間波樓。」

兩人很快又來到一間波樓。

這是一間舊式的波樓，設在二樓之上，這種地方，傳統上都是那些出來「撈」的人最喜歡來的地方，也是他們的地盤，一般的普通人，若不是有熟人陪同，輕易是不敢上這種地方玩的。

兩人一出現，馬上便引起波樓內那些人的注意，所有人的目光，皆集中在兩人的身上，不少是含有戒意及不歡迎的，這令到兩人非常之尷尬。

但兩人也乘這機會，看清楚了室內那些人的樣子，沒有一個是他們要找的人，兩人爲避惹起麻煩，朝那些人笑了一下，便急急轉身走了出去，拾級而下。

落到下面，卡凡「噓」了口氣，說道：「那些人簡直像生番一樣，將我們當作外星怪人一般，眞恐怖，我們要是不走，他們可能會『噬』了我們也說不定。」

「沒有這樣可怕吧？」泰迪笑笑。「不過，還是走爲上着。」

「這一次又去哪裏？」卡凡望一眼街道上車如水，人如潮的景像，忽然感到有點肚餓。

泰迪一時之間也不知到哪裏去找好，看一眼腕錶，原來已快接近七時了，便道：「先去吃飯吧，吃完再找！」

卡凡自然不反對，兩人便在附近找了一家食肆，走了進去。（下期續完）

俠情歷史中篇故事

金玉明·文
可　飛·圖

牧場風雲（一）

馬鎮雙姝鬥　小子叨風光

明朝，大明朝時代，故事發生在大明朝建文帝逃亡失踪以後。

春天，初春。

野馬坡鎮上。

傍晚，家家戶戶都已經點上燈燭的傍晚。

陰天，無雨，沉暗。

悶！

天悶，地悶，悶煞人。

所以燈火特別多，尤其是「丁家棧」的內外。

燈，全有個最受人愛的地方，那就是它能發出「熱」的「火焰」來。

不論是什麼樣的燈，全都有這個愛人的好處。

火焰除了能使人有熱的感覺外，還可以照明。

燈，就是為照明用的。

所以不論是那一種燈，甚至是「長命燈」，七月半點的「鬼燈」，在點燃以後，就自然會發出火焰來供作照明之用，否則它就不配稱作燈。

燈的火焰，中心那個地方，一點都不熱。

燈的火焰，乍離中心不熱地方的地方最熱，再遠次之，更遠，就和正中心那地方一樣，一點都不熱了。

這是常識，從很古很古時候就傳下來的常識。

從古傳下來的事物，都是經過「血的」或「痛苦的」教訓，所以絕不會錯。

果然有了錯！

丁燈居然沒有火焰。

可是丁燈很熱，很熱。

就算是小男孩撒尿，尿到一半，尿水就被凍成一條黃冰柱兒的天氣，只要有丁燈在，冰柱立刻就會溶化，保證不會把「小命根子」凍成「硬柱兒」。

穿皮襖烤着三個火盆還嫌冷的爺們，只要丁燈靠近一站，非全脫的只剩件小褂兒不能散熱。

據說誰要和丁燈「擠作堆」，一準變成「蒸了三天三夜的粉蒸肉」，一身上下全得化成油。

丁燈雖然這麼熱，可就是發不出火焰來。

因為丁燈是人，是女人，十八歲的一位大姑娘。

× × ×

水，有許許多多種。

有八十一種。

甜水，酸水，鹹水，淡水……

毒水，臭水，髒水，洪水，禍水……

等等。

不論把那一種水來比作女人，女人似乎都不反對。

因為那位頭腦一向不大清醒的先生，用「泥巴」來形容「男人」。

那怕是髒水加上臭水再加上毒透頂了的毒水——

那怕是連老虎和「蠍子她媽媽」的嗅了這種水，都會立刻地「伸腿瞪眼玩完大吉」——

那總也是水。

只要是水，那總能夠把塊「硬泥巴」溶作「泥巴水」，那怕這塊泥巴硬得像塊「鐵」，但總不真的是塊「鐵」，只是像，所以早早晚晚會被溶成水，所以那巳足夠叫「男人」害怕的發抖。

所以，不論用那種水來比作那種女人，女人似乎都不反對。

丁燈就反對有人說她是「水做的」。

因為她認定，水是越洗越髒。

所以她說，那個一向頭腦不大清醒的先生，用「水做的」來比作女人，是缺透了德，沒有安着一丁點兒讀書人的「恕」道。

她並且說，那位先生可惜死的太早，如果活到今天，現在，那怕是天涯海角，她也要找到那位先生，揪下那位先生的腦袋，來當「夜壺」。

儘管丁燈這樣說，如果有人能拚上腦袋被揪下來當夜壺的危險，非說丁燈也是水做的不可，丁燈在心情好的時候，或許一笑把他放過，當作「童言無忌」。

但是如果把她比作「秋水」，乖乖，她不打出你的蛋黃來才怪！

秋水也是個女人，巧，也是個十八歲的大姑娘，更是個十八年來從沒對任何人笑過的女人。

丁燈，秋水，本來是好朋友，從十二歲上相交，到半年前十八歲開始，一向都是好朋友，好到穿一條裙子，幾幾乎也共一條褲子。

從半年前，印星突然出現在「野馬坡」鎮上，稍奇古怪的，丁燈和秋水成了寃家。

× × ×

印星突然出現在野馬坡上，是一個人，稀裏糊塗的，誰也不知道他是怎麼出現的。

印星二十剛出頭，是個大小伙子，是個笑口常開的坦誠爽快的大小伙子。

如果是一匹馬，尤其是匹好馬的話，突然出現在野馬坡鎮唯一的「侯老馬場」裏，沒有人奇怪。

因為，「侯老馬場」的馬，誰也說不出來路，見怪久了，所以沒有人再覺得奇怪。

印星不是一匹馬，印星當然夠稱一聲「好」，但他是個人，一個人的突然出現，是不會沒有人奇怪的。

見怪久了自然不怪，野馬坡鎮的上千居民，竟然沒人奇怪印星的來路和來由。

丁燈和秋水，那時還是好朋友，她倆奇怪過。

她倆只是存了好奇的心，再就是不知道為什麼，偏偏覺得印星和鎮上同樣年齡的大小伙子不同，所以找上了印星。

印星這個名字，不知道是有什麼魔力，他到野馬鎮的第三天，就獲得了十有八九鎮民們的好感。

祇有一個人，和一個地方的很多人，屬於例外。

那個人，侯老馬場的東主，侯夢老。

那個地方，侯老馬場。

侯夢老並不叫侯夢老，老是別人對他的尊稱，他叫侯夢熊，似乎是取「文王夢熊」的掌故。

野馬坡鎮上的居民，曾讀過書的人不多。

侯老馬場的那些人，識字的更少。

所以最早曾有人以「侯老」來尊稱侯夢熊，是侯夢熊自覺「熊」字欠雅，問過他那些慣於咬文嚼字拍馬屁捧臭脚的城中名士們，才改為「夢老」。

其實，侯夢熊才四十八歲，怎麼看怎麼覺得離「老」還遠得很。

侯夢熊並不是野馬鎮上土生土長的，是外來客。

其實當年野馬坡鎮，土生土長的居民只有九戶，因為當年野馬坡，是個道道地地夠「野」到「荒」的窮鄉，除了九戶窮的搬不了家的獵戶，能搬的早走了，外鄉的根本不會遷居來這種地方。

九戶土生土長的獵戶，如今只剩下「野火」一家人了。

「野火」當然不是姓名，是因為他脾氣爆的像把野火，燒起來不管南北東西。

「野火」姓田，於是人人就順其自然的叫他田野火。

田野火現在六十多了，而野馬坡鎮也文明了許多，於是多一半的人，叫他田老爹。

田老爹有兩個兒子，老大田文，二十年前就離家出走，直到今天斷無消息，田老爹像根本就沒這麼個兒子似的，半點也不担心。

老二田武，三十六啦，十年前娶的媳婦，現在是侯老馬場的一級馴馬師，月錢紋銀二十兩，也是侯夢熊的親信、紅人。

野馬坡鎮並不是現在才這麼繁榮，二十多年前就開始繁榮了。

十九年前，野馬滅鎮上發生了一件塌了天的大禍，侯夢熊就是當時隻手挽狂瀾，消滅那場大禍的人。

也是從那時候，侯夢熊才決心定居下來。

鑑於前朝（元）蒙古騎兵的神速矯捷和悍勇，「大明」朝定鼎之後，就創建了騎軍。

用騎軍來克守邊陲，來示威化外，來安定民心。

有騎軍就一定要馬匹，野馬坡鎮恰正是野馬代代族生的地方，於是野馬坡鎮成了名鎮，大鎮，專供軍騎和專門馴馬的「馬鎮」。

野馬坡成為名鎮，至少是川、滇、貴、大三角地帶的第一大鎮，有三十年了。

野馬坡鎮當初鼎盛時期，也有過一個馬場，當然不叫「侯老馬場」，不過現在已經沒有人再提及它，也許除了「野火」和侯夢熊外，別人也不大清楚，總之，如今是「侯老馬場」在支持着這座只出快馬的大鎮。

既是這樣，侯夢熊在野馬坡鎮上的聲威，自然也就從不作第二人想。

既然這樣，印星不被侯夢熊接納，不能叫侯夢熊喜愛，印星似乎很難在野馬坡鎭上居留，自更談不到有好的工作和食宿了。

錯了！

印星在野馬坡鎭上，不但有好的工作，居然食宿方面也好的出奇。

印星就是不同於別人，也許因爲他有一對像極星星似的大眼睛。

× × ×

星星當然很亮。

一閃一閃的星星，更亮，至少看上去是更亮。

一閃一閃的星星，男人將它比作女人的眼睛。所以星星，也該是女人的專有物件。

丁燈有一雙和印星一樣極星星的大眼睛。

秋水的雙眸，更像星星。

她倆相同。

不同的是，當丁燈的星星，在一閃一閃發亮的時候，一定是有一個男人被她的熱給溶解了。

秋水的星星閃閃發着亮光的時候，倒楣的未必只是男人，也許就是女人。

被溶解了也好，倒楣也好，未必就會「死」，不過有時候的確會比死還叫人受不了。

丁燈和秋水，這不同來路，不同身世的兩個女人——

丁燈和秋水，這絕對不同心性和行爲的兩個女人——

丁燈和秋水，原先來是好到幾幾乎可以共穿一條褲子的兩個女人——

現在，在日正當中的時候，在野馬坡鎭最熱鬧的「東長街」的街心上，正互距五步，四目眈眈，星星對星星，一閃一閃的怒瞪着。

野馬坡鎭上，敢惹秋水的不多，敢惹丁燈的人更少。

不過一心想着丁燈和秋水打上一架的人，却難以計數。

機會終於來到——今天。

所以儘管在表面上，各店舖，各行業，全在按步就班的像平日一樣，其實，開乾麵舖的米老大，把那張大麵餅兒已趕的垂在地上尺多長了，却還不知道。

牛小寶給他爹打酒用的葫蘆，成了無底洞，楊家燒鍋舖的楊三，一杓一杓，酒幾乎在地上積了三分厚，他還是照樣一杓一杓的往牛小寶那葫蘆裏裝。

朱眸子的屠刀揚起，一動不動，像是遭了「定神法」，呆的像頭蠢豬。

王大娘正餵小二子吃粥，小二子成了粥鍋剛剛爬出來的孩子。

所以，五行八作，全在一心的注意着街心上的星星對星星。

丁燈往前邁了一大步。

這距離仍然打不起來。

可是居然有人已閉住了氣，張大了口，刺激的使五官四肢全緊張到極點。

秋水絕不示弱，也往前邁了一步。

但這一步，只有剛才丁燈邁出的半步遠。

所以有人業已認定，秋水的氣勢比丁燈弱些。

現在是三步半的距離，用尺量七尺掛零，還是打不起來。

丁燈的星星一閃，光采詭詐而帶着輕蔑。

有人懂得這種神色態度，是恥笑秋水往前邁的步子不夠大。

不夠大就是不夠胆氣，也就是有了畏懼。

秋水的星星也一閃，是比冰還冷的一閃，是沉着抑或是矯作，誰也看不出來。

丁燈一甩長長的大辮子，又往前邁了一大步。

現在她們中間的距離，只有四尺多些了。

剛才閉着氣張大口的人，趁此時機猛喘一口粗氣，眨下眼睛，生怕再遲錯過星星碰星星的熱鬧。

四尺多些，就算兩個人全動手，那也只是手和手動，大家看的是突然爆發的肉搏，所以全希望秋水能先不動手。

秋水沒有動，一身上下什麼也沒動一動。

丁燈嘴角微微一蹺，越發表示出她內心對秋水的蔑視。

秋水那張眞像「秋水」的臉，冷着、靜着，只是緊盯着丁燈。

「是妳對別人說，我每天晚上都睡在給印星準備的臥房牀上的？」丁燈的聲調不低，所以已經有許多人在伸舌頭。

他們心中羨慕印星的遇合，更驚訝丁燈的大胆。

「正相反！」秋水的話像她的人，冷的叫人發抖：「是妳對別人說，我如果有一夜不睡，始終空着而爲印星留下的房間的那張床，就一定失眠！」

印星是這場罕見並立刻要發生的火爆肉搏的導火綫。

「哼！我丁燈才懶得理會妳睡誰的床呢！」

「正是，至少妳該還明白我秋水的作風，別說妳僅僅是睡一張空床，那怕床上有個小伙子，也和我秋水是風馬牛！」

這種話，野馬坡鎭上能夠時常聽到，不足爲奇。但是說這種話的人，是丁燈和秋水，却成了百怪千奇一世難逢的事。

「妳發個誓，秋水沒說過那些話。」

「妳該發誓的丁燈。」

「誰說過那些話，誰就舌頭尖生一個疔！」

「好，誰說過誰生疔在舌尖上。」

星星還是一閃一閃，只是已隨着主人往回走去。

× × ×

野馬坡鎭並不是沒有王法的地方。

恰恰相反，和所謂極夠開化，文明，知識水準高的府、州、省城裏的人，更守法。

儘管是這樣，只爲野馬坡鎭已是一等大鎭，只爲野馬坡鎭是供應軍需馬匹的唯一大鎭，所以官家特派了一名守備大人，和五百名精兵，來保護野馬坡鎭人民的安全。

守備大人姓鍾，很能幹，夠親民，因爲他秉理政事，所以不僅是保護鎭民的官，也是爲鎭民來分斷是非曲直種種可能發生事故的官。

侯夢熊曾經叫他那第一智囊，人稱「皮包骨」的古寶皮，悄悄聯絡過鍾守備，鍾守備精明的直打哈哈，看樣子，是沒什麼事的話，他不願意開罪侯夢熊這個野馬坡鎭的第一鎭民，不過若是有了事，他似乎也並不賣這位第一鎭民的勢力或金銀的賬。

所以侯夢熊也沒再往更深的地方結納鍾守備。

所以，鍾守備也沒有拜會過侯夢熊。

因爲野馬坡鎭上的居民，識字的不多，所以鍾守備在詳細考察過當地風尙人情後，訂定了十條律法。

鍾守備作事從無不備，十條律法和當地民風等情，先一步層峯上呈，直等到上諭下示到來准他來辦，他才分寫了拳大的黑字，佈告在守備府前廣場上，使鎭民無一不知，並且作到知而了解，這已是一年前的事了。

當地民風强悍，克守古制禮法，砍斷一個人的一條腿，就許鳴炮，跪伏賠罪，爵上多少銀子算完，但是如果捉到一個偷兒，或是中傷他人，尤其是當衆公開的侮辱而經過實證是故意的，惡意的話，被害者的要求，幾乎能使害人者賠掉一條命。

鍾守備既然是按當地風氣民俗定的律條，自然對偷兒等等的罪判，也重的多。

因此鍾守備甚得鎭民的敬愛。

印星現在的工作，是專給鍾守備調理坐騎，也就是「馬夫」，別小看這份差使賤，這馬夫和他馬夫不同。

鍾守備從前的馬夫，親兵們都能喝來呼去的使喚，如今換了印星，事情反過來了，是印星能喝來呼去的使喚親兵，像鍾守備使喚親兵一樣。

原因很簡單，五百名精兵中，親兵有五十名，包括鍾守備自己的兩匹很很好的馬，是五十二匹坐騎，馬夫只有三個人，印星算個馬夫頭兒。

印星到差，是秋水的人情。

鍾守備和秋水家，似乎有什麼關係，不過鍾守備並沒有因爲這個緣故，就特別的看重印星。

他看重印星，可以說是敬重印星，是爲了發生的一件事——

印星到差的第二天，一清早。

鍾守備正和十名親兵焦急的等待坐騎，要很快的去追捕三名越境的逃犯。

在天亮前，鍾守備才得到密報，逃犯在鎭上養過一天一夜，已獲得快馬的濟助，將要動身到五十里外的山區去。

印星被叫醒，上諭要他選十一騎最好最快的馬，立刻聽用。

印星把馬選出來了，也備好了一切應用東西，不過他却大着胆去見鍾守備。

他告訴鍾守備說，這所有的馬，包括鍾守備認爲自己已近於寶馬的兩匹坐騎，都絕對跑不出三十里路長，因爲第一，馬種就不好，第二，平日餵養的不好，第三，千萬不該在前天都換了新蹄，並且沒有換蹄後試騎。

鍾守備認爲印星的話，太過誇大。

印星却說，若是三十里外，這些馬還能奔馳，他願意輸上半年工錢，那是六十兩雪白的紋銀。

印星並且說，如果追捕不到逃犯，如果鍾守備願意請他帮忙的話，他能保證會把三名逃犯全緝獲歸案，條件是他只聽鍾守備一個人的命令，包括親兵在內，要全聽他的，尤其是對愛惜自己的坐騎這一方面。

鍾守備以九分不大相信的態度，答應了。

結果……

現在是親兵們全聽印星的。

舉一反三，鍾守備是有心人，曾和印星關上房門談了大半天話，事後，只說在稱呼上鍾守備改稱作「印老弟」，別的就用不着多說了。

所以印星別看只是個馬夫頭兒，就是不同着別的馬夫頭兒。

野馬坡鎭的居民們，對印星好，可不是因爲這個緣故。

印星替鍾守備緝獲逃犯的事，到現在並沒有傳出去，鍾守備嚴諭過手下，若是消息外洩，以違抗軍令論罪，那是砍頭的死刑。

守備府的馬，全由侯老馬場供應的，當時點交的時候，皮包骨曾一再誇說這五百匹馬，都夠稱聲「龍」。

現在經過印星的點破，鍾守備心裏有數，五百匹馬不是匹匹龍，而是騎騎虫。

於是暗暗的請印星帮忙，再到侯老馬場重選良駒。

印星去了，那天，是侯夢熊第一次知道鎭上來了個叫印星的外鄉大小伙子。

那天，侯夢熊因爲鍾守備沒有到場，只是十名親兵陪着印星，所以他也沒有露面。

侯老馬場和官家定有明約，對守備府的馬，是沒有還價的，要任憑守備府挑選，當然一匹有一匹的馬價，馬價是由官家按雙方憑報單據付出的。

印星選馬，却驚住了整個侯老馬場的人。

事後皮包骨密報給侯夢熊說，印星這小子像個「馬猴」，是當代的「伯樂」，選去的五百十匹馬，等於是選走了侯老馬場的「馬魂」，現在馬場大小溝子裏，總計上萬的馬，再也選不出第二批這樣的五百十騎了。

作大事的人，的確有作大事的氣度和想法，侯夢熊雖然也十分驚訝，但等他問明白印星僅僅是鍾守備的馬夫頭時，反而笑了。

他悄悄吩咐皮包骨，在多隔幾天後，去請印星來，別來馬場，到另一個好地方，他要親自見見印星，和印星談談。

× × ×

「丁家棧」。

丁家棧的「靜樓」中。

皮包骨斟酒，主客只有一位，印星。

作主人的，正是馬場東家侯夢熊。

另外還有三位堂客。

一是陪客人的丁家棧，現在的主人丁燈。

另外兩名極美而媚的嬌娘，那是侯夢熊供養着專爲招待貴賓的侍姬，據說是道地的「江北」姑娘，但是却在「蘇州」長大。

既然是江北姑娘，自工內媚。

既然在蘇州長大，自然溫柔。

既然由侯夢熊選中聘來，自是最美的了。

今夜晚筵，侯夢熊既然把手下兩位最工內媚，最溫柔，最美麗的侍姬召來，可見他對印星的看重，也可見他是抱定了必成的信念。

丁燈的丁家棧的主人，但未必有資格作侯夢熊宴請貴客的陪客。

如今既然在座，當然資格上已沒了問題。

這是丁燈第一次和印星見面。

印星給侯夢熊的印象很好，因爲印星有些拙笨，因爲印星不善答對，更因爲是被侍姬秀秀敬了杯酒。

那杯酒，秀秀有心的在捧敬時，在印星不知接好拒好時，竟柔荑輕舒，握住了印星的手，硬塞的把酒杯塞在印星手裏，印星紅了臉，像染紅的鷄蛋。

印星有問必答，都是實話。

印星除了不願意提他的童年，別的事全都說了。

印星曾在「馬賊」羣裏住過五年，所以知馬，能馴馬，會選馬。

印星目下的工資，是每月十五兩銀子，供食宿。

印星沒有牽扯，是孤兒，本是江南杭州人氏。

侯夢熊於是開門見山說出心裏話，他答應把秀秀送給印星作個伴，伴多久是印星的事。

他答應在鎮上給印星買一座房子，是送給印星的，包括房子裏面的一切佈置。

他答應印星每月紋銀四十兩的工資，只要印星每天去馬場工作兩個時辰，工作是選馬和馴馬。

他答應在名義上，印星是第一馬師，除他本人外，包括皮包骨，全沒有指揮印星的權力，印星張口結舌，答不出話來。

丁燈笑的像風擺柳絲。

丁燈的笑聲，像銀鈴鐺響。

侯夢熊拍着印星的肩頭說，他不是要印星立刻回答，他能等，等上十天半月沒關係，所以勸印星現在該放開懷的歡飲，行樂。

他最後說，他另外還有個約會，先告辭了，不過他要留下秀秀來陪着印星，又指着丁燈，說丁燈可以證明「靜樓」夠靜，臥室就佈置好了，只要印星喜歡，住多久都行，一切費用全算他侯夢熊的。

印星紅着臉，像一連串爆響的爆竹聲，連說了十二個不字，並且手指着秀秀。

侯夢熊笑的更爽朗了，說不論印星將來的回答，是願意抑或是不，今夜秀秀侍眠的事已成定局，這是他侯夢熊的一片誠心，要印星像個大丈夫，像個眞英雄，能醒握天下權，醉枕佳人臂的大丈夫，像難過美人關的眞英雄。

就在這些話聲中，侯夢熊和皮包骨及另一位佳人嬌嬌，全抿着嘴走了。

丁燈走在最後，星星曾掃過印星全身，熱的像團火，又似乎別有涵意。

印星可不懂「眼睛會說話」的奧妙，竟自呆坐着沒去理會。

所以丁燈哼了一聲，說了句「呆瓜」後，就走沒了影子。

× × ×

秀秀不敢在丁燈面前說謊。

秀秀說，那「呆鳥」般的印星，就在宴客的位子上，一動不動的坐到天亮。

秀秀曾打了個盹兒，醒來，已經沒了印星的影子。

從這件事情發生以後丁燈心眼裏塞滿了印星的影子，所以她連茶飯都懶的吃。

丁燈是個敢作敢當的女人，所以在第二天傍黑，印星正經過丁家棧大門口時，她一拖着印星進了客棧。

印星掙扎，又怕掙扎時誤撞到丁燈什麼地方，於是尷尬的被丁燈又拖上了「靜樓」。

「靜樓」換了佈置，高雅華貴，丁燈說，從現在起，這座小巧美侖美奐的「靜樓」，就是印星的私宅，這和侯夢熊沒有關係，是丁燈願意的事，只要印星喜歡，夜夜住，日日來，或高興什麼時候來全行，總之，「靜樓」是印星的了。

印星趁個空兒，一掙脫了衣袖，像條喪家犬似的奔出了丁家棧。

他只顧逃避能溶解他的熱的丁燈，不料一頭撞到別人的身上。

畢竟沒撞在別人身上，那是因爲人家手快眼快，一隻手掌恰正抵住撞向前懷的頭。

印星知錯，還沒來得及瞧清楚被撞的人，前胸就挨了一拳，這一拳擂得他坐在地上，沒喊痛，却痛到骨頭夾縫裏。

他抬頭看，是對星星，灼灼的發着冰冷刺骨的寒光。

丁燈正好追出來，看到印星的樣子，笑成風擺荷葉樣，碎步上前，左手拉起印星，右手拉住了打倒印星的人，然後笑着介紹，那個人正是秋水。

印星就是這樣認識秋水的，這是丁燈自己的想法。

丁燈見到秋水，沒好意思再蠻纏印星，兩對星星進入丁家棧，印星這才撫着胸口搖着頭回轉守備府。

這一切，只不過隔了頓飯光景，侯夢熊就全知道了。

皮包骨在鎮上廣設眼綫，並不是專爲了印星，而是這次恰好用上。

侯夢熊冷冷地囑咐皮包骨，要立刻去辦兩件事。

第一件，必須請丁燈帮忙辦到，不論用什麼方法，要把印星收爲己有。

第二件，派出專人，去印星所說的「遼東打虎山」，探聽那撥子馬賊動靜，必須要打聽出印星的出身，對證一下印星所說的話。

× × ×

是當該也是該當，丁燈一早來就找秋水。

秋水早就死了父親，她和母親冷氏相依爲命。

冷氏在鎮上，開了兩家藥舖，生意不惡。

鍾守備正是冷氏的親外甥，不過這一點沒人知道。

沒人知道的事，侯夢熊偏偏知道，不能不說他神通廣大！

不過侯夢熊廣大的神通，仍然有了空隙，並沒能打聽出來印星和冷氏及秋水的關係。

反而是丁燈，誤打誤撞發現了印星一早從秋水家出來。

丁燈大清早找秋水，是約秋水騎馬，順便打兩隻野鷄或山兔，回來下酒。

所以丁燈騎着一匹「胭脂紅」，還牽着一匹「烏斑豹」。

秋記藥舖還沒開門，丁燈繞走後宅後門。

剛轉過牆角，正看到印星悄悄的掩閤上秋水家的後門，並且隱隱約約，似乎看到門內倩影閃移。

丁燈一楞，在想。

在想也想不明白內情之後，才記起問印星，印星却已不知道走向何處。

丁燈把事放在心裏，若無其事的仍然相約秋水試馬行獵，秋水自是不會拒絕。

回程中，丁燈繞着圈子問秋水，對印星的看法。

秋水冷淡的回答說，她已經記不得印星的模樣。

丁燈有心，再試探秋水可曾也見過印星。

秋水搖頭，表示沒有。

丁燈要秋水仔細想想，想想再說。

秋水堅決的說，不用想，並且在聽出丁燈用意之後，說她要伺候母親一世，別說什麼印星，就是金星，她也不會看在眼裏。

丁燈沒再追問下去，午飯在秋家吃的，所以巧又不巧的，看到一間專爲給男人準備的潔淨臥房。

更不巧的是，發現牆上衣釘，正掛着印星的米色長衫，丁燈無法再忍耐下去，直指秋水騙她，並且說出清晨發現印星從後門出來的事，秋水立即逐客，自此好友交惡。

丁燈不是個不重感情的女人。

尤其是她和秋水，六年閨友，知己知心。

回到丁家棧後的丁燈，將「靜樓」中大小物件全部砸毀撕碎扯爛後，丁燈冷靜下來。

冷靜下來，首先發現在秋家發生的事件，絕對不像秋水平日的作風。

秋水並沒否認印星不是從她家離開，不過也沒承認，於是丁燈寫了張條子，叫客棧的小厮送去秋家。

條子上寫的十分簡單——

別爲早晨和中午的事生氣，那些都過去了，別忘記我們的友誼，我在希望妳立刻來，丁燈。

秋水沒有來，來了回條，回條才促使丁燈下定決心，和秋水勢不兩立。

丁燈，我不慣和一個窺人隱私的人相交，從此你東我西，絕不相認，秋水。

丁燈扯爛了那張條子，擂碎了身旁的八仙桌，發狠的說，她要燒把「野火」，把秋水生生逼離開野馬坡鎮。

× × ×

「野火」一田老爹，的確是差上一點點，就被皮包骨生生逼離開野馬坡鎮。

皮包骨在鎮上，另有個當店，彙營「壓死人」的「印子錢」。

野火就偏偏上了當，借了皮包骨一百兩銀子。雙方按律立有借契，利息夠重，重的可以壓死野火，但是野火仍然借了。

皮包骨的規例是，借錢必須要有抵押，是他現在居住已經五代的祖屋和院地。

明眼人早就心裏有數，皮包骨僅僅是條狗，主人是侯夢熊。

侯夢熊不止爲着一個原因，早就希望着野火遠離野馬坡鎮，走的越遠越好，如今正是機會。

還錢的日子到了，野火當然還不出，不過在雙方經官的當兒，野火說過，只要再能寬限他五天，他就會本利還清。

鍾守備希望皮包骨能答應這五天的寬限日子，但不能用守備的勢力來硬性的叫皮包骨答應，所以皮包骨只回答了一句話——按據約而行。

野火在搬出他一切東西來的時候，秋水到了，用一百五十八兩銀子，替野火還清欠債，叫侯夢熊和皮包骨的希望成空。

不僅這一個不如意，緊接着侯夢熊獲得遠方朋友的實證，遼東打虎山的馬賊，依然猖獗的佔據着山區，幾經費心花錢，有了確證，馬賊羣中，從來沒有姓印的，當然更沒有姓印的孩子。

侯夢熊仍不死心，直到由丁燈轉來口信，印星堅決謝拒侯老馬場的聘請，才使侯夢熊把印星當作了眼中釘，暗中想辦法剷除的最大目標。

× × ×

印星到野馬坡鎮，已經整整的一年時間了。

野火由秋水代還了皮包骨的銀子，也有半年了。

這天中午，印星突然到「大利當店」去拜會皮包骨。

印星被招待在客房中，「皮包骨」皮笑肉不笑的相陪喝過茶後，皮包骨道：「印馬師有什麼指教？」

印星神態有些羞澀的說道：「借……借銀子。」

皮包骨一拍印星肩膀道：「一句話，借多少？」

「二百兩。」

「二百兩嗎……」皮包骨故意拉長話尾，道：「印老弟，可不是個小數目，按說憑印老弟……」

「我有抵押！」印星明白皮包骨要說什麼，立刻表示出自己不是空手白借。

皮包骨道：「那就好辦多了，印老弟，這抵押是……」

印星沒說話，掏出個尺長五寸寬的黑軟鹿皮小口袋來，往桌子上一倒。

赫！竟是好幾十顆三角狀，每顆一兩的黃金錠！

皮包骨驚在心裏，笑在臉上，試過的確顆顆都是十足赤金，找來中證，立好約據，十顆三角金錠作抵，借兩百兩紋銀。

這件事，侯夢熊自然馬上就知道了，不過，想不出來印星有金子不賣，反而出高利借銀子的道理。

隔了才半個月，印星又來了，這次借一千兩，是用五十顆三角赤金錠兒作的抵押，有中證，也立有借據約契。

侯夢熊當夜和皮包骨私室密談，直搖頭，着實想不通印星的居心。

沒出三天，野馬坡鎮上傳出消息，秋水家，秋大娘冷氏，丢了存有兩代的一百顆十足赤金三角錠兒。　（未完・一）

新派武俠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天壤一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在贈劍會上祝老頭說出試劍方法，誰能削斷他擺在桌上的劍，就將自己所鑄的兩柄寶劍相贈，凌千青首先將劍削斷三截，隨後畢雲秋中、田玉也相繼削斷，劍只有兩柄，另一柄是紫艾七，事前祝老頭說明是留給徒兒的，田中玉的祖父龍在田——田中甲出面指證，原來祝老頭是隱名掌中劍卓一絕、和掌中指田中甲共稱雙絕，兩劍一七剛好爲三名少年得到，此時來了紫衣幫堂主姚伯昌要脅卓一絕去見總堂主，二人爭持不下，由法善大師調解，讓卓一絕考慮再答覆，晚上紫衣幫又派人來，由一不知名的朱衣老道協助卓一絕將他們趕走……

一招掌中指　直擊斷眉漢

「自然去了。」凌千青道：「家師當時接受了先父的請求，就派大師兄丹元子趕赴南陵，但據大師兄回來說：管叔父家有一位異人暗中相助，把柳鳳嬌趕跑了，所以大師兄就沒有現身。」

「異人？」畢雲秋好奇的問道：「大哥，那異人是誰呢？」

「姜太公。」凌千青就把大師兄丹元子目擊柳鳳嬌遇上姜太公的事，述說了一遍。

畢雲秋聽得笑出聲來，說道：「他寫一張『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就這麼管用嗎？」

凌千青道：「愚兄聽家師說，那人就是姜太公竹坡，昔年人稱武林福星的前輩奇人。」

畢雲秋道：「我怎麼沒聽人說過？」

凌千青道：「這是五十年以前的事，賢弟自然沒聽人說過了。」

畢雲秋問道：「大哥也是剛下山，怎麼沒回家去，却到鎭江來的呢？」

凌千青道：「愚兄下山之後，自然要回家去拜祭先父，這次到鎭江，是尋劍來的。」

「尋劍？」畢雲秋好奇的問道：「大哥早已知道卓老丈的『試劍會』，才趕來的？」

「那倒不是。」凌千青笑道：「我是尋找失落的寶劍來的。」

畢雲秋道：「大哥失落了一柄劍麼？劍是隨身之物，怎麼會失落的呢？」

凌千青道：「那是家師傳給我的一柄軟劍……」

他把自己回家拜祭父墓，聽到簫聲，如何遇到了聶小香，她把小樓讓給自己，第二天早晨，發現青藤不見，大概說了一遍。

當然，不該說的地方，他就略去不說了。

畢雲秋眨眨眼，道：「這麼說，那聶小香住在尊府後園的小樓上，就是爲你這柄軟劍去的了，她人長得美不美？」

凌千青臉一紅，說道：「愚兄當時不知道她會武功，尤其那酒中也可能做了手腳。」

畢雲秋笑道：「這叫做色不迷人人自迷。」

凌千青道：「賢弟休得取笑。」

畢雲秋神秘一笑，問道：「大哥到底是找劍，還是找人呢？」

凌千青道：「劍是她拿走的，只要找到她，才能找回劍來了。」

畢雲秋微微搖頭說道：「據小弟看，她聶小香這名字，只怕也是假的了，人海茫茫，大哥到那裏去找她呢？」

凌千青道：「這柄劍，是家師一位去世的老友的，縱是天涯海角，我非找回來不可。」

畢雲秋問道：「大哥一點眉目也沒有，如何找得到她呢？」

凌千青道：「那聶小香的口音，不是鎭江，便是揚州，所以愚兄想到這兩個地方來瞧瞧，如果她是柳鳳嬌一路的人，那就更好，只要找到柳鳳嬌就好了。」

說到這裏，目注畢雲秋，問道：「賢弟，現在該你說說自己了。」

畢雲秋臉上微微一紅，笑着說道：「小弟沒有大哥這樣曲折離奇、香艷動人的故事可說，小弟會一些粗淺功夫，那是家傳的，說出來令人臉紅，這次奉先母遺命，到蕪湖去找一位世伯的，就是這麼簡單了。」

凌千青點點頭，說道：「這麼說，我們明天就要分手了？」

畢雲秋聽得一怔，勉强笑道：「大哥如果願意多留一天，我們就可以多聚一天了。」

凌千青想到自己父仇未報，連師父傳給自己的寶劍也失落了，心頭自是十分焦急，想了想道：「不瞞賢弟說，我們一見如故，結爲兄弟，我自然希望多盤桓幾日，但愚兄親仇未報，師劍失落，愚兄實在片刻難安，你我兄弟，來日方長，我們只好約個日期，以圖後會了。」

畢雲秋點點頭道：「大哥有事，自然該去辦事要緊，這樣好了，小弟蕪湖事了，自會去找大哥的，時間不早，大哥也可以去休息了。」

凌千青道：「今晚一敍，明朝浪跡天涯，我們何不効古人西窗剪燭，同榻共話，不知賢弟意下如何？」

畢雲秋臉上又是一紅，忙道：「大哥剛才不是說來日方長麼？大哥身負血仇，如果劍是柳鳳嬌派人竊去的，她會隨時隨地現身，大哥自然要倍加小心，今晚話到天明，還是要分別的，但大哥如果一晚未睡，體力耗損，萬一遇上强敵，敎小弟如何放心？再說，小弟明日一早，也要趕路，所以還是好好的睡一覺，才能養足精神的好，大哥去睡吧！」

凌千青道：「賢弟說得也是，好，賢弟那就早些安息吧！」

他伸手握住了畢雲秋的雙手，久久不放。

畢雲秋臉上上又是一紅，任由他握着，赧然笑道：「大哥眞是多情……」

他輕輕縮回雙手，說道：「大哥快去睡吧！」

凌千青道：「賢弟也可以睡了。」

回到房中，只覺別情愁緒，一齊湧上心頭，久久不能成眠，耳中也隱約聽到隔壁房中的畢雲秋也輾轉反側，敢情和自己一樣，沒有睡熟。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的，才迷迷糊糊的睡去。

等到一覺醒來，天色已經大亮，急忙起身下床，眼看紅日已經照上窗檽，顯然時間已不早了。

推出門去，店伙已在房外伺候，含笑道：「公子爺起來了，公子爺的令弟已經走了，他要小的不可驚動公子爺，好讓公子爺多睡一回……」

凌千青一怔，問道：「我兄弟已經走了？他什麼時候走的？」

店伙陪笑道：「他一清早就走了，把房錢都付清了，還賞了小的三兩銀子，要你老路上諸自珍重。」

凌千青唉道：「他走了也不告訴我一聲，好，你去給我打盆臉水來，我也要趕路呢！」

店伙巴結的應了聲「是」，回身出去，不多一回，送來了面水，接又端上四碟小菜，一鍋稀飯，和一籠小籠包，說道：「這也是公子爺的令弟交代小的，給你老準備的早點。」

凌千青點點頭，盥洗完畢，吃過早點，又賞了店伙一錠碎銀，才出門而去。

出得北門，這是通向渡口的一條大道，有時車馬行人，絡繹不絕，正行之間，忽見前面不遠，正有一個青衫少年急匆匆的趕路，這人身形看去極爲眼熟！

再一思索，才想起他正是昨晚和自己同席，後來拜卓一絕爲師的田中玉！」

凌千青心中暗道：「他不是和他的祖父在一起麼？怎麼一個人跑到這裏來了？而且看他行動有些慌張，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心中想着，只見田中玉東張西望，走到路邊一棵大樹下，低頭看了看，忽然朝右首一條小徑上急步行去。

凌千青覺得奇怪，行近大樹，也目光一注，才發現大樹根旁，有人用木炭劃了一個箭頭，正好指向那小徑。

一時覺得好奇，就放緩脚步，遠遠跟了下去。

前面的田中玉似是十分焦急，脚下行走得極快，但一路上却是邊走邊看，似是在找路邊的暗記（箭頭）。

不多一回，已經到了一座小山脚下，那是一片濃密的雜林，他低頭看了一眼，就朝林中一躬身鑽了進去。

凌千青趕到林下，果然又發現了一道木炭劃的箭頭，揮向林中，心中暗道：「他照木炭劃的箭頭，找到這裏來，究竟是有什麼事呢？」

當下也毫不猶疑的輕輕閃出林中，脚下稍微一停，側耳細聽，好像林木深處隱隱有人聲傳了過來，這就循着聲音尋去。

這一片雜林，佔地不小，但樹林之間，有疏有密，有些地方樹身生得極密，枝葉交叉，較爲幽暗，有些地方，中間枯死了一片，就較爲空曠，成了一片枯葉的草地。

凌千青漸漸走近，就聽到田中玉嫩而且清的口音大聲道：「你們約我到這裏來

，究竟有什麼事，怎不說明，在下可沒工夫和你們閒扯談。」

「這並不是閒扯談。」一個粗裏粗氣的聲音笑着道：「咱們約你到這裏來，有什麼事，你心裏不明白？」

田中玉道：「我不明白。」

兩句話的工夫，凌千青已經找到地點了。

那正是樹林間的一片空地，田中玉一手叉腰，站在那裏，他對面是三個紫衣勁裝漢子，刀未出鞘，但已成品字形，等於圍着他了。

凌千青隱到兩株樹後，也站停下來。

只見中間一個斷眉漢子嘿然笑道：「你不是在找人嗎？」

田中玉聽得身子一顫，怒哼道：「你們知道我爺爺和師父的下落？」

那斷眉漢子陰陰的笑道：「這就是咱們約你來的原因，你現在明白了？」

田中玉道：「這麼說，我爺爺和師父是你們紫衣帮刦持去的了？」

凌千青聽得一怔，暗道：「他爺爺，他師父，被紫衣帮的人擄走了？」

那斷眉漢子道：「咱們要問你的，也是這句話，你祖父，你師父到他們那裏去了？」

田中玉驚凜的道：「不是你們刦持去的？」

斷眉漢子道：「我們刦持的，還會來問你嗎？」

田中玉焦急的道：「那是什麼人刦持我爺爺呢？」

他似乎急着要走。

「站住……」斷眉漢子道：「你急着要走了嗎？」

田中玉突然轉過身來道：「我要走，你也管得着嗎？」

斷眉漢子說道：「老子是說你不要走了。」

田中玉道：「爲什麼？」

「不用多問！」斷眉漢子道：「你祇要跟我們走就是了。」

田中玉道：「哼！我爲什麼要跟你們走？」

斷眉漢子大笑一聲，道：「因爲你跟我們去了，你祖父，你師父自然會都來的了。」

田中玉道：「我若是不去呢？」

斷眉漢子道：「不去恐怕不行吧！」

田中玉哼道：「我偏不去，你能拿我怎麼樣？」

斷眉漢子大笑道：「好小子，那可由不得你！」

田中玉倏然後退半步，冷聲道：「你們想和我動手？」

「鏘」！紫光如電，一下掣出了紫艾劍來，當胸一橫，哼道：「你們就來試試看！」

「好小子，你眞要咱們費番手脚！」斷眉漢子朝兩個同伴歪了下頭，右手已經撤出刀來，喝道：「這小子要來硬，咱們就把他拿下了。」

其餘兩人也迅快的撤下朴刀，一左一右朝田中玉逼上了一步。

凌千青從他們行動上看得出來，這三個紫衣漢子身手矯捷，武功定然不弱，只不知田中玉是不是他們的對手？自己該不該出手？

正在考慮之際，四人已經動上了手。但聽斷眉漢子口中叱喝一聲，朴刀豎立，左足直踏逼上，刀尖一轉，指向田中玉咽喉。

田中玉臘黃臉上，一無表情，口中喝了聲：「來得好！」

紫艾劍劃起一道紫色的精芒，橫撩而出。

斷眉漢子見多識廣，一見田中玉手中紫艾短劍，光芒極濃，心知是一柄利器，他不但刀法熟練，對敵經驗更是豐富，豈肯和你硬砸？刀光一閃，忽而偏左，忽而偏右，只是不和你紫艾劍接觸，攻勢却是綿綿不絕！

他左右二人同樣刀劃弧形，倏退倏進，三口刀聯成一面光芒，盤空匝地，飛捲如風，沒有幾個回合，就把田中玉困在中間。

不！把他劍光壓縮了下去。

凌千青心中暗道：「掌中指龍在田的孫子，怎麼如此不濟？」

田中玉原本一意想利用手中寶劍去削對方兵刃，但對方三人身法輕靈，刀法純熟，處處迴避着他的劍勢，一人遇險，兩人互援，因此本來是田中玉攻出去的劍勢，往往反而要張劍自保。

這一來，使得田中玉陷入了左支右絀，攻少守多，尤其三人一經聯手，刀勢猛銳無匹，好像他們平日練的就是三人聯手的刀法，一時之間，把田中玉逼得團團亂轉。

但三人也心中明白，對方手中短劍的厲害，只要田中玉劍光劃到，三人中必有一人往後躍退，只是田中玉手中是一柄短劍，劍短了，就無法發揮劍的功能！

江湖上本有「一寸短、一寸險」的說法，但田中玉還是初試短劍，未能得心應手，是以在動手之際，總是嫌劍短了。

原來他使的只是一套江湖上極爲普通的「三才劍法」，他祖父以「掌中指」出名，不擅劍法，所以只教了他一套普通劍法。

尤其「三才劍法」應該使用長劍，大開大闔，自然不適宜使用短劍，他使的是只有一尺三寸的短劍，自然有時夠不到敵人的感覺了。

這一陣工夫，田中玉被他們三人的刀勢逼得又氣又急，心中暗道：「我何不試試昨晚只學了一半，還沒完全學會的劍招？不知管不管用？」

心念一動，正好右首一人一刀斜劈過來，他身形一側，擧足跨上半步，短劍斜豎，朝外削出。

這一式，他昨晚練了很久，始終沒有練好，那知此時使將出來，居然中式！

但聽一聲痛嗥，血光乍現，右首漢子一條右臂，已被他這一劍齊肩削下，手臂和鋼刀同時墜地，那人痛得連退了數步，蹲下身去。

田中玉一擊得手，精神不覺大振，劍勢一下劃向對面的斷眉漢子，但他這記却是虛招，待得斷眉漢子急急躍退之際，他身形一個輕旋，紫艾劍一招「穿雲射日」，向左首漢子眉心射去。

左首漢子趕緊撤刀右閃，就在此時，田中玉左手一掌朝他迎面拍去。

左首漢子因刀勢已撤，只好擧手封拆，左手堪堪封出，突覺肩頭一麻，被田中玉一指點了他「肩井穴」。

他這一招，正是他乃祖成名絕技「掌中指」。

凌千青本待出手，看他在一瞬之間，使出一劍一掌手法奇特，一下就轉敗爲勝，自然已不用自己出手了。

田中玉兩招之間，就連傷兩人，心頭不禁大喜，紫艾劍一指斷眉漢子，揚眉笑道：「你現在還要我隨你們走麼？我看該你一個人上路了。」

斷眉漢子大喝一聲，朴刀勢如電捲，直劈過來，刀勢和田中玉的劍勢還未接觸，一轉劈到左首，再轉襲向右肩，再一振臂，已經掃到膝前，刀光之快，當眞一閃即至，這一連四刀，就把田中玉殺得連連後退，他厲聲大笑道：「小子，你怎的光是向後退，難道你爺爺教你的就是倒退不成？」

田中玉被他激得清叱一聲，擧劍就刺過去。

「哈哈！」斷眉漢子笑聲未落，但聽「噹」的一聲，他刀勢一轉，一下擊在田中玉的劍脊之上，把紫艾劍直盪開去，他右手一探，一隻毛茸茸的大手，迅快朝田中玉左手抓來。

田中玉吃了一驚，尤其執劍的右腕被震得隱隱發麻，短劍幾乎脫手，心頭一慌，左手「掌中指」也來不及施展，急急往後躍退。

斷眉漢子怒笑一聲，大步逼上，相距尙有丈許，但他刀上的森寒之氣，已經罩射到田中玉全身。

田中玉右手雖然握着一口鋒利得可以削鐵斷鋼的寶劍，但整條手臂還隱隱有些痠軟，無力使劍，只得步步往後退去。

斷眉漢子目露兇戾之色，獰笑道：「姓田的，老子不會要你的命，你剁了老子一個手下的一條右臂，老子也只要砍下你一條右臂來就好。」

田中玉突然一個輕旋，向左閃出，雙足一點，身輕如燕，一下縱身撲起，「嗖」的一聲，飛掠出去三丈來遠，再一點足，身形再次縱起之時，忽然「啊」了一聲，雙脚一蹶，跌倒在地。

斷眉漢子一個箭步趕了過去，擧起朴刀，正待砍落！

「砰！」一道青影閃電般擋在田中玉身前，左手一把奪下斷眉漢子朴刀，右手一掌，擊在他肩頭，把斷眉漢子推出去三四步遠。

斷眉漢子連人影都沒有看清，但覺疾風颯然，朴刀已被人奪下，左肩中了一掌，身不由主後退了三四步，才行站住，定睛看去，只見擋在田中玉身前的竟是一個玉面朱唇的青衫少年！

他幾乎不敢相信眼前這少年竟有這般高絕的身手，張了張口，正待喝問！

只聽有人沉笑一聲道：「小兄弟好俊的身手！」

斷眉漢子一聽來人口音，就知道來的是什麼人了，急忙抱拳躬身道：「堂主到了。」

這閃身奪刀、推出斷眉漢子的人，正是凌千青，他奪下斷眉漢子的朴刀，正待回身去看看田中玉，不知他剛才已經縱起的人，何以會突然跌落地上？

但他還未轉身，就聽到有人沉笑着說話的聲音，這聲音他並不陌生，好像就是昨晚在「試劍會」上見過的紫衣帮那個姓姚的堂主，不覺目光一抬，果見從對面樹林中並肩走出兩個人來。

前面一個正是身披紫衣大氅的姚伯昌，稍後一個則是身穿紅衣，面上蒙着一層淺紫薄紗的女子。

姚伯昌目光望着凌千青，臉上微露笑容，頷首道：「在下如果記憶不錯，這位小兄和令弟就是昨晚得到卓老哥兩柄寶劍的少年英雄了？」

他昨晚被畢雲秋打了一個耳光，記憶猶新！

凌千青說道：「不錯，在下正是凌千青。」

姚伯昌含笑可掬地道：「凌少兄的令弟呢？」

凌千青只道他沒忘記挨了一記耳光，要來尋仇，這就淡淡一笑道：「他是我義弟，有事走了，閣下有什麼，衝着在下說就是了。」

「豈敢、豈敢？」姚伯昌依然一臉堆着笑容，說道：「在下對凌少兄賢昆仲，少年雋才，至爲欽佩，方才饒副堂主容有開罪之處，還請凌少兄看在在下薄面，賜還兵刃。」

凌千青看他話說得客氣，不好多說，只得點頭道：「姚堂主好說。」

一面朝斷眉漢子道：「饒副堂主接着了。」

口中說着，把奪來的朴刀，一抬手，緩緩朝斷眉漢子面前飛去。

要知斷眉漢子這柄純鋼朴刀，少說也有三四十斤重，用力擲出，速度自然會極快；但他抬手之間，朴刀去勢居然極緩，足見他手上貫注了內力，只此一手，就已不同凡響了。

斷眉漢子臉色發紅，一伸手就抓住刀柄，接下了刀。

紅衣蒙面女子眼看姚伯昌對凌千青說話甚是謙虛，忍不住低聲問道：「姚堂主，他是……？」

姚伯昌急忙跟她低低的說了兩句。

紅衣蒙面女子從她蒙面薄紗中閃過兩點明亮的目光，口中啊了一聲問道：「那麼這姓田的呢？」

姚伯昌抱抱拳道：「這個兄弟不便作主，請使者定奪。」

「這……」紅衣蒙面女人略爲沉吟道：「那就算了。」

姚伯昌連忙陪笑着說道：「使者說得是。」

凌千青不知他們說些什麼？但回頭看去，田中玉躺在地上，一動不動，分明是中了什麼細小暗器，心頭一怔，急忙回身問道：「姚堂主，這位田兄可是中了你們什麼暗器麼？」

姚伯昌口中哦了一聲，抬目望望紅衣蒙面女子。

紅衣蒙面女子輕嘿一聲道：「他是我們要找的人，方才我打了他三支子午針，

但看在令弟的面上，就給你解藥吧！」伸手從身邊革囊中取出一個小小紙包！隨手遞了過來，一面說道：「半服半敷，即可無事。」

看在義弟畢雲秋的面上，凌千青心頭暗暗感到詫異！

聽紅衣蒙面女子的口氣，田中玉中的分明是毒針無疑！

這女子面蒙薄紗，看不到她長相如何，年紀究有多大？但從她一身紅衣來說，她年紀應該很輕！

凌千青道：「如此多謝姑娘了。」

走上幾步，伸手從她手上接過紙包。這一眼，只覺她那隻玉筍似的纖手，猩紅尖細的指甲，皮膚細膩而白嫩，把小紙包遞到面前時，還隱約可以聞到一股淡淡的幽香。

「不用謝。」紅衣蒙面女子這句話聲音說得又柔又輕，使人聽了會有甜甜的感受。

凌千青微一怔神，紅衣女子已經轉過身去。

這時斷眉漢子也已替他手下兩人，一個包紮了傷口，一個解開了穴道，五人同時離去。

凌千青轉身俯下身子，眼看田中玉依然昏迷不醒，仔細察看傷勢，傷在右腿彎上，三支子午針已經沒入肉內。

當下打開小紙包，裏面只有一小撮粉紅色的藥粉，最多不過五六分，（一錢有十分）他小心翼翼的分了一半，揑開田中玉牙關，把半包藥粉納入他口中。

然後把田中玉身子側轉過來，輕輕撕開褲管，只見他小腿堅實纖秀，膝頭光潤似玉，肌膚細膩如脂，簡直像是少女的秀腿。

腿彎上果然有三點針尖細的黑色血珠，已經凝結住了。

凌千青心中暗道：「這紅衣女子的子午針不但餵過劇毒，而且歹毒無倫，全都沒入了肉中，幸虧遇上的是自己，若是換一個人，縱然有了解藥，沒有吸鐵石，也無法起出針來了。」

心中想着，緩緩納了口氣，伸出右手掌，按在他腿彎上，功運掌心，盡力外吸，手掌隨着緩慢提起，已把三支細如牛毛的金針吸在掌心，三處傷口，隨着流出黑血來，這就把藥粉撒在傷口上，撕下一截褲管，撕成兩條，替他環着腿彎包紮。

「啊！」田中玉口中及時發出一聲輕啊！

凌千青抬頭喜道：「田兄，你醒過來了。」

田中玉倏地睜開眼來，發現自己躺臥在一片草地上，身邊還蹲伏着一個人，他心頭不由猛然一顫，這一急之下，頓時忘了疼痛，很快翻身坐起，目光一注，又發現自己褲管也被人撕開了，他幾乎連想都沒想，揮手就是一掌，「啪」的一聲，摑在凌千青臉頰上。

凌千青正在替他包紮傷口，剛抬起頭，冷不防就被他重重的摑在左頰上，這一掌幾乎打得他兩眼發黑，心頭不禁甚是氣憤，大聲道：「在下好意給你治傷，田兄何故出手打人？」

田中玉翻身坐起，抬手發掌，根本沒看清是什麼人，等他一掌摑到凌千青臉上，才發現自己身上並無異處，才看清那人是凌千青，他撕開褲管，是在替自己包紮傷處。

再聽凌千青這一說，他臉上不禁一紅（他戴了面具，臉紅旁人也看不到），心頭更覺得有些歉疚，啊道：「你……是凌大哥……小弟還當……是壞人……眞對不起。」

「不要緊，這是誤會。」凌千青這下算是白挨了，他臉頰上還火辣辣的，一面放開手，（包紮好了。）摸摸臉頰，說道：「田兄方才中了三支毒針，人已昏迷不醒，在下剛把針起出，替你上了藥，已經包紮好了，田兄試着站起來，看看能不能走動？」

「凌大哥，眞對不起。」田中玉朝他笑了笑，又說道：「是你救了小弟，小弟還……打了你一記巴掌，你……不會見怪吧？」

他臉上雖然黃得有一副病容，但笑起來露出一口潔白整齊的牙齒，卻使人覺得他很可愛。

「算了。」凌千青也報以一笑，說道：「田兄又不是故意的，何必掛齒？你站起來試試看？」

田中玉上身一掙，站是站起來了，但右腿彎被三支針扎入肉內，自然傷到了筋，不覺右足一軟，口中「啊」了一聲，身子一傾，幾乎又跌坐下去。

凌千青急忙伸手去扶，凌千青的手還沒扶着，田中玉又驚「啊」一聲，趕緊倒退了一步，生似怕人碰他身子一般，這一退，重心不穩，又一屁股往草地上跌坐下去。

凌千青只當他腿上疼痛，站不穩，忙道：「田兄腿傷還沒好，你且先坐息一回吧！」

田中玉坐在地上，眼看自己褲管已被撕破，露出了小腿，臉上更是一紅，伸手把長衫下擺蓋住了小腿，一面說道：「謝謝凌兄，你也坐下來吧！」

凌千青覺得他有些扭扭捏捏，但這也不能怪他，大概是從小給他爺爺寵慣了，沒在江湖上走動過，這就蹲下身在對面坐下。

田中玉望望他，問道：「那三個該死的紫衣帮匪徒，是凌兄把他們打跑的麼？凌兄知道什麼人放的暗器，那是什麼毒藥暗器呢？」

他一連問出了三句，可見他是個急性子的人。

凌千青道：「在下趕到之時，正好是田兄中了暗器，跌倒地上，使暗器的是一個紅衣女子，聽她口氣，這三支金針，叫做子午針，解藥也是她交出來的獨門解藥，不然，在下也沒法子救田兄了。」

說着把三支針遞了過去。

「紅衣女子？」田中玉詫異的道：「她也是紫衣帮的人，那怎麼會肯給你解藥呢？」

凌千青就把剛才的情形，大概說了一遍。

田中玉奇道：「她認識令弟？」

「這個在下也不大清楚。」凌千青道：「他是我的義弟。」

「義弟？」田中玉目中飛過一絲異色，問道：「他……不叫凌千雲麼？」

凌千青笑了笑道：「那只是他臨時隨口說的，他叫做畢雲秋。」

「畢雲秋……」

田中玉口中低低的叫了一聲，眨眨眼，問道：「你們認識一定很久了，不然，也不會結成兄弟了，對不？」

「田兄猜錯了。」

凌千青微微一笑道：「我和他，只是昨天傍晚才認識的，因為大家很談得來，所以結為兄弟。」

「你們也才認識？嗯！」田中玉點着頭，看了凌千青一眼，才道：「畢兄文采風流，是個很可親的人，哦，他……人呢，怎麼沒和你在一起？」

凌千青說道：「畢兄弟另有事去，一大早就走了，田兄怎麼也沒和令祖在一起呢？」

這句話，撩起田中玉的心事，他皺皺眉道：「我爺爺和師父失蹤了！」

「令祖和卓老丈失蹤了？」凌千青驚異的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田中玉道：「我爺爺和師父，昔年原是老友，我爺爺帶我到鎮江來，就是來找師父的，凌大哥昨晚也看到了，小弟拜了師，後來……」

他把師父邀爺爺到茅屋去喝酒，師父教了自己一招劍法，自己正在廚房裏練習之時，師父忽然走了進來，一下就點了自己穴道……

凌千青好奇的問道：「那麼田兄是什麼時候發現令祖和令師失蹤的呢？」

「今天早晨。」田中玉接着道：「小弟醒來之時，發覺睡在一處黝黑的地窖裏，心頭大為驚訝，因為那地窖很小，小弟很快就摸索到石級，循級走上去，頂頭是一塊木板，我掀開木板，原來是在灶下，木板上還覆蓋了一大綑松柴，小弟走到外面一間，爺爺和師父一個不見，板桌上還放着兩副碗筷，兩隻碗中都有半碗酒，盤中的下酒菜，也還沒吃完，足見兩位老人家酒吃到一半，就失蹤了。」

「這就奇了！」凌千青沉吟着道：「你說令師匆匆進來，點了你睡穴……你醒來之時，就在地窖裏，木板上還覆蓋着一大綑松柴……」

田中玉點着頭，口中「唔」了一聲。

凌千青繼續說道：「照這情形說來……令祖和令師在飲酒的時候，一定是發覺外面來了強敵，而來的敵人又不止一個，令師是怕他們兩個人照顧不過來，才把你藏到地窖裏去的，這樣他們就可以少了顧忌……」

田中玉眼睛一亮，霍然道：「凌大哥，你這話對極了，小弟怎麼會想不出來的呢？」他忽然「哦」了一聲，目光現出焦灼之色，（他戴了面具，只有眼中神色可以看得出來）問道：「這麼說，難道我爺爺和師父，敵不過人家，已經被賊人刦持去了？」

「這很難說……」凌千青問道：「那麼田兄怎麼會到這裏來的呢？」

田中玉道：「小弟找不到兩位老人家，心中正感焦急，等到回到屋中，發現桌上釘着一張字條，要小弟按照他留的記號，到這裏來，小弟就一路找到這裏，果然有三個紫衣帮的賊人在這裏等着，他們追問爺爺和師父的下落，還逼着要小弟隨他們去，就這樣動起手來。」

他望望凌千青，眼中流露出求助的神色，說道：「凌大哥，爺爺和師父無緣無故的失蹤了，小弟……又負了傷，你……只有你可以帮小弟的忙了，不知……你肯不肯相助？」

他年紀雖然不小，但自小和爺爺相依為命，一旦爺爺失了蹤，他就感到徬徨無主起來。

凌千青是個重義氣的人，縱然和田中玉不過是在試劍會上相識，人家既已開口求助，自然不好推辭，何況他師父卓一絕又有贈劍之義，這就慨然點頭道：「田兄毋須客氣，在下既然遇上，就是不相識的人，也義不容辭，何況令師卓老丈對在下有贈劍之義，昨晚離奇失蹤，必有緣故，田兄足傷未癒，不如先找個地方休息，再慢慢查訪為是。」

田中玉感激的點了點頭，說道：「凌大哥說得極是，那就先回師父的茅舍裏去，小弟足傷，休養半天，大概也就差不多了。」

凌千青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口中哦了一聲，問道：「以令祖和卓老丈的武功，不可能束手就擒，昨晚離奇失蹤，茅舍附近也許會有打鬬痕迹，田兄可曾仔細看過麼？」

田中玉道：「沒有，小弟今晨只是在附近叫喊了幾聲，不見爺爺和師父的蹤影，又回到屋裏去，就發現那張字條，就一路找了來，附近沒有仔細看過。」

凌千青心中暗暗好笑，這位田兄果然毫無江湖經驗，一面說道：「如果發生打鬬，附近必可找出一點蛛絲馬跡來。」

田中玉道：「那就快走。」

他腿筋負傷，稍一用力，右足就疼痛難忍，咬着牙勉强站起身，却又邁不出步去。

凌千青道：「田兄，還是在下扶着你走吧！」

田中玉幾乎痛出了眼淚，只得點了點頭。

凌千青伸手攙扶着他臂膀，一步一步的走出了雜林。

田中玉蹩着右脚，根本用不上力，一個身子就全靠在凌千青的身上而行。

從雜林走到北固山，雖然不過三數里路，但在脚疼的人走來，可就覺得遠了，這一段路，直走得他汗沁衣衫。

凌千青只好扶着他慢慢的走，這樣走了一段路，他感覺到田中玉的身子，綿軟無力，鼻中也隱約聞到他身上竟然有一股淡淡的幽香。

那時候只有紈袴子弟、儇薄少年，才作興衣衫上薰香。

凌千青心中暗道：「這位田兄，當眞自小驕縱慣了，連衣衫都薰了香！」

田中玉越是舉步艱難，心頭越覺氣憤，只是不停的罵道：「紅衣妖女，只要給我碰上了，我非要砍下她一隻右脚下來不可！」

好不容易走到茅舍，凌千青把他扶進屋子，在一把藤椅上坐下。

田中玉已經汗流浹背，口中吁了口氣道：「多謝凌大哥。」

凌千青道：「不用謝，現在你好好休息一回。」

他目光轉動，突然看到板桌上還放着碗筷酒菜，顯見室內並未動過手，這就回頭道：「在下到外面去看看。」

舉步走出茅舍。

這裏離鳳凰池不遠，是在一處山坡之上，附近並無鄰居，除了一片綠草，就是山石。

他在四週仔細察看了一遍，也絲毫沒有打鬥的痕迹，心中不禁暗暗感到奇怪，忖道：「以龍老丈和卓老丈的武功，不可能毫無反抗，就被人擒走，何況卓老丈進去點了田兄穴道，又把他藏入地窖，分明是有和來人放手一搏之意，那麼怎會不見打鬥痕迹的呢？」

心中想着，不覺隨着山徑，走近山下大路。

只見一個朱衣老道，手中拿着一方布撐，迎面走來。

那白布上寫着：「測字看相，善斷疑難」八字。

這老道鬚髮皆白，身形瘦小，但步履之間却十分輕捷。

凌千青自幼就喜歡聽大師兄徐兆文講江湖上的故事，縱然初出江湖，但聽也聽得多了，因此看到朱衣老道迎面而來，不覺多看了他一眼。

路上只有一來一往兩個人，那朱衣老道自然也注意到凌千青，尤其他身邊佩着的鎮山劍，劍形古拙，更引起老道注目。

兩人擦身而過，朱衣老道忽然脚下一停，轉身道：「這位小施主請留步。」

其實他一轉身，凌千青就已察覺了，聞言故意緩緩轉過身去，拱拱手道：「道長有何見教？」

朱衣老道微微一笑道：「小施主躑躅山前，莫非有什麼心事麼？」

凌千青心中一動，問道：「道長怎知在下有心事呢？」

朱衣老道笑道：「小施主若無心事，怎會眉峯深歛？貧道善斷疑難，相見是緣，小施主測一個字如何？」

凌千青問道：「道長眞能够指點迷津麼？」

朱衣老道哈哈笑道：「貧道走遍十八省，就以善斷疑難，養活了幾十年，靈不靈小施主一試即知。」

凌千青道：「道長要如何測法呢？」

「這個簡單。」朱衣老道道：「小施主隨口報一個字來就成。」

凌千青伸手一指道：「這是北固山，那就『山』字好了。」

朱衣老道問道：「小施主要問的什麼呢？」

凌千青笑道：「道長可以憑字猜一猜看？」

「哈哈！」朱衣老道大笑道：「小施主這是要考考貧道了，好，貧道就憑字猜上一猜了。」

「山……」

他抬目望望北固山，右手指頭向空一圈，嘴裏念念有詞的道：「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空山……不見人？小施主莫非尋人乎？」

凌千青心頭不覺一怔，問道：「尋人如何呢？」

「這麼說貧道莫非猜中了？」

朱衣老道深深的看了凌千青一眼，手指又向空劃了個圈，說道：「空山不見人，這句話上有一個『人』字，但聞人語響，這下面又有一個『人』字，莫非有兩個人走失了？」

凌千青心中暗暗稱奇，說道：「道長請再說下去。」

朱衣老道又道：「小施主方才是指着北固山，說的『山』字，但第一個說出口來的應該是『北』字，找人就得往北，此時午牌還不到，正當巳時，巳者蛇行之貌，蛇行曲折，小施主要找的人，往北而去，而且經過十分曲折，小施主說的是『山』字，要找的是『人』，『山』字再加『人』字，是爲『仙』字，那麼以此推斷，小施主應該往北去，遇『仙』而上，就可以找到要找的人。」

說到這裏，不覺呵呵一笑道：「貧道只是就字論字，測字全在觸機，這機就是天機，天人合一，心誠則靈，小施主讀書相公，也許不信怪力亂神，但也別以貧道的話爲河漢也。」

說完，打了一個稽首，轉身飄然行去了。

凌千青心中暗道：「這老道說的倒是絲毫不錯，除非他是神仙，否則那會說得如此準法？但這老道身上沒有一點道氣，笑的時候，臉有譎詭之容，分明只是一個走江湖的人！

「那麼他要自己向北走去，『遇仙而止』，莫非他是有意把自己引往北首去的了？

「這是鎭江城北，若是再往北去，豈非就是揚州了？自己原是打算到揚州去的，這倒和自己心意不謀而合。」

想到這裏，就轉身朝茅舍回去，跨進門，却不見了田中玉，忍不住叫道：「田兄，你到那裏去了？」

只聽田中玉在裏面應道：「凌大哥，小弟在這裏。」

聲音從廚房中傳出。

凌千青走入廚房，問道：「田兄在做什麼？」

田中玉在灶下應道：「小弟在燒火造飯。」

原來他正在燒火煮飯。

凌千青道：「田兄脚痛，怎不多休息一回？這時還早，待回在下到城裏去買點吃的東西來也就是了。」

田中玉道：「這裏有米，小弟淘了米，很快就煮好了，凌大哥，你怎麼去了這許多時間呢？是不是有什麼發現麼？」

「沒有，這附近居然沒有一點打鬥痕迹。」凌千青接着道：「但在下却遇到了一個朱衣老道。」

「朱衣老者？」田中玉好奇問道：「那是什麼人呢？」

凌千青道：「他會測字。」

田中玉嗤的笑道：「凌大哥也相信這些？」

凌千青道：「我從來也不相信測字算命，但這老道說的話，却使我相信。」

田中玉說道：「那你還說從來不相信的？」

凌千青道：「我不是說相信測字，而是相信他是江湖人，他說的話，可能是有意的。」

田中玉探頭問道：「哦？他是怎麼說呢？」

凌千青就把方才測字之事，一字不漏，說了一遍。

田中玉睜大眼睛，奇道：「眞有這麼靈？」

凌千青笑着道：「據我推想，這個老道如果不是和刦持令祖、令師的賊人有關的話，也可能是刦持令祖的賊人支使來的了。」

田中玉道：「既然如此，凌大哥方才怎麼不截住他呢？」

凌千青笑道：「無證無據，怎好截住他？如果他眞是賊人一黨，他已指明要我們往北首去，我們只要依着他的話往北，還怕找不到他麼？」

田中玉問道：「往北去，要到那裏去呢？」

「揚州。」凌千青不加思索說了出來，但接着道：「不過田兄腿傷未癒，要去也不用忙，今天且休息一天再說。」

田中玉說道：「小弟明天就可以好了麼？」

凌千青心中覺得好笑，一面說道：「田兄腿彎只是中了毒針，現在針已起出，劇毒已解，只要好好休息一天，大概也差不多了。」

田中玉道：「飯已經燒好了，只是沒有菜餚。」

凌千青說道：「我到街上去買些鹵菜來。」

田中玉點點頭道：「也好，我們在這裏要住上一天，你可得連晚上的一起買回來。」

凌千青道：「那我就走了。」

匆匆往門外走去。

田中玉忍着脚疼，站起身，雙手扶着土灶，單足點地，走到灶上，取出一雙碗筷，從水缸中舀了半面盆清水，把碗筷洗乾淨了，正待回身放到桌上去，忽見一個人影悄無聲息的站在廚房門口。

他因脚疼不好轉身，隨口問道：「凌大哥，你還沒走？」

那人徐徐地說道：「我不是你的凌大哥。」

田中玉吃了一驚，倏地回過身去，站在門口的赫然正是那個斷眉的漢子，田中玉不覺一怔，說道：「你找到這裏來，還待怎的？」

斷眉漢子冷冷的道：「還是一句老話，在下找卓大俠和田大俠來的，你是卓大俠的門人，田大俠的令孫，會不知道他們的下落麼？」

田中玉怒聲道：「告訴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斷眉漢子微哂道：「你如果不知道掌中雙傑的下落，怎會一點也不着急，還會回到這裏來麼？明人不說暗話，小兄弟也不用在饒某面前打過門了，咱們對掌中雙傑並無惡意，他們藏在那裏，小兄弟還是老實說出來的好。」

田中玉氣極，大聲喝道：「你們不信拉倒，難道還要我賭咒不成？你快給我出去。」

斷眉漢子冷冷笑道：「你不肯說，那就休怪饒某對你不客氣了。」

田中玉冷哼一聲，道：「你能把我怎樣？」

斷眉漢子道：「在下不妨告訴你，饒某奉命行事，找不到掌中雙傑，就得把你帶走。」

「憑你也配？」

田中玉自知右腿彎疼痛，行動不便，不能和他近身相搏，心裏早已有了預備，話聲出口，右手一抬，一支竹筷脫手電射而出，朝斷眉漢子咽喉打去。

他爺爺是出名的「掌中指」，練的就是指上功夫，這支竹筷，就當丟手箭使出，勁力相當强勁。

斷眉漢子大笑一聲道：「小子，你當眞是班門弄斧，饒某面前，還使用這些手法……」

他兩個指頭輕輕一夾，就把那支射來的竹筷夾個正着，隨手一甩，那支竹筷又嘶的一聲朝田中玉回敬過來。

田中玉不敢怠慢，右手一抬，同時射出一支竹筷，對準射來的竹筷射去，但聽「啪」的一聲輕響，兩枝竹筷筷頭撞在一起，同時跌落地上。

這用竹筷撞擊竹筷，須得眼力、指頭和指力，缺一不可！

斷眉漢子沒料到田中玉指功上功夫，竟然不在自己之下，口中嘿然道：「好功夫！」

田中玉手上拿着兩雙竹筷子，本來是洗乾淨了準備吃飯用的，他打出了兩支，手上還有兩支，第二支擊落第一支之後，五指連丟，又把手中兩支竹筷同時打了出去。

斷眉漢子才說話之時，自然也看到田中玉手中拿着兩雙竹筷，他既然打出了第一支、第二支，自然也會打出第三支，第四支來。

因此他也早有準備，雙手一探，迅速抓住了田中玉打出來的兩支竹筷，隨手往地上一擲，口中大笑一聲道：「你打完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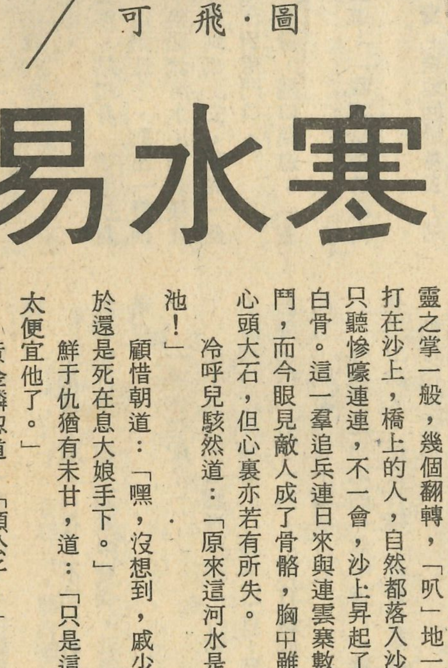
雙足一點，一個箭步，朝田中玉直欺過來。

這一着，田中玉自然也早已防到，他迅速放下一隻碗，（他手中拿着兩隻飯碗，放下一隻，還有一隻）左手一豎，飯碗當胸，右手食指疊着中指，「叮」的一聲彈在飯碗上。

他自知右腿疼痛，不好移動，把身子靠在灶上，右手食指彈處，飯碗立被彈碎了很小三角形一塊，朝斷眉漢子迎面激射過去。

這彈碗的功夫，乃是他爺爺掌中指龍在田晚年獨創的絕技，因爲他一生練的就是指功，飯碗、酒杯，到處皆有，他用指力彈下來的雖然只是一小片碎瓷，但在一、二丈之內，取人雙目、咽喉等較脆弱的部位，却可以百發百中，稱之爲「彈指神通」，田中玉是他唯一的孫子，自然從小就練會了。

（未完・五）



四大名捕故事

溫涼玉·文
可飛·圖

易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雷門五虎以雷捲爲首，請來神威鏢局高風亮協助，釋除前怨，對戚少商援之以手，以爲可以甩掉奸相的追捕，豈料高風亮屈身事敵，利慾薰心，罔顧義氣，恩將仇報，猝起發難，協助官兵將雷門三虎擊殺，一塲風波，再起混戰，唐肯本是鏢局的人，出面解圍，雷捲、戚少商才能脫身，而唐肯亦遭到刀光之危，幸高風亮刀下留情掩過黃金鱗、顧惜朝的耳目，唐肯醒來，發現「福慧雙收」押送鐵手的囚車，決然相救，無法脫身，此時來了五個幪面人出面解救，唐肯和鐵手才能脫險，鐵手知道對方是什麼人，拜辭而去，對方救人方法空前絕後……

疑爲死路 幸有生機

這時，樹林邊的追兵已全趕到，顧惜朝、黃金鱗、鮮于仇、冷呼兒走在最前面，看見鐵索橋高空翻起，如一個巨人的巨靈之掌一般，幾個翻轉，「叭」地一聲，打在沙上，橋上的人，自然都落入沙中，只聽慘嚎連連，不一會，沙上昇起了幾具白骨。這一羣追兵連日來與連雲寨數番劇鬥，而今眼見敵人成了骨骼，胸中雖放下心頭大石，但心裏亦若有所失。

冷呼兒駭然道：「原來這河水是化骨池！」

顧惜朝道：「嘿，沒想到，戚少商終於還是死在息大娘手下。」

鮮于仇猶有未甘，道：「只是這樣子太便宜他了。」

黃金鱗忽道：「顧公子。」

顧惜朝說道：「黃大人你可心滿意足了？」

黃金鱗道：「不知公子跟毀諾城裏的息大娘熟不熟絡？」

顧惜朝一怔道：「你想見她？」

黃金鱗說道：「敵人的朋友，通常也就是自己的朋友，我想見一見她，準沒錯兒。」

顧惜朝道：「聽說此姝脾氣倔强，十分兇悍，敢作敢爲，沒有必要，還是少招惹她的好。」

黃金鱗沉吟了一下，道：「我有一事不解。」

鮮于仇沒耐煩的說：「眼下强敵盡滅，黃大人還有什麼事解不解的，還是回到醉月樓，尋芳閣慢慢再說吧！」

顧惜朝沒理會他，問：「黃大人，什麼事？」

黃金鱗忽一笑道：「顧公子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爲國爲民，操心勞神，對女人風情，恐怕雖則神女有心，而襄王無夢，不過……下官却難免有些定力不足，紅粉知音，亦有幾人……」

冷呼兒冷笑道：「原來黃大人來數他的風流韻事起來了。」

顧惜朝知道黃金鱗有話要說，便道

「黃大人的意思是……」

黃金鱗正色道：「一個女子，如果這般痛恨一個男人，似乎不會把他……還沒照面就變成一堆白骨……」

顧惜朝何等聰明，立即說道：「你是說——？」

黃金鱗臉有憂色，點了點頭。

顧惜朝霍然道：「好，我求見息大娘。」長衫一摺，手下遞來紙筆，他揮毫成書，束捲繫於箭尾，彎弓搭箭，「嘯」地一聲，射入隔沙的城牆內。

黃金鱗禁不住讚道：「公子眞是文武全才，難怪傅相爺這般賞識。」

冷呼兒這才弄清楚大概是怎麼一回事，道：「不可能罷，我們是親眼看見戚少商這些人被倒入河中的，人都已變成了一堆堆骨頭了，怎會……」

顧惜朝道：「要是息大娘拒見，那就表示有問題。」

黃金鱗道：「她要是眞來個相應不理，我們……是否眞的要揮軍攻城？」

鮮于仇望望城牆，望望索橋、再望望深河，道：「只怕……這兒不好攻。」

黃金鱗有些愁眉不展地道：「問題是：文章文大人交待過，毀諾城是拉攏的對象，最好不要樹敵。」

冷呼兒冷笑道：「文大人？他懂個什麼！半年前他還是個地方小官，而今乘了風掌了舵，也來發號司令了。」

黃金鱗笑道：「還是冷二將軍豪氣，拿得起主意！」

驀地，呼地一聲，一枚响箭，疾射而來，顧惜朝左手一翻，已抓住响箭，拆開箭尾的字條一看，喜道：「息大娘肯接見我們了。」

冷呼兒冷哼了一聲，道：「量她區區一個小城主，也不敢得罪我們這些朝廷命官。」

只見鐵索橋又慢慢放了下來，黃金鱗等你望我，我望你，宋亂水道：「公子，看來，那婆娘是要我們走過去……」

霍亂步即刻說道：「不可以，前車可鑑！」

馮亂虎道：「咱們可以留大軍在此，派代表過去。」

霍亂步道：「可是，誰要是過去，勢必要干冒奇險。」

黃金鱗忽笑道：「下官素來胆小，冷二將軍一向藝高胆大！」

冷呼兒臉色都黃了，强笑道：「不行，不行，要論胆色，還是鮮于將軍强！」

鮮于仇忙搖手道：「我？那裏及得上冷將軍！何況冷將軍有雙羽翼，可以滑翔，我麼？那是連泳術也不會，怎能負此重任……」

顧惜朝忽道：「我去。」

霍亂步道：「大當家，不行，你怎可冒險犯難？」

顧惜朝冷笑道：「人家已打開了大門，咱們總不能連代表都派不出一人！」

宋亂水道：「我隨大當家去。」

黃金鱗忽道：「可能誰也不必去。」

霍亂步道：「哦？」

黃金鱗道：「因爲她們已經派人出來了。」

橋心有一個中年婦人，正緩步姍姍走來，遠遠看去，臉貌甚是娟好，髮尾紥着杏色頭巾，隨風飛曳，然而走得越近，越感其秀氣逼人。

顧惜朝走到橋頭，躬身一揖，道：「拜見息大娘。」

婦人道：「誰是顧惜朝？」

顧惜朝道：「在下正是。」

婦人道：「咱們已替你料理了敵人，你還要做什麼？」

顧惜朝彬彬有禮的道：「大娘名聞江湖，却無緣一見，今特來拜會。」

婦人笑啐道：「呸！我叫秦晚晴，才不是息大娘，你要見息大娘是嗎？」

顧惜朝一愕，忙道：「是。」

秦晚晴一笑，回手一撒，一朶金花烟火，直冲而上，不一會，橋上又走來了一個老嫗，一步一頓，拿持白色籐杖，然而眼神甚有風情，顧惜朝又一揖道：「晚生拜見息大娘。」

老嫗點了點頭，問秦晚晴：「他說什麼？」秦晚晴大聲說了一遍，震得在丈外的衆人，耳朶嗡嗡作响，心裏都吃了一驚：沒想到這秀氣婦人，內力如此充沛。

只見那老嫗又問道：「他要見息大娘啊？」

顧惜朝知這老嫗耳朶有點不靈光，也運足氣道：「婆婆不是息大娘？」

老嫗笑道：「息大娘？她是我這般年紀就好囉。」咧嘴一笑道：「我叫唐晚詞，你要見息大娘，好，這也不難。」揚手一甩，啪地又在半空炸出一朶銀色的烟花來。

過不一會，橋心上又出現了一人，這老婆婆蹣跚顛躓，白髮蒼蒼，在橋上走着，使人担心她給風一吹，直落深淵，這老婆婆，一步捱一步的上了橋墩，雙手拉着枴杖，好一會喘平了氣，張開了嘴，却沒有了牙齒，說了幾句幾乎被大風吹走的話：「你是誰？」

顧惜朝這下可學乖了，並不馬上揖拜，道：「在下顧惜朝。」

老婆婆問：「要見誰？」

顧惜朝答：「息大娘。」

老婆婆搖首，道：「老身叫南晚楚，大娘今天心情不好，不會見你們的，你們回去吧。」說罷，又巍巍顫顫的拄杖要回去。

顧惜朝忙道：「南婆婆。」

南晚楚回首問：「晚輩眞心誠意要拜會息大娘，請婆婆傳報一聲。」

南晚楚道：「你跟大娘又素不相識，她豈肯見你！」

顧惜朝攔在橋墩前，道：「息大娘爲朝廷除掉重犯，定當上報，朝廷必有重賞，若息大娘肯予接見，敎晚生便於爲毀諾城說話。」

南晚楚道：「我們並不汲汲於功名，你的好意，就此代大娘心領。」

顧惜朝說道：「婆婆眞不肯替在下引見？」

南晚楚已走近橋墩，忽道：「公子是不讓老身回城了？」

顧惜朝略一遲疑，立即閃身相讓，笑笑道：「這個晚生怎敢……？不過，在下實在不明白，何以息大娘不肯讓我拜謁一面。」

南晚楚走上橋墩，唐晚詞和秦晚晴一左一右，扶住了她，南晚楚忽道：「你眞的要見大娘？」

顧惜朝道：「是。」

南晚楚在唐晚詞與秦晚晴扶持之下，蹣跚的往橋心走去，「若你眞的要見，請跟我來。」這時，兩方相距巳有段距離，風勢厲烈，但南婆婆的聲音却清晰可聞。

顧惜朝走前兩步，本要走上索橋，但又停住，終於揚聲道：「婆婆，大娘既不肯素臉相見，在下也不想相强，那就罷了，至於殺戚少商一事，婆婆就替在下謝過大娘吧！」

唐、秦、南三人也沒什麼反應，逕自往橋走去，終於消失在橋心的濃霧裏。

宋亂水一直站在顧惜朝身旁，此刻忍不住道：「這幾個臭婆娘在擺足架子，我說，大當家的又何必紓尊降貴的要過去！」却驀地發覺在如此酷烈的風中，顧惜朝背後的衣衫竟巳濕透！

只聽顧惜朝喃喃地說道：「好險，好險！」

黃金鱗走了過來，兩人交換了一眼，黃金鱗臉上憂色更濃：「恐怕，這座夢幻成池，確有問題。」

顧惜朝長吁一口氣，道：「她們故佈疑陣，幾乎……幾乎連我也忍不住要隨她們過橋入城去了……只怕，我未必走得過這橋心！」

孟有威在一旁不服氣地道：「幾個老太婆，能奈公子何！」

「老太婆？」顧惜朝道：「後二人都經過喬裝打扮，而且易容術都十分高明，只怕……其中一人，還是息大娘本人。」

孟有威嚇了一跳，失聲道：「吓？」

游天龍不明白地問：「那麼，公子又放虎歸山？」

顧惜朝將手心的汗揩在衣襬上：「她們要是三人合擊，剛才的處境，我未必能接得下……」頓了頓，隨即傲然道：「不過，她們也沒有把握殺得了我。」

鮮于仇憂疑地道：「那麼，我們千辛萬苦的逼戚少商等來此地，豈不是一子錯，滿盤皆落索？」

顧惜朝道：「那也不一定，何況，我們是親眼看到鐵索橋翻轉，把戚少商等倒落河中的。」他指了指，沙上仍飄着十九具白骨，至於肌肉衣物，盡皆銷融。

宋亂水罵道：「賊婆娘，裝神騙鬼的，準沒安好心眼！」

黃金鱗忽道：「一錯不能再錯，我們巳擄住了鐵手，不言有失，這兒的事，又似一時三刻解決不了，不如叫人走一趟，把鐵手先押回京，免得夜長夢多。」

顧惜朝道：「好，叫馮亂虎去，他够快！」於是馮亂虎受命出發，趕至林子，通知了「福慧雙修」，不料唐肯拚死救鐵手，又來了一班幪面人，使他們既失囚犯，又掛了彩，這且按下不表。

至於黃金鱗、顧惜朝等仍圍着毀諾城枯守着，冷呼兒却不耐煩，道：「這樣乾巴巴的在這兒，算作什麼？要嘛，揮兵攻進去；不要嘛，就走，窮耗在這兒，一點意思也沒有！」

黃金鱗冷冷地道：「既然冷二將軍天生神勇，就由你領兵攻城吧！」

冷呼兒眼見那飛鳥難入飛猿難攀的城池，便悶住了氣不說話，鮮于仇也鼈不住了：「咱們現在既不進，也不退，說在這兒，幹什麼來着？」

黃金鱗道：「等人。」

冷呼兒問：「什麼人。」

黃金鱗道：「一個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人。」

冷呼兒、鮮于仇齊聲問：「誰？」

黃金鱗道：「『捕神』。」

這次是冷呼兒、鮮于仇、宋亂水一齊失聲道：「劉獨峯？」

高風亮說道：「聽說此人養尊處優，又有潔癖，他……他老人家肯來這些地方嗎？」

「我很老麼？」一個聲音忽然傳來，就似响在人人耳畔：「其實你可能還比我老上幾歲呢！」

只見林中出現了一行人，四個錦衣華服的人，扛着一項紗帳軟墊的上品滑竿，竿座上，坐着一個尊貴高雅的人，臉容給竿頂垂紗遮掩着，瞧不清楚，還有一前一後兩個鮮衣人，一開道一押陣，在這山林亂石間，悠然行來，令人錯覺以爲是京城裏的一品大官出巡一般。

× × ×

那老婆婆南晚楚，在老嫗唐晚詞和婦人秦晚晴的扶持下，過了索橋，南晚楚問：「鐵橋的機關，全部開動備戰。」秦晚晴道：「是。」自懷裏摸出一條藍色絲巾，往城頭揚了揚，城上略有人影閃動。

南晚楚的聲音忽然變了，變得清脆，好聽，就像清風吹過風鈴的聲響，忽然間，她一點也不老態龍鍾了，也完全不需要人扶持，向秦晚晴問：「他們在『沉香閣』裏？」

那繫藍頭巾的美婦嫣然的笑說道：「是。」

南晚楚道：「晚詞，妳也不必扮成那個老不溜掉的模樣了。」

老嫗笑道：「是。」三人巳走入城堡，老嫗一面走着，一面卸粧，旁邊有十數個女子替她卸換，很快的，這「老嫗」唐晚詞變成了一位非常嬌艷的美婦，她與秦晚晴相視一笑，道：「大娘，您呢？」

南晚楚笑啐道：「我卸什麼粧？讓他們看看我老了的樣子也好。」

唐晚詞和秦晚晴都笑了起來：這兩個美婦，笑起來都十分有風情，南晚楚笑道：「笑什麼，大敵當前，要好好守城。」

唐晚詞道：「城固然要好好守，但心裏總爲大娘高興。」

南晚楚不在意的道：「高興什麼？」

秦晚晴摸摸髮後的藍巾，笑道：「這些年了，他，終於來了。」

南晚楚喃喃地道：「這些年了……」忽然之間，又似老了許多，往城內走去，她才離開，秦晚晴與唐晚詞立即佈署，就算是千軍萬馬，也不易攻破「毀諾城」的銅牆鐵壁。

南晚楚一路走去，到了一處精緻的水閣，她捨棄大門不入，反而走到一幅牆上，這牆壁上畫着一對男女，女的在梳粧，男的正替女子畫眉，情深欵欵，意態繾綣，手筆十分旖旎，南晚楚怔怔的看了一會兒，幽幽嘆了一口氣，伸出手掌，在牆上

畫着的那支眉筆上一拍。

就在她伸手出袖的一刹，可以見到她的手白皙嫩滑，秀氣勻美，然後，牆壁立刻出現一道裂縫，她一低首就走了進去。

裏面是一間偌大的廳房，她驀然出現，數十雙眼睛在瞧着她。

裏面的人，衣衫盡血，幾乎沒有一人不受過三處以上的傷痕的，這時，鴉雀無聲，只有一個裹着厚厚毛裘的人，在發出輕聲的咳嗽。

其中一人，走前兩步，雙眼直勾勾的瞪着她，眼神裏無限痴情，道：「妳來了。」她看見這人只賸下一臂，滿身都是血和傷，只是俊偉的樣子隱約還可從五官勾勒得出，憶起他從前的丰神俊朗，點塵不沾，心中一酸，險些掉下淚來。

她竭力忍住悲酸，强自鎭定地道：「我叫南晚楚——」但還是忘了裝出那蒼老的聲音，在廳中的人乍聽一個老太婆的聲音清脆如鶯，都疑眞疑幻。

斷臂人愴然道：「大娘，妳再化裝，我也認得出來，妳既然來了，又何苦不相認呢？」

息大娘長吸一口氣，幽幽地道：「你……還認得出我？」

斷臂人上前一步，道：「大娘，妳的眼睛，我會記不起嗎？這許多年來，我念念不忘的就是妳，天可憐見，今回，雖然一敗塗地，但終叫我可以再見着妳了。」

聽中衆人都驚疑不定，這一干人正是連雲寨的逃亡者，他們抱着必死之心走向「毀諾城」，結果索橋吊起，忽然裂開一個大洞，把他們都倒入橋心的暗格裏，一直倒進這偌大的廳堂來，大家都不明白毀諾城的意思，但都自度必死，沒想到，眼前這個白髮老嫗，竟然就是息大娘，更意外的是，在江湖傳聞裏，息大娘恨戚少商入心入肺，然而今日兩人見面，竟如此情濃意重，衆人都爲之怔住。

息大娘用手指輕輕觸在戚少商左肩斷處，動作十分輕柔，像撫摸一個恬睡了的嬰孩額角，柔聲道：「是誰砍掉你一條胳臂……我一定要他慘痛十倍！」後一句講得厲烈堅決無比，彷彿不管天崩地裂還是天荒地老，都一定做到一般。

戚少商長嘆了一聲，說道：「我的傷沒什麼，只是因我信錯了人，害了衆家兄弟。」

息大娘喟息道：「你還是那麼愛交朋友，這幾天，我聽江湖上傳得沸沸盪盪，就知道你一定會來，天大地大，你有難時，一定要回來。」

戚少商感動地道：「要只是我個人的事，這一天，只要得妳開城門，讓我回來，縱再去一臂，也心甘情願——」

息大娘一手掩着戚少商的咀，不讓他說下去，啐道：「不許你這樣胡說。」衆人見一隻玉手自袖裏伸出來，心裏都明白了幾分，但見這一隻潔白素淨的柔荑，更想見這隻手的主人之眞面目。「我們彼此約定過，再也不要見面，我們一次又一次的不能遵守約定，只有更加痛苦，所以，我不能見你，不能毀諾。」

「是。我明白，」戚少商用一隻手去撥撥大娘額前的髮絲，眼中無限柔情：「只是，這些年來，妳辛苦了。」

息大娘一雙眼睛，瞇着笑，有着吹皺一池春水般的風情，但她幽幽的嘆了口氣，道：「其實，這些年來，不再見你，心裏頭反而平靜。」

戚少商緩緩縮回了手，痛苦地道：「紅淚，過去，都是我……」

息大娘道：「過去的事，都過去了，不要提了。」她有意把話題岔開，「砍你一隻手，出賣你的人，我聽說是顧惜朝，我幾乎就把他引起過鐵索橋來了，可是，他很聰明，不肯過來。」

戚少商道：「那狗賊！」忽想起什麼似的，握住息大娘的手，情切地道：「大娘，你要小心，那狗賊很是狡獪厲害！」

息大娘嘆了一聲，道：「毀諾城易守難攻，顧惜朝再難應付，我還不怕，怕只怕……」兩人見面，分外情濃，渾然忘我，話說個不完，連戚少商這樣兼顧周到的人，也忘了眼前事，身旁人，而今話題才兜回面臨的生死大事。

只聽戚少商道：「難道……？」

息大娘點首道：「『捕神』劉獨峯，據說這兩天巳在附近一帶出現，恐怕巳逼近毀諾城。」她頓了頓，道：「這人劍法高絕，而且機智絕倫，有六名得力手下隨行，這六人，善於陣戰，兵法、工藝、導渠、風水、五遁，要是他們來了，倒不易應付。」

雷捲低低地說了一聲：「劉獨峯？這人是六扇門裏第一把好手，就算四大名捕，也要怕他三分！」

息大娘道：「除了劉捕神，還有一人，巳兼程趕來，也相當不好惹。」

沈邊兒問：「誰？」

息大娘道：「文章。」

沈邊兒雙眉一豎：「那個狗官？」

息大娘道：「不錯，他本來是個小官，但巳經三起三落，他降職曾貶到潮州當一名門吏，但陞官也極快，曾當過皇帝近前高官，還曾得罪過皇帝，聖上下詔要處斬他，他就消聲匿迹，過了一段日子，又出現在宮廷裏，安然無恙。這人深藏不露，究竟武功高低深淺，鮮有人知，但他是個極善於利用時機者，則毫無置疑。」

戚少商這才省起，忙引介道：「這位是霹靂堂雷捲雷大哥，這位是我過去的生死之交，沈邊兒沈老弟，這位是——」一一告訴息大娘，然後向諸人道：「這位便是『毀諾城』城主息紅淚、息大娘。」

衆人拱手見禮，心中都想見息大娘的廬山眞面目；穆鳩平却忍不住道：「戚大哥，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她，她不是你的死敵嗎？」

戚少商道：「就是因爲是死敵，所以顧惜朝這等叛徒，和黃金鱗這些狗官，才千方百計，把我逼入碎雲淵，毀諾城。」

穆鳩平搔搔頭皮，道：「我還是不明白。」

雷捲忽道：「這天下間，最安全的朋友，有時反而是敵人。」

沈邊兒問：「所以戚寨主故意製造了一個敵人，以便生死存亡之際，可以有個起死回生之機！」

戚少商道：「有時候，有很多眞正敵人的手段陰謀，也可以從這位『假敵』處知曉得一清二楚。『斧頭帮』及龍虎崖之

亂，便是這樣平定的。」

雷捲道：「這樣子的『敵人』，自然不到最後關頭，決不能揭露身份了。」

沈邊兒笑着拍了穆鳩平的肩膊道：「所以，我們到現在才知道，『毀諾城』跟『連雲寨』，本來就是並肩作戰的一家子了。」

息大娘道：「不是。」她的聲音很是清悅好聽，但卻有一種說不出的威嚴，卻讓人心裏舒服，沒有抗拒的感覺。

「我跟他，的確是分開了的；」息大娘道：「但是，人人都以為我恨他，其實我也眞的恨他；」衆人都怔住，息大娘又道：「但我不許任何人害他、傷他。」

「只要他有事，我一定會挺身出來，幫他；」息大娘堅決地道：「不過，他回復平安，重震聲威之時，我的『毀諾城』，便不許他再踏入半步！」

「大娘！」戚少商道：「妳……妳這又……我還害妳不够嗎？」

息大娘替他拂去衣上的一些泥塵，道：「誰害誰呢？我們在一起，只有彼此不快樂，我不能忍受你專注在大志，以及那些風流韻事，我們在一起，我就會恨你、怨你，甚至會忍不住要害你……」

戚少商也顧不得羣雄在旁，大聲道：「大娘，這次我再見到妳，可以發誓，我再也不——」

息大娘喟息一聲，仍用手掩住了他的咀：「你現在這樣說，我相信是眞誠的，你不用發誓，以後大事平定，便會後悔的；你常常一時感情衝動，為朋友、為女人，都可以不顧自己安危，我不然。我跟你在一起，沒有你，我寧可死，我的心都憑在你身上；但你不是，你是男子漢，你有你的大志，家國民族你都關心，還有很多朋友兄弟，更有些增添你豪情風流的紅粉知音——」

戚少商激聲道：「那些紅粉知音，算得了什麼，我有難時，全飛入百姓家，怎可能跟妳相比，大娘——」

息大娘傲然道：「她們當然不能跟我相比，不過，你既知如何，又為何跟她們往來？」

戚少商一時語塞。息大娘柔聲道：「所以，還是不提那些事好，否則，我們就不似是朋友，而是一對情侶，要是情侶，我就會不甘心，會恨你的。」

息大娘跟戚少商這一番說話，內容牽涉到很多關於他們過去感情上的糾葛，聽得沈邊兒等很是尷尬。戚少商因為情切，反而坦然不覺。

雷捲輕咳一聲，道：「息大娘，我有一事不解。」

息大娘立刻回頭，雷捲清楚地瞥見她眼眶噙住的淚光，但他依然把問題問下去：「外面包圍的人明知我們已入城中，為何不攻城呢？」

息大娘斷然地說道：「因為他們不知道。」

雷捲道：「哦？」

息大娘道：「我用索橋上機關的巧妙，把你們捲了進去，送來這裏，同時把自己已經擒住的十九個武林敗類，往碎雲淵裏一倒，淵裏是化骨銷肌池，再浮上來時，已是一堆白骨，教誰也認不出，以為是你們都死了。」

雷捲心忖道：「毀諾城作了那麼多的準備，看來，息大娘是期盼戚少商等人來此已久，才能有那麼精密的佈署。只聞息大娘笑着反問戚少商：「你怎麼知道我不會殺你？這麼久了，我們一直敵對着，也有很多流言蜚語，挑撥離間，你怎不防着我？」

戚少商道：「妳不會的。我要是連妳也提防，還有什麼心機做人？」他重複一句：「我就知道你不會的。」

息大娘笑道：「你這個傻人。你就是這樣。」回首跟雷捲道：「不過，我覺得，顧惜朝和黃金鱗已經生疑了。」

雷捲道：「這兩個老奸巨滑的人，不疑才怪。」

息大娘道：「不過，在沒有確鑿證據之前，他們決不敢徒增死傷，另樹大敵，强攻毀諾城的，除非……」

穆鳩平忍不住問：「除非什麼？」

息大娘、戚少商、雷捲異口同聲，道：「除非是劉獨峯來了！」

穆鳩平氣忿地道：「劉獨峯是什麼東西！人家鐵捕頭多麼仁義磊落，却有他這樣子的捕頭！」

雷捲道：「這劉獨峯決非浪得虛名之輩，是黑道上的煞星，不過，他向來公事公辦，盡忠職守，朝廷既命他抓人，他就一定不會放過咱們。」

戚少商道：「他抓的是强盜，我確也是個强盜。官是捉賊，永遠不會賊捉官兵的。」

息大娘道：「你們都傷得不輕，我叫晚詞、晚晴她們跟你們敷藥。」

戚少商道：「晚楚呢？妳怎麼冒用她名字來見我？」

息大娘歎了一口氣，道：「她麼？進來了『毀諾城』，還是藕斷絲連，結果，那個男子還是負了她，她自縊死了。」一時間，戚少商和息大娘都靜了下來，過了一會，息大娘才道：「到後來，我在他跟青樓女子鬼混時，一槍把他殺了，以祭晚楚在天之靈——反正她死了，也不知道我殺那負心人，要是她知道，一定不允我這樣做的；眞不值得，投身進去，為這種人，落得一死，人家連淚也不掉一滴，就摟着別的女人喝酒尋歡了。」

雷捲等都聽出息大娘性子甚烈，敢愛敢恨，但又有情有義，只聽她道：「這些日子，我算定你們會來，便也請了幾個人過來，就算劉獨峯來了，也不一定不給這幾人面子。」

說着微微笑，一張臉雖然化粧得甚是蒼老，但斜斜開展的魚尾紋，甚是好看。

戚少商知道她的脾性，做了一兩件得意事兒，總逗引他去追問，才肯說出來，於是便問道「是那幾個有着天大面子的人？」

「高鷄血。」

「尤知味。」

「赫連春水。」

息大娘說出了三個名字。

戚少商、雷捲、沈邊兒面面相覷，沈邊兒忍不住道：「可是，這三個人——」

息大娘打斷道：「我知道。」

戚少商禁不住道：「這三人可從不受

人利用——」

息大娘截道：「我有辦法。」

連雷捲也說話了，道：「這三人，很難纏。」

息大娘胸有成竹的說：「不然，我請他們三個回來做什麼？」

戚少商、沈邊兒、雷捲都說不出話來，獨有穆鳩平問了一句：「息……息……」

息大娘道：「叫我大娘。」

穆鳩平仍是叫不出口，只道：「我連妳年紀也不知道，怎能叫妳做大娘？」

息大娘笑道：「你問我年紀？」

「不。」穆鳩平道：「我想看看妳原來的樣子，怎麼叫我大哥這般着迷？」

息大娘幽怨的望了戚少商一眼：「你問他，可有對我着迷？」

衆人發現她臉上雖經過化粧，但眼神裏神色，却怎麼也掩飾不了千般風情、萬種柔情。

戚少商急着道：「大娘，妳怎麼說這樣的話？這些年來，我都在想着妳，我的心意，妳還不知道？」

息大娘笑了一下，淡淡地說道：「你要是眞想着我，又何必跟別一個女子好？難道你的一顆心，既惦着我，又去念着別人？」

戚少商的心像被刺了一刀，比他的斷臂的傷口還要疼痛似的，變色道：「我是有跟別人……但我只惦着妳，大娘，這些年，妳却連這點都不信我——」

息大娘冷漠地打斷道：「你現在受傷了，我不跟你爭辯，況且衆家英雄在此，見着了笑話。」

她不待滿腔話要說的戚少商說下去，回首問穆鳩平：「你眞要看我的樣子？」

穆鳩平楞楞地點了點頭。

息大娘道：「我讓你看我的樣子也可以，不過，你大哥信得過我，你信不信得過我？」

穆鳩平望望戚少商，又看看息大娘，用力地點頭。

息大娘道：「好，你也要為我做一件事：待會兒，不管我帶你去見什麼人，發生什麼事情，你都要照着做：你要是見到我摸出手絹，就大吼一聲，記住，要盡你全力叫那一聲；要是你見我跺了跺足，那麼，你就瞪住那人，眼睛有那麼大睜那麼大；要是我打了個噴嚏，你就揮動長矛，越有聲威就越好。」

然後問穆鳩平：「你記清楚了沒有？」見穆鳩平有些茫然，便不勝其煩的又詳說了遍，再問：「可記住了？」

穆鳩平咧嘴笑一笑道：「這跟連雲寨裏的暗號一般，也沒什麼難記的。媽那個巴子！」

他突然罵了那麼一句，衆皆怔住，以為這莽漢的牛脾氣又發作了，戚少商對他相知甚深，忙道：「他是提到連雲寨的暗語，想到寨裏的兄弟，一時傷心，才脫口罵出一句的，請不要見怪。」

息大娘摸摸胸口道：「我還以為是罵我呢！」衆人見她語音嬌俏，手指纖美，秀氣無瑕，更想看看她原來的模樣。

息大娘忽叫道：「妳們都進來吧！」壁門再度打開，十數名眉目娟好的女子，端着療傷藥物，在唐晚詞引領下進來，各自仔細溫柔的替連雲寨的子弟及沈邊兒等療傷敷藥。一名女子想跟雷捲療傷，雷捲走過一旁，道：「不必管我，不礙事的。我自己有藥。」

息大娘笑道：「那也由你。」轉身跟已敷上藥物的穆鳩平道：「你跟我來。」一直都未再看戚少商一眼。

× × ×

唐晚詞照顧大局，毀諾城的女弟子們替這一干英雄好漢包紮傷口，但她的視綫，常有意無意間，落在雷捲的身上。

雷捲仍披着厚厚的毛裘，神色甚為落寞。他一個人遠離人羣，既沒有悅色，也沒有悲言，不知在想些什麼，只輕輕的咳嗽着。

然而唐晚詞却看出他身上所受的傷決不算輕，鮮血還不住的滲出來，至少，他身上有兩道受創甚深的創口。

——為什麼他却不肯敷藥呢？

在場中諸人比較下，沈邊兒的傷勢算是較輕，他只是頭皮擦傷，左足尾二趾斷折，他很快的就治了傷，假作不經意地走到雷捲身邊。

他覺得雷捲孤獨，這麼多年來，在雷捲覺得孤寂的時候，他都不離開雷捲的身邊。

雷捲沒有看他，但從脚步聲中，就已經斷定沈邊兒來了。

在江湖上，年少一輩的武林高手中，很少走得那麼急躁氣浮，然而却全是假裝出來的——這才是沈邊兒潛力不可忽視之處。

雷捲道：「傷口疼嗎？」

沈邊兒道：「不礙事的。」

雷捲道：「那就好。」

沈邊兒道：「捲哥的傷勢……」

雷捲道：「還可以。」

沈邊兒道：「捲哥不搽點藥……？」

雷捲道：「我已敷了，在毛裘裏，我塗了藥挖去死肌也沒人知道……要論藥力，毀諾城還比不上咱們霹靂堂的！」

兩人哈哈大笑了一陣，雷捲臉色愈漸青白，沈邊兒道：「捲哥。」

雷捲道：「說。」

沈邊兒道：「你……在想什麼？」

雷捲慘然一笑道：「你想……我在想誰？」

沈邊兒恨聲道：「阿損、阿騰和阿炮，都死得好慘！」

雷捲道：「是我害死他們的。」

沈邊兒悚然道：「捲哥，你怎麼這樣說！」

「要不是我的決定，」雷捲說道：「阿炮、阿騰他們二人本來就不贊成來這一趟的！」

沈邊兒立即道：「大丈夫義所當為，當仁不讓，這件事，我們是永不言悔的，又能怪誰！」

頓一頓，他恨恨地道：「怪只怪我們信錯了『神威鏢局』，它既已被册封為『護國鏢局』，我們就該着意提防，實在是太疏忽了。」

雷捲冷笑一聲道：「怪只怪江湖傳言：高風亮是個老英雄！」

沈邊兒哼道：「老英雄通常也是老狐狸！」

（未完‧五）

宮廷風雲

雙鷹神捕後傳

文·西門丁
圖·可飛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寧王部署好人馬向梅國舅府邸進攻，親自指揮戰役，浩浩蕩蕩前進，蕭穆探聽到消息，知道張向將軍帶兵去支援梅府，便截住獻「圍魏救趙」之計，分兵攻打衞國公府，救出沈鷹，一齊趕去梅府，此時梅府戰況，已進入白熱化，寧王逼譚王自盡，楚雲更以為大功告成，協助寧王登基，彈指可待，豈料身旁詐降的蘇振邦揮劍將寧王首級斬下，陣脚一亂，楚雲急忙領叛軍引退，遇到沈鷹和張向包圍，擊潰叛軍，楚雲見大勢已去，自戕而死，全軍大捷，沈鷹參見譚王，和佟維雄密談皇上安危……此時管一見護駕已抵達洛陽，由地方官修書報京……

譚王謀篡位　神捕建奇功

沈鷹道：「這句話不會沒有含意！」

佟維雄反問：「什麼意思？」

「他是譚王派去寧王那裏臥底的？」

佟維雄急道：「既然如此，譚千歲又為何會……」

「所以說他此話必有含意！」沈鷹匆忙裝上第三鍋烟，喃喃地道：「其中只有一個可能，他知道譚王很多秘密，所以譚王非殺他不可！」

「譚千歲有什麼秘密？」

沈鷹嘿嘿笑道：「有些話現在老夫也不便說，總之你得小心譚王及蘇振邦！」

佟維雄想了一下，道：「譚王最多是想登基而已，此刻一國無主，由他坐江山，也理所當然！」

「當然，假如天子已死，他接位自然沒人說話，但天子可能還未死，嘿嘿，說不定他早就覬覦皇位！很多事都是他策劃的！」

「這個下官便不明白了，咱們已數度要推舉他接位，但都為他拒絕！」

「此乃擒欲先縱之法，誰做皇帝跟老夫都沒什麼關係，問題是譚王此人太過深沉，手段又毒辣，由他坐龍椅，可不是一件好事！」沈鷹忽然問道：「佟兄，萬一小弟發生了什麼事，你肯定帮我麼？」

「沈兄此話教下官不悅，下官幾時不維護你？」

「有你這句話老夫就放心了！告訴你，假如老夫推測沒錯的話，譚王早有除掉老夫之心，這次叫老夫去衞府，便是一個陷阱，請你再想一想陳子滿的下場和臨終遺言！」

佟維雄道：「下官也記起了，他去衞府之後，他便不斷追問下官，陳子滿還招供了些什麼！」

沈鷹目光一閃，道：「這就是了！嘿嘿，這次他借寧王之手，除掉很多『保皇黨』，為他將來舖好一條路，眞是好計！」

佟維雄聽後，臉色全變了。

沈鷹又語重深長地道：「佟兄可也得小心！」

× × ×

天色剛亮，忽然守在門外的侍衛進來報告：「佟大人，有一個人自稱由遠方來的，求見千歲！」

「帶他進來！」

俄頃，一位身材高大健碩的漢子上來，佟維雄問道：「閣下何人，何事要見千歲？」

「在下叫邱天保，是受人之託來送信的！」來人遞上一封火漆信封，上書譚王親啓，却沒有下欵。

佟維雄道：「千歲還在睡覺，等下下官自會轉交給他，邱壯士辛苦了，請到客舍休息！」

邱天保道：「不，此乃十萬火急之事，無論如何須立即交給譚千歲！」

沈鷹聞訊出來問道：「誰知道此信裏面有沒有毒藥？你是何身份？是誰託你送信的？快說，否則休怪老夫動刑！」

邱天保十分倔强，道：「假如誤了大事，兩位肯負責麼？」

「那就得看是什麼大事！」

邱天保冷笑一聲：「此事兩位根本就負責不了！請告訴千歲說是洛林託我送信的，拆不拆開便任由千歲！」

沈鷹再問：「洛林是誰？」

邱天保大聲道：「你們無權過問！既然你們有意刁難，請將信交給我，在下立即回去！」

佟維雄道：「慢，你且等等！」他捧信進內堂，喚醒譚王，將信交給他。奇怪譚王接過信便叫他出去。

半晌，只聽譚王道：「叫那個邱天保進來！」

佟維雄只好送邱天保進房。邱天保向譚王叩了一個响頭，道：「千歲爺，這是洛陽林大人託小的送來的！」

譚王沉聲道：「此事確實？如今他們還在洛陽？」

「小的連夜出發，後來的情況小的不知道！」

譚王立即修了一封信，道：「你替孤王到邯鄲跑一趟，可得小心！」他輕聲對邱天保說了一番話。

邱天保連連點頭，譚王大聲呼喚道：「來人，送三百兩銀子及一匹駿馬與邱天保！」

佟維雄帶邱天保出去，沈鷹見譚王賞馬給邱天保，心生疑雲，連忙吩咐蕭穆及司馬城先到外城等他，又附耳交代了他倆一番。

邱天保剛離開，譚王又喚顧太師及蘇振邦進房。不久，譚王才出來吃早點。

譚王道：「卿家們連日辛苦，今日便陪孤一起進食吧！」

席間，蘇振邦舊事重提，顧太師立即贊成，說道：「千歲，既然邊防重鎮有加急快書報稱西域諸國，集結兵馬在關外，正欲揮軍入中原，千歲實在不宜再猶疑，理該為國為民承担重責，指揮文武百官抵禦！」

羅學士接道：「叛軍之亂未敉，外夷又虎視眈眈，千歲再不登基，國家將要大亂矣！」

譚王嘆了一口氣，道：「孤本來極不贊成此議，但既然國家有難，只好勉為之，待皇兄回來，當即退位！」

蘇振邦立即推席跪倒地上高聲呼道：「臣蘇振邦叩見皇上，願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刹那間，廳上羣臣跪滿了一地，沈鷹在柱後看見，心神震動。

只聽譚王道：「卿家們如此于禮不合，此事尙當籌備一番，再擇個黃道吉日祭天方可！」

蘇振邦道：「皇上此言差矣，此乃迂腐之見也！」

譚王並不發怒，問道：「孤又如何迂腐？」

「請問皇上，是國家朝廷重要，還是禮節重要？」

「自然是前者重要！」

「假如皇上自恐一時之禮節不周而生流言，致誤了國家大事，豈非迂腐？」

顧太師等人也在旁大力促成，譚王只好嘆了一口氣，道：「諸位卿家敬愛孤之心意，孤自然了解，只是卿家將孤推上龍椅，將來若有事，卿家也得為孤分憂！」

「臣等理該為皇上分憂，皇上英明，請即決定！」

「無論如何也得請文武百官齊集金鑾殿，若無人反對，孤才肯登基！」

顧太師道：「此有何難？老臣即與羅學士去令人敲鐘召集文武大臣！」

譚王道：「請佟卿家派人護送！」

沈鷹心知此事必有蹊蹺，譚王此去十九能順利登基，一時無計可施，內心萬分焦急。譚王目光一掠，忽道：「孤忽然忘記此處便有一位高手在此，就請沈卿家護送顧卿家及羅卿家如何？」

沈鷹脫口道：「不好！」

譚王神色不變，問道：「卿家是因不吃朝廷之祿，便不肯爲朝廷辦事？」

「非也……」沈鷹心中在此瞬息間，浮上數十個念頭。「顧大人跟羅大人此去料危險不大，草民顧慮的却是皇上！」

「你顧慮孤何事？」

「怕皇上去金鑾殿時，路上有叛軍襲擊！」

佟維雄跪奏道：「皇上，沈神捕此言有理，還是由他保護皇上！」

譚王尙在沉吟，蘇振邦也跪奏：「皇上，沈鷹武功天下莫敵，有他護送，萬無一失！」

譚王本來對沈鷹也有所顧忌，但一來羣臣奏得有理，二來又見他稱呼自己爲皇上，便打消了疑念，點頭准奏。

佟維雄另選派侍衞送顧羅兩位，沈鷹心頭大急，他拿不定主意該怎辦。

譚王臉無喜色，不斷在廳裏踱步，還不時發出長吁短嘆。但這些舉動落在沈鷹眼中，却覺得他是做出來給別人看的，不由暗暗冷笑。

過了一陣，皇宮那方已隱隱傳來鐘鼓之聲，沈鷹心頭怦怦亂跳，暗道：「蕭穆跟司馬城怎地還沒有消息帶回來？」

蘇振邦道：「鐘聲已鳴，料文武百官即將齊集，請皇上準備起駕！」

譚王道：「待孤去換件衣服再去。」他向那兩個保鏢打了個眼色，那兩個保鏢立即跟上去。

沈鷹知道再不能耽誤，脚尖倏地一頓，趕在那兩個保鏢之前，奔至譚王身後，譚王一回頭，沈鷹已一指封住他的痳穴，同時將他扭至身前。

那兩個保鏢發覺不妙時，譚王已落在沈鷹手上，沈鷹喝道：「退後！」

那兩位保鏢只得退後一步，道：「沈鷹，你竟敢對皇上無禮，當知何罪？」

沈鷹早已想好藉口，冷冷地道：「老夫這樣做是爲了譚千歲的好，假如他登基，可能就要遺臭萬年了！」

譚王痳穴雖然受制，却還能開腔，怒叱道：「孤是順天意登基，如何會遺臭萬年？」

沈鷹道：「所謂天意，却只是你一些黨羽而已！」

梅國舅道：「沈神捕請你立即放開千歲，萬事都可以商量，嗯，你是不是希望官復原職？」

「老夫早已說過，再無心當官！」

譚王冷笑一聲：「你當然不會將一個小小的江北總捕頭放在眼內，因爲他想做皇帝哩！」

沈鷹道：「你不必挑撥離間，你說得越多，就錯得越多！」

保鏢喝道：「沈鷹，你以爲制住千歲就可以離開此處麼？告訴你，你是死定的了！」

譚王也道：「諸位卿家聽着，今日絕不許讓他離開，否則便是抗旨！」

「抗旨？」沈鷹冷笑道：「你這個皇帝夢，未免發得太早了吧！」

梅國舅道：「沈鷹，你挾持皇上，到底意欲何爲？」

「你也叫他皇上？」沈鷹冷冷地道：「假如你姐夫回來，你如何向他解釋？」

梅國舅驚喜地問：「皇上已平安歸來了麼？」

沈鷹吃吃大笑：「老夫不知你指的是那一位皇上？」

梅國舅羞慚地低下頭去，譚王道：「沈鷹造謠生非，皇兄經已駕崩，孤因怕擾亂軍心，所以一直不宣佈，蘇卿家，此事你最清楚，就由你代孤宣佈吧！」

蘇振邦猶疑了一下，爲難地道：「臣只知他被西北關外兩個惡魔帶走，生死如何却不知道！嗯，寧王一直恨不得皇上早死，也許他早已下令將其處死了……可惜，可惜楚雲已死，否則必然知道！」

一直在旁不作聲的佟維雄，忽然插腔道：「寧王雖死，還有一個衞國公！」

梅國舅道：「不錯，帶衞國公來問話便知道！」

譚王故作鎭定地道：「押他上來！」

佟維雄立即派人去捉衞國公，不久衞國公至大廳，佟維雄即問：「皇上是不是已被你們殺死？」

衞國公冷笑一聲：「這個當然，他既然已寫了詔書，怎能不死，詔書上寫得清清楚楚，皇位是讓給寧王的，你們竟敢抗旨，將來只怕都沒有好下塲！」

梅國舅急問：「此話當眞？」

衞國公冷冷地道：「他屍體恐怕早已爛掉了！」

譚王急道：「拉他下去！」

衞國公道：「你們有種的便殺了我吧，只有那無種的太監才不敢殺人！」叫聲未了，他被拉進去。

譚王冷冷地道：「沈鷹，剛才他的話你都聽見吧！」

沈鷹心中焦慮萬分，表面上却力持鎭定。「老夫又沒耳聾怎會聽不到？不過一個將死的亂黨所言，値得相信麼？」

「你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皇兄尙在人間？」

沈鷹不答，譚王的一個保鏢大聲道：「沈鷹，你到底要挾持千歲多久？」

沈鷹道：「慢者兩日，快者一日！」

「作用何在？」

沈鷹只得硬着頭皮道：「因爲老夫也接到綫報，皇上尙在人間，而且正由管一見護送來京途中！」

譚王臉色一變，喝問道：「滿口胡言，皇上若已進關，爲何咱們沒聽到一點消息？」

「只因皇上久不在朝，不知誰忠誰奸，不敢洩漏行踪！」

「既然如此，你又如何能知道？」

「這是秘密！」沈鷹道：「你不必多說，總之最遲兩日，老夫便復你自由！」

保鏢道：「屆時只怕你將沒命！」

沈鷹冷笑道：「不用你倆動手，老夫自盡就是！」

譚王冷冷地道：「朝廷之內，不容嬉戲，如今鐘鼓已鳴，教孤如何向文武百官交代？」

「這還不容易，就請梅國舅去一趟，說千歲玉體欠和，延期登基！」

譚王道：「簡直豈有此理，孤如今便要你放人！」

沈鷹道：「你如果是聰明的便少說這種話，不要迫老夫動手殺人，叫你保鏢退

後！」說着葛根生等人亦聞訊趕至。

譚王只好向保鏢打了個眼色，那兩個保鏢已退後幾步，沈鷹把太師椅拉近，放譚王放在椅上，商衞抽刀架在譚王後頸，沈鷹道：「佟大人，請你派人去府外佈陣，不許外人隨便進入，否則老夫只好殺了譚王！」

佟維雄自然不加反對，立即安排人手，沈鷹悠閑地抽着烟，梅國舅因聽見沈鷹謂其姐夫尙在人間，心中半信半疑，倒還罷了，但其他大臣則深感不安，蘇振邦乾咳一聲：「沈神捕你爲人做事，都有目的，你挾持皇上，自然也不例外，大家不妨退一步，只要你肯放了皇上，下官等人必保奏皇上不治你之罪，甚至另發一筆銀子與你，讓你安渡晚年，此乃兩全其美之策，何樂而不爲！」

沈鷹冷冷地說道：「蘇振邦，你少來這一套，那天老夫便恨不得一掌送你歸西！你再說什麼，老夫也都只當你在放狗屁而已！」

蘇振邦自討沒趣，只好站到一旁去，梅國舅咳了一聲，道：「臣到金鑾殿宣佈延期！」這次他學了乖，不再稱皇上。

大廳的氣氛旣尷尬又沉悶，靜得落針可聞，只有那粗濁的呼吸聲，令人覺着廳上的人尙有生命。

今日的時間，好像過得特別快，梅國舅已和顧太師、羅學士回來，以顧太師之見，要令官兵將梅府圍住，但梅國舅反對，因爲怕一驚動神機營，五行營和三千營也會有所行動，所以只令神機營密切注視其他兩營的動向。

日已至午，沈鷹和葛根生等人都有點疲勞，因爲要提防譚王保鏢襲擊，一直需要將刀架在譚王後頸。

譚王冷冷地道：「沈鷹，你還不想孤王死吧！孤肚子餓要吃飯了！」

沈鷹淡淡地道：「不吃一頓，絕對死不了！」

「孤要去茅厠！」

「何必痳煩，就拉在褲子裏吧！」

譚王被氣得雙眼反白，半晌才道：「諸位卿家去吃飯吧，料這逆賊不敢動孤一根毫毛！」

話音剛落，外面的一位侍衞忽然跑了進來報告：「佟大人，史官孔大人帶着一位漢子求見，說有機密大事報告！」

譚王說道：「先問清楚才能讓他們進來！」

沈鷹冷笑一聲：「譚千歲是做賊心虛麼？」他忽然封了譚王的啞穴，向佟維雄打了個眼色。

佟維雄叫侍衞帶人進來，只見孔尙古帶着一個高大的漢子進來，那漢子見廳上的情景，先是一怔，繼而道：「沈頭兒一切可好？」

沈鷹見他臉上塗了易容藥，便道：「你是風火輪，把臉上的藥擦掉！你們頭兒現在何處？」

風火輪邊擦易容藥，邊道：「頭兒護送皇上，在來京途中！」此言一出，廳裏大臣都「啊」地一聲叫出了口，只是這叫聲有的是充滿喜悅的，有的是感意外的，有的却是失望的，有的甚至是驚慌的！

梅國舅問道：「此話當眞？」

風火輪道：「這種話也能夠亂說麼？在下來時已至洛陽，估計如今快至邯鄲附近了！」

沈鷹放下心頭大石，仰頭大笑數聲，解開譚王的啞穴，說道：「千歲爺，不知你得悉皇上駕崩的密報自何而來？今早那位邱天保來送信，大概也是提這件事，你知道皇上一回來，便做不成皇帝，所以你要先下手爲强，坐上龍椅，再回頭對付皇上！」

譚王臉色大變，却大聲的說道：「胡說！」

「老夫那句話胡說？」

譚王道：「你句句都是胡說！」

沈鷹道：「大家都聽到了，他在强詞奪理！」

譚王道：「誰不知道風火輪跟你一個鼻孔出氣，他說的話，誰能相信，除非你能拿出證據來！」

沈鷹道：「你要什麼證據？」

「證明皇兄確實回來！」譚王頓了一頓，續道：「就算皇兄無恙，但他未回朝，如今外夷虎視眈眈，孤上朝跟大臣商量應付之法，你不但無權阻攔，而且也無道理！」

沈鷹道：「要證明即是要皇上立即到京師，這不是强人所難麼？」

「他人未至，應該有聖旨或者詔書先至！」

風火輪道：「皇上怕在下在路上遇險，若寫詔書，會洩漏他的行踪！」

沈鷹道：「不管如何，阻千歲一天半天，也誤不上大事！否則皇上回來，一國兩君，這件事要如何處理？」他轉頭問廳上羣臣。「諸位可有善策？」

顧太師、梅國舅與蘇振邦在一旁商量，假如沈鷹所說是確實的，沈鷹的做法自然沒錯，但假如沈鷹是揑造事實的，這就很棘手了！

風火輪道：「佟大人，在下一直跟着管神捕來京師，這件事你很清楚，因此在下絕無與沈頭兒串通的可能性！」

佟維雄說道：「不錯，這件事下官的確知之甚詳，沈鷹與風火輪都一直不在一起！」

譚王冷笑一聲：「佟卿家，這件事你能負責麼？」

佟維雄不由閉咀，免得惹禍上門。梅國舅道：「風壯士，皇上被囚在什麼地方？假如他眞的平安回來，你必定會知道情況！」

風火輪道：「皇上是被囚在咸陽城外的一座古墓之內，看守的人是兩位西北關外的武林高手，外號叫『兩極仙翁』，如今這二人已被儆上制服，一齊護送皇上回京！」

沈鷹道：「蘇振邦，你一向看風駛悝，這次就看你的了！」

譚王急道：「蘇卿家，你依言直說，不必有所顧忌！」他故意將依直說說四個字，讀慢一點，言下之意，不言而喩。

蘇振邦自然是知道他的意思，但正如沈鷹所說，此人一向善於看風駛悝，假如天子眞的爲管一見所救，他可得另立新功，才可保住烏紗帽，甚至項人上頭。但假如天子仍未脫困，譚王這裏又不能得罪，

是以心中委决不下，沉吟不語。

譚王暗吃一驚，急又提醒他。「蘇卿家，你前程錦綉，不可因聽信讒言而自毀前程！」

蘇振邦心中忖道：「佟維雄之言，看來足以深信，嘿嘿，他既然要我依言直說，我何不……」當下立即說道：「千歲既然要臣依言直說，臣不得不遵旨，據臣所知，聖上確是被囚禁在咸陽城外的一座古墓中，而負責看守的人，也正是『兩極仙翁』！」

譚王臉色鐵青，氣得身子簌簌亂抖。

沈鷹冷笑道：「譚千歲如今你還有什麼話好說？」

譚王冷哼一聲道：「事實將會證明一切！」

沈鷹大笑：「這句話也正是老夫要說的！」

× × ×

蕭穆與司馬城一個守候在正陽門外，一個則守在永定門外，守在正陽門外的司馬城，很快便發現邱天保走出城門，他立即跟上去。

邱天保十分機靈，否則他不會被選派担任此職，他慢慢地走着，忽然走進一家客棧，將馬交給小二，然後到櫃台付帳。

司馬城頗感意外，忖道：「這廝爲何到客棧投宿，哼，一定有問題！」

心念剛動，又見邱天保自在店裏走出來，司馬城立即匿在一旁，只見邱天保十分悠閑地向大街走去，司馬城遠遠吊在後面。

邱天保向南行，司馬城心中疑雲難釋，但見他向南城門走去，心頭始較安定。沈鷹給他倆的任務便是抓住此人，查他身上是否有密件，再不，便迫他作爲證人，供出眞相。

邱天保忽然往人叢中走去，司馬城吃了一驚，連忙加快步伐，可是那是一個菜市場，人來人往的，當他擠進人叢中，已失去邱天保的踪影。

司馬城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忙推開行人，找了一陣仍不見其踪影，司馬城急回永定門外通知蕭穆，蕭穆一聽，道：「我到菜市場再找一找，你回客棧，等下在菜市場街口等候！」

蕭穆在菜市場轉了兩匝，不見邱天保踪跡，轉到街口，便見到司馬城快步奔來，道：「大哥，咱們中計了！那廝進店便叫小二替他拉馬到廣安門外等他！」

蕭穆道：「事不宜遲，快追！」

司馬城道：「大哥你先去，小弟去買兩匹快馬！」

廣安門在西城，蕭穆到城門口，問守軍，已知邱天保剛才乘馬出城，却不知去何處。

俄頃司馬城拉着兩匹馬來，蕭穆道：「四弟，愚兄向南追，你去西面，不抓到那人，決不罷休！」

司馬城向西馳了一陣，沿途問途人，都沒有人看見邱天保，他估計自己追錯方向，於是由來路馳去，改向南追。

蕭穆在路上自然也問途人，知道自己的方向沒錯，而且還知道邱天保在一頓飯前離開，是以不斷拍馬苦追，由於他坐騎不如對方，而且要沿途詢問路人，所以追了半天仍不見邱天保的踪影。

蕭穆不敢吃飯，只買了兩個包子在馬上充飢，他要爭取時間。可是邱天保同樣也如此，路上很少躭待，司馬城買來的馬雖然是佳駟，但比起譚王賜給邱天保的那匹，又遜了一籌，是故不但追不上，反而還將距離逐漸拉開。

蕭穆心急如焚，幸而到霜縣縣城有馬賣，他一口氣挑了兩匹，又買了乾糧飼料，連夜趕路。

邱天保馳至二更却停了下來，一來人已累，二來也待該馬匹休息。但他只歇了二個更次，又再上路。

蕭穆追至天亮，猶未見邱天保的踪跡，只好咬牙苦撐，繼續追趕。這一天，他仍可打聽到邱天保的行踪，但始終沒法追上。

直至下午才遠遠見到邱天保一人一馬在前面，蕭穆大喜，急忙策騎而上。邱天保聞得背後馬蹄聲响，回頭見到蕭穆也吃了一驚，他雖然未悉蕭穆的身份，但見他一人乘兩馬，隱隱覺得不妙，也急忙揮鞭，蕭穆的坐騎已筋疲力盡，換馬也無濟於事，反而又讓邱天保將距離逐漸拉開。

大路畢直，忽然前面奔來一羣騎士，人馬俱是黑色，人强馬壯，就像一陣旋風，見到邱天保的人馬也不閃避，邱天保只好將馬拉慢。

蕭穆心頭一動，忽然大聲叫道：「來者可是『雲燕十八騎』？在下乃蕭穆，請卓兄攔住那灰衣人！」

來者果然是雲燕十八騎，卓湛聞言應道：「可是沈神捕的手下？」

「正是！」

卓湛立即下令兄弟將邱天保圍住，邱天保料不到橫地裏飛來一羣煞星，又驚又急，忙喝道：「在下乃正當人家，你們要想打刼呀？」

蔣十八喝道：「咱們是堂堂的雲燕十八騎，瞎了你的狗眼，誰要打刼你！」

邱天保仗着胯下馬駿，忽然橫越官路，向麥田衝去。郝二喝道：「那裏跑！」只見他手臂一掄，一條繩子飛出，繩端的繩圈，剛好套住邱天保的馬頸，郝二立即拉緊繩子。

邱天保坐騎長嘶一聲，人立而起，邱天保拚命拍馬，司徒三及安十一怕郝二支持不住，雙雙上前帮他抓住繩子，邱天保人馬動不得分毫，他只好縱身跳下馬，向田陌奔去！

他快卓湛更快，若論到馬匹的神駿，卓湛胯下那匹還在邱天保之上，不在他之下，論到騎技，則邱天保更是望塵莫及！

邱天保身子剛落地，卓湛與安十一已連人帶馬衝落田間，安十一手中的長棒，直掃邱天保的後腰，邱天保連忙跳開，但卓湛已至，緬鐵寶刀居高臨下望邱天寶肩膊斬去！

邱天保剛取出單刀一格，背後安十一的長棒又至，迫得他扭腰閃開，卓湛已乘機策馬攔住他的退路，然後躍下馬，揮刀攻擊。安十一則仍乘在馬上，不時來回抽冷子給他一記。

邱天保武功之强，出乎卓湛意料，他這兩年來，朝夕在家苦練，自忖武功大進，可是面對邱天保竟然佔不到一絲優勢，

若非有安十一相助，早就落在下風了。

就在此刻，蕭穆亦已趕至，他抽出金劍，道：「卓少俠替在下掠陣，不要讓他逃脫！」他揮動金劍，接下卓湛。

邱天保面對蕭穆可就不行了，到了三十多個回合，便已落在下風。邱天保又驚又急，急問：「你到底是什麼身份？」

「沈鷹之名你聽見沒有？我是他的手下，只要你跟咱們合作，便有生機！」

邱天保揮刀不停，問道：「你要在下如何跟你們合作？」

「你送來的那封信，內容是什麼？譚王有何交代？你趕着去何處？」

邱天保知道自己一洩漏秘密，譚王那裏便絕對不會放過自己，所以索性咬牙支撐。

蕭穆一口金劍指東打西，招式越來越見凌厲，激鬪間，只見蕭穆一劍擋開邱天保的單刀，左脚忽然踢出，蹬在其小腹上！這一腿力量奇大，使得邱天保收不住勢力，連退數步！

尚未待他定下神來，安十一的棒頭已戳在他後背上！邱天保猛覺後背一陣疼痛，眼前金光一閃，蕭穆的劍尖已抵在他喉管上！邱天保頓時呆住了，卓湛走前呼道：「十八弟，拿條繩子過來！」他伸手便摘下其手上單刀。

蕭穆道：「不用麻煩！」收劍用指，封住邱天保的麻穴，隨即伸手到他懷中，摸出一封信來。

只見信封上寫着幾個字：南宮卿家親啓。

卓湛在旁瞥及，說道：「莫非是南宮達？」

蕭穆問道：「南宮達是誰？」

「他是新任幾個月九鎭總兵之一！」

蕭穆道：「難怪在下不知道！」他急不及怎地撕開械口，將信取了出來，只看了幾行便臉色大變，冷聲道：「原來天子已被管神捕尋獲，你們竟敢派兵攔截，眞是狗胆包天！」

邱天保見事敗，臉如死灰，蕭穆道：「幸好讓我拿住你，否則豈非要引起一場兵禍！快說，天子如今在何處？」

邱天保道：「小的是下人，不得不聽命令，您……」

蕭穆道：「你的罪自有朝廷來治你，現在你只需答我所問！」

「小的來京之時，天子已至洛陽，如今大概已將近至邯鄲！」

「邯鄲的南宮達是譚王的黨羽？」蕭穆冷笑一聲：「原來譚王早有簒位之心，只是他的做法比較隱晦而已！護送天子的，還有些什麼人？」

「小的不大清楚，只知道他們那一行人，只有十個人左右！」

蕭穆道：「卓少俠，你可是應倫從威兄之邀往京師的？」

卓湛道：「不錯，他派來的人說是蕭兄您請的！」

「如今在下是否再辛苦諸位一下？」

卓湛急道：「沈神捕及你們諸兄對卓家和咱雲燕十八騎恩同再造，小弟無時不想報答，蕭兄有話快說！」

「請卓少俠與在下趕回邯鄲去保護天子！」

「小弟等聽由蕭兄安排！」

蕭穆立即吩咐蔣十八繼續上京，並將譚王給南宮達的密函交給他。「請蔣少俠到京師，先去找御史孔尚古，再請他帶你到梅府找敝上！此事關係重大，蔣少俠路上務須小心，尤其是此信，不能落在別人手中！」

「蕭兄放心，信在人在，信失人亡！」蔣十八立即跳上馬背上，向京師方面進發。

× × ×

蕭穆雖然解决了邱天保，但沈鷹却沒法解決自己的窘境。到了次日，譚王的兩個保鏢便不斷迫沈鷹放人。

沈鷹見司馬城和蕭穆尚未回來，不知他倆是否發生意外，又記掛天子的安全，當眞是急如火煎。

顧太師等人也希望沈鷹先放人，沈鷹知道自己絕對不能釋放譚王，否則後果堪憂。

沈鷹當機立斷提起譚王，道：「梅國舅，請借間靜室一用，佟兄，請你也進來！」他領着手下，隨梅國舅到他書房。

梅國舅左右爲難，當初姐夫失踪之後，他以爲譚王是維護天子的，着意奉承，希望能保住自己的榮華富貴，如今聽到風火輪的消息，他自然希望姐夫平安抵達京師，是以一進書房，他立即問道：「沈兄，你有何善策改變這場面？」

沈鷹反問：「兩位是否深信天子已回來的消息？」

梅國舅道：「我自然相信！」

沈鷹道：「老夫要聽你倆的眞心話！佟兄你呢？」

佟維雄道：「數朝中諸位，除了我，還有誰會最相信你的？」

「兩位有沒有胆量行險？」

佟維雄吃了一驚，道：「你要殺死譚王？」

沈鷹回身封了譚王的暈穴，道：「沒那麼[illegible]！老夫想困住譚王，一直等到司馬城及蕭穆回來爲止！」

「但其他人只怕會有微言！」梅國舅担心地道：「何況譚王尚有一干死士！」

沈鷹道：「要行大事，便不能顧忌太多！老夫的計劃是請佟夫人把九門軍守軍調來此處，團團圍住梅府，不讓府內的大臣離開一步，誰敢反對的，便鎖將起來，第二步是請國舅挑些忠心的侍衛監視譚王的手下，至於那兩位保鏢，自有老夫來打發！」

佟維雄咬一咬牙，道：「這件事是下官拖你們下渾水，下官只好豁上身家生命了！」

沈鷹道：「第一步是請佟兄先將家人接來此處！」

梅國舅又問一句，道：「爲何要調官兵來此？」

「老夫最担心的是那三個營的大軍，寧王一死，五軍營及三千營的官兵，可能會倒向譚王那邊，屆時可能會來搶救，所以老夫一定要先問明你們的意向，同時還要將天子回來的消息放出去，爭取其他將領的支持，這件事便要由兩位負責了！」

梅國舅道：「好！就此一言爲定，大不了咱們跟譚王同歸於盡！」

沈鷹回頭對商衛道：「你們輪流休息，最好一個到房外去！」

梅國舅與佟維雄去後，沈鷹也跟着出去，譚王那兩位保鏢怒道：「沈鷹，你到底是不是人？說過的話還算不算？」

沈鷹道：「事情有變化，只能隨機而變，辦大事豈能一成不變，何況老夫曾有言最多兩天，如今才過了一天！兩位面生得緊，不知如何稱呼？」

左邊那位保鏢道：「不用套關係，你到底想怎樣對付千歲？」

沈鷹道：「兩位不過是受人所僱而已，何必淌此渾水？眞命天子早已在回京途中，兩位再替他賣力，也得不到好處！」

那兩位保鏢低頭商量了一陣之後，左邊那個抱拳道：「既然如此，在下等便告辭！」

沈鷹連忙道：「待老夫送兩位出門如何？」

「不必！」話音剛落，那兩人已縱身飛出梅府。

沈鷹望着他倆的背影，却有點担心他倆會去對付佟維雄，奈何他又不能離開，只能空着急，幸而佟維雄的家人在午前便回來，而九門守軍也緩緩向梅府靠攏。

沈鷹忽然醒起一件事，拉着佟維雄到書房商量。「佟兄，御林軍及皇宮內的情況如何？」

「御林軍在秦輝統領指揮下，緊緊保護住皇宮！」

「既然如此，何不將譚王悄悄帶進皇宮？」沈鷹道：「假如譚王在這裏，老夫便不能離開，如今我最担心的是那兩位保鏢，他倆可能會糾黨守在外城，等候天子回來，然後施襲，將天子擄走，迫咱們同譚王交換，屆時不欲內戰，則幾稀矣！」

佟維雄一掌拍在自己的大腿上，道：「下官爲何想不起！」

沈鷹說道：「你替老夫準備幾套侍衛的衣服，還要一架木頭板車，上面裝些靑菜！」

佟維雄目光一亮，知道他要以此將譚王運進皇宮，便道：「下官先去找秦輝，跟他打個招呼，再作準備！」

沈鷹道：「如此更好，此事不能讓別人知道！」

佟維雄笑道：「老沈，你也將下官看得太低能了！」

× × ×

沈鷹等人易了容，就在午飯時分，推着木頭車進入內宮，守門的御林軍得到秦輝的關照，讓他們長驅直入，秦輝在裏面迎接，沈鷹道：「秦統領，人便在竹籮裏面，他便由你負責了！」

秦輝道：「你放心，內宮有一座地窖，十分安全，保證他插翅也難飛！」

「只能讓心腹送飯給他，老夫走了！」沈鷹離開皇宮，便道：「你們到外城等候，商衛你跟老夫一起！」他帶着商衛在街上閑盪，街上行人較前稀疏得多，但十分平靜，沈鷹却覺得這種平靜有點異常，連忙返回梅府。

沈鷹與商衛恢復本來的面目才出大廳與羣臣相見，顧太師道：「沈兄你這樣做於法不合，不知你知道否？」

沈鷹哈哈笑問道：「沈某早已把生命拋開，還管他合不合法！難道太師有所敎我？」

「不敢，你大可以先將千歲放了，其他的事再慢慢商量！」

沈鷹抽着烟，冷冷地道：「老夫很高興聽到你改口稱他千歲！」

顧太師老臉發熱，訕訕地道：「這可不是下官一人之意！」

羅學士道：「神捕不准咱們離開，到底又有什麼用意？」

「老夫不讓你們離開是爲你們的好，否則叛軍找上你們，你們自忖有能力應付麼？」沈鷹道：「大家放心，不出三五日，皇上必安全回來！」

褚學士問道：「皇上已眞的安全回來了？」

「當然是眞的！若非皇上已回來，老夫扣着譚王又有何作用？徒增添痲煩而已，他是被管一見救出來的！」

顧太師道：「蘇大人，你不是說管一見已被你的機關困住麼？」

沈鷹冷笑一聲：「管一見若能讓他一座小小的機關困住，還能安安穩穩的當了二十多年總捕頭麼？」蘇振邦無言可答。

梅國舅接道：「諸位只要仍對皇上忠心，前程料不會毀掉！」這是一顆最佳定心丸，衆人都知道他是答應替大家說項。

羅學士道：「咱們欲推擧譚王，乃是基於皇上……咳咳，如今皇上既然安全回抵中原，咱們自然對他忠心耿耿，矢志不二！」

眞是一呼百諾，褚學士道：「都是譚王放的謠言，說什麼皇上駕崩，原來他比寧王更加不肖！」

沈鷹見已解決了這羣大臣，便告罪回房休息，他已多日來未好好睡過，此刻大局暫時平靜，便爭取時間恢復體力，以便應付即將到來的風暴。

梅府在平靜中渡過一宵，次日探子來報，城內三營的官兵有蠢動之意，佟維雄大驚，連忙將消息告之沈鷹。

沈鷹急問道：「如今三營以誰最有威信？」

「神機營的陸千帆！」

沈鷹道：「可否找他跟老夫一談？」

佟維雄爲難地道：「只怕很難！」

「試試派人去說一說！」

佟維雄派人去找陸千帆，陸千帆的答覆十分乾脆，限沈鷹在十二個時辰之內交出譚王，否則三軍齊發，攻陷梅府！

梅國舅大驚，沈鷹鎭定地道：「不用担心，他們只是虛張聲勢而已，何況譚王尙在咱們手中！」

梅國舅問道：「神捕如何說他們是虛張聲勢？」

「假如他們已取得統一意見，又有十足的把握，最多只會給咱們三個時辰，而不會是十二個時辰！」

佟維雄道：「不錯！下官也急昏了，還是老沈夠冷靜！」

「總之加强守禦，再派人去打探消息，必可無事！」

× × ×

下午，京城三營官兵，果然有所調動，把外城圍困起來，嚴禁出入，沈鷹這才有點担心，怕的是己方從此與外面的消息

完全隔絕。

佟維雄担憂更甚：「咱們食指浩繁，只需給他們圍困幾天，糧草斷絕，不攻自破！」

梅國舅說道：「神捕，不如由你親自出馬，去見陸千帆，也許可以解決此一問題！」

沈鷹道：「十二個時辰還未屆，不用驚慌，不可忘記譚王還在咱們手中！」他送走梅國舅和佟維雄之後，又抽起烟來，這件事的確難以解決，最要命的是他完全沒有蕭穆和司馬城的消息。

商衛道：「頭兒，不如由屬下混出去看看！」

沈鷹敲掉烟灰，道：「不，還是由老夫去，比較穩當一點，今晚出發！」

沈鷹在三更時分，又換上夜行衣，易了容，然後混出梅府，到了內外城交界之處，見對方的防守並不太嚴緊，放下了一半心，他並無費太大的勁便溜到孔尙古家。孔尙古見到他便道：「沈兄，城內又吃緊了，到底如何善後？」

沈鷹道：「未至最危急的關頭，孔大人不必過于担心！」

「嗯，您兩位手下就在舍下。」孔尙古到客房，請出葛根生及風火輪。

「你倆可曾見到司馬城和蕭穆？」

兩人同時表示沒見過，沈鷹道：「明早你們再找，找到之後，仍來此處！」

× × ×

蔣十八在次日早上便見到司馬城，沈鷹的一干手下，他最早認識的便是司馬城，而且共同患過難，是故老友見面先敍了一番故情，還是司馬城不忘自己的任務，急問：「蔣兄可曾見到蕭大哥乎！」

蔣十八道：「原來你也是爲此而來的！」他立即將經過告訴司馬城。

司馬城急道：「如此咱們立即趕回京師，通知敝上！」他接過譚王的密函，撥馬向來路馳去。

他們馬不離鞍，馳至京城，不料城門却提早關門，司馬城沒奈何，只好帶蔣十八到姚遠家借宿。

司馬城辦事十分細心，見城門早關，知城內情況有變，生恐會被人認得，便將密函交給蔣十八，吩咐他由西城門進去，先到梅府找沈鷹，如果情況有變，則改去孔尙古家，至孔家相候。

蔣十八由西城門進城，司馬城則由永定門進去，一到關口，他便發現情況不對，因爲守軍換了人，而且還見到譚王的那兩位保鏢，他想後退，但已爲那保鏢發現，追了出來。

原來這兩人雖是漢人，但自小在南蠻長大，他父親是中土的大盜，因在中原躭不下去，才逃至南蠻居住，這兩兄弟又兼學當地的武功，是以在南蠻十分著名。

此兩人是異母兄弟，大哥叫苗克標，小弟叫苗克誠。他們不甘在南蠻長居，得譚王禮聘，一心以爲鴻鵠將至，希望從此能在中原揚名立萬，一享榮華富貴，所以譚王被制，依然死心不息，去游說陸千帆，能救出譚王固然好，否則便自立爲王。

陸千帆倒沒有太動心，只是三千營及五軍營的官兵，因爲如箭在弦，不得不發，所以在旁推波助瀾，表示事成之後，擁他爲王，陸千帆才施出圍城之策。

當下司馬城心想對方既能被譚王看中，武功自非泛泛，自忖難以匹敵，因此連忙逃走。

苗氏兄弟在後面苦追，司馬城奔到樹林，跳上坐騎，策馬狂奔，苗氏兄弟在後面發射暗器，苗人擅用毒，這兩兄弟自然也學會用毒之道，飛刀淬毒，射在馬臀上，那馬匹奔了幾丈，便毒發而亡！

司馬城棄騎而奔，正在危急間，幸而迎面見裴鵬及裴雁兩兄弟，便叫道：「兩位前輩請救晚輩。」

裴氏兄弟認得司馬城，便道：「別怕，此兩人是誰？爲何要殺你？」

司馬城急道：「他倆是譚王的保鏢，譚王要謀反，被敝上抓住，他倆大概要殺晚輩洩恨吧！」

裴鵬抽出判官筆，道：「這位司馬少俠，咱兩兄弟保護定了，兩位請吧！」

苗氏兄弟低頭商量了一下，大概認爲犯不着跟裴氏兄弟爲敵，於是轉身便走。

司馬城謝了他兩人，又將情況說了一遍，裴雁道：「老大，城內既然有熱鬧，咱們也去湊湊興吧！」

於是三人結伴同行，這次改由廣安門進城，守軍雖然盤問一番，但也讓他們進城。

三人在街上走了一程，便見到蔣十八，司馬城忙上前詢問情況，蔣十八告之實情，司馬城便帶他們到孔家，恰好沈鷹正因十二個時辰將屆，而感棘手，見到譚王那封密函，決定去找陸千帆。

裴氏兄弟齊聲道：「神捕你單人獨往，太過危險，愚兄弟願意同往，替神捕掠陣！」

沈鷹大喜，便帶他們向正陽門走去，那裏正是神機營守軍的大本營，沈鷹求見陸千帆，陸千帆在營裏聽到消息，十分奇怪，又感驚奇：「眞是飯桶，沈鷹幾時出城的，竟然沒人知道！」

苗氏兄弟道：「將軍息怒，他送羊入虎口，豈不正好？咱們乘機抓住他吧！」

陸千帆問守軍道：「沈鷹帶多少個人來？」

「連他只有三個人！」

「準備刀斧手，帶他們進來，但只准沈鷹一人入營！」陸千帆吩咐苗氏兄弟匿在帳後。

俄頃，沈鷹昂首而進，陸千帆故意堆下笑容：「神捕爲何沒將譚千歲送來？」

「天子已至城外，將軍仍想立譚王爲君乎？」

陸千帆一沉臉。「誰說天子已回來？皇上若回來，難道本將會不知道？而且朝廷大事，也用不着你這個山野草民來多管閒事！」

沈鷹冷笑一聲：「將軍莫非尙有其他圖謀乎？」

陸千帆臉色微微一變，道：「你造謠生非，强行扣留朝中大臣，擒拿譚王，罪惡滔天！來人，給本將拿下！」

沈鷹猛喝一聲，道：「慢！老夫有證據！」

不料苗克標與苗克誠已自帳後撲了出來，那些刀斧手揮着刀斧向沈鷹攻去，沈鷹抄起

長几，身子一旋，格開刀斧，同時發出尖嘯，通知外面的裴氏兄弟！

苗克標與乃弟抽出一柄彎刀，喝道：「沈鷹，咱兩兄弟已忍耐你很多天了！」

沈鷹抽出烟杆來，隨手一戮，一個刀斧手立即挺立不動，沈鷹順勢飛起一脚，將其踢飛，並撞倒幾位刀斧手，然後向陸千帆撲去！

苗克誠的彎刀自旁劈至，沈鷹順手一蔽，烟鍋奇準地將彎刀震開，但苗克標的彎刀也揮至，沈鷹沒法前進，只好回身接戰。

陸千帆驚魂稍定，隨即喝道：「緊緊圍住他，不許讓他生離！」

裴氏兄弟要衝進去，奈何官兵太多，一時沒法突圍。

司馬城偷空抽出火熠子，引火燒營，他與風火輪及葛根生，圍住火頭附近，不讓官兵救火。

正陽門外，一時間殺聲震天，而營帳的火勢也漸大，陸千帆在裏面不斷喝人救火，沈鷹退至火頭附近，抵禦刀斧手。

苗家兄弟嫌他們碍手碍脚，喝道：「你們都去保護陸將軍！」兩兄弟一左一右，仍將沈鷹圍住。

沈鷹內力雖在他們之上，但一來對方招式怪異，二來他原來那杆不畏刀劍的烟杆巳被衞國公沒收，如今這杆是普通之物，使來頗受限制，是故落在下風。

陸千帆這時才定下心神，不過營帳火勢巳成，營幕之內，濃烟滾滾，嗆人咽喉，他立即用佩劍，割開營幕，鑽了出去。

沈鷹幾番衝突，都沒法脫圍，而後背的火燄越來越烈，更添危險。幸而這一把火把官兵嚇亂了，裴氏兄弟一對判官筆乘機發揮優勢，片刻間倒下十餘個官兵，風火輪不斷撿起地上的官兵向人多之處拋去，造成更大的混亂，葛根生的長棒，在此種場合，最能發揮威力，司馬城搶了一柄單刀，盡力撲殺！

裴氏兄弟乘機攻進營幕，裴鵬喝道：「兩個打一個算得什麼英雄？」他挺筆便攻向苗克誠！

苗克誠沒奈何只得回身接戰，裴鵬道：「神捕，你去找那位陸千帆，這兩個便交給咱們！」

沈鷹道：「千軍萬馬之中，如何找得到？」

裴鵬道：「找不到也得找！」他不管沈鷹，判官筆急戮苗克標的後背！

苗克標道：「你們現在不是也以二敵一！」沈鷹只好退開，見裴氏兄弟雖然略遜對方，但他兩兄弟練就的那套左右判官筆法，十分神妙，雙筆合璧，威力陡增，盡可敵得住對方，因此便返身撲向那些刀斧手。他如虎入羊羣，三下兩撥，巳擊斃四個刀斧手！

其他刀斧手見狀，都心生畏懼，紛紛割破營幕逃生，一個跑得較慢的，被沈鷹一把抓住，喝道：「陸千帆在那裏？」

「小的不知道……」

沈鷹點了他的暈穴，接過他的斧頭，飛身躍起，一斧劈開營幕，冲天飛出營帳去。

只聽葛根生叫道：「頭兒，陸千帆在左首那座營幕裏！」

沈鷹飛身落地，猛地一聲大喝：「都給老夫住手！」這一喝，如平地起了一個焦雷，衆官兵不由自主地停下手來，轉首望着沈鷹。

「你們聽着，皇上巳在管一見的保護之下，巳到達附近，你們還想替譚王賣命麼？」

人叢中有人道：「誰知你說的是眞還是假？」

沈鷹揚一揚譚王的密函，說道：「這是譚王給南宮達的信，上面寫得清清楚楚，可不是老夫造的謠，快叫陸將軍出來答話！」

他聲如霹靂，陸千帆在營內聽得清清楚楚，自動走了出來，冷冷地道：「誰知道你的信又是不是捏造的？」

沈鷹道：「老夫可以將信給你看，但在你未看信之前，老夫還有幾句話要說。假如你如今立即退兵，老夫包管你事後無罪，第二，假如你執迷不悟，欺君大罪你固然受不了，你手下的官兵也不肯再替你賣命，請三思！」

司馬城在旁大聲叫道：「諸位兄弟，你們就算造反成功，還不是當個丘八，有何前程？說不定反要惹來殺身之禍，但假如立即退兵的話，起碼可以保住生命，那一條路才是光明大道，料諸位不用在下再分析！」

這幾句話，在官兵之中，引起一場騷亂，大家都交頭接耳起來。沈鷹便叫人將信送給陸千帆，陸千帆立即拆信觀閱，只見他臉色頓變，怔在當場，呆如木鷄。

他手下見狀都知沈鷹所言不虛，也不知是誰帶頭叫了起來，道：「將軍，咱們以爲皇上巳駕崩，所以才擁譚千歲爲君，既然皇上來了，咱們自然無須再爲譚千歲賣命！」

所謂一呼百諾，霎時間，都是要求退兵之聲，陸千帆知道大勢巳去，暗嘆了一聲，却大聲喝道：「別吵！待本將跟他說話！」

沈鷹道：「閣下有話但說無妨！」

「你能夠保證咱們事後不會受皇上處罰？」

沈鷹道：「老夫會盡力替你說好話，估計有七八成把握！你可將一切推給譚王！並設法可以說服三千營及五軍營的官兵退兵，同到城外迎接皇上！」

陸千帆道：「今日本將念着一干手下的前途，便答應你，希望你不會食言！」

沈鷹道：「老夫說話，素來一是一，二是二！」

「一言爲定！弟兄們退兵，請梁副將去請鄒將軍及邵將軍共商退兵之事！」

話音剛落，沈鷹背後忽然傳來「轟隆」的一聲巨響，他一回頭，便見到陸千帆那座營帳的支柱被火燒斷，跌倒地上，只見四道人影自火堆中冲了出來！

裴氏兄弟滾落地上，壓熄衣上的火星，苗氏兄弟知道大勢巳去，奪路便跑！沈鷹喝道：「陸將軍，此兩人活不得，快攔住他！」

陸千帆更加害怕苗氏兄弟逃脫，是故不待沈鷹話落，便下令道：「誰攔住他便有賞！」

那些官兵立即將苗氏兄弟團團圍住，

苗氏兄弟幾番衝不出去，便大聲問道：「陸將軍，你是不是要迫咱們將你的『大事』捅出去？」

沈鷹道：「臨死掙扎！狗急也會反咬一口，你造謠生非，有誰相信？」他一長身巳撲進苗氏兄弟之間，雙掌一分，分襲兩人！

苗克誠道：「沈鷹，你不找帮手的，咱們才服你！」

沈鷹冷冷地道：「放心，老夫一個人便足以送你們上西天！」他料對方巳跟裴氏兄弟惡戰了一塲，體力消耗頗大，自忖有把握以一制二，因此一上手，便展開攻勢。

陸千帆見他爲自己說好話，便指揮官兵，將他們圍在核心。苗氏兄弟也知道今日即使能殺死沈鷹，也沒法逃出生天，是故只存心擊倒沈鷹！

不料沈鷹這兩年來的內功更勝從前，再出江湖，有心立威，是故對方雖然兇狠，他毫不退讓，三人瞬息間巳換了數十個照面，乃是平分秋色之局。

苗氏兄弟自小在苗疆長大，沾染了苗人的習氣，十分勇悍，居然越鬥越勇。沈鷹長嘯一聲，左臂忽然避開苗克誠的蠻刀，望其胸脅拍去，苗克標彎刀一橫，由側砍至！

沈鷹聽聲辨影，雙脚一錯，閃開苗克標的彎刀，但是左掌仍然籠住苗克誠的胸脅！

苗克誠沒奈何，只好退了一步，彎刀「刷」地在胸前砍下！沈鷹標前一步，待苗刀一過，左掌又再拍去！

苗克誠目光一及，見乃兄巳在沈鷹之後，便咬牙擧起左掌迎了上去！與此同時，苗克標竄上前，再一刀向沈鷹的後肩砍去！

沈鷹忽然向旁滑開三尺，苗克標那一刀便變成砍向乃弟！而苗克誠那一掌便變成拍向乃兄！

刹那間，兩人都發覺不妙，連忙收招讓開！說時遲，那時快！沈鷹左脚忽然向後橫掃，苗克標登時被踢開幾步！只見沈鷹再一個風車大轉身，右掌過處，巳印在苗克誠的左肩側！

但聞「拍」的一聲輕响，苗克誠肩骨巳碎，身子巳蹌踉開去！沈鷹輕嘯一聲，向苗克標射去！苗克標忽然回身一刀望沈鷹攔腰砍去！

沈鷹早料到他有此一着，左掌一沉，却在苗克標的手腕上，「啷噹」一聲，彎刀落地，苗克標拚命回身拍出一掌！不料沈鷹比他更快，五指一分一合，巳抓住苗克標的腕脈，轉身將其手臂扭後！

苗克標那一掌擊在空處，隨即感到半邊身子全痲了，右臂關節痛得令他流出淚水，緊接着後腰一痲，便不能動彈了。

苗克誠左肩骨巳碎，見狀自知無生望，便叫了一聲：「大哥，小弟先走一步了！」苗刀一回，砍在喉上，鮮血迸裂，人亦隨即倒地！

苗克標雙眼赤紅，嘶聲道：「沈鷹，你好狠！」

沈鷹冷冷地道：「老夫的手段還未施展出來，你便害怕了？」

「你有種的便連我也殺死！」

沈鷹轉頭望向陸千帆，見他有不安之色，他心頭一動，用「傳音入密」問之：「陸將軍巳打定主意，仍擁舊君？」

陸千帆點點頭，沈鷹再問：「你同意老夫殺死他的，請再點頭！」陸千帆又再點頭。

沈鷹大聲道：「老夫今日若不殺死你，豈非自承無種？」當下輕輕在他頭頂上的「百滙穴」上一拍，苗克標身子一抖，氣絕倒地。

官兵們目睹這場龍爭虎鬥，仍然深醉未醒，直至陸千帆首先喝起采來，正陽門外，才爆出一道震天的采聲！

×　×　×

禮樂喧天，陸千帆率領官兵，跟在沈鷹和文武百官後面，出城迎接天子。

天子雖然沿途有管一見及雲燕十八騎等人的保護，但一路都戰戰兢兢，寢食不安，直至此刻才放下心頭大石！

梅國舅與佟維雄首先走前跪下，三呼萬歲，天子龍心大悅，抬手道：「卿家平身！城內亂黨是否巳經敉平？」

佟維雄道：「啓奏皇上，多虧沈鷹以及衆位大人努力，亂黨巳經敉平，並且都被幽禁在天牢中！請皇上入朝！」

天子轉對沈鷹道：「沈卿家與管卿家，今次立下蓋世奇功，使社稷得以安穩無事，請隨朕入朝，朕即有賞賜！」

「多謝皇上！」沈鷹淡淡地道：「沈鷹今生巳不願爲官！」

天子笑道：「匹夫尚且不可奪其志，何況是兩位卿家！不過，兩位卿家即使不願爲官，但朕請你進朝，你也不肯麼？」

沈鷹這才一頷首，一行人便直入皇宮，到達金鑾殿。

天子上朝與羣臣朝了相，安撫嘉勉一番，然後道：「是次亂黨謀反，幾乎敗了祖宗基業，朕決定重振朝綱，至於清除亂黨之事，便由佟卿家、梅卿家、沈卿家、管卿家和顧卿家協助朕處理！今日朕精神疲乏，就此退朝，三日後再議！」

×　×　×

一番緊張的審問和調查立即展開，由於有充足的人證，所以進行得十分順利。

譚王久有謀反之心，但寧王比他更加沉不住氣，首先策劃擄刦皇上，這個計劃巳籌謀了兩三年之久。譚王有心讓寧王將保皇黨的實力份子清除掉，故意站在天子那一邊，暗中却派陳子滿到寧王那邊去臥底。

寧王氣燄最盛的時候，他也不怕，因爲他在寧王身邊巳安排了幾隻棋子，隨時可取其首級。至於蘇振邦則是被寧王威迫利誘入彀的，不過此人老奸巨滑，善於看風駛悝，他內心眞正的打算無人知道，即便是這麼嚴重的事件，最後他仍然無罪，而且因爲殺死寧王有功，天子重新召他入朝，封個國子監，專司祭酒的從四品閑官。比起以前的尚書，相差甚遠，但蘇振邦巳心滿意足。

「兩極仙翁」獲得發放，他兩個迫天子寫詔書不成，便想了一個辦法，每天叫天子抄書，再擷取適用的字，叫人摹之，造一假詔書，是次落在管一見手中，大志未伸，還險些丟了性命，得皇恩大赦，大喜過望，連夜趕返關外。

天子本欲送金銀珠寶、田宅布帛，却爲管一見和沈鷹所拒，天子問他們要什麼東西，最後沈管兩人只求天子賜其丹書鐵券以及天柱峯及黃山光明頂各二十畝地，以作隱居之用，天子照准。

天子另賜崔一山、古逸飄、小仙子、端木盛、夏雷、高天翅、蕭穆、司馬城、雲飛烟、顧思南、卓湛等人各一塊「黃龍金牌」。

「黃龍金牌」有無上權威，持之有巡按的作用，可重審民間冤案，雖無實權，但持牌人犯了王法，須得布政使以上的官員才可審斷。

佟維雄因平息內亂有功，晉陞爲兵部尚書。

管一見和沈鷹在他家裏盤桓了幾天，便帶着手下離開京師。至於天子如何處置亂黨，他們都無興趣知道。

（本篇完）

後記

在下寫雙鷹神捕時，已決定不寫明朝代背景，以免在創作方面太受限制。因爲武俠小說就是武俠小說，他既不是歷史小說，也非現實主義的作品。寫得太「實」，讀者未必歡迎，但像這樣的題材，又不能寫得太過「空幻」。所以我雖然在第一個故事：「龍王之死」的開首，這樣寫道：忘了是那個朝代。實際上在我心中，我一直假設它發生於明朝。

不寫明故事背景，當然還有很多「好處」，最低限度可以減少暴露自己在歷史方面，修養的不足，還有一個主要的問題，一標明是明朝，必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東、西廠和錦衣衛，這方面的題材已寫得太多，甚至連我自己在很久以前便已看厭了，當然更加提不起興趣創作。

雙鷹神捕第十二個故事「泥菩薩」發表不久，編輯部轉來一封署名史呆子的老先生的來信。史先生跟在下討論故事的朝代背景問題。

很佩服史先生淵博的學識和細心求證的精神，他由多處地名及官銜，斷論在下是以明朝作爲假設背景，却指出九門提督這個官銜是清朝之後才設立的。我得承認這是我犯的錯誤。錯誤的來源猜想是少年時代，受坊間的綉像通俗小說影响，因爲那些小說大多作於清代，作者「以今及古」，在唐朝時便有此官銜。當時在下手頭上，沒有這方面的資料，便「以訛傳訛」了。

其實「九門提督」這個錯誤，是在第六個故事，「刺客驚龍」便犯了：創作時，因爲故宮的資料尚未公開，幾經艱辛，才弄到一張故宮地形圖，並以此僅有的資料進行寫作，稿成之後，自己還頗有洋洋自得之情，發表之後，便呈與一位對歷史頗有研究的老前輩過目。名爲請教，實際上極希望得到老前輩的片言讚詞。不料老前輩看後，立即指出「九門提督」的錯誤，並抄下幾本書名，囑在下購之，作爲案頭必備資料。

這位老前輩跟史先生當然沒有錯責，不過由於自己認爲既然沒有寫明朝代，便不算錯誤，於是讓「佟維雄」一錯再錯。大概受不住「良心譴責」吧，所以只好讓佟維雄陞官去了。

這段小記，也算是對史先生的答覆和更正啓事吧。

× × ×

宮廷風雲這個故事，因爲出場的人物太多，支綫也嫌鋪展得太多，寫來有點凌亂，同時又不想寫得太長，後半部的情節，跟原本的計劃，有很大差異，寫到後來，連自己也覺得興趣索然。以後將會把主角放在「沈管」的手下身上，集中寫幾個人。因爲推理式的小說，人物太多和情節太過複雜，都會減低其「可讀性」。

這類題材的小說，要求佈局新穎嚴謹、緊張、懸疑、詭秘，缺一不可，創作上比較困難，所以「雙鷹後傳」不會像「前傳」那樣接續地寫。同時在下也不得將太多不合格的作品推出來，這一點要請老編再放在下一馬，讓在下日子過得輕鬆一點，免得患上神經衰弱症（一笑）。

× × ×

「雙鷹故事」發表期間，最令在下告慰的，除了稿費不斷得到提升之外，便是不斷收到讀者的來信。絕大多數的讀者來信，不管是讚美的還是批評的，相信都是誠心誠意的，我很想逐一回信，不過來信都沒附通訊地址，又不能霸佔寶貴的篇幅公開作答，請讀者原諒。

有兩位讀者問在下是不是在偵探社工作過，我的答覆是否定的。無論是做案或者破案，都是在下「閉門造車」的，以書中的佈局來做案，固然行之不通，用以破案，更只會笑掉有關人士的大牙。

願以年年進步共勉。

西門丁甲子年臘月

奇俠司馬洛故事

金鏢客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李毛因被人栽贓被警察拘捕，關入拘留所，司馬洛、阿梅，焦急萬分，他們找關律師來共同想辦法，關律師給司馬洛介紹深音師傅，深音師傅告訴司馬洛，要解決問題非要找陳牛不可，司馬洛依言找到陳牛，陳牛蠻悍强壯，他並不承認栽贓的事，但在司馬洛有力的拳頭之下，最後只有服服貼貼地把栽贓的事供了出來，而關律師也已錄了音作爲證據，李毛因此無罪釋放，但李毛知道他的對頭人不會就此罷手，所以處處都格外小心。一日，他正閒坐在一片草地上，忽然有一輛汽車駛到草地上來，正向着他急馳而來……

殺手追擊　險象頻生

李毛在幾乎感覺到車頭的熱力的時候，他就一轉身，以成爲直角的角度向左邊一撲，好像足球守門員似的飛了出去，一仆仆在草地上。那部車子「呼」的一聲在身邊經過了，祇差一點就輾過了他的腿。

李毛喘着氣爬了起來，看着車子在前頭轉了一個圈，車輪在草上滑着，轉了過來，又向他直衝。

媽的！現在毫無疑問了，這車子是要撞死他的，司馬洛的預言並不靈驗，似乎，對方是並不計較意外不意外的。

李毛並沒有立即逃走。他祇是微彎身子站在那裏，小心地等着。奔跑是虛耗氣力的事，車輪轉幾轉就可以追上。他還是等到最重要的關頭才避開好了，他要節省氣力。

車子又衝近了，而在千鈞一髮間，李毛又向旁邊一撲。車子過去了。好像一隻無情的怪獸似的，它轉了一個圈，又駛回來。這隻怪獸，似乎是非要把李毛吞噬不可的。

而李毛距離樹林太遠了。他起碼要逃避二十次，才能到達樹林。他怎麼有逃避二十次的氣力呢？

他的手伸進了衣袋裏，摸住了那裏面的二枚金幣。這也就是他的隨身武器了。

那部車子急急地衝了過來，李毛又向旁邊一撲而避過了，跟着他就跳了起來，直向那遙遠的樹林邊緣跑過去。他要盡快多跑一段距離，盡量接近樹林。

那部車子並沒有直接追來，而是再兜了一個大圈，向李毛的前頭繞過去。顯然，那位救世主也不想李毛到達樹林的。

那車自然比李毛快，它以與李毛平行的路綫行駛着，越過了李毛，然後掉過頭來，車尾朝着樹林邊，再向李毛直衝。

李毛如果不想給它撞死，就祇好向相反的方向逃走了，那即是說，要再遠離樹林。

李毛不肯遠離樹林，所以他轉向右邊，與樹林邊緣平行的方向奔跑着。

那部車追在後面，但並不是追得很快，祇是慢慢地追在後面。似乎，它又不急於撞着李毛了。

對了！它並不急於撞着李毛！它祇是要李毛繼續跑。現在，李毛也醒悟過來了。繼續跑下去，結果如何呢？結果，當然就是跑到精疲力盡，而不得不倒下來了。

那時，車上的人就可以下來把李毛擊暈，帶走，帶到別處去，替他安排一次「意外的死亡」！對了，一定是這樣的！

李毛停了下來，轉身。

那部車子向他直衝過來，由於李毛已經停止了奔跑，車上那人就感到不滿意了，他踏着油門，馬達發出恫嚇的吼聲。

李毛不再逃走了。他的手一揮，一枚金幣就擲了出去。

那部車子的擋風玻璃「嘩啦」一聲穿了一個大洞。李毛的手勁很强，他那枚金幣的勁力，是幾乎追得上一顆子彈的。

玻璃一碎，車中那人的頭一偏，在昏暗之中，李毛也看不清楚，他那枚金鏢究

覺有沒有擊中那人。他祇是看見，那部車子失去控制，猛然向左一轉，隨即又向右一轉，轉了回來。

一時，李毛的心也快要從嘴巴跳出來了似的，這個人也許本來是沒有心殺他的，但是，車子失去了控制，那就難講了，說不定車子是會撞到他身上來的。

但在千鈞一髮之間，車子就斜斜地轉開了，仍然搖擺不定地行駛着，不過沒有再向李毛撞回來了！李毛神往地站在那裏看着。

他是追不上這部車的，他祇希望他已經擊中了那人，那麼車子就會停下來，或者終於撞掉了。

可是，事實證明，他這個希望不能實現。那部車子並沒有停下來，終於恢復了控制，不再搖擺了。馬達咳嗽了幾下，恢復正常了！

李毛掏出了袋裏剩餘下來的那隻金鏢，等着。如果那車子再轉回來，那麼他是還有一個還擊的機會的。

那部車子又轉了過來，但是，車中的救世主遲疑了一下，却認爲撞向李毛並不是聰明之舉，於是再轉了一轉，向公路上駛去。

李毛根本是無法追上它的。

「司馬洛！」李毛喃喃着說：「你在那裏？怎麼還不出來？」

因爲，司馬洛並不是和他失去了聯絡，司馬洛是在某一個地方監視着李毛的，連李毛也不知道，司馬洛此刻究竟是躲在何處，總之，李毛是餌，司馬洛則是個漁翁！

李毛沒有看見司馬洛出現，他祇是目送那白色車子到了公路上，開走了。

那部車子駛回了公路上，沿着公路急馳而去，由於車頭的擋風玻璃已經破了，車子行駛着，就有風襲進來，車子越行得快，那風就越强，使得他的眼睛也張不開來了。他不得不再把速度減低，反正，李毛在後面徒步着，也是追不上他的。

他覺得，他必須找一個地方停下來，把擋風玻璃修一修，也許，索性放棄這部車吧。修車不是他的專長，又需要時間，這又不是他的車子，不如換一部更好了。

他的眼睛向前搜索着，找尋一個可以停車而又方便他逃走的地方。但是暫時找不到，這個地區是相當僻靜的，他停車，也得要步行好一段路。

他祇好冒着那撲面的風繼續前行了。一面，他又在心裏記憶着那幅地圖的情形。那幅地圖，他是已經記熟了的，現在他就是想在地圖上找尋一個適宜停車的地方。

地方在心目中，是已經有了一個，但此時却發生了一件事，使他沒有空去找尋停車的地方了，那就是，他發現了有一部汽車在跟踪着他！

本來，路上是不祇他們這兩部車的，如果是外行人，可能根本就不會注意。然而救世主並不是外行人，他是一個大行家，一個大行家的觀察力是比較敏銳的，而且時刻都在提防着，對於這種事情，感應總是靈敏一點，他馬上就注意到了。

最主要的就是，他慢下來，那部車子也跟着慢了下來，而不越過去的。

救世主的胃裏一陣發緊。這個時間，正是他最狠狽的時間，他是絕不希望有人還來找他麻煩的。

他試試勉强增加速度，那部車子也隨着跟着增加速度了。但是，總是保持着在一段距離的後面。這樣，就更加明顯了。

事實上，後面那部車中的人，就正是司馬洛了。司馬洛果然是一直在一個隱蔽的地方監視着李毛的，李毛固然看不到他，救世主是更加看不到他了，當救世主開始用車去撞李毛的時候，司馬洛仍不出現，那是因爲，他不相信這個人眞會撞死李毛，而且，他相信，李毛是有保護自己的能力的。

果然不出他之所料，那人不但不能使李毛狠狽，而且，反而是李毛把這人弄得狠狽不堪了。現在，當這個人要逃走的時候，司馬洛就出現了。司馬洛開了車子出來，跟在他的後面。

司馬洛暫時並不想把這人捉住，他祇是想要知道這人究竟到何處去。如果這人是回到主使他的人那裏去，那是最好不過的了。這樣，司馬洛就可以輕易地把他們一網成擒。

可惜，這個人却發現了司馬洛是正在跟踪着他。即使他本來是打算回到聘用他那個人的身邊，現在，他是也不準備回去的了。

法施展出來的了！

那救世主狂急地飛馳着，强風使他的眼睛祇能張開一綫，而且車頭兜着風，使得他的車子把持不定，搖搖擺擺起來。

但他仍然不肯把速度減低。

司馬洛咬着牙，把速度加得更高，一點一點地追近。現在，他是決心把這個人捉下來了。

那個「救世主」把車子開得更快，而且，由於車子開得更快，所以那兜着的風，使車子擺動得更急了。

司馬洛的車子一點一點地追近。接着，那人的車子忽然轉進了一條山路上，沿着山路直馳而去。

司馬洛不禁得意地微笑。他想，這個人如果不是一個傻瓜，那就是一個外來人，對這裏的形勢根本不熟了，因爲，沿着這條路一直往前去，前頭是根本沒有路的，前頭路的盡頭就是一片懸崖，車子到了路的前頭時，就不能前進了。這樣，那人就逃不了！

轉進了那條路之後，周圍的環境，就是更加荒僻了，由於這條路通不到甚麼地方去的，所以也沒有別的車子進來了。

司馬洛不斷地响號，有所警告，他是不想那人撞到崖下跌死的。可是，那人却是冥頑不靈，不接受警告，仍然是開着車子繼續向前衝。

司馬洛頸背上的汗毛豎了起來。他喃喃自語似地說着：「媽的，別死，你不能死的！你絕對不能死的！」

那人却似乎是非死不可的，看來，這個救世主本身，也救不了自己了。

車子轉了一個彎，躲到了樹林後面去，司馬洛一直按緊號角不放，讓那响號聲長鳴着，因爲他知道，那樹林後面就是路的盡頭，也是懸崖開始的地方，如果車子還不停，就會墮下去了的！

司馬洛增加速度，轉了彎，就馬上煞掣；如果此時不煞掣，就會太遲了。車輪擦着地面的沙泥路，發出着吵耳的聲音，司馬洛的車子轉了過去，就看見了那條路的盡頭。

但是沒有看見車子，那懸崖邊是空空如也的。車子停住了，司馬洛一額都是冷汗。接着他就聽見了，崖下傳來「轟隆」一聲。是那部車子墜了下去！他也可以看到，前頭的崖下火光冲了起來，接着就是一陣黑烟升起。

「媽的！媽的！」司馬洛喃喃着，不斷地咒罵着：「我不叫你死，爲什麼你要死？」

他慢慢地下了車，走到崖邊望下去。果然那部車子就正在下面焚燒着，整部車子都在着火。那懸崖總有一百呎高，那人即使不在車中，而是彈了出去，也一樣沒命的。

司馬洛嘆着氣，看着那部車子燒到快要熄火了，才回到車上，緩緩地沿路開回去，一面奇怪，那個開車的殺手是誰。可惜他連見那人一面的機會也沒有。

他却不知道，這個救世主，此刻是並沒有死去的。他既然是給用重金請來，當然不是一個庸手，因此也不會這麼容易就死掉的。事實上，這個人此刻是正躲在樹林之中。

他也知道，那條路是通到絕崖的，而當他的車子一轉了彎，他就打開車門跳了下來，繼續衝向前面的，祇是一部空車，撞到了崖下的，也祇是一部空車。

他已經通過樹林奔回了路邊。當司馬洛開着車子回來時，他已經準備好了，而且他已經預備好了一個陷阱。這是一個很奇怪的陷阱，又是應用他那根繩子。他那根繩子的一頭現在是縛住了一棵粗如人臂的小樹的樹頂，繩子的另一頭，則是握在他的手中，而他正把繩子拉得緊緊的，於是那棵小樹就彎進了樹林的裏面，樹頂彎到差不多觸到了地面，好像一隻大彈簧。他就是用這隻大彈簧在等待着司馬洛。

司馬洛的車子駛來了，終於進了他的視綫中。

司馬洛的車子，是相當貼近路邊行駛的，也許，這正是使到「救世主」的計劃更加成功的地方了。

當司馬洛的車子到達的時候，「救世主」就忽然把繩子放掉。這樣一來，就令到這根繩子猛的向司馬洛的車頭鞭了下去。不但司馬洛的視綫給樹的枝葉遮了一遮，而且，車頭的擋風玻璃也「嘩啦」一聲地給擊碎了。

司馬洛大吃一驚，簡直魂魄也離開了似的。他連忙煞住了車子，但車子的衝勢，一時還是止不住的，樹葉在擋風玻璃一掃，掃得司馬洛一臉都是，車子再衝前了一段路，才停了下來。

現在的司馬洛，是和剛才的救世主在中了一鏢之後一樣狠狽了。他的眼睛還未能完全張開，就先行把槍從肩下的槍袋中拔了出來，然後推開車門下車。

他的槍還是先伸出去的，槍一伸了出來時，他就先行找尋射擊的目標。

他的敵人，却不是那把槍所容易擊中的，因爲這敵人乃是一隻繩圈，這隻繩圈飛過來，套過了他的槍，套在他的手腕上，拉緊，一拖，司馬洛便向前仆了出去，仆在那泥地上。他還是想把那支槍提起來，但是不行，那條繩子以强勁的力度把他在地上拖動，使他連槍也不由自主地丟掉了。

這時，他就看見那個「救世主」的猙獰面目。那人是把繩子搭過了一棵樹的樹椏，用肩抵着繩子而拖動的。當司馬洛接近那棵樹，他就不是貼着地面，而是開始上升了，因爲，那樹椏是在高處的，繼續拖，他就得首先通過樹椏，才能停下來。

但他當然是通不過的。這個救世主用繩子作武器，而他也果然是眞會用繩子的，那根繩子把司馬洛拖得身不由主，眼看就要向那樹椏撞上去。如果撞着了，那是相當麻煩的。好在，司馬洛也並不是一個弱者，他的槍失掉了，一隻手給拖在上面，身子向上升着，而他的另一隻手，就把另一件武器掏了出來。這另一件武器，就是他那隻射箭筒。

這隻射箭筒是一隻祇有大約十吋長的細細的金屬圓筒，輕輕一扭，就會射出細細的精鋼小箭來的。這些小箭，如果射中要害，當然可以致人於死，如果射中肌肉的部份，則祇是和給醫生射了一針差不多的。但這小箭另有一個特點，就是上面醮了烈性的麻醉藥，而且是很快可以發揮作用，即使祇是給射中了肌肉的部份，一個人也快就會失去知覺的。

當身子上升着的時候，司馬洛就扭動了這隻小小的射箭筒，向那人發射了一支小箭。由於時間太急逼了，而且姿勢也不大適合，所以也沒有機會瞄準了，所以祇是胡亂地向那人射了過去。

那支小箭穿過了那人的頭髮，刺進了一棵樹身。那人吃了一驚，當司馬洛再要發射時，他就連忙放了繩子。

司馬洛向地上墮回下去，第二根小箭也射了一個空。那救世主馬上就拔脚逃跑，顯然他也知道，這件不明來歷的特異武器，還是先避一避爲佳。

他這樣做是對的，他的想法也是完全對的，就可惜，他是逃得太慢了。

司馬洛一跌到地，並沒有爬起來，索性就伏在地上，再發出了一支小箭。

那人「哇」的叫了起來，因爲，那支小箭，竟然剛好穿進了他的手掌！

他一定馬上感到這箭是有點古怪了，於是一面逃走，一面把手腕緊執。

由於他這樣緊執着手腕，血液滯流了，那些麻醉藥，就不會達到他的心臟，因此，他一時是不會被那麻醉藥所麻醉的。

他就這樣執着手掌，奔進了樹林中。

司馬洛追來了，拖着那條繩子，追在他的後面。不過由於樹林遮隔着，司馬洛一時是沒有看見他的。

接着，司馬洛衝出了樹林，就看見那人已經到了懸崖的邊緣了。雖然緊握着手腕，血液也並不是就完全停止了流動的，因此那麻醉藥仍然發揮着少許的作用。

這使那個人步履踉蹌着。而這是很危險的，由於他是走在懸崖的邊緣上，如果一失足，就會墮到崖底了。

「喂，喂！你，停下來！」司馬洛喝叫着。

那人仍然沒有停下來。他的腿子一起，就在崖邊仆倒，下半身也滑出了崖外了。起先，他是六神無主，想不出甚麼主意來的，但是這一失足，却似乎給了他一個提示了，他就這樣爬了下去。

當司馬洛趕到崖邊時，他已經下去了二十多呎。他下去得那麼快，倒可能有一半是滾了下去的！

「不要逃！」司馬洛又大聲喝道。

那人沿着崖壁又向下滑了幾呎。藥力正在發作了。司馬洛知道他是來不及下去了，他知道自己那種藥的能力，如果那人失去了知覺，就不能再留在崖壁上，而是會打滾着直跌下去，跌死爲止的。

那人跌了下去，對於司馬洛，就沒有甚麼大用處。於是，司馬洛就應用了手邊唯一可以運用的工具，就是那根繩子了。

他用繩子結了一個活結。救世主現在已經全身都痲痹了，結果，他發覺自己要攀住崖壁也不容易了，但他仍然努力着。

繩圈飛了下來，向他迎頭套下，他還想閃避，空位固然沒有，而且他的動作也是不夠靈活的。那個繩圈不偏不倚，就剛好套住了他的頸子，再收緊。

就在這個時候，救世主已經支持不住了！他就放棄了他正扳扶着的那塊石頭，而跌了下去！

司馬洛出了一身冷汗，也不知道該把繩子放掉好，抑或把繩子拉緊好，如果把繩子放掉，那他就會跌到崖下而跌死的，但是，如果拉着繩子，却可能把那人吊死的！

司馬洛還未能決定，繩子已被拉直了，繩圈收緊了一下，這時，他知道是已經太遲了。繩子圈已在那人的頸子收得太緊，即使他放了繩子，繩圈也不會自己鬆開的。那人是死定了，沒有人能救他的。

司馬洛祇是緊執着繩，伏在那崖邊，等待着那種要嘔吐的感覺過去。

頸子的末端，那個救世主吊在那裏，一動也不動的。這就是命運的奇妙安排了。如果繩子套得低一點，祇是套住了他的胸部的話，那他是安全無事的，司馬洛大可以慢慢地把他拉上來。但是繩圈却偏偏套住了他的頸子，這樣一勒，就這樣地取去了他的生命！

祇是一呎之差的距離，也變成了是生與死的分界綫了。

終於，司馬洛慢慢地把那人拖了上來。他拖上來的祇是一具屍體，這是毫無疑問的，那人的舌頭長長地伸出，眼睛圓睜着。

這也可以說是天數；他愛用繩子殺人，結果呢，却是死於他自己的繩子。

司馬洛在月光下小心地觀察着他的面貌，他發覺自己並不認識這個人。

那個「救世主」，現在是不能再救什麼人的了，司馬洛却連他是自稱爲「救世主」此事也不知道的。司馬洛並不認識這個人。而，當他搜一搜那人的身上之後，又發覺那人是並沒有携帶什麼證件，這是標準的職業殺手的作風了，即使被捉住了，身份也不容易洩露出去，要查出是誰主使他，那更是倍加困難的。

起碼司馬洛現在就沒法查出他是什麼人了。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站了起來。

大約三個鐘頭之後，夜已經深了，這條沒有去路的山路上，却忽然又熱鬧了起來。原來，這裏是被情人們作爲姻緣道的，許多情侶都會開車到這裏來談情說愛。

這時，第一部車開上來了。在這部車當中，當然也是坐着一雙情侶的。

他們柔情蜜意地慢駛着，向那座懸崖邊駛上去，路在前頭開展着，到了最後一個轉彎處，那開車的女人，就忽然踏下煞掣，把車子硬硬煞住了。

倒不是前頭的路上有什麼東西在擋路，而是前頭的空中有東西在擋路。有一棵樹從路邊的樹林裏向路的中心彎了出來。那是因爲樹枝上懸掛着一件重物，而把那棵樹墜得彎了出來的。這件重物就是一個人！

那個女的首先尖叫起來了，那個男人連忙把她拖住。

「天！」那個男人憤怒地說：「竟然有人在這裏上吊，眞是大煞風景！」

看見有人在這裏上吊，他却不是感到同情，而是感到憤怒，憤怒這個人的上吊，破壞了他談情的情趣，而沒有同情這個人上吊的理由。她說：「我們——我們得快報警！」她緊緊地掩着自己的臉，不敢去看那個吊死鬼了。

「對了。」那個男人也點着頭說：「我們應該去報警！」

於是他把車子掉了，向山下駛回去。

自然，當警方接報趕來的，就會發覺這人並不是自殺而死的！

× × ×

第二天一早，阿梅就拿着早報向兩男人追問：「這是你們幹的嗎？」她指着報紙。那救世主吊死的新聞，已經在報紙上刊登出來了。警方仍然查不出他的身份，不過已經斷定了這並不是自殺。

報上猜測這是一件仇殺，而且提出疑問：「會不會是和不久以前，某幾個人的仇殺有關的呢？」

「這是你們所幹的嗎？」當司馬洛與李毛交換了一個角色而沒有回答的時候，阿梅又在追問着。

「是的，」司馬洛終於負起回答的責任：「你以爲還有別人會這樣做嗎？」

「爲什麼——爲什麼你們沒有告訴我？」阿梅很不服氣地問。

「告訴你有什麼用呢？」司馬洛微笑：「讓你少担心一點，不是更好嗎？」

「噢，你們男人！你們男人！」阿梅氣急地說。

「現在用不着緊張了，」司馬洛說道：「這人是已經死掉了的，他是不會再來了！」

「這即是說，他們請了殺手來殺李毛。」阿梅說：「他們要取李毛的命！」

「這個不算是意外，」司馬洛微微笑着說道：「這一點，我們是早已經知道了的！」

「他——他們總有一次會成功的呀！

」阿梅說：「而你還要把那人掛了起來，掛得那麼難看，就好像怕他們會不來找你似的！」

司馬洛也不禁笑了起來。

司馬洛笑道：「別傻吧，阿梅，不論我掛不掛，他們都是要來的了！這樣一掛，反而有一個好處！」

「甚麼好處？」

「讓他們知道，請殺手來對付我們，也不一定就是個好辦法，這一次，這個殺手他們一定是高價請回來的，結果還不是一樣死掉了嗎？他們一定會再想清楚一點的。」

「是呀。」阿梅不屑地說道：「他們會再想清楚一點的，而最後，他們就是再請更高價的打手回來！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李毛吃吃笑：「怎麼，阿梅，你好像很悲觀，對我們完全沒有信心的！」

阿梅負氣地把兩手交抱在胸前。

「別担心吧！」李毛安慰地從後面摟住她的腰：「今天晚上，我們就會採取行動，去解決這個問題了！」

阿梅忽然又掙脫了李毛的抱持，轉了過來，緊張地看着李毛：「你們又在計劃甚麼？」

李毛微笑：「你又担心嗎？如果告訴了你，你會担心得要死！」

「你不告訴我，我更加担心了！」阿梅扭着他的衣袖：「李毛，你一定得告訴我！」

當李毛還是嬉皮笑臉着時，就扭轉身過來看着司馬洛道：「你告訴我吧，司馬洛！」

「阿梅。」司馬洛也微笑：「你還是問李毛吧！」

阿梅負氣地看着李毛道：「怎麼了？我忽然之間變成了外人了？你們都對我見外！」

「好吧。」李毛說：「告訴你吧，今天晚上，我們就是去找凌敏生！」

那四個人的名單上，凌敏生是其中一個名字。

「爲甚麼先找凌敏生呢？」阿梅問。

「在販毒行動中，凌敏生是牽涉最深的一個人，他本來是黑社會打手出身的，而現在，他也是管理着需要動用暴力方面的事。如果他們買打手來，這件事，必然是由凌敏生出面去辦的了！」

「那你們打算怎樣了？」阿梅問：「難道他肯對你們招供嗎？沒有那個兇手的活口作對證，他不會承認的！」

「我們會盡我們的辦法的。」司馬洛說：「總之，我和李毛已經商量過了，我們是非採取行動不可的！我不想他再請一個更高價的打手來！正如你所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如果他們請個更高價的打手來，那就不妙了！」

這樣說，阿梅可是沒有辦法再反對的了。

「現在你覺得怎樣了？」李毛微笑着問。

「害怕！我當然是害怕的。」阿梅說：「難道你以爲我會高興不成？他們很可能會把你殺掉的！」

「希望你不要害怕到唱歌的時候也失聲吧！」李毛說。

「今天晚上我不上班了。」阿梅說：「有甚麼心情上班呢？」

「是不是？」李毛沒好氣地道：「我早就說過了，不應該告訴你的！」

「我認爲你應該照常上班去。」司馬洛立即提出意見：「還是裝作若無其事的好！」

阿梅已經緊張到搓起手掌來了。她在那裏踱來踱去，連坐都坐不下來。

「鬆弛一下吧！」李毛扶着她：「進去！我替你按摩好不好？」

司馬洛微笑站起來：「我看我還是出去散步一下吧！」他是一個風流人物，每做一件事差不多每一次總留下風流韻事的，但這次却輪不到他，風流祇是李毛。

當他出門時，李毛已把阿梅抱進房中了。

司馬洛却沒有走遠。

他祇是登上了天台，在天台那階磚地上坐了下來，吸着香烟。

大約兩個鐘頭之後，李毛和阿梅大概終於恩愛完畢了，才由阿梅到天台上來，把司馬洛叫下去吃午飯。也許是女性所特有的靈感吧，她知道司馬洛必然是到了天台上。

雨露之後的女人，整個容光煥發，神色也安詳得多了。司馬洛微笑：「現在，覺得好得多了吧？」

阿梅嬌羞地微笑道：「李毛說服了我，今天晚上我照常上班就是了。」

× × ×

司馬洛和李毛要找這個凌敏生，在表面上是一個十分豪爽的人。每天晚上，他都是在一間叫「寶石」的酒家吃晚飯，而帳照例是由他付的。即使你和他不太相熟，祇要你進那裏面去，和他招呼一聲，他就會替你付帳了。

豪爽是他的手段。但是，這種豪爽，却絕對地祇是一種手段。在生意上，他却隨時不惜把你吞掉。他可以在晚飯時替你一個人付帳一百元，但在生意上，却不肯放過吞掉你五塊錢的機會。凌敏生就是這樣一個人。

這天晚上，凌敏生又是在寶石酒家吃晚飯，受着一羣拍馬屁專家的奉承。表面上，凌敏生還是露着輕鬆的笑容的，但他在心裏却實在並不輕鬆。那主要是因爲他惦記着救世主的事，不錯，那個救世主就是他請回來的，而今天早上的報紙刊出了一個人被吊死的死訊，再加上救世主一直再沒有和他聯絡過，他就知道，死者果然就正是他請回來這個人了。

凌敏生的臉上，仍然是保持圓滑的，但是在行動上，他却已露出了破綻，就是沒有替一個剛剛離去的朋友付帳。平時，他祇要一揮手，做個手勢，侍者領班就自然會把帳算在他的帳單上的，但是這一次他却沒有這樣做。

那位朋友召喚夥計算帳了，凌敏生還是視而不見的。那人也祇好硬着頭皮，自就付掉了。也許他本來就是打算來揩凌敏生這一頓油的，但運氣不好，結果是自己損失了！

晚飯吃過了，嘻嘻哈哈了一陣之後，凌敏生打了一個呵欠，說道：「今天晚上

精神不大好，我們還是早一點回家睡覺去吧！」

「凌先生應該多進點補品！」

「雜務少做，多請個人帮忙吧！鈔票雖然可愛，也不能完全不顧身子的！」

馬屁一連串地拍過來，凌敏生也一一受下來了，然後，就在前呼後擁的塲面之下，出門而去。

他的座駕車巳經在門口等着他了，一個司機，一個保鑣，保鑣打開了汽車，凌敏生一個人坐上了車，和那羣馬屁虫脫離了。

「眞討厭！」凌敏生在車子的座位上一靠，嘆了一口氣。

「有沒有人問你借錢？」他那個保鑣微笑着問。

「今晚倒沒有。」凌敏生搖搖頭：「也許他們善觀氣色，也看出了今天晚上我的心情是不大好吧？」

車子行進着。凌敏生之所以要有一個隨身保鑣在旁邊，一部份是因爲他自己的身份，另一部份則是因爲他住的地方是地處偏僻的，向他偷襲的機會很多。有錢人多數不愛住在鬧市，而是在郊區弄一座豪華的住宅。

他們的車子沿路行駛着，駛到了荒僻的地區了。凌敏生不由自主地，不時向倒後鏡中望望。

平時，凌敏生是不會如此做的，但現在是非常時期，他會這樣做，倒是並不出奇的了。

他看見後面的路上祇有一部汽車。這可能並不是一部甚麼特別的車子，由於這條路並不是他私人的。別的車子，也一樣可以行走。但，後面有一部車子行駛着，這還是不能使他安心下來的，他反而希望後面沒有車子。

「注意着那部車子！」凌敏生對他那個保鑣說。

那個保鑣點點頭。實在他是早巳經注意了的，因爲這本來就是他的責任。

凌敏生的預感，結果却證明是沒有錯的，因爲，那部車子漸漸追近了，但是又不過頭，祇是跟在後面。跟得很近的，很明顯地表示出，它是來意不善的。

凌敏生轉頭看了兩次，然而車廂之內是陰暗的，他看不到車中究竟是有着一個何等樣的人。祇是看到車子祇有一人。

「要不要我對付他？」那個保鑣雖然沒有回頭，却是甚麼都沒有看走眼的。

「不能！」凌敏生說：「我們又沒有甚麼證據，如果弄錯了，那就反而小事變大了！」

那個保鑣聳聳肩：「這樣死跟着，不知道他又想怎樣呢？」

凌敏生忽然狡猾地微笑：「這樣跟着，他也是傷不了我的！司機，先不要回家，多兜幾個圈子！」

保鑣不以爲然地看着凌敏生說：「你以爲先回家去不會好一點呢，老板？」

「說不定他就是想等我下車的時候才動手，」凌敏生說：「如果我現在提早回家去，那反而不大好呢！」

這個看法倒是很有根據的，因此，他那個保鑣也沒有提出異議了。司機奉凌敏生之命，就不開回家去，而是在那些郊外的路上兜着圈子，如果後面跟着那部車子是眞有此圖的話，現在一定也巳經發覺到是有點不對了。凌敏生不肯回家去，如果他是要等凌敏生回家下車才進行他的計劃，他的計劃，是需要略爲改變的。

果然，這個人也是眞的改變了計劃。剛才他祇是在後面緊跟着，現在，他却開始追上來了，而且開始過頭。

在直路上，兩部車子差不多並排，那部車的前窗，是巳經與凌敏生的車子的後窗平行了，凌敏生等於和對方的駕車人面對着面。這個時候，凌敏生就可以看到對方那個駕車人的模樣了。

「李毛！」他叫了起來。

這個時候，那邊的李毛，一隻手巳經離開了駕駛盤，而從身上拔出了一把手槍來。

凌敏生祇是瞪目看着他。

李毛扳動了槍機，而且是一連串地扳動，一下子就把槍中的子彈全部放射出來了。

那些子彈擊在凌敏生的車子的窗玻璃上，然而並沒有把玻璃擊破，它們祇是砰地彈開了。那玻璃上祇是出現了一些白色的崩痕。

凌敏生縱聲大笑起來。

李毛的咀唇一閉，車子就加速，過頭去了。不錯，開槍是沒有用的，原來凌敏生這部豪華汽車有避彈玻璃！

「追他！」凌敏生吩咐司機。

那個保鑣詫異地瞥了他一眼。

「你看不出嗎？」凌敏生叫道：「他巳經沒有了子彈，不然他是不會逃走的。追！」

司機自然是服從命令的，他自然踏下油門，增加速度追上去。

那部巨大的車子，發揮着高速，向李毛的車子直追而去，而李毛看來果然是巳經彈盡了的，因爲他並沒有停下來迎戰的企圖，而是急急如喪家之犬逃走的。

凌敏生得意地哈哈笑着：「他逃不了的！他逃不了的！」接着又吩咐司機：「別讓他逃走，緊跟着他！」

那個保鑣把身子俯前了，瞇着眼睛看着前面，說道：「也許我可以射中他的車輪！」

「試試吧！」凌敏生批准。

保鑣把車窗的玻璃絞低了，把槍伸了出去，向李毛的車輪瞄準。然後要射破李毛的車輪，這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目標是很小的，又是正在移動着，而且，路上之間中也有別的車子經過，剛剛瞄準了，要放槍的時候，就有別的車子出現，當別的車子經過了之後，又可能角度不合適了。這樣弄了幾分鐘，仍然不曾有辦法放一槍！

「給我一把槍！」凌敏生終於有點不耐煩，「你不是有兩把槍在身上嗎？」

「你？老板？」那個保鑣顯得有點意外的看着凌敏生。

「當然了，讓我來！」凌敏生說：「怎麼了，難道你認爲不夠資格放槍嗎？我用刀用槍的時候，你還沒有出世呢！」

這一點，那個保鑣也是知道的，他祇是不明白，手下有人用的時候，凌敏生還要親自動手。這個他當然是不能理解的了

。事實上，凌敏生現在巳經恨透了李毛，由於李毛給他的痲煩太大了，如果能夠讓他把李毛解決掉，那會是一件賞心樂事。

那個保鑣把身上的另一把後備手槍取了出來，交給凌敏生。凌敏生接了過來，相當熟練地檢驗了一遍，得意地吃吃笑着：「這倒是眞舒服的感覺，巳經很多年沒有玩過這種玩意的了！」

「老板，還是讓我來對付他吧！」那個保鑣有點担心地。

「不要緊。」凌敏生擺擺手：「我自有打算的！」

他也把那邊的車窗打開了，把槍伸了出去，但是，他一時也沒有機會放槍！

他的耐性，却是比不上他那個保鑣的，當車子轉了幾轉，仍然找不到適合放槍角度時，他就不要等了。他一連扳了兩次槍機。

這二槍自然是落空了的。凌敏生不由得惡毒地咒罵了起來。

跟着，他們就暫時沒有機會再放槍了，因爲在前頭，李毛那部車子忽然離開了路邊，不見了。凌敏生叫了起來：「怎麼了？他到那裏去了？」

他們的車子，迅速地就趕到了李毛的車子離開路邊的地方。凌敏生看到，那裏的路邊，是長着疏落的樹林的，而這些樹林疏落到可以容許汽車經過。李毛的車子，就是經過樹林而駛下山坡去了的。

在月光之下，他們可以看見，李毛的車子仍然行駛在下面那山坡上。

「媽的，這傢伙眞是狡猾！」那保鑣說。

「下去，追下去！」凌敏生氣沖沖地喝令着司機。

「不——老板，讓我去好了！」那保鑣又表示担心地。

「我們一起去！」凌敏生說：「你們總不能把我一個人丟下在路邊的！」又轉向司機：「你下得去嗎？」

司機聳聳肩道：「應該沒有甚麼問題的！他的車子下得去，我們的車子應該也可以下去的！」

得到了凌敏生的命令之後，那個司機就不必再遲疑了。他一踏油門，馬達怒吼一聲，便衝過了路邊，沿着山坡直衝下去，追向李毛那部車子。凌敏生這部巨大的汽車，機件性能都是十分優良的，雖然笨重一點，對這傾斜的山坡，却也是應付得來。

反而，李毛的車子，却似乎控制得不大好了。當凌敏生的車子由後追過來時，李毛的車子，就似乎難以控制地左搖右擺起來，終於便在山坡底下撞到了樹林邊上了。

撞得不太重，但是，車子的機件却似乎因爲這樣一撞，就略爲失靈了，他企圖再發動，那馬達却祇是發出了一連串咳嗽般的聲音。李毛再試一試，還是一樣，他就沒有再試了，他巳經沒有時間再試，他打開車門，跳下了車，衝進樹林裏。

後面凌敏生的車子的窗口响了一連串的槍聲，但是距離却仍然是太遠一點了，子彈並沒有射到目標。

接着，凌敏生的車子趕到了。凌敏生和他保鑣下車，巳經不見了李毛，李毛巳經躲進了那相當濃密的樹林之中了。

「老板，讓我去找他好了！」那保鑣說道，他仍然爲了凌敏生的安全而担心。

「不。」凌敏生說：「我們一起去！難道你以爲我就不會這一套嗎？」

「但——」那保鑣有點爲難的。

「別在浪費時間了！」凌敏生不耐煩地揮揮手：「來，我們一齊去！」

老板有命，那個保鑣也只好服從了。他們兩個人衝進了林中。那個保鑣緊張跟在凌敏生的身邊。

「媽的，我們分開呀！」凌敏生沒好氣地說：「如果兩個人在一起，那不是等於是一個人嗎？」那個保鑣祇好向左邊去了。凌敏生繼續前進。

兩個人分頭前進了一段路。忽然，李毛的聲音在前頭不遠之處响了起來：「凌敏生，你別過來！我不會和你客氣的！」

凌敏生的臉上露出了一個得意的微笑。他想，李毛的槍中巳經沒有子彈了，還有甚麼客氣不客氣的，李毛大概祇是在對他作空言的恫嚇吧了！於是，他跑得更快了。

這邊，那個保鑣也聽見了李毛的叫聲，因此他也循着叫聲的方向追去。也因此，他就沒有提防樹林裏會另有人在了。

他衝進了一叢矮樹中，忽然一條高度與他的臉部大致平行的橫枝一彈彈了過來。正正掃在他的眼睛上。顯然，這根樹枝是早巳給人扳後了，等着他來才放開。

那保鑣「噢」的一聲跟蹌地跌向後面去，用兩隻手揉着那發痛的眼睛。

樹林裏跳出了一個人，這個人自然正是司馬洛了。保鑣看不到司馬洛，祇聽見有聲，就盲目地將槍向聲音的來源處擺過來，司馬洛却把手一掌架開。司馬洛這隻手掌是堅硬有如骨骼的，一劈在那人的手腕上，那人就連槍也拿不穩，丟掉了。

「蓬蓬！」在他的視綫還未恢復之前，司馬洛又在他的肚子上結結實實地擊了兩拳。那個保鑣蹲了下來，巳痛得要嘔吐了。

一塊膠布向他的臉上一掩，貼住了他的嘴巴，使他吐也吐不出來，亦不能叫喊。他忙伸手上去要把這膠布撕掉，却有一根繩子把他這隻手一繞繞住了，他的另一隻手又伸上去，用一根繩子把他這一隻手繞住！

跟着，這根繩子在他的手腕上再纏了兩下，就把他的兩隻手腕縛了，使他完全不能動彈！而且，他的嘴巴也給封住了，就是想求饒也不能開口。他祇能夠在喉嚨間發出「唔唔」的聲音。

那邊，遠遠傳來槍聲，那當然是凌敏生和李毛巳經接觸了，而且由於李毛槍中的子彈巳經用完，發槍的人，顯然就是凌敏生了。司馬洛不敢浪費時間，繼續用那根繩子把那個保鑣的手脚也縛了起來，而且把他縛到了一棵樹上，使他連滾開也不能。司馬洛使用這根繩子，靈感完全是得自那位「救世主」的，現在他發覺，這根繩子，使用起來倒是挺方便的。

司馬洛把那人縛好了，拍拍他的面頰，說：「你乖乖的在這裏吧，我去辦一些事！」然後便走了。他小心地向槍聲來源那邊走過去。

（未完・五）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龍乘風·文　可飛·圖

岳小玉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鍾南超中了練鷩虹的「金綫吊芙蓉」，臨死前向小惡女發出强勁的一掌，但却爲岳小玉擋了駕，而岳小玉本身中了這一掌也昏了過去，小惡女急忙扶起他，幸而岳小玉無事……一行人繼續向桃源金殿走去，他們在桃源驛外找到暗門，暗門處突然衝出一個大漢，原來是方六鼎，方六鼎把桃源驛所發生的情況告知衆人，隨後方六鼎帶領衆人前往桃源金殿，誰知走到半途，洞頂之上跌下幾百塊逾千斤的大石，原來方六鼎竟是個奸細，出入洞之道被大石所堵，衆人被困洞中，又聽一聲爆炸，連出洞之處也被大石堵住，一片漆黑，衆人焦急地想辦法……

被困地道中　又遭人襲擊

岳小玉心中一樂，暗暗讚道：「答得好，尤其是後面加上一個『黑』字，更加可圈可點，旁人聽了，就只當本座問她怕不怕黑！」

豹娘子却在這時走了出去。

小惡女連忙問道：「豹姨，妳要往哪兒？」

豹娘子道：「反正困着，就讓我到處逛逛好了。」也不再理會小惡女，轉瞬間已離她而去。

山洞內眞是漆黑得伸手不見五指，豹娘子走了幾步，旁人又那裏還看得見她溜到甚麼地方去？

岳小玉知道豹娘子不在小惡女身邊，心中不禁又是一陣高興。

到了這等山窮水盡之地，他居然還能「高興」起來，倒也算是難得。

他和小惡女都坐在地上，兩人的身子越來越是靠緊。

其實，小惡女一直都沒有移動過身子，但岳小玉却不斷的挨近過去。

他心裏想：「反正大家都活不長久了，能親近一點就親近一點，省得做了寃鬼時才再後悔。」他越想越是忘形，不覺間臉龐也已碰着了小惡女的臉。

小惡女的臉好燙，不但好燙，而且好滑。

岳小玉立刻有點暈眩的感覺，此其時也，眞是不知人間何世，生生死死也沒放在心上了。

但小惡女的臉很快就縮了開去，她畢竟是女兒家，就算心裏很喜歡岳小玉，也不敢在這時候和他太親近的。

岳小玉却胆子不小，小惡女一縮，他却索性伸手捧住了她的臉。

小惡女的心跳得更快，小小嘴唇更已碰在岳小玉的鼻尖上。

岳小玉暗叫一聲：「小姑奶奶這番取我命也！」當下再不猶疑，身子微微向上一仰，便在小惡女嘴唇上用力吻了一下。

這一親嘴兒，小惡女差點便當場窒息暈迷過去，這實在是她有生以來從來也沒有遇上過的事情。

岳小玉却弄得發起狠勁，索性把她整個人緊緊擁抱住。

但就在這時，下面忽然有一道大力逼了上來。

× × ×

所謂「下面」者，是指岳小玉坐着的地方。

他坐着的分明是石地了，怎麼居然會「動」了起來？

岳小玉本來已經不知人間何世，連生死大事也沒放在心上，但給這麼一動，登時給驚醒過來。他立刻放開了小惡女，同時向左側大步跳開。

這時，一道火光又在黑洞中亮起，原來是練驚虹燃着了火摺子。

岳小玉心中暗叫一聲「僥倖」，忖道：「這火摺子若早點着一刻，老子臉皮厚還不打緊，小美女姊姊這等面皮嫩薄之人就很難吃得消了。」

此刻在他心目中，「小惡女」已變成了「小美女姊姊」。

只見練驚虹點着火摺子後，目光瞧着岳小玉，面上露出了一種奇特的笑容。

岳小玉給他這麼一瞧，登時心中大吃一驚，忖道：「義父瞧着我做甚麼？難道剛才情況，他老人家居然可以看見了？」

轉念一想，又忖道：「小岳子啊小岳子，你眞是作賊心虛啦，在火摺子還沒有亮着之前，正是伸手不見五指，他老人家又怎會看得見了？」想到這裏，才暗中吁了一口氣。

但他心念電轉，接着却又尋思道：「啊呀！這番不妙！聽說武功湛深的內家高手，往往有夜視之能，別人看不見的，這些要命的高手却都可以看見，這……這豈非……」一想及此，不由頭皮發炸，爲之哭笑不得。

最後，他只好自己安慰自己，暗暗說道：「義父就算眞的有夜視本領，但却也不一定可以明察秋毫，他看是看到了一點點，但多半是模模糊糊，只能看個大概，絕不會看得怎麼眞切的。」

然後，他又再忖道：「連小岳子自己都看不清楚，他老人家當然也清楚不到甚麼地方去了。」一直想到這裏，心中才又再泰然自若，於是也笑了一笑，望着義父練驚虹。

只見練驚虹雙眉軒動，道：「地下有人。」

岳小玉「哦」一聲，心中不免大奇，便說：「這裏已是地道了，怎麼地下還會有人？」

話猶未了，他剛才坐着的地方忽然拱起。

游出海立時大聲道：「這裏有一塊石板！」

岳小玉傻住了，他做夢也想不到，剛才自己和小惡女親熱得快要「着火」的地方，下面居然還大有文章！

× × ×

一塊四四方方的石板給推起之後，接着下面就冒出了一個人的腦袋。

這腦袋相當古怪，上闊下尖，看來就像是一隻倒轉着掛起來的粽子。

但更古怪的還是這人的嘴唇。

這人的嘴唇只有下半截，上唇居然完全不見了。

岳小玉不禁爲之一愣，立刻便問道：「這位兄台，閣下的上半邊嘴唇往那裏去了？」

這人兩眼骨碌碌地一轉，直瞪着岳小玉。

岳小玉一怔，接着立刻陪笑不迭，道：「兄台休怪，請恕本座口快舌快，你不高興就別說好了。」

這人却哈哈一笑，道：「別人缺德，我却缺唇，這又有甚麼不好了？」

「邵小缺！」豹娘子的聲音忽然响起，「你還沒有死嗎？」

缺唇人已推開了石板，整個人從下面跳了上來。

他一跳上來就已經眉頭大皺，兩眼直盯着豹娘子道：「這些日子以來，妳跑到甚麼地方去了？而且爲甚麼一回來就咒罵人？」

豹娘子正想說話，邵小缺又已緊接着問：「妳怎麼瞎掉了眼？是不是給阿歡害成這樣的？」

「阿歡！」豹娘子怒聲道：「虧你還敢提起阿歡！」

邵小缺臉色一白，道：「我爲甚麼不敢提起這個叛徒！」

「叛徒？」豹娘子更怒：「你是叛徒？還是阿歡才是叛徒？」

邵小缺一怔，繼而哈哈一笑，道：「豹娘子，妳這一問就眞是太可笑太可笑了，妳現在才巴巴的趕回來，當然不知道桃源金殿裏所發生的一切變故！」

豹娘子道：「我怎會不知道！你和曾

晚莊、崔一伶合謀叛變，還重傷了慕容阿歡！」

邵小缺怒笑一聲，道：「妳是從那裏聽到這些瘋言瘋語的？」

豹娘子正想大聲直說，但却只是張大了嘴巴，結果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她所聽見這些消息，全然是方六鼎說出來的！

但方六鼎的說話可靠嗎？

一想到這裏，豹娘子立刻就爲之啞口無言了。

方六鼎當時這麽說：「慕容阿歡出手殺了這三個叛徒！」

「這三個叛徒」當然就是指曾晚莊、邵小缺和崔一伶。

但現在，別的不說，就以邵小缺而言，他根本就沒有死！

所以，方六鼎的說話，自始至終，都是全然不可靠的！

那麽，慕容阿歡呢？他是不是眞的受了重傷？

豹娘子一想到這裏，立刻就向邵小缺追問。

邵小缺笑了。

他這一笑，很有點酸酸涼涼，又好像充滿了諷刺的味道。

「慕容阿歡受了重傷？這消息妳是從那裏聽回來的？」邵小缺嘿嘿冷笑着問。

豹娘子在這一瞬間愣住了，她呆了半响才道：「是……是方六鼎說的……」

「方六鼎！好一個方六鼎！」練驚虹忽然冷冷一笑，對豹娘子說：「難道妳現在還能相信這個人的說話嗎？」

豹娘子不由深深的吸了口氣。

這次，她隔了很久才說：「不錯，這個人的說話，根本就絕不可靠！」

邵小缺冷冷道：「阿歡現在甚麽事都沒有，倒是我們三個大大的不妙。」

豹娘子忙道：「曾晚莊呢？崔一伶呢？他們怎麽沒有來？」

邵小缺道：「曾晚莊給方六鼎用毒藥毒死，崔一伶的腸臟給阿歡挖了出來，掛在一株梅花樹上。」說到這裏，他的聲音已難過得快要哭泣。

練驚虹皺着兩道眉，道：「據老夫看，連你自己也不怎麽妥當。」

邵小缺淒然一笑，道：「我這點傷，倒算不上怎樣大不了……」他一面說，一面把衣襟解開。

他胸膛上有一道掌印，只見這掌印，呈現瘀藍之色，顯見也傷得不輕了，但他却好像一點也不在意。

練驚虹眉頭皺得更緊，道：「邵兄弟，這是『藍山五絕掌』！」

邵小缺淡淡道：「我知道。」

練驚虹道：「這點傷，已不能算是小意思，你怎可以置之不理？」

邵小缺這才苦笑了一下，道：「我不是想置諸不理，但你要我怎樣，躺下來慢慢休息？還是跑到外面去找一個醫術高明的大夫來治理傷勢。」

練驚虹道：「老夫有一顆『清露玉心丹』，乃葫蘆山妙碧師太十年前所餽贈的，相信會對你這傷勢有點作用，你服下去罷！」說着，把一顆鴿卵般大小的丹丸遞給邵小缺。

邵小缺一聽見「清露玉心丹」，知道絕非等閑藥物，不由深深感激，依言將之服下。

豹娘子嘆一口氣，道：「練老宮主俠骨仁心，但江湖中人却冠以『鬼獨夫』之名，眞是瞎了眼睛。」

轉念一想，忽然又道：「其實我自己才是個眞眞正正瞎了眼的人，却還去說別人瞎眼，眞是可笑。」

她雖說可笑，面上却是毫無笑意。

因爲她已知道，慕容阿歡已出賣了桃源金殿！

× × ×

桃源金殿是一個神秘地方。

方六鼎把岳小玉等人困在地道內，誰知地道之下還另有一條地道。

邵小缺帶着衆人，從再下面的一條地道逃生。地道下的地道，相當寬闊，居然比上一層地道還好得多。

邵小缺說：「這才是眞正的地道，金殿裏只有寥寥數人知道。」

豹娘子道：「阿歡知道不知道？」

邵小缺道：「他若知道，這條地道就是我們的死地！」

豹娘子咳嗽一聲，又再嘆了口氣，却沒有說些甚麽。

她臉上的神態很複雜，既有仇恨，也有驚惶，担憂和悲哀。

邵小缺終於把衆人帶到桃源金殿。

桃源金殿是一個美得令人難以想像的地方，在金殿之內，更是富麗堂皇，單是殿前擺放着的九隻比人還高大的金鼎，就已令人看得連眼都睁不開來。

邵小缺忽然帶着練驚虹走到中間的一隻金鼎面前，說道：「鼎裏有崔一伶的東西！」

練驚虹輕輕一躍，整個人站在鼎口之上。

只見鼎內果有一物，那是一個心臟！

「是崔一伶的？」練驚虹矍然問。

「不錯！」邵小缺悲聲嘶叫：「慕容阿歡把他的腸臟掛在梅花樹上，又把他這顆心挖了出來，丢棄在這鎭殿寶鼎裏！」

練驚虹的眼陡地射出厲電般的光芒：「好毒的手法，他怎麽不出來會一會老夫了？」

語聲未落，在他左右兩邊的八個金鼎，都同時立刻射出了人！

八個金衣人，八件完全不同的武器，八種可以互相配合起來的武功，組成了一個八百人也很難抵擋得住的陣法。

邵小缺怒哼一聲，身形疾閃，伸手便想擊向最接近他的一個金衣人。

這金衣人用的是金鞭，看似神態威猛之極，但他一出手却是陰陰柔柔的，使的居然是「白霧仙人手」。

「白霧仙人手」源出自東海白霧島，五十年前白霧島主「海上仙人」湯孤奇，曾經憑着這一套武功問鼎中原武林盟主寶座，若不是最後遇上了鐵樹道人，湯孤奇便是當年的武林盟主了。

湯孤奇敗在鐵樹道人手下之後，對江湖中事心灰意冷，立刻重回白霧島，此後再也沒有再在中原武林出現過。

想不到他的絕技「白霧仙人手」，居然會在這金殿之內再度出現。

但邵小缺不知道這金衣人會使用這種武功，他以爲這金衣人會用金鞭來對付自己。

誰知道金衣人的金鞭根本就沒有動過，他用的是左手，使的武功更是白霧仙人手。

邵小缺看不出，但練驚虹却看見了，而且還知道白霧仙人手極厲害，邵小缺是萬萬抵擋不了的。

所以，在那一瞬間，練驚虹已用另一種武功來對付這個金衣人。

他用的是「血花蓮掌」！

× × ×

白霧仙人手固然是名重一時的不世武功，但血花蓮掌力又豈是可以輕侮的？

沒有人可以輕侮血花蓮掌力，更沒有人能漠視練驚虹的掌勁。

即使是湯孤奇復生，也萬萬不能漠視的。

但這金衣人，却好像一點也不畏怯練驚虹。

他不畏怯練驚虹，是因爲他根本就不知道眼前這人就是練驚虹，也不知道這老人使出來的乃是血花蓮掌力！

可是，即使强如練驚虹那樣的絕頂高手，居然也未能一掌傷得了他。

因爲這金衣人還沒有跟練驚虹對掌，由八個金衣人組成的陣法已在轉動。

陣法轉動得很快，霎眼間，手持金鞭的金衣人已轉到練驚虹左側兩丈開外。

當然，練驚虹是可以追上去的，而且也一定可以追得上。

但練驚虹沒有追。

因爲在這種形勢下追上去，那就不啻是等於給這陣法牽着走。

練驚虹是何等樣人？自然絕不甘心被這陣法牽帶着走。

陣勢一轉，一柄金斧夾着鋪天蓋地的威勢直擊而來。

練驚虹一閃身，閃電般拍出一掌！

他內力精湛至極，那使金斧的金衣人猛然一震，陡然止住了斧勢，繼而急遽地蹲下。

「呼」，練驚虹一掌打空，整個人似已失去了平穩。

但他並非眞的失去了平穩，只是借勢衝前，乘機向另一個使金槍的金衣人疾擊過去。

——他已看透了這個陣勢，知道下一個殺來的，就是這個使金槍的金衣人。

與其讓這傢伙殺將來，不如先出手將之除去！

金衣人綽槍殺來，但臉上神情却彷彿正在含憂帶笑，但又好像笑得有點刺骨，有點揶揄。

這人爲甚麽會有這樣的表情？

若是換上別人，一定不會明白，就算明白了也絕不可能在這剎那間改變已出擊的姿勢。

但練驚虹却不是別人，他是「茹毛飲血鬼獨夫」，「六親不認斷腸人」！

他已在這剎那間，看出這金衣人臉上爲甚麽會有這種神情。

這種神情，就像是看見野獸已掉進陷阱裏的獵人，又好像是緊緊扣着魚鰓的漁夫！

「你這次還能不上當嗎？」金衣人面上的神情，無疑就是這個意思。

也就在這短短一霎眼間，陣勢又再變動，使金槍的金衣人突然急轉退開，那個使金斧的金衣人倏地倒射回來，以一式「獨劈華山」向練驚虹怒砍下去。

眼看練驚虹招式已老，這金斧如此急劈下來，而且攻的又是練驚虹必救之處，以是無論從任何角度觀之，練驚虹都已處於極劣之勢。

但形勢再劣，也難不倒一個眞正的武林高手。

練驚虹當然是眞正的高手，而一個眞正的高手，並不單指其人武功高强，還要看看他是否具有應付急變之才，也要看看他臨陣經驗是否豐富。

這都是一個眞正高手，必須具備的條件。

而練驚虹一切都已具備足夠！

在那剎那間，唯一可以挽回他性命的人，就只有他自己。

而且，他不但挽回了自己的性命，而且還把這八個金衣人所組成的陣法破了。

——那使金斧的金衣人才劈出一斧，練驚虹已俯身出掌擊碎了地上一塊美如玉石的瓷磚。

瓷磚一碎，破片立射，其中最大的一塊，不偏不倚剛好射進了使斧金衣人的咽喉！

這一掌破磚才殺人，本是既迂廻又費時的。

但在練驚虹出手之下，這一切動作都是絕對急勁狠捷的，甚至可說是完美無瑕的殺人手法。

他若轉身出手，無論用的是甚麽方法，都會有稍嫌遲緩之感。

但練驚虹根本沒有轉身，也不必轉身就已殺了這個金衣人！

× × ×

怪異的殺人手法，往往可以收到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岳小玉在陣外看得連眼都直了，心想：「義父果然厲害，小岳子若有他老人家三五成本領，又何懼南宮業那小子哉？」

心念一轉，又自忖道：「呸！那娘個混混球，老子幾曾怕過那小雜種了？遲早總有一天，老子神威大發，把這混天王八龜種王八種的小雜種倒轉着吊將起來，也好大快人心！」

想到這裏，殿前形勢已大大改變。

那八個金衣人武功雖然不弱，但給練驚虹殺了一人之後，已是陣法大亂。

陣法既亂，練驚虹也就不再客氣了。

一個使金鐮刀的金衣人首當其衝，給練驚虹一掌拍碎了天靈，當場慘斃。

接着，一個使金刀金盾的金衣人，也死在練驚虹的穿心腿下。

穿心腿並不是甚麽了不起的功夫，但若穿不了別人的心，說不定這條腿就會給別人當作樹椏般砍了下來。

但那使金刀舞金盾的金衣人既未能用刀砍掉練驚虹的腿，也來不及用金盾擋住練驚虹的那致命的一脚，所以，他只好瞪着眼吐血死了。

就是這樣，八個金衣人一個一個的倒下來，最後只剩下兩個。

這兩個金衣人，一個使金槍，另一個用金鞭，兩人雖然目睹同伴一一慘死在練驚虹手下，但臉上的神情還是和剛才一樣，完全沒有半點改變。

練驚虹並未立刻趕盡殺趕，他忽然靜靜地站立着，十指輕輕搓動，目光柔和地望着這兩個人。

「湯孤奇呢？」他首先問那個使金鞭的金衣人：「他現在是否仍然活着？」

金衣人淡淡一笑，說道：「他早已死了。」

「早已死了？」練驚虹有點傷感地說：「實在是死了多久？」

金衣人道：「五十年！」

「五十年？」練驚虹眉心一聚，道：「五十年前中秋晚上，他仍然活着。」

金衣人道：「他在中原的時候，當然還活着，但一回到白霧島，他就死了。」

練驚虹道：「湯島主是怎樣死的？」

金衣人道：「給他的弟子祖喬溫所害的。」

練驚虹道：「祖喬溫陰險狠毒，那是不必說的，但他為甚麼要殺害師父？」

金衣人道：「他說過不為甚麼，只是覺得師父這次出師中原爭奪武林盟主寶座失敗，實在丟盡了白霧島每一個人的臉，湯孤奇必須負起所有的責任。」

練驚虹冷冷一笑：「身為門下弟子，居然要師父負起失敗之責？」

金衣人點點頭，道：「是的，而且這也是祖喬溫弒師唯一可以自辯的理由！」

練驚虹冷冷道：「即使是這個理由，也是萬萬說不過去的。」

金衣人道：「說得過去還是說不過去，這已無關大局，總之，湯孤奇就是這樣死了。」

練驚虹道：「你呢？你又是個怎樣的人，祖喬溫和你有何淵源？」

「祖喬溫是我岳丈！」

「你岳丈？」

「不錯，他要大興土木，把白霧島建造得金碧輝煌，但却銀両短缺，只好把女兒嫁給在下。」

練驚虹冷然一笑：「你很有錢？」

金衣人說道：「也不算多，但一百幾十萬兩銀子，還是隨時都可以挪出來使用的。」

練驚虹「哦」一聲：「這已很不簡單了。」

金衣人淡淡道：「你現在大概知道我是甚麼人了？」

練驚虹道：「像你這個年紀，而又這麼富有的人，天下間當然不會很多，但却也不算太少。」

金衣人道：「難道你還不知道在下是誰嗎？」

練驚虹沉吟半响才道：「你姓朱？」

金衣人哈哈一笑：「總算猜着姓氏了，還有呢？」

練驚虹嘆了口氣，道：「你若眞的姓朱，那麼除了朱穩之外，又還會是誰？」

金衣人又是得意地笑了一笑，頷首道：「對了，我就是『魔盜』朱穩！」

邵小缺一聽之下，登時整個人為之愣住！

× × ×

江湖上的大盜為數不少，但「魔盜」朱穩也許就是所有盜賊之中，最神秘也最可怕的一個。

朱穩不但盜竊功夫高明，手段之兇狠，行事方法之毒辣，更是令人為之咋舌不已。

別的不說，就以祖喬溫把女兒嫁給他這件事來說，足已證明「魔盜」是個怎樣的人。

而朱穩也直認不諱，他說：「祖喬溫的女兒一點也不漂亮，只有祖喬溫那樣的老瘟神才會把她當作是香寶寶，但朱某還是把她娶了，在成親之後，這個烏鴉般難看的女人要我教她練武功，我便教她練『火陽天罡勁』，又教他不少『竅妙法門』，於是，不到三個月，這婆娘便練功練得走火入魔了。」

練驚虹陰冷地一笑，道：「好毒的計謀！」

「不錯，毒是毒了一些，但無毒不丈夫嘛，」朱穩吃吃地一笑，說：「這婆娘走火入魔後，祖喬溫自然是最緊張不過的，他急忙為女兒療傷，甚至不惜耗用本身內力，來使這婆娘復原。」

練驚虹冷冷道：「這麼一攪，你大可以混水摸魚了。」

朱穩悠然一笑，說：「祖喬溫這般反應，原本就在我意料之中，正是機不可失，倘若此時候不動手，更待何時？」

練驚虹道：「就是這樣，你殺了朱穩父女，霸佔了白霧島一切財富和武功。」

朱穩桀桀一笑，道：「這是朱某經過愼密佈置，費過一番心血才能換取回來的收穫，又怎能說是霸佔？」

這分明是說風涼話，但練驚虹却也不去生氣，只是淡淡的說：「無論怎樣，湯孤奇的不傳絕學總算有人練成了，但閣下何以不在白霧島享福，却跑到這裏來替別人打江山？」

朱穩聽到最後兩句話，差點沒氣得當場吐血。

練驚虹又望着那使金槍的金衣人，道：「閣下又怎樣稱呼？」

這金衣人沒出聲，只是向朱穩做了一個手勢。

朱穩明白這手勢的意思，立刻向練驚虹出手。

這一次，他用的是金鞭，但使的居然是正宗玄門點穴手法。

在一霎眼間，金鞭已疾點練驚虹璇璣、天突、身柱、百滙及少商五大要穴。

但練驚虹怎會把這些點穴功夫看在眼內？

倒是那個使金槍的金衣人，委實深沉得可怕，這人越是不動聲色，就越是不可漠視。

朱穩已盡了全力，他知道自己並非練驚虹的對手，但他更知道自己身邊，還有另一個强手助陣。

只要這人突然出手加入戰圈，己方實力就會大大增强！

但很奇怪，他一直等待着出手的人，却一直只是靜靜地在觀戰，好像根本完全沒有出手相助的意思。

朱穩終於忍耐不住了，他突然吼叫着說：「展獨行，你還有甚麼要等待的？」

一聽見「展獨行」這三個字，岳小玉心中陡地一動，心想：「怎麼跟展大俠的名字如此相似？」

岳小玉心中所想着的展大俠，就是「九節槍王」展獨飛。

展獨飛就是展大俠，展槍王。

但展獨行又是誰？

× × ×

展獨行就是那個使金槍的金衣人。

朱穩在苦戰裏質問他，但他居然還是一點反應也沒有。

朱穩並不是個呆子，他終於知道，展獨行是存心要他死在練驚虹掌下。

當朱穩想通了這一點之後，他的驚惶已化為憤怒，而且在驚怒交集之中，他露出的破綻也更多了。

練驚虹若要殺這個人，機會實在太多太多，但練驚虹並未趁機施下殺手。

並不是因為不忍心下手，而是毋須急於殺這一個人。

練驚虹甚至忽然縮了手，停止了一切動作，只是用一種古怪而曖昧的目光瞧着那使金槍的金衣人。

朱穩在鬆了一口氣之後，也瞧着使金槍的金衣人，而且他的目光極兇狠，也極怨毒。

「姓展的，你存心要看着我死？」朱穩臉色青白，語氣激動異常。

金衣人把金槍輕輕抖動了一下，半响才緩緩道：「有一件事，我本來早就應該說給你知道。」

朱穩怒聲道：「甚麼事？」

金衣人道：「從上個月開始，白霧舵舵主已換了人。」

朱穩臉色倏變，道：「換了誰？」

金衣人悠然道：「展獨行，也就是在下。」

朱穩怒聲一笑，道：「好啊，朱某用血用汗換回來的江山，原來早就已經掉落在你的手上。」

展獨行搖了搖頭，道：「你這樣說，實在是錯得不可以原諒，須知天下武林一切霸業，原本都是帮主的，展某何德何能？又豈敢佔上分毫，據為己有？」

朱穩怒道：「放屁！帮主曾答應過我，說只要跟天恨帮聯盟，白霧島就永遠屬於朱某的！」

展獨行冷冷道：「帮主雖然這樣答應過，但帮主要你做的事情，你又有那一件是辦得妥妥當當的？」

朱穩道：「呸！這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展獨行淡淡一笑，道：「帮主獨具慧眼，早就看出你這個人半點也不可靠，如今看來，的確不假！」

朱穩惱怒極了，一鞭向展獨行砸了過來。

展獨行冷哼一聲，金槍一揚，只聽得「霍」一聲響已把朱穩的金鞭逼了開去。

朱穩有心拚命，招式甫退又進，但展獨行槍出如電，招法嚴謹，任憑朱穩怎樣拚搏，也無法攻破展獨行的防禦。

展獨行守了一輪，突然反守為攻。

兵器之道，一寸長一寸强，展獨行這一輪反攻，用的居然是「霸王槍法」。

霸王槍一出，朱穩再也抵擋不住，勉强守了七八招，突然腹中一陣冰冷，金槍已貫穿過他的肚子，從背脊直透出來。

朱穩在那一瞬間，身上每一處肌肉都在顫抖。

「好啊，這就是為天恨帮賣命的下場了……」他嘶啞着聲音說。

展獨行望着他，慢慢的說：「我殺你，並不是為了要霸佔白霧島，而是為了你對帮主不夠忠心！」

「不夠忠心？」朱穩怒極反笑：「要怎樣才算夠忠心？」

展獨行道：「帮主曾下令要你殺朱耀，你為甚麼不殺！」

朱穩的眼神變了，變得就像是已乾涸透而且又再燒焦的池塘，再無半點生機和希望。

展獨行的笑聲越來越是冰冷：「朱耀雖然是你唯一的兒子，但他既然背叛了帮主，你就絕對不可以放過他！」

朱穩喘着氣，道：「他並不是背叛教主，只是帶走了一個小丫鬟。」

展獨行沉聲喝道：「胡說，帮主的丫鬟，又豈是你兒子配得上的！單此一罪，你父子兩人已是罪不容誅，還有甚麼好說的？」

朱穩深深的抽了一口氣，當眞沒話說了。

展獨行也不再說甚麼，只是把金槍從他的肚子裏慢慢地抽出來。

血，一直隨着槍尖向地下直淌。

朱穩倒下，死時兩眼半開半闔，誰也不知道他臨死前心裏想着些甚麼？

× × ×

朱穩死了，練驚虹笑了笑，笑得很有點苦澀的味道。

他感到苦澀並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朱穩。

但他嘴裏却說：「像朱穩那樣的人，早就應該死了。」言下之意，一點也不同情朱穩的悲慘的下場。

朱穩這個人，當然是不值得同情的，他現在只是得到應得的報應而已。

練驚虹現在不斷留意着的，只有一個人，那便是使金槍的展獨行。

展獨行的年紀並不大，但聲音却很沉實。

練驚虹盯着他，他居然也用同樣的目光盯着練驚虹。

練驚虹忽然冷冷一笑，說：「你不怕我？」

展獨行傲慢地反問：「我為甚麼要怕你？」

練驚虹過：「因為我就是茹毛飲血鬼獨夫練驚虹！」

展獨行眨了眨眼，冷笑着說：「我知道你就是練驚虹，但那又怎樣？不見得每個人遇見你都非死不可！」

「這個自然！」練驚虹桀桀地笑了，「老夫可不是閻王，有時候甚至還會給人逼得狼狽萬分哩！」

展獨行冷冷道：「你知道就好了，像你這麼一個人，我為甚麼要害怕？」

練驚虹「唔」一聲，點頭道：「好大的志氣，難怪朱穩會死在你槍下！」

展獨行道：「我殺朱穩，憑的不是志氣，而是槍法！」

練鷲虹拈鬚一笑，緩緩道：「你的槍法不錯，不知道跟『九節槍王』展獨飛有甚麼淵源？」

展獨行道：「展獨飛是我哥哥。」

練鷲虹「噢」一聲，道：「原來這樣，這眞是龍兄虎弟，一門雙傑了。」

展獨行道：「咱們弟兄之間的事，外人用不着操心！」

練鷲虹皺了皺眉，道：「話可不是這樣說，你們兄弟之間的事，固然由你們兄弟來解決，但老夫也認識展槍王，彼此一場相識，他若出了甚麼事，老夫乂豈可不理不問，置若罔聞？」

岳小玉聽到這裏，不禁雀躍三尺，暗道：「原來義父也認識展大俠，那眞是好極了！」

只聽見練鷲虹乂道：「老夫知道，展槍王正在這桃源金殿之中，想不到還沒見着他，他的弟弟却首先出現了。」

展獨行臉上露出訝然之色：「誰說我哥哥在這金殿裏？」

練鷲虹道：「花錦城。」

「花錦城？」展獨行道：「是不是『多事星』高處望的師兄？」

練鷲虹雙眉軒動，道：「你居然也知道這個人，倒不簡單。」

展獨行道：「花錦城雖然深居簡出，但若論到消息靈通，高處望乂怎及得上他這位師兄？」

練鷲虹淡淡道：「如此說來，你哥哥在金殿之中，乃是事實了？」

展獨行道：「花錦城消息靈通，那是不錯的，但消息再靈通的人，也難免會有出錯的時候。」

練鷲虹道：「錯也好，對也好，老夫既巳來了，就想見一見展大俠。」

展獨行淡淡地說道：「我也很想見見他。」

練鷲虹冷冷道：「你這麼說，是肯定他根本不在這金殿裏？」

展獨行點點頭：「是的。」

岳小玉倏地跳了起來，大聲道：「不！本座決不相信你的鬼話！」

展獨行目光收縮，冷冷地望着他：「你是從那裏來的小孩？」

岳小玉怒聲答道：「本座是血花宮宮主！」

「血花宮宮主？」展獨行呵呵一笑：「你是宮主，那麼練鷲虹呢？」

練鷲虹淡淡道：「老夫巳不做宮主了，正是樂得逍遙，省得自在。」

展獨行沉吟半晌，道：「你們誰做宮主，我也懶得去管，只是諸位闖進本帮禁地，實在是罪名不輕！」

「放屁！」豹娘子忽然嘶聲叫罵：「這是我家主人的地方！」

展獨行目注着她，隔丁半晌才道：「妳就是豹娘子？」

豹娘子大聲道：「好說！」

展獨行淡淡一笑，道：「久聞豹娘子目光如炬，心細如髮，未知何以會變成一個瞎眼婆娘？」

小惡女一挺胸膛，忍不住叫道：「是我弄瞎她眼睛的！」

「不關妳事！」豹娘子怒道：「以後都不准妳這麼說！」

小惡女眼睛一紅，岳小玉連忙呵護備至，說了一大堆安慰的說話。

展獨行却在這時候嘆了口氣，說：「放眼江湖，除了本帮帮主之外，乂還有誰可以完成統一武林的霸業？」

練鷲虹冷冷道：「這是痴人說夢，自以爲是的想法！」

岳小玉却說：「恨帝就算有三頭六臂，但要統一武林，只怕還得首先問問萬層樓這條老奸巨猾的老狐狸！」

展獨行立時臉色森然，瞇着眼盯着岳小玉：「你年紀小小，但挑撥離間的功夫却是不賴。」

岳小玉哼的一聲，道：「天恨帮與神通教各據一方，用不着旁人挑撥離間，遲早也會大大的打上一場！」

展獨行道：「那也是將來的事了，你用不着爲咱們担心。」

「本座才不會爲你們担心哪！」岳小玉哈哈一笑，道：「你們若不鬼打鬼，本座才担心得要命，幸好一山不能藏二虎，恨帝和萬層樓這對老寃家，總有一天會兵戎相見，那時候老子倒也樂得坐山觀虎鬥，正是其樂陶陶之至！」

展獨行目光閃動，忽然說道：「我知道了，你就是公孫我劍所收的弟子岳小玉了！」

岳小玉昂首傲然道：「你說對了！」

展獨行注視了他一會，才乂冷笑道：「你師父呢？」

岳小玉道：「我師父來去如風，有如神龍見首不見尾，爾這等凡夫俗子，那有這般容易可以見得着他老人家？」

「別臭美啦！」展獨行陡地發出了一陣放肆的狂笑：「你以爲公孫我劍是天下無敵第一高手嗎？」

岳小玉冷冷道：「江湖上，本來就沒有眞正可以無敵於天下的人！」

「你錯了，」展獨行道：「本帮帮主，就是天下無敵的高手，實不相瞞，連你師父，如今也巳成爲階下之囚，被困在本帮密牢之中！」

岳小玉一凜，但隨即哈哈一笑，道：「這種謊話，只能用來騙騙三歲小孩！」

展獨行陰惻惻的一笑，道：「但你現在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都巳無關宏旨了。」

小惡女陡地怒說道：「這是甚麼意思呢？」

展獨行語聲平靜，緩緩道：「你們巳被包圍了！」

小惡女怒道：「包圍便包圍，要殺便殺，我們這裏誰都不會有半點害怕的！」

岳小玉立時緊接着道：「當然不怕！小游子，是也不是？」說着，向游出海伸手扯了一扯。

游出海也立時應聲道：「哼！當然不怕！」

練鷲虹望着展獨行，半晌才冷冷一笑，說：「若不是看在展槍王面上，老夫早巳殺了你這個狗屁不如的畜牲！」

展獨行仍然站在原處，動也不動。

但在他四周，却巳悄悄的湧現出了一羣人。

一羣臉上沒有任何表情的人！

× × ×

三十九個人，三十九張冷酷無情的臉龐。

邵小缺忽然怒吼着叫道：「慕容阿歡，我要殺了你這個不是人的惡賊！」

叫聲方起，他的人巳撲出。

但他才撲出去，一桿血漬猶未乾透的金槍巳刺入他的咽喉！

他這撲出之勢極快，展獨行這一槍更是不慢。

練鷲虹要阻止巳來不及。

邵小缺死了，他死時兩眼仍然怒瞪着一個人。

這人臉色略爲蒼白，但更白的當然還是他身上的衣衫。

他衣白如雪，手裏握着一把晶瑩剔透的綠玉刀。

這一把刀，由刀柄、刀鍔以至刀鋒，都是用碧綠玉石彫成的，它看起來一點也不鋒利，甚至根本不能算是一件眞正的武器。

但在這白衣人手裏，這柄原本只能當作藝術珍品般鑑賞的綠玉刀，巳注入了一種無形的殺氣。

有了這種殺氣，就算是一塊眞眞正正用黃豆磨出來的豆腐，也可以用來殺人！

「阿歡！」豹娘子呼喊的聲音忽然響起，「我在這裏，你爲甚麼不走過來？」

× × ×

臉上一直全無半點表情的白衣人，終於有了一點點表情。

他這個表情流露在他的嘴角邊。

他彷彿想笑，但也彷彿只是撇了撇嘴，乂或者是想嘆一口氣，最後却乂忍住一樣。

「阿歡——」豹娘子的呼喊乂在金殿響起。

她呼喊的聲音，也彷彿混含着無數複雜的感情。

「你到底在哪裏？爲甚麼不出來見見我？」

過了好一會，終於有聲音回應了：「我就在妳面前，我巳看見了妳，豹姨。」

豹娘子的身子忽然在顫抖，聲音却顫抖得倍加厲害：「阿歡，你……你是怎麼了？」

站在她面前的，正是那個手裏握着綠玉刀的白衣人，他就是「阿歡」。

慕容阿歡！

「我沒事，一切都很好，但妳的眼睛怎麼了？」慕容阿歡問。

豹娘子道：「我的眼瞎了，但一顆心却雪亮得很。」

慕容阿歡道：「妳把蝶蝶帶回來，這是好事！」

小惡女却說：「不一定是好事！」

慕容阿歡說道：「蝶蝶，妳還記得我嗎？」

小惡女搖搖頭：「不記得了！」

慕容阿歡道：「我是妳的歡哥哥！還記得我們曾經在冰峯上誘捕大熊，結果却網住了兩個老獵戶嗎？」

小惡女乂搖搖頭，說道：「也不記得了。」

慕容阿歡似是怔了怔，良久才嘆一口氣，道：「這裏是人間仙境，世外桃源，無論是誰來過一次，都會永遠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豹娘子忽然疾厲地喝了一聲：「阿歡，你這樣說，到底想說些甚麼？」

慕容阿歡默然半晌，才道：「豹姨，這裏巳有了一個新的主人！」

豹娘子機伶伶地打了個寒顫，「嗄」聲道：「你……你在說甚麼？」

慕容阿歡道：「豹姨，我們不能再繼續自欺欺人了，慕容世家早巳今非昔比，義父雖說慕容世家沒有太直接的關係，但若一直推算下去，他還是屬於慕容世家的一份子！」

豹娘子忽然「哇」的一聲，咳出了一口鮮血。

小惡女大吃一驚，急忙趕了上前，豹娘子却揮了揮手，凜然地說道：「豹姨沒事！」

只聽見慕容阿歡乂繼續說道：「慕容世家既巳日趨沉寂，金殿桃源與桃源金殿之不保，乃或遲或早間之事而巳，與其落在庸碌小人之手，何不將之托付予一代人傑不世英雄之手？」

「阿歡！」豹娘子心頭狂跳，全身血液都似快將嘔吐出來，「你眞是大逆不道，錯得……萬萬不可以饒恕！」

慕容阿歡嘆了口氣，道：「豹姨待我很好，我是十分感激的，但大勢所趨，與其逆天而行，倒不如給妳罵一聲大逆不道好了。」

練鷲虹不讓豹娘子開口，巳截然說道：「老夫巳明白了，說來說去，你實在是個很識時務的人。」

慕容阿歡道：「也只有我們這種人，才可以在風急浪湧的江湖裏屹立不倒。」

練鷲虹道：「所以，你現在還可以神氣地站在這裏，但邵小缺、曾晚莊和崔一伶這些不識時務的人，都一個一個倒下去了，對不？」

慕容阿歡道：「對了，就是這樣，所以我希望你也是個識時務的人。」

練鷲虹沒有生氣，他只是捋了捋鬍子，悠然地說：「你現在說的話，老夫以前也常對別的武林朋友說，結果，有人拂袖而去，有人歸附在血花宮之下，也有人給老夫一掌震斃，乂或者是給老夫的手下打得半死不活，嘿嘿，想不到現在居然有人倒轉過來，要老夫做個識時務的人！」

慕容阿歡道：「這句話，我只是代替別人說出來而巳。」

練鷲虹雙眉軒動：「你代替誰說這句話？」

慕容阿歡道：「帮主天恨大帝。」

「天恨大帝！恨帝！」練鷲虹嘆息一聲，道：「老夫早就想會一會這位武林巨擘，却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這神秘的恨帝才肯鑽出來見人？」

慕容阿歡冷冷道：「你若要見天恨大帝，那是一點也不困難的，只要答允加入咱們天恨帮就行了。」

練鷲虹哈哈一笑，道：「這主意眞是妙絕，老夫連血花宮宮主也不幹了，但如今却反而要投入天恨帮，倘若眞的如此，不知道江湖上的朋友會怎樣說？」

慕容阿歡慨然道：「凡是有識之士，都會姆指一翹，稱讚練先生此乃是明智之舉。」

（未完・十八）

珠緣佛劫龍鳳配

假神醫治傷　眞歹徒吐隱

武陵客・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郝南鴻說明自己並不是派人下書和送人頭之事，又巧遇丘象賢受毒所迷，除救治之外，却發現丘象賢之毒，比自己家傳苗疆之毒更厲害，似無法根治，根據目前發現燕雲三梟在大羅山的踪影，便辭別葉莊主到現塲躡踪，亦無所獲，懷疑返魂珠會不會是葉莊主秘藏，便決定回雙燕堡伺機向少堡主葉一龍施毒，探測返魂珠的下落，豈料被人捷足先下手，葉一龍中毒如丘象賢一樣，心有所悟，便決定追踪，只聽有人勸告，不見人影，便不辭衆俠離去，原來另有一神秘金面人設計追踪燕雲三梟，先將丘象賢移往廢宅，却又一無所獲，似弄巧反拙……

葉楚雄不禁一怔，詫異道：「這是何故？」

「犬子象賢已送往敝莊。」丘玄璣壓低語聲道：「那人暗投一函，謂犬子除武功被封閉外，一切舉動如常，但僅可維持壹年，除非找到返魂珠無法活命，當然此人還有後命，愚兄只有此子，除了奉命唯謹外別無他策。」

葉楚雄心神猛的一震，道：「小弟猜不出此人究竟有何用心？」

「葉堡主恐是明知故問，愚兄昔年亦嘗參與天山之行，諒天山之後罹難之人不計其數，也許係罹難的後人欲查明眞正主兇是誰？逼非得已出此下策，目前仍是一團亂麻，假以時日，或可漸露頭緒，不過你我不免捲入江湖殺刦中。」

葉楚雄軒眉大笑道：「你我委實不該養尊處優，亦應出外走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雄心未已，似不料爲勢所逼爾！」

×　×　×

靜悟小軒外桐蔭篁韻，花香襲人，風送過處松濤悅耳，一切饒有靜趣。

臥榻之上葉一龍擁被仰身而睡，面如黃蠟，微現腫脹，似仍在昏睡中。

靠窗椅上端坐着白眉神駝莫潛，一臉愁苦之色，不時注視着葉一龍，只覺積善是鑑，公子福澤深厚，怎會遭此橫逆，莫非天道無恐？越想越無法理解。

驀地，腦中靈光一閃，想出了其中道理。胸中只覺舒泰無比，却面上愁苦之色仍未歛滅。

窗外蕉蔭暗處現出一張面龐，那是一張金色面龐，兩道眼神注視着葉一龍，也留意着莫潛。

金面人來此何爲？不言而知欲對葉一龍有所舉動。

忽金面人心神一震，似有所覺，疾穿空掠出牆外。遠離寶林寺數十丈身入松林之中，突聞風送一細如蚊蚋的冷笑傳來。

雖是聲如蚊蚋，入得金面人耳中却無異雷霆，循聲望去，只見一個面色肅寒老者距離五丈開外，屹立如山，一語不發逼視着自己。

金面人怒喝道：「閣下是何來歷？」

老者冷笑道：「無知助紂爲虐小輩，我走我的陽關道，你走你的奈何橋，老夫來歷姓名於你何干！」

「在下眼內不揉砂子……」

「老夫眼內也不揉砂子。」

金面人猛然憶起一人形像，駭然道：「閣下莫非就是催命閻羅桑逸波，難道閣下未死！這就奇了！」

老者哈哈大笑道：「你倒眞有點見識，居然認出老夫，催命閻羅並非浪得虛名，只有老夫向人索魂催命，那有人敢在老夫太歲頭上動土！」

金面人搖首道：「在下記性不差，聞得人言親眼得見桑老師在天山夢魂谷內寡不敵衆賫志殞命，怎會死而復活？」

桑逸波道：「有道是眼見猶恐是假，耳聞豈可當眞，就算老夫死後還陽又當如何？老夫倘猜得不錯，你必是奉了當年暗算偷襲老夫等那位幪面人之命而來！」

金面人不禁機伶伶打一寒顫。

桑逸波冷冷一笑道：「你身後那位主者當年心狠意毒，志在必得，更定下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之計，只准其入，不准其出，殺人滅口，坐享其成，遂不知百密一疏，弄巧成拙，非但未奪得返魂珠及秘笈，只到手一具翡翠玉佛……」

金面人大喝道：「你怎知道？」

桑逸波道：「老夫所知者猶不止此，或許你那位主者尚罹負重傷……」

金面人突電閃撲前，左掌一式「推山撼岳」劈出。

叭的一聲雙掌猛接，金面人劈勢迅快，却退得更快。

桑逸波宏聲大笑道：「尊駕武功不弱，却比起老夫無異霄壤之隔，請轉告那位主者，兩件寶物並不在天南，係藏在塞外，相距天山南麓不遠，各憑機緣，如老夫先到手，他也就死期將至。」

金面人道：「在下不信，閣下怎會將眞情相告？」

桑逸波道：「老夫向來說一不二，何況老夫須索償當年暗算之仇，你轉告他好了，他必然相信。」說着轉身欲離，又自回面道：「還有一事託轉，他弄巧成拙，欲尋獲兩件寶物，非須翡翠玉佛不可！」

言畢一閃而杳。

金面人忽感左掌火辣辣的奇痛，伸掌一望，不禁駭然猛凜，原來左掌紫腫如茄，忙回身飛竄而去。

×　×　×

金面人飛奔如風掠入那幢深藏山谷內陰森巨宅之內，落在黑暗如漆大廳外，躬身行禮。

廳內傳出一聲陰惻惻冷笑道：「葉一龍帶來了麼？」

「未曾！」

「這是何故？」

「屬下發覺情形可疑？室外無人守護，室內葉一龍仍然昏睡不醒，僅有那莫潛駝鬼在，屬下只覺怎能無人守護，其中必有蹊蹺！」

廳內沉默須臾，語聲又起道：「老身知道，旣然葉楚雄丘玄璣不敢吐露此處，爲何苗疆門下尋獲至此，看來必有人暗中弄鬼。」

金面人道：「總護法記得極是！」繼將相遇催命閻羅桑逸波經過稟明。

「什麼？桑逸波竟然未死！看來桑逸波的話是眞的麼！」

金面人道：「總護法，本門此舉豈非徒勞無益！」

「這倒未必，至少葉楚雄丘玄璣當年亦曾參與天山尋寶之行，令主原欲引起武林中人惶惶不安，假他們之手探知確處，不料爲燕雲三梟誤事，臨時改弦易轍，難免顧此失彼，葉一龍尚要帶走！」

金面人道：「屬下遵命，惟屬下懇求總護法賜藥！」

「無用的東西！接住！」

暗中飛出一粒丹藥，金面人右手迅如電火一把抓住服下，轉身疾掠而去。

廳內暗黑中站立一身着黑衣幪面老婦，思索了一陣，正欲展臂離去之際，忽似有所覺，身形疾轉，只見暗黑中也立着一個幪面黑衣人。

幪面老婦身軀微微一震，喝道：「尊駕必是桑逸波？」

黑衣幪面人竟啞口無聲。

幪面老婦忽手出如電，五隻鬼爪挾着一片銳嘯勁風抓向黑衣人而去。

那幪面黑衣人視若無睹，一動不動，俟來掌堪進面門，兩指如戟飛點老婦「乳中」穴。

黑衣老婦驚得魂不附體，身形疾移，抓式變掌，迅快攻出七掌，歹毒絕倫掌掌不離要害致命死穴。

幪面黑衣人冷笑一聲，亦同展開一路掌法搶攻猛擊。

雙方都是一身武功卓絕，翻飛騰撲，風生四外，帶起一片悸耳銳嘯。

約莫一頓飯光景過去，兩人均中了對方一掌，仍自力拚不已。

驀地幪面黑衣老婦竟罔顧對方雄厲來掌，施展連環奪命三招，欲同歸于盡，其中一掌砍向對方前胸，力逾千斤。

黑衣幪面人暗道：「怎有如此拚命打法？」兩足一點，疾飄開去。

幪面黑衣老婦忽一鶴冲天而起，雙掌托天，只聽嘩啦一聲巨響，震碎了屋頂穿隙而出。

剎那間，瓦石飛墜如雨，黑衣幪面人如電掠出穿空如飛疾杳。

×　×　×

靜悟小軒外一片寂靜，夕陽沉落，暮靄深沉。

驀地，軒內突響起一聲暴雷大喝道：「什麼人？」一條龐大身形穿出窗外，宛如飛鳥般落地，現出白眉神駝莫潛。

樹叢暗影中突飛掠出十數惡鬼門門下，各立方位將莫潛圍在核心。

其中一人道：「莫老英雄，在下奉了當家之命來此接葉少主去苗疆，郝少門主當悉心診治，找出對症解藥早日痊癒，再更防葉少主遭人掠囚，與丘少俠一般！以免措手慌亂。」

莫潛冷冷答道：「你等豈是惡鬼門中人，老夫豈能相信，再者老夫也無法作主，請速離此處，免老夫出手狠辣！」

那人道：「時刻急迫，莫老英雄最好相信，稍時葉少主必遭刦持……」說時，忽電閃撲前，揚掌發出九片柳葉飛刀。

他那打出暗器手法怪異，宛如飄絮漩飛無定，令人摸不準飛刀襲向何處，看似極緩，其實奇快無比。

十數惡鬼門下亦同時出手，刀光電奔攻向莫潛。

莫潛大怒，長衫無風自漲，雙掌疾揮，將打出柳葉飛刀悉數震飛落地，立時與惡鬼門下展開一場激烈拚搏。

忽見月洞門內掠出一惡鬼門下，背上負着一人，正是昏睡不醒的葉一龍，騰躍如飛，幾個起落杳失在森森古木中不見。

莫潛目睹不禁大驚失色，欲待追去，怎奈這十數惡鬼門中無一不是身手高絕，全力阻截，不由激發殺機，掌掌如利斧砍山，威勢駭人。

此刻，寺牆上正站立着金面人，樹幹藏身，目睹葉一龍被人先自己一步被刦走，忙急急追去。

那惡鬼門下揹着葉一龍身形稍緩，突見去路，人影疾閃，現出一金面人阻住去路。

未容惡鬼門下思索，金面人手中忽多出一柄鋒利無匹的短劍，寒芒疾閃已點在惡鬼門下胸口死穴上。

金面人沉聲道：「放下！」

惡鬼門下目露怨毒之色，只得將葉一龍放落。

金面人左手兩指忽迅如電光石火點下，惡鬼門下悶哼聲起應指倒地昏死過去。

只見金面人意有未足，似欲拍醒問話，抑或制那惡鬼門下於死地，躊躇之間忽聞身後傳來陰冷語聲道：「找死！」

突感腿上一麻，似中了暗器，不禁魂飛體外，頭也不回，疾奔而去。

一個幪面人電射撲出，拍開惡鬼門下穴道，伸手抓起葉一龍穿入林中疾杳。

須臾——

半空中飛落白眉神駝莫潛，目中怒焰暴射，神態威猛駭人，那惡門門下正睜目醒來，一見莫潛，不禁魂落，身形疾旋。

莫潛伸臂如飛，疾抓而出一手指堪堪抓近，只見那惡鬼門下全身迸冒一蓬濃烟，眨眼瀰漫開來，將身影隱蔽無法睹及。

只聽莫潛口中發出一聲驚噫，原來五指一抓成空，又不知濃烟中藏有什麼詭計，疾飄開去，冷笑道：「這等障眼小術胆敢在老夫面前賣弄！」

濃烟轉眼間擴及五丈方圓，鬱勃膠滯不見消散，莫潛不禁一怔，略一沉吟，取出一支火摺扇亮，猛力擲向濃烟中。

那蓬濃烟一觸及火苗，似有形之物被燃，迅快變成一團烈焰，嗤嗤燒化殆盡，氣味濃臭，却不見那惡鬼門下身影，顯然已遁去無踪。

自眉神駝莫潛氣得鬚髮怒張，猙猛如蛸，少主被刦，叫他如何顏面去見主母，恨不得自絕而死。

山谷中突傳來清澈長嘯，莫潛一聽，知是葉玉蓉隨身六衛所發，立即振吭應和，嘯聲響澈雲霄，隨風傳送開去，飄迴夜空，梟梟不絕。

夜幕漸垂，深林幽暗，莫潛恐葉玉蓉找不到自己又發出一支旗花映亮了夜空。

片刻，只見羅刹二女葉玉蓉程映雪滿臉惶急之色，領着老夫人及六衛二婢匆匆趕至。

老夫人目睹莫潛惶恐悸懼之色，心中恍然明白，沉聲道：「莫潛，公子被刦走了麼？」

白眉神駝老眼一紅，雙膝跪下，哽咽落淚道：「老奴罪該萬死，守護不周，致少主被刦，請主母賜罪！」

葉玉蓉程映雪二女一聽葉一龍眞被刦走，頓時珠淚湧溢，嬌軀猛顫。

老夫人道：「莫潛先別自責，把經過詳情稟明！」

白眉神駝把經過情形稟告。

老夫略一沉吟道：「寺內惡鬼門中匪徒屍體均是你一人擊斃的麼？」

莫潛苦笑道：「爲了少主，老奴不惜大開殺戒！」

老夫人道：「你是否發現那擒擄少主的惡鬼門匪徒似被制穴道剛剛醒轉？」

「正是！」

老夫人不禁綻露一絲笑容，道：「看來龍兒定爲武林異人所救了？」

葉玉蓉詫道：「娘爲如何此肯定？」

老夫人淡淡一笑道：「那惡鬼門下爲何被制住穴道？」

「惡鬼門雖與苗疆互爲一氣，但並非與毒害丘象賢凶邪同道，」葉玉蓉道：「也許是毒害丘象賢凶邪所爲？」

老夫人道：「爲娘原也是如此想法，仔細尋思之下顯然非是，他應該將惡鬼門下滅口毀屍才是，爲何只制住穴道片刻醒轉，這位武林異人心思縝密，算準了莫潛會追來，更算準了惡鬼門下必遁逃，借他之口可嚇阻凶邪不可肆無忌憚，武林中還有能人？」

葉玉蓉道：「但願您老人家沒猜錯，若有萬一，女兒不想活了。」

老夫人面色一沉，道：「話是如此說，娘也未曾拿準，記住，回去只說龍弟被惡鬼門下刦走，如此可使凶邪相互疑嫉，自露馬脚，爲娘決心再出江湖，查一個水落石出，更須尋出龍兒下落。」

莫潛躬身道：「老奴請主母恩准再出江湖，尋覓少主下落。」

老夫人搖首答道：「老身知你心中難受，這樣吧，你在靜悟小軒守候三月，到時龍兒未曾返轉再出江湖也不遲。」

白眉神駝莫潛心中雖然委實不願，却不敢違忤主母之命，躬身答道：「老奴遵命！」

老夫人揮揮手道：「你先回寶林寺去吧，我稍時還有後命。」

莫潛告辭轉身奔回寶林寺，只見爲自己重手法擊斃的惡鬼門匪徒屍體已收拾乾淨，不留半絲痕跡，暗道：「主母行事委實迥異常人，乾淨俐落，縝密周全，但少主被刦，却過於大意。」猛然面色一變，發現軒內書室燈光外映，不由一怔，雙掌暗聚功力，悄然無聲走入靜悟軒內。

葉一龍平時常坐的書案已燃着一支紅燭，一個藍衫老叟正聚精會神展閱書卷，似對莫潛已在門外注視並無所覺。

突然，藍衫老叟微微一笑道：「莫老，既然來了，何妨請坐！」

白眉神駝莫潛不由心神猛凜，大步邁入，喝道：「尊駕是什麼人？」

藍衫老叟微微一笑道：「莫老無須問老朽是何人？你不是急着知悉你那少主的下落麼？這老朽知道。」

莫潛聞言不禁喜出望外，道：「尊駕快請見告少主現在何處？」

藍衫老叟道：「老朽如非你家少主苦苦相求，亦不致現身。」

隣室只聽傳來葉一龍清朗笑聲道：「師叔，別作弄莫老了！」

莫潛聞聲驚喜不勝，循聲撲入，只見葉一龍一如往常，丰神洒脫，英俊如玉，活生生的端坐椅上，那有半點中毒模樣，不禁呆住，半晌說不出話來。

葉一龍道：「莫老，你聽得我語聲，就知我未中毒，你爲何如此模樣？」

莫潛赧然笑道：「老奴猜不出公子裝得如此像，連老朽也瞞過。」

「不是瞞過，而是另有其人，我不願讓你知道，只恐爲了我你又激發當年兇暴習性，手辣心黑，徒增殺孽，莫老，你隨我來。」葉一龍立起，帶着莫潛走向從不容人走進那幢藏書密室而去。

× × ×

「欲將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此乃前人題詠西湖的詩句。

西湖四時景物不同，風光明媚，勝景萬千，湖光蕩漾，一年似鏡，堤柳婆娑，翠拂行人，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非筆墨可以比擬萬一。

其時，正當暮春三月，湖上春深，柳絮飛綿，鶯聲催老，錢塘門內大街上望湖樓乃杭州一家極著盛名的酒樓，不僅菜肴烹製味炙人口，茶也是極上品的雨前龍井，碧翠嫩綠，清香撲鼻，泡以山泉，芳冽可口，杭州人士，無不趨之若鶩。

臨窗西湖一間雅房內九指雷神桓齊獨

自一人拈杯沉思，忽見一瘦小短鬚老者進入，桓齊道：「徐仁，怎麼此時才來，老朽在此已守候甚久。」

徐仁一身裝束打扮不類江湖中人，歉然道：「屬下聞悉山主召見，怎奈擁翠山莊出入謹嚴，不得任意離開，藉故奉命出莊辦事，是以遲來一步，請山主見諒！」

九指雷神桓齊道：「你探出了什麼？」並示意徐仁坐下。

徐仁道：「屬下經多日探查，那丘玄璣自雙燕堡趕返，神態憂急，暴躁不寧，却守口如瓶，在擁翠山莊留了十數天後，突率領八名高手離莊他去，迄今未回。」

桓齊詫道：「這又是爲了什麼？」

「爲了他愛子丘象賢。」

「丘象賢不是留在雙燕堡外一處農家請人照護麼？」

「那是謊言，丘象賢神智不清離莊外出，乃係受人挾持，丘玄璣接獲此人密柬，說丘象賢已送往擁翠山莊途中，故丘玄璣趕回，怎料始終未見丘象賢音信！」

桓齊失聲驚道：「居然有此事，那丘玄璣又何往呢？」

徐仁搖首答道：「屬下費盡心機，也無法查明丘玄璣行踪，三天前雙燕堡主葉楚雄突來本莊，不唔丘玄璣快快離去。」

九指雷神桓齊頷首，道：「這個老朽知道，葉堡主壽誕前夕其子亦遭惡鬼門下刦走，但刦持擄走其子的惡鬼門下途中遭金面人暗算，點住穴道，將葉一龍挾去無踪！」

徐仁驚問：「山主何以如此清楚？」

桓齊道：「刦去葉一龍的惡鬼門下爲雙燕堡白眉神駝莫潛追及，那惡鬼門弟子穴道已解，藉烟霧遁身障眼法逃去，是以葉楚雄中輟壽宴，借同老朽、風雲八劍袁夢龍及超空禪師並急於趕往苗疆，郝南鴻已趕在谷外相候，直認並無惡意，只想將葉少主接來研配對症之藥，並喚來那惡鬼門下對證，似無虛假，是以離了苗疆，老朽途中訪友羈延，葉堡主先老朽來浙。」說着唉了一聲道：「此事仍是難解其中之謎，叫老朽無從着手。」

驀然隣室傳來輕微傳聲，說道：「天下無不可解之謎，先從擁翠山莊着手，可惜兩位均不知今日的擁翠山莊已一夕易幟了。」

語聲雖微，却字字清晰入耳。

徐仁臉色一變，意欲掠出察視隣室。

九指雷神桓齊忙以眼色制止，咳了一聲，問道：「閣下是說擁翠山莊換了主人麼？」

「不錯！」

「換了何人？」

「自然是換了暗算丘象賢的主使人黨羽了。」

徐仁詫道：「爲何徐某毫不知情？」

隣室傳來一聲輕笑道：「你不過來擁翠山莊未及兩月，早在丘玄璣未趕返前已易其主，老朽問你，是否已見到莊主夫人麼？」

徐仁不禁一怔道：「這個，徐某未見到！」

隣室語聲又起：「老朽只能告訴兩位，那金面人現在擁翠山莊內，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他雖自惡鬼門下刦了葉一龍，但又爲人暗算傷腿，葉一龍又被救走，桓山主若欲查明其事，只須找出不良於行的人就是金面人。」

九指雷神桓齊眉頭一皺，道：「閣下是否別有用心？」

隣室傳來一聲冷笑道：「桓山主聽信與否悉聽尊便？若不及時制止，日後恐太行已亦轉易主了，話不投機半句多，老朽告辭！」

九指雷神桓齊聞言不禁心神猛凜，忙道：「閣下慢走！」

隣室靜悄悄地無回聲，顯然此人已離去。

徐仁忙掠往隣室察視，只見室內空空如也。

九指雷神桓齊沉聲道：「徐仁，此人去之已遠，不用找了。」

徐仁一躍而回。

九指雷神桓齊略一轉思，附耳密囑徐仁良久。

徐仁唯唯遵命離去。

九指雷神桓齊沉思有頃，飲啖既飽，喚來店夥結帳下得望明樓，出了錢塘門望西湖走去。

江南春暖，西湖游人如鯽，只見九指雷神桓齊趁着無人注意之際穿入一片恬靜竹林而去……

× × ×

擁翠山莊氣派宏偉，隱藏在三天竺幽谷深處，依山而建，高低參差，亭台如畫，園林有緻，極具匠心，莊外翠篁蔽空，連天皆碧，山風過處，嘯吟鳴濤，令人神醉。

一個身着錦衣長衫，腰繫絲條，濃鬚虎目神態威猛老者快步如飛自莊外匆匆走入。守莊莊丁個個躬身爲禮。

老者右手微擺，面色嚴肅逕自向一條松林小徑行去，走在一幢竹屋門前，擊指輕敲，低聲道：「江兄！」

門內立應，語聲道：「滕總管麼？請進。」

老者推門而入，只見一四旬中年漢子盤腿坐在竹榻上，神色似極萎靡，苦笑一聲道：「滕總管駕臨，江某未曾起立相迎，望乞見諒！」

老者乃擁翠山莊總管滕紹周，聞言忙道：「自己弟兄說此虛套未免見外，江兄，事情是越來越棘手，處處與令主原定之計背道而馳，使人有手忙脚亂之感？」

中年漢子面色微變，道：「滕總管難道又有什麼風聞麼？」

滕紹周道：「滕某方才自杭城返回，聽得一項風聲對江兄極爲不利！」

「什麼？」中年漢子神情大變，詫道：「這話從何說起！」

「黑白二道無不在追覓金面人下落！」滕紹周太息道：「盛傳金面人傷腿，傷在霸道歹毒暗器之下，雖不致死，但在一年半載內不易復元，更有甚者，竟謂金面人已藏身擁翠山莊內。」

中年漢子反倒鎭靜了，陰惻惻一笑道：「我江華岳傷腿事則有之，爲何知江某藏身在擁翠山莊，此誠匪夷所思。」

滕紹周聞言雙眉一剔，神色激怒，但倏又抑制面色平靜下去，淡淡一笑道：「不論江兄是如何想法，事情一開始就不順

利，江兄不覺得也匪夷所思麼？」

江華岳半晌無語，有頃長嘆一聲道：「令主原十拿九穩猜準葉楚雄必取得返魂珠及那本武功秘笈，怎知燕雲三梟翡翠玉佛竟爲空空妙手竊去，風聲于焉散播開來，葉楚雄風聞無疑心裏已有準備，命燕雲三梟帶回，遭殃的竟易爲廖鐵獅婁敬武及丘象賢，事與願違，南轅北轍……」說着黯然一笑，接道：「滕總管，倘或燕雲三梟不出舛錯，葉楚雄定然啓開木匣，目睹佛像慧眼紅珠，必心疑自己到手的返魂珠是否贋品，背人在暗處兩下比證，否則他必奇毒侵入內腑無疑。」

滕紹周道：「事實上葉楚雄却未有返魂珠，不然其子何以無法相救？」

江華岳搖首答道：「這倒未必，江某暗算葉一龍時便發覺有異，令主所賜毒針，一入體內立即發作，爲何葉一龍竟能支撑到了寶林寺軒室內才發作，是以江某自惡鬼門中高手處刦走……」

滕紹周道：「江兄，你爲何不殺之滅口？」

江華岳道：「江某本欲逼問惡鬼門爲何須擄葉一龍他去之故？繼一想本屬多此一舉，萌念殺之滅口。但已不及，江某已爲人暗算！」

滕紹周道：「江兄未瞧明那暗算之人是誰麼？」

江華岳搖首答稱不知，他瞞着催命閻羅桑逸波之事未曾相告，此事只有幪面老婦知情，嚴囑未奉令主明示外，不得洩漏走口。

滕紹周說道：「此必是那惡鬼門下傳揚開來，但他爲何知情江兄藏身擁翠山莊內！」

江華岳冷冷答道：「滕總管，你怕了麼？」

滕紹周哈哈大笑道：「滕某何懼之有，不過，江兄處境之危不說，只怕貽誤了令主的大事？」

江華岳聞言雙眉一剔，冷笑道：「江某來此早奉有令主諭命，何况江某亦飛訊報與令主，滕總管，你眞知令主眞正意圖麼？滕總管有保護江某之責，如有差錯，滕兄恐死無葬身之地。」

滕紹周忙道：「江兄千萬別誤會，滕某此來是想替江兄換一去處。」

「不必了！」江華岳神色冷峻道：「風聲已然傳開，擁翠山莊將成是非之地，滕總管既暫成爲擁翠山莊莊主，未得允准還有敢來竹屋查證江某身份麼？」

滕紹周心中怨毒已極，却知江華岳說的句句都是實情，何况江華岳在本門中身份似比他爲高，江華岳雖然傷腿，令主傳授之歹毒霸道的無形奇毒防不勝防，有此畏忌，强自按忍，微笑道：「江兄不可多疑，滕某說的也無非以防萬一爾，要知一步錯滿盤皆輸，不可不謹愼一二。」言畢告辭走出。

江華岳道：「恕江某不恭送了。」

滕紹周走出竹屋，只覺一腔怨氣難抑，他久任擁翠山莊的總管，威權極重，養尊處優，未免志得意滿，忘却本來，此刻更有患得患失之感。

他尚未走出松林小徑，只見徐仁飛奔而來，不禁大聲喝道：「徐仁，你來此何故？」

徐仁躬身道：「回稟總管，大別山主九指雷神桓齊及天台名宿風雲八劍袁夢龍老爺子拜莊，守莊弟兄推稱莊主已離他往，他堅不置信强行入莊而來！」

滕紹周神色一變，冷笑道：「桓齊，你也欺人太甚！徐仁，隨滕某快去！」

九指雷神桓齊一行等人已進入大廳。

滕紹周急步入廳，一一行禮。

袁夢龍道：「滕總管，外面風風雨雨你是否業有耳聞？」

滕紹周道：「滕某已有耳聞，但都是子虛烏有之事，何况家主人已外出，滕某也作不了主！」

袁夢龍道：「丘莊主何往？」

滕紹周道：「家主人出外訪覓是否有可救治少莊主的高手奇人，再亦須查明主兇用心何在及眞正來歷，行踪無定。」

袁夢龍點點頭長嘆一聲道：「外間風風雨雨，老朽雖不深信，但無風不起浪，說擁翠山莊已易換其主，你滕總管受命在擁翠山莊臥底已久，目前你滕紹周已是這擁翠山莊主人！」

滕紹周心神猛凜，惶恐變色道：「袁大俠爲何聽信謠諑？滕某忠心耿耿，矢誓不二，事實眞相，終有水落石出之日。」

袁夢龍太息道：「自然老朽不予深信，但其他武林人物，尤其是丘莊主同道好友都未必如此想法。」

九指雷神桓齊冷冷說道：「有件事滕總管恐未曾風聞，就是燕雲三梟已逃來杭城，三梟對貴上愚弄殊深怨恨，擁翠山莊恐從此多事了！」

滕紹周面色大變，道：「敝上那有愚弄燕雲三梟之處，他們來得正好，自投羅網……」

「滕總管誤會了，老朽所言貴上二字並非指丘莊主而言。」

滕紹周聞言勃然大怒，沉聲道：「滕某雖是下人，却身爲擁翠山莊總管，諸位均爲武林名宿，卓負盛譽，却也不能信口雌黃！」

桓齊哈哈大笑道：「是與不是日後自明，滕總管無法交代丘莊主行踪去處，便引人起疑，袁老兒咱們走。」

滕紹周目送桓齊等人走出大廳，面色異樣難看。

徐仁低聲說道：「總管，我等不可失禮。」

滕紹周冷笑，道：「滕某只覺怨氣難消！」

徐仁道：「不論如何，我等不可失禮予人口實，桓齊用心何在，委實可疑，屬下願暗躡其後查明！」

滕紹周頓了頓足，才飛步掠向廳外而去……

× × ×

竹屋內江華岳心緒不定，紊亂如麻，只覺事情一開始就亂了脚步，攪得一團糟，擁翠山莊似不可留，動念離此而去，返回原屬分舵。

突一條身影疾掠而入，正是滕紹周，身甫立定忙道：「江兄，看來其中必有蹊蹺，擁翠山莊易主之說不知從何傳出？此事除江兄外，只有丘玄璣與滕某知之，難道是丘玄璣洩漏的麼？」繼又將與袁夢龍桓齊晤面詳情說出。

江華岳略一思忖，搖首道：「未必是丘玄璣洩露，我等只有靜候令主諭示。」

天色漸漸暗了下來，驀地傳來一陣急驟鳴鑼並遙聞高聲救火。

滕紹周聞聲一驚，疾掠出屋外，只見正南方遙處火光燭天，不禁冷笑出聲，一鶴冲天拔起，宛如飛鳥般，掠向正南方而去。

江華岳亦出得室外，見狀知擁翠山莊不可留，他武功未失，僅兩足無法施展輕功，步履仍如常人般，迅即隱入竹篁中，擇徑逃向莊外。

他逃出莊外未及兩里，忽見一莊稼老翁踉踉蹌蹌迎面奔來，口中不住驚惶嚷道：「不好了，怎麼丘老爺子莊院失火。」

兩人幾乎撞了一個滿懷。

莊稼老翁連聲致歉，又自踉蹌奔去。

江華岳急着離去，怎會計較，裝着遊客貪賞美景，不覺忘返摸夜趕回杭城……

朝陽未上，晨霧霏霏，杭州通往蕭山官道上，路人已是絡繹不絕，內中有三身着藍布短裝人，一老二壯，似是布販，肩上扛着一包布疋，步履宛如常人。

老者低聲道：「那江華岳已連夜未在蕭山西城外德清客棧落足，我等且莫打草驚蛇，必須在他身上探出來歷，才可抽絲剝繭，查明蘊秘。」

一個貌像憨粗中年漢子道：「大叔，那江華岳既然逃出擁翠山莊，理應趕返他本門，爲何宕留蕭山不走？」

老者笑笑道：「他罹有腿傷，心存畏忌，恐遭兔死狗烹下場，這些雖是老朽猜測之詞，但不中亦不遠矣，你我只照預定之計行事，不愁江華岳不墮入術中。」

蕭山距杭州不過一江之隔，十幾二十里途程，片刻已到了西城外，官道西側僅數十家店舖，形成一條短短街衢。

「德清客棧」黑漆金字門匾懸掛在街首右方的第一家，店棧雖小，却洗掃得挺乾淨，門前左右兩側繫馬樁也漆得鮮明紅亮，樁上已繫牢騾馬三匹。

不錯，那江華岳離了擁翠山莊到了杭城，立即去店內購買了衣履易換，杭州城內擁翠山莊眼目太多，防人發現，是以連夜趕至蕭山住進德清客棧。

江華岳傷腿，勞累奔波後，即疼痛不堪，倘不調息恐傷勢惡化，非廢了兩腿不可。

他更担心滕紹周遣人四出探聽自己下落，是以立在窻前不時望外窺視。

他瞥見了投店三人與店夥異常熟絡，諒是常客，看神情似是布商，也不爲意，耳聞這三人投入相隣一室，說些都是買賣客套俗詞，更是心中一寬。

忽地，江華岳面色慘變，原來他此刻才發覺令主密賜六隻毒針已不翼而飛，但不知是否在擁翠山莊因發火逃出之際慌亂失落，抑或在杭城易換衣履時失在衣帽店內，不禁急得一頭大汗，兩腿傷痛突然發作，一陣針刺般奇痛忍不住大叫一聲，轟隆摔跌在地。

店夥正在隣室送上一些現成的酒菜，聞聲快步搶入，只見江華岳面色慘白如紙，黃豆汗珠暴流，神情痛苦已極，忙道：「客官你生病了！」

江華岳忙搖首道：「小二別怕，片刻就會好的。」說時又是一陣奇痛，幾乎昏厥過去。

店夥忙趨前抱着他放在床上，口中嘟嚷道：「客官眞是，人吃五穀百糧，那有不生病的道理，小的去請大夫給你瞧瞧，說不定一帖藥就好了。」

江華岳還眞能挺住，黯然苦笑道：「多謝小二，不過我這毛病是久年宿疾，即使不服藥也會好的！」他何嘗要拒絕延醫診治，一則是普通大夫無法救治，再則懼傳開去引來殺身强敵。

店夥一臉愁容，悶聲不語。

江華岳知店夥心思，彈自支撑着哈哈大笑道：「小二是怕我死在你店裏麼？你放心，五殿閻羅生死簿還沒有我的名字，决死不了。」說時伸手入懷取出一錠錢両，約莫十両，接道：「一壺好酒，配上現成好酒菜！」

店小二嘆息一聲，搖了搖頭，接過銀両走出房外而去。

江華岳數度昏厥，終于痛傷漸減，人却疲憊不堪。

店夥又走了入來，將酒菜擺在桌上，端詳了江華岳一眼，忍不住說道：「客官，不要說小的不好聽的話，張飛也怕病來磨，怎麼有病不請大夫來瞧。」

江華岳道：「小二，你不怕惹上殺身大禍麼？」

店夥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氣，却面色大變。

驀地——

一陣響亮奔馬蹄聲傳來，在客棧門外倏然寂滅，但聞一個尖銳話聲，喚道：「店家，店家。」

店夥三步變做兩步，搶出店外，只見兩個凶神惡煞般勁裝武師領着四個黑帖繫額，手持雪亮鋼刀的漢子紛紛躍下馬鞍，

店夥忙哈腰笑道：「大爺等要住店麼？小店現有潔淨上房。」

一個滿面于思武師道：「店家，我等並不住店，須向你打聽一個人。」接着說出要尋的人長相模樣服飾。

店小二一聽，暗道：「這不是那位病重的客官麼？」

那武師所說的正是江華岳，雖服飾有別，却形貌異徵無一不同。

店小二道：「小的店內並無大爺所言的那位客官。」口中雖如此說，却不禁流露異樣神色。

滿面于思武師疾伸右臂，像蒼鷹攫小鷄般抓着店夥，大喝道：「店家，你敢不說實話！」

店小二哭喪着臉道：「小的句句實話，並未欺騙大爺！」

忽聞窻內傳出一聲陰惻惻冷笑道：「學了一身莊稼把式，除了欺壓良善外還有何用，委實沒有出息。」

滿面于思武師聞言面色一變，推開店夥，率衆掠向客棧內。

江華岳住室房門敞開着，只見那三個布販行商聚坐一席，正開懷暢飲據桌大嚼，對掠入店內六人竟視若無睹。

一雙武師不禁一怔，互望了一眼，又不便斷定方才的話是否對自己而發？不敢輕舉妄動。

忽見座上老者向一雙同伴笑道：「壁上懸的一幅『沛風興雨』墨龍，畫筆拙劣，難登大雅，我老人家越瞧越有氣！」說着右手一揚，兩隻竹筷疾如脫弦之弩般望壁上飛去。

「篤，篤！」兩聲，一雙竹筷正打中墨龍雙睛。

一雙武師不禁倒吸了一口氣，原來兩支約莫一尺長的竹筷幾乎沒入壁內，僅賸下半寸許，這打出暗器手法，非但拿捏極準。而且勁力之沉，相形之下，不啻雲泥之隔，忙低喝一聲「走」，退出德清客棧之外，問知房內三人，只在片刻之前投宿客棧，不知是何來路，只得登騎進入蕭山縣城。

房內老者在床底拖出江華岳拍開穴道扶起坐下，道：「老朽久巳不問江湖是非，所以不願詢問尊駕來歷及來人是誰，不過老朽察視尊駕脈象，若不救治恐活不過三日，但老朽無能為力，距此東南約莫廿里外，瀕臨錢塘江畔有一桐溪，有葛七翁其人，浮家泛舟，捕魚為生，自稱桐溪釣叟，醫道通神，若能相求懇允救治，必然着手成春，尊駕去吧！此非善地，不可久留！」

江華岳僅謝了一聲，立起拖着疲憊身軀蹣跚走出店外。

片刻，老者三人亦相偕離開了德清客棧。

× × ×

老者正是巧手翻天衛童，他在龍州無心插柳竊取了燕雲三梟翡翠玉佛，不料竟揭開了當年武林一宗隱秘，雖只是一綫端倪，却尋獲多年生死成謎的義結金蘭盟兄無名叟。

衛童飄忽江湖，行俠仗義，宛如天際神龍，難見首尾，武林中雖多知其名，不見其人，但他有一習性，一經伸手，非至水落石出永難中止。

雙燕堡主摩雲燕葉楚雄見一波三折，其子亦遭毒手被刦，壽宴中止，即奔往苗疆，查探郝南鴻隱秘，他認定必是苗疆所為。

葉夫人亦率領葉玉蓉程映雪二女等人離堡而去。

無名叟決定遷地為良，隱秘山居，以一身絕學傾囊相授葉一龍，身旁白眉神駝莫涽及一雙青衣童子護侍。

衛童一心探出幕後主使人眞正是誰，飛訊邀約同道至友相助，隨他同行兩人一個名喚陸地行雲趙鼎，另一名喚追魂手白玉峯，均是武林隱名怪傑門下。

白玉峯笑道：「老前輩，晚輩兩人自隨侍左右，只覺前輩行事怪異詭奇，如置身五里雲霧中，渾然摸不着頭腦。」

衛童哈哈大笑道：「別說你們，就是我老人家自己也摸不着頭腦。」

趙鼎道：「老前輩如今何在？」

「當然到桐溪去。」

「桐溪？」白玉峯詫道：「去找桐溪釣叟葛七翁？」

衛童答道：「不錯，但葛七翁實無其人。」

白玉峯若有所悟，點點頭道：「前輩必是扮作葛七翁，但何必徒費周章，多此一舉！」

衛童道：「攻心為上，咱們快走！」

半個時辰過去，幽林僻靜處巳可瞧見江華岳蹣跚的身影，衛童忙低聲相囑趙鼎白玉峯兩人如何行事，身形疾拔，穿空如飛而去。

趙鼎白玉峯斜取捷徑，抄越江華岳之前守候。

江華岳心悶氣促，兩足刺痛浮腫，眼冒金星，仍强自支撑着，高一步低一步走望桐溪而去。

趙鼎坐在一塊草坡上，吸着旱烟袋，一身莊稼農漢打扮，似是方才從田間工作回來，吞雲吐霧，悠閒至極。

江華岳走在趙鼎身前喘息須臾，道：「請問尙距桐溪多遠？」

趙鼎不禁一怔，站起打量了江華岳一眼，道：「不遠，約莫三里之遙。」繼又說道：「桐溪並無人家，尊駕前往桐溪如何？」

「找人，在下想找一個名喚葛七翁之人。」

趙鼎哦了一聲，若有所悟，道：「尊駕敢是生有重病求治於葛老爺子？唉，葛老爺性情古怪，就是見到並不一定他就能治你的病！」

江華岳苦笑一聲道：「在下不到黃河心不死，多謝兄台了。」

趙鼎道：「葛老爺子住在船上，隨波逐流，處處為家，尊駕病重，甚難找到葛老爺子，這樣吧，小的送你前往，找到葛老爺子後就憑尊駕造化了。」

江華岳道：「這如何敢當！」

趙鼎道：「尊駕病重，但得葛老爺子救治，必藥到回春。」領着江華岳慢慢走去。

桐溪，一泓清流，澄碧無波，兩岸溪畔垂柳翠拂，野花如錦，遠山含笑，水鳥低翔，景物如畫。

一株老柳旁蹲着一個村漢，垂釣清流，悠然自得其樂。

趙鼎喚道：「楊兄，你瞧見葛老爺子麼？」

村漢忽釣竿一揚，一尾鮮魚潑辣翻騰離水而起，迅快無比送入魚籃內。

只聽村漢道：「喏，就在不遠樹下舟內午睡，你找他老人家何事？最好不要吵醒他！」說着頭也不回，一揚釣絲又落入水中。

相距一箭之遙，溪灣內果泊有一艘漁舟，老柳垂蔭，搖絲翠蘢，隱蔽舟身不易發現。

趙鼎領着江華岳到達舟畔，低聲相囑道：「葛老爺子習慣午睡片刻，不宜吵醒，尊駕且請忍耐些時，小的田間雜事未了，就此告別，謹祝尊駕早占勿藥。」

江華岳巳無力氣說話，目露感激之色，泛出依依惜別之意，目送趙鼎遠去，只覺兩腿一軟，不由自主地跌坐在草叢中，漸感眼皮沉重，昏睡過去……

釣魚那人正是白玉峯，見狀手持釣竿飛騰拔起，宛如飛鳥般望江華岳倒身之處落下，撮唇發出一聲忽哨。

不遠處樹蔭內人影一閃，現出趙鼎，飛躍而至，兩人抬起江華岳進入艙內。

巧手翻天衛童正在艙內伏案寫書信，封緘了十數道密緘，道：「二位賢侄速分頭把這幾封書信送達，另兩封係囑二位如何行事，快去快回。」將案上書緘分遞與趙鼎白玉峯手上。

兩人接過，躬身告辭登岸如飛而去。

衛童望了江華岳一眼，暗嘆一聲，落指如飛點了江華岳十數處穴道，並掀開下顎餵服了一顆墨黑藥丸。

只見江華岳身軀顫震了兩下，尙昏睡如故。

巧手翻天衛童立即出得艙外，一篙輕點，漁舟悠悠盪了出去。

江華岳昏睡漸醒，睜目四顧，只覺身在艙內，輕搖載浮，耳聞艙外歌聲隱約入耳。

「浮雲天外，
落日城頭，
問鴛鴦何處？
但輕波一抹渺沙鷗，
人生何所求？
高官厚祿？肥馬輕裘？新詩映珠璣？
豪文衝斗牛？
終不如？
雁蕩泉一湫，
西湖月一鈎，
孤山一枝梅，
南湖一杯酒！」

歌聲蒼老豪放，鏗鏘如扣金石，啓人猛省。

江華岳雖在傷病之際，但聞得歌聲也不禁感慨萬千，只覺人生如夢，蜉蝣歲月，蝸牛角中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又何所求。

艙外忽探身鑽入一葛衣短裝老叟，江華岳精神一振，歉然苦笑道：「葛老爺子，小可身罹傷疾冒昧前來求治……」

衛童手掌一擺，道：「不要說了，你活不過三天，但為何知老朽姓名，受何人指引而來！」

江華岳一聽自己活不過三天，不禁面如死灰，目中噙淚道：「大丈夫生有何歡，死有何懼？只是心有未甘而巳。」

衛童目注江華岳久之，徐徐啓齒道：「你乃無名劇毒所傷，侵入脈門經絡，普天之下只有老朽可治，但却非一年半載不可，老朽雖諳擅岐黃，然並不懸壺濟世，從不願為不明來歷武林人物及行兇作惡之徒施治！」

江華岳忙道：「小可並非行兇作惡之徒，但求葛老爺子施以仁心佛手，小可永銘大德。」

衛童默然久之，半晌嘆息一聲道：「你將姓名來歷實情一一敘明後，老朽自有定奪，如有一言不實，莫怨老朽棄而不顧任你死塡溝壑！」

江華岳此刻全身如針刺一般，內腑宛如油煎火焚，痛苦之狀難以言宣，只覺生不如死，但既有一綫生機，絕不能輕易放棄，黯然答道：「小可願實話實說！」

衛童頷首道：「好吧，倘或老朽聽出絲毫不實，那麼老朽立即驅客讓你自生自滅！」說時取出一隻藥瓶，傾出三粒黑色丹藥，命江華岳服下，接道：「此藥服下可減輕毒蝕臟腑，止痛一個時辰，盡此一個時辰說出經過詳情，須知老朽言出如山，决無改易之理。」

江華岳服下藥丸後，移時果覺痛苦漸減，說出他的來歷詳情。

巧手翻天衛童聽後，略一沉吟道：「現在容老朽問你幾個問題，以明眞假！」

江華岳道：「葛老爺子請問，小可無不照實回答。」

「你乃皐蘭鏢局總鏢頭，為何託身一不明不白帮派，助紂為虐？」

江華岳不知這三粒丹藥使他神智受控，不由自巳地實話實說，答道：「小可多年前，因保一宗貴重紅鏢被刦，身受重傷瀕危，幸遇一不知來歷武林奇人施救，刦匪悉為誅戮取回失鏢，我輩江湖人物無德不報，是以小可自願投効，但從不為非作歹。」

「帮派何名？總舵何處？為首之人可是相救於你的那位武林奇人麼？」

「最近才知名為『六合』，小可身為皐蘭分舵主，僅朔望兩日聚會，將半月來黑白二道舉動飛訊傳報，餘無他事，並不知總舵何處，那武林奇人迄未相見，不知是否就是令主。」

衛童點點頭道：「你僅奉命趕來雙燕堡與燕雲三梟傳命如何行事，怎知情勢逆變，你又奉傳訊以致自亂脚步是麼？」

「葛老爺子之言極是，令主原認為燕雲三梟必在壽誕期前將翡翠玉佛送至葉楚雄手上。」

衛童又問了甚多，江華岳雙眼欲閉，似倦極欲眠，口中却有問必答……

一抹夕陽消失在天邊，暮靄蒼茫，小舟業巳泊抵對岸，兩條人影先後掠上船艙，現出白玉峯趙鼎兩人。

趙白兩人進入艙中躬身向衛童行禮，覆命事俱巳辦妥。

白玉峯目睹江華岳巳熟睡，道：「老前輩，他都巳吐露隱秘無遺麼？」

衛童道：「與老朽所料相差無幾，此乃一個極秘密的帮派，從來為惡武林，亟欲追究當年天山三寶，但主其事者未必就是當年之人，是以必須謀定後動，滲入其內部臥底。」

趙鼎道：「時機稍縱即逝，恐夜長夢多。」

衛童搖首道：「未必，他們因燕雲三梟一着之失，致與原定之計南轅北轍，動則得咎，現又因江華岳失踪，擁翠山莊祝融為災，定必有所警惕，按兵不動，暗中加緊追覓燕雲三梟及江華岳下落，老朽利用此一微妙情勢，採雙管齊下之策！」

趙鼎白玉峯心中雖有很多不明欲問個清楚明白，但深知衛童習性未至時機問了也未必能說。

月夜蒼茫，沙平岸闊，一葉輕舟，逐波杳入水雲鏡波中。

× × ×

長沙，南大街上金鷹鏢局，重簷深院，氣派宏偉。

石板大街行人往來不絕，一騎烏騅在街首出現，不疾不徐地向金鷹鏢局而來。

騎上人正是江南三英之一，長沙金府大公子追魂三絕劍金獨白。

站在門前一名鏢夥瞥見金獨白到來，飛報與局主摔碑手龔觀海。

龔觀海立時出迎，肅客進入大廳賓主落座。

（未完・五）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

鬼谷天魔

藍田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武家騏向追魂三判、鐵刀孟嘗、淮南三傑老大三人報訊之後，被天魔教按察三元道人、巡壇壇主商梧、護法神算子發覺他仍未被心術迷失神智，上前將他們截拿，追魂三判等三俠渡黃河逃脫，武家騏被擒，被困在一分壇的石壁地室，準備押解總壇，此時又來了斷魂羅剎要求合作，重續前約，去後不久，武家騏又發覺海天碧影孫長天說出他和斷魂羅剎原是一家，也需要奪回「神龍寶玦」，希望合作，先救出險地，傳授成名絕學三招，然後派武家騏到天魔教外三堂總舵找一女子婉婷，先救胞妹，再按婉婷吩咐找尋寶玦，事成再在茶館相見……

神掌顯威力　一招斃四敵

於是雙方俱矚目於武家騏，使武家騏在一夜之間，變成了中心人物。

商梧等更怕武家騏透露風聲，連夜把圻城山十二巡壇大寨遷移，人員弟子遷徙一空。

這不用說，都是海天碧影及斷魂羅剎二人的傑作。

然而斷魂羅剎也心頭納悶，到處在找武家騏下落。

她把商梧等人誘使俠義道羣雄入伏的追魂青錢全部暗中取回，換了一個方向後，自以爲得計，那知返回圻城山後，不但武家騏失踪，連十二巡壇這些天魔教弟子也走得一空，幾乎憤怒欲狂。

然而就在到處暗查的時候，却意外發現了自己交給武家騏用以連絡的「五色香粉」。

這種香粉，分爲五種顏色，撒在地上，不但氣味易聞，而且極易辨認，她狂怒中不由又變爲狂喜，立刻也循跡追踪，三轉二轉，才發覺自己追的路綫，竟然是天魔教十二巡壇設伏的方向，頓時知道上了當。

只有海天碧影在暗中好笑，眼見三方面人馬像走馬燈一般，空自折騰，大爲得意地緩緩奔向東塢嶺，等候武家騏消息。

× × ×

時間匆匆地過了半個月，就在正邪雙方人馬慌亂之際，武家騏披星戴月，悄然地在東塢嶺出現。

東塢嶺只是晉境一座小鎮，依着太岳山脈，地方頗爲偏僻。

他進入東塢嶺，正值晚上掌燈時候，十五天的辛苦奔波，使他俊美的臉蛋消瘦了一些，可是因爲目的地已到達，心情不期然地緊張而興奮起來。

進入鎮中，遠眺太岳山，峯巒重疊，一片漆黑，因爲海天碧影並沒有說出天魔教外三堂總舵的地址，故而他進入小鎮立刻買了一大包乾糧，並在一家食舖打尖探清楚路徑之後，逕奔太岳山覓找外三堂地址。

太岳離東嶺小鎮不過五里許，武家騏不過化了半刻時辰，已到山脚。凝足眼神，略辨山徑，立刻騰身而出。

山徑盤曲，林木夾峙，武家騏身形剛撲上山腰，陡聽得左方林中響起一聲嬌喝：「朋友站住！」

刷刷，二條矯健的人影，凌空而落，擋在面前，竟是二名手執長劍的黑衣俏艷女子，眉間透出一層令人寒慄的煞氣。武家騏心中一緊，心想：那話兒出現了。但對這些天魔教人物這麼快出現，微感意外。只見左邊略爲年輕的黑衣女子向武家騏上下一打量，又冷冷問道：「如此黑夜，朋友準備上那裏去？」

武家騏故作從容，傲然地淡淡一笑道：「在下未回答前，先請問二位姑娘是否屬於天魔教外三堂舵下？」

二女神色微微一變，靠右年事稍長的黑衣女子峻聲道：「你摸得這麼清楚，莫非是有爲而來？」

武家騏見對方已經承認，立刻點頭道：「請問二位職司及芳名？」

年長的黑衣女子冷冷道：「愚姊妹花音花信，依教中規矩，從不對外人報出職司，朋友你既承認有爲而來，請先說出來意！」

武家騏傲然一笑道：「既是如此，在下自不便多問，請花大姐立刻代爲轉達，在下要進貴堂總舵，求見貴堂總舵主！」

他那絕世風標，雍容神態，立刻使這二個花氏姊妹臉露驚容，摸不透是甚麼來路？年輕的花信接口道：「朋友要見敝堂總舵主，有甚麼事？」語氣已顯得緩和不少。

武家騏想起「海天碧影」孫長天的叮囑，立刻倨傲的笑了笑，冷冷道：「若在下目光不差，二位似乎還不夠資格聽，一切見了貴堂總舵主後，自然分曉，二位還不即刻通報引路！」

這番話不但口氣更大了，而且儼然是命令口吻。

一切反應，果如海天碧影所料，花氏姊妹不但不怒，神色反而驚疑不定，花音用比剛才更柔和的口氣，道：「那就請少俠賜告名號，讓愚姊妹向總舵先告，這是外人求見敝教任何職司人物的慣例。」

武家騏想了一想，記得海天碧影並沒有要自己隱姓化名，於是傲然回答道：「在下是江南武家二代武家騏。」

話聲甫落，却見江氏姊妹的臉色同時一陣震動，接着一變，四道秀眉微微上挑，含着煞氣的目光，倏吐出憤怒已極的光芒。

武家騏見狀心中頓時一驚，蓄意戒備，心想：「對方剛才由倨而恭，現在却發起火來，莫非已接到甚麼警兆？」

念頭剛在轉動，却見花音咯咯咯仰天狂笑起來。

笑聲中，她以劍尖一指武家騏道：「原來你就是武家騏？」

花信也接着嘲笑一聲，冷冷道：「我奇怪你武公子爲甚麼別的地方不走，偏偏跑到這裏來送死！」

武家騏心頭一陣震動，表面却故作怒容道：「這是甚麼話，在下是否前來送死，見了貴堂總舵主自會知道，二位還不趕快通報！」

花信嘿嘿發笑道：「當然要通報，只是要先拿下你的項上人頭再通報，你懂了麼？」

話聲中，刷地一劍，疾如閃電，就向武家騏脖子削到，出手之快，不亞一流劍手。

武家騏心頭大驚！

他驚的倒不是對方的劍，而是覺得情形的發展，並不如海天碧影想像的那麼順利。

這刹那間，他慌忙身形滑退四尺，避過劍勢，口中大喝道：「住手！妳我初次見面，無寃無仇，憑甚麼理由，要在下首級？」

花信尖笑道：「本堂已接傳報，你就是十二巡壇兔脫的囚犯，還以爲咱們不知道麼。嘿，來勢傲然，裝得倒蠻像個人物，可惜本堂的消息比你還早一步！」

武家騏聽得暗暗一怔，暗叫要糟。

他想不到自己這麼急趕，却還沒有對方的傳訊快……

却見花音峻聲道：「妹妹，少跟他廢話，先動手逮住他再說！」

矯捷的身形又如風撲到，劍光如雲降霧湧，迎面罩下。

武家騏雖怒，但爲了自己妹妹，却不願在此時此刻輕易動手。海天碧影雖說過有誰阻攔，不妨先給對方一點厲害的顏色看看。但武家騏此刻唯恐情形發展離了譜，因此對「海天碧影」孫長天的話，持着保留態度，此刻逼得空手劈出一掌，擋開花音的劍光，大聲道：「在下此來是有要事，見貴堂主持人，並不是想打架，不信你二位可看看我身上有沒有帶劍！」

此言一出，方躍躍欲動，想幫姊姊同時出手夾擊武家騏的花信怔了一怔，對花音道：「姊姊，江南武家以『神風十八式』名聞天下，他的確沒有帶劍！」

花音却被武家騏一記劈空掌，震得劍幾乎脫手，這才發覺武家騏的功力似乎比自己高明的太多，可是他却不同意妹妹的話意，冷笑一聲道：「他不帶劍，更表示他有陰謀或後援，妹妹，妳快傳出訊號，多叫些人來把他圍住，只憑我們二人恐怕不行！」

武家騏却朗聲一笑，接口道：「姑娘此舉豈非畫蛇添足，令人陡然覺得妳們沒有江湖常識！」

花音秀眸一瞪，怒道：「這話怎麼解釋？」

武家騏微笑道：「在下要去的地方，就是貴堂總舵，到那裏若我有甚麼不軌，妳們還會沒有人幫忙麼？何必現在多費精神，招呼同伴呢？」

花音冷冷一哼，道：「話雖不錯，但在咱姊妹來說，仍冒着生死之險？」

武家騏一愕道：「這有甚麼危險？」

花信接口道：「本教各堂總舵，依律不准許任何外人涉足，以免洩密，咱們姊妹引你而入，那到裏萬一出了甚麼差錯，便是死罪，何況江湖中根本沒有人知道此地，你竟能摸到這兒來，情形太過可疑！故而咱們姊妹怎能知錯犯錯。」

武家騏一聽這番話，大感爲難，對方有這種顧忌，自己縱然解釋保證，也未必

能取得信任，看樣子，只能硬闖了！

可是除非在萬不得已之下，他覺得實不宜再動手，心念轉了幾轉，靈機倏然一動，笑道：「妳既然自信江湖中沒有人知道此地是貴教外三堂總舵所在地，而在下竟然這麼清楚，就該想到除了貴教教主的親信或摯友告知外，還有甚麼原因能使在下摸索得到。而妳們不通報，到那時恐怕也得死罪哩！」

花氏姊妹神色呆了一呆，她們左想右想，覺得武家騏的話大有道理，尤其花音已知道這位少年的功力，確在自己之上，若是不懷好意，早就可以動手，實無鼓舌辯駁的必要。

在遲疑片刻，花音這才似下了決心，冷冷道：「好，我姊妹暫時算相信你，希望你到時不要搗鬼，自取死亡，現在跟我來。」

說完話，向花信一揮手，轉身就向山左騰身而起。

花信却一揚手，一顆綠彈冲天而起，在半空中突然爆開，現出一朵綠色信花，接着就伏劍緊跟武家騏身後，嚴密監視。

三條人影，鶻起兔落，瞬眼翻過一重山嶺，奔向一片漆黑無際的叢林中。

此刻的武家騏在花氏姊妹前後夾峙下，跟隨飛掠，心頭却更緊張起來。頭一關雖好不容易以言詞打動對方，獲得通過，但是進了外三堂總舵以後，情形的變化是否像海天碧影所言那麼順利呢？他不敢預測，因而一顆心，始終七上八下，兢兢而行。

在叢林中左彎右轉，約莫走了半個時辰，才見天光，武家騏一路掃視路徑，暗暗覺得這地方果然極爲隱秘，同時他發覺四週雖是荒涼寥寂，未見人影，却伏着許多暗卡，從林梢草叢中，不時看到一對對目光，向自己注視。

他暗暗佩服海天碧影的預見，自己若欲暗闖的話，不知要經過多少阻截搏殺，說不定永遠也到不了地頭。

出了叢林，順着山勢而瀉，又走了一盞茶時刻，才遠遠望見一座谷中，燈光輝煌，谷口木柵高聳，建着一排箭樓，谷中屋脊連綿，建造得極是堂皇，那範圍比以前所見的虛幻仙府及第十二巡壇大寨更廣大得多。

武家騏感覺到這整個天魔教，潛力已超出了自己想像，江湖上一番大刦，似乎已無法避免。

他憂心忡忡，暗自慨嘆着，就在慨嘆中，已到達谷口，遠望木柵門戶大開，八名大漢抱刀雁行分列，四週還有十餘名黑衣女子手執松枝火把，烟騰雲霄，火光燭光，一個青臉青衣老人，負手屹立。

這老者容貌猙獰，右顴骨上一個碗大的疤，使右邊臉整個塌下去一塊，見了花音，立刻揚聲道：「花大姑，剛才有人拜寨的訊號是妳發的麼？」

花信急忙趨前幾步，躬身施禮道：「巡山值日花音姊妹稟告堂主，拜寨人武家騏已經帶到，欲求見總舵主！」

這位青衣老人聞言，目光立刻注視着武家騏，口中把武家騏二字輕輕唸了二遍，臉色陡然一變，獰笑道：「想不到，想不到，剛獲十二巡壇飛報，你武公子竟會自動投入羅網，花大姑，妳姊妹還不把此人拿下！」

武家騏心頭一緊，不等花氏姊妹動手，立刻大喝道：「且慢，閣下這是待客之道麼？」

青衣老人雙目中精芒驟盛，臉浮煞氣地冷森一哼道：「待客？你是客？別往臉上貼金了，告訴你，現在你已是本教必須追捕的逃犯，還講甚麼待客之道！」

「逃犯？」武家騏肚子氣炸，但他終於忍住惡氣，長笑一聲道：「武某先請教閣下職司名號！」

青衣老人冷冷道：「你聽清楚了，本座就是外三堂總舵轄下『金鷹堂』堂主巫成，專司接待連絡之職。」

一聽巫成二字，武家騏不由大吃一驚，幾乎訝呼出聲，但他瞬息平靜下震動的神色，微微一笑道：「想不到名列武林中十六魔頭之一的『青面白手魔』竟榮任了魔教外三堂中金鷹堂堂主，在下先向你恭賀。」

他一面說話，一面却在想，一名堂主就是黑道中十六魔之一，那總舵主的身份功力，豈不更驚人。那會是怎麼樣的人物呢？

青面白手魔一聽武家騏語含諷刺，臉色更加嚇人，厲笑道：「好小子，敢話裏帶骨頭，你要清楚，江南武家的名頭雖大，但在這裏，不會發生作用，你小子在江湖的萬兒比老夫還差上一截，有甚麼值得神氣的，本座今天要不讓你離開此地，從今把巫字倒寫過來。」

接着目光向花氏姊妹一轉，厲喝道：「還不動手！」

這番話激起了武家騏剛傲之性，武家聲名豈能容人輕視，不由冷冷一笑道：「只怕未必！」

話聲甫落，只見花音花信同時一聲嬌叱，二柄長劍，一攻左肩，一攻右腰，上下旋飛，如電般刺到。

對於這花氏姊妹，武家騏並不放在心頭，但他決心露一手，先要給對方一點厲害看看，目注二劍來勢，考慮用那一種手法，才能一招退敵。

花氏姊妹見武家騏雙目神光湛湛，面對劍勢，竟屹立如山，沒有避讓的徵象，甚至身子動都不動，出勢不由因驚疑而微微一頓……

豈知，劍勢微頓剎那，武家騏陡然一聲大喝，身形飈然前掠，竟向二柄劍鋒迎去。

這麼一來，花氏姊妹神色更驚疑莫明，這種來勢，使她二人猜測武家騏出手必然是甚麼奇學，立刻駭然地橫劍，意欲變招……

豈知武家騏用的全是冒險虛勢，料定先前在山腰上，劈空一掌震退花大姑的情形，會使對方心存怯意，此刻一見二姊妹，果如所料，那肯錯過炫功機會，雙掌如刀，若電光石火一般猛向兩柄劍葉切去。

這一次，他出手不但奇快無比，也用上了眞功夫，二掌之間，聚了十二成眞力，只聽得錚！錚！二響，敲個正着，花氏姊妹手中的精鋼長劍，劍葉齊中而斷，嗆啷落在地上。

花氏姊妹嬌容失色，駭然暴退。

木寨門口頓時響起一陣輕輕的驚呼，那些執刀黑衣大漢及擧火女子都瞪着眼呆了。

同時木寨門中，刷刷刷，接連掠出四條人影，落於場外。

臉色微凜的青面白手魔脫口大叫道：「好功力！」一揮手接着叫道：「四位分壇主來得正好，上去把這小子圍住，不能捉活的就要死的。」

那四人個個黑綢緊身，聞言同聲應諾，身形錯動間，已把武家騏包圍在當中，同時撤出四柄長劍。

武家騏冷眼一掃四人，再緩緩移到青面白手魔面上，冷笑道：「未動手之前，在下可以再奉告你堂主一句話，剛才小爺被逼出手，只是略示警戒，若我眞要闖，相信沒有人能留得住，不過小爺不想再傷和氣，希望閣下速請總舵主出見！」

青面白手魔冷冷道：「你要見總舵主有甚麼事？」

武家騏沉聲說道：「話只能面對貴總舵主說，恕無法告訴其他人，連你堂主在內！」

青面白手魔嘿嘿陰笑道：「只怕你再也沒有資格見本教總舵……」

武家騏沉聲道：「有沒有資格，你通報後就會知道，小爺倒是怕你此刻逞一時之意氣，等一下吃不了，兜着走哩！」

青面白手魔厲笑道：「小子，你以爲老夫怕你？」

武家騏淡淡道：「你不怕我，未必不怕你頂頭上司吧！」

「嘿！武家騏，告訴你，要抓你就是總舵主剛才下的令諭，你別再虛言恫嚇，以爲老夫會被你唬住！」

武家騏長笑道：「看情形，你是非逼小爺動手不可了，既然如此，你爲甚麼不親身下場試試！」

青面白手魔不屑地道：「能够有資格與老夫動手的人，當今天下，屈指可數，你算是那一號，只要你能在老夫所屬四個分壇主手下逃過命，嘿嘿，老夫再奉陪也不遲！」

武家騏暗暗罵道：「好狂！」不過他打量了一下情勢，不禁也暗暗心懍。

這四個分壇主不但個個氣定神足，而且所握長劍，都顯得非常特別，那不是如普通那般順握的，而是倒握劍柄，劍尖向後，貼肘橫胸，躍躍欲動。

這是算那一路劍式？武家騏完全不知道，而且從未聽人提起過。

情形已逼得不能不大開殺戒，只是暗提眞元，蓄勢準備出手了。

想起海天碧影說過：若有人阻攔，不妨先放倒幾個立威，他緊張的心情，反而泰然起來。

於是他想起初學乍會的「滅寂神掌三絕式」，現在何不拿這四個分壇主作對手試一試。

這些念頭方在腦際一掠而過，那四個分壇主的攻勢已經發動。

武家騏見狀心頭不由一凜！因爲眼前四人身形從四角飛旋逼近，倒持平胸的長劍，漩起四道如漩渦的劍光，映着四週火把，耀如四團火球，滾滾而近。

「這是什麼劍法？」

武家騏暗暗驚疑，本來打算出手的「滅寂神掌三絕式」第一招「震神滅魄」，停留未發。

因爲依這招「震神滅魄」的出手之勢，最多只能攻擊對方一個人，現在遭到四面圍攻，而且摸不清對方劍路的情形下，使他覺得並不是對策……

就在他猶疑剎那，四圈劍芒已經近身，時間上再容不得武家騏猶疑，這時的武家騏猛然一提右足，以左足支脚，雙手迅揚，右掌朝地，左掌仰天，接着身形一旋，口中猛然發出一聲如雷大喝。

喝聲中，雙掌上下一合，隨身轉之勢而揚……這一招正是神掌最後一招「天地俱寂」。

轟！平空爆出一聲巨響，場中火光爲之俱滅，接着一陣參差的慘嚎！四條人影，在月色下，四散拋出，巴巴巴巴同時摔墜地上不起。

靜寂的場中，頓時響起一陣驚呼，幾十對眼睛俱睜得圓圓的，那些天魔教外三堂的弟子都似乎嚇呆了，就連名震黑道的青面白手魔神色也接連數變……

然而，屹立場中的武家騏也呆了。

他目光一掃，剛才動手的對方四名分壇主，一個個倒在血泊之中，獰厲的面目，個個朝天，似乎死不瞑目。

尤其那四具屍體渾身碎衣片片，血肉模糊，身上嵌着片片碎劍鐵屑，沒有一片完整的地方，這種慘狀，實在令人目不忍睹。

「這滅寂神掌最後一招竟具有這般威力？我的功力竟然深厚得能一擧擊斃四名高手？」

武家騏呆呆出神地想着，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出神地掃視着地上這片慘厲的景象，心頭倏然後悔起來。

動手之前，他不過只想傷對方一二個人立威，以期把對方震住，然而現在的禍却闖大了。

這些魔爪死不足惜，可是若因此使海天碧影的計劃變了質，自己妹妹的處境豈不更危險了，這麼一來，豈不背道而馳了麼？

可是誰能料到這最後一招「天地俱寂」會這麼霸道呢？

武家騏倏地暗暗地埋怨海天碧影起來，埋怨他不該不把這三招掌式的威力說清楚。

在埋怨中，他目光不期而然地移向青面白手魔，只見這位金鷹堂堂主本來青慘慘的臉色更青得怕人，目光正狠狠盯住自己，一瞬不瞬。

武家騏心頭一沉，知道現在再要好好地求見對方總舵主，問那個女子已是不可能了，目前應該考慮的應該是如何脫身問題！

他心念百轉，却見青面白手魔爆出一聲陰笑道：「好厲害的掌法，好毒辣的手段，怪不得胆敢孤身闖寨，小子，今天若是讓你生離此地，老夫就擧掌自裁！」

說着向身後一揮手，八名抱刀黑衣大漢及執火把的八名女子身形齊動，嗖嗖嗖

，立刻在武家騏四週圍定。

幾乎同時，木寨中湧出一大羣人，個個手執兵刃，散在外圍，武家騏凜然目光一掃，人數不下四十餘名。

這刹那，場中立刻湧起一片深沉的殺機。

武家騏這時也橫下了心，對青面白手魔冷笑道：「巫堂主，你也算武林中成名露臉的人物，擺出這種圍毆的陣仗，不怕笑掉別人的大牙？」

青面白手魔厲聲道：「老夫只是怕你跑了，你那種霸道的掌法，老夫雖然不識，但自信尚能與你對手幾招，現在你就等着試試老夫的『白玉陰屍手』！」

說着雙袖一揮一捲，露出雙手，緩緩走上幾步，與武家騏對面而立。

武家騏目光一瞥，不由訝然。

這青面白手魔果然人如其號，臉雖長得猙獰怖人，可是一雙手却如少女一般，不但細緻白嫩，而且像玉石一般，隱隱浮光。

這時，他心中已暗暗決定，只要能傷了對方，還是早脫身爲妙。其餘的事只有另想辦法了，心念一定，不由豪爽地朗笑一聲道：「好，這還像是成名人物說的話，要動手，你就先放馬過來！」

青面白手魔鼻中一哼，不再說話，細白的雙掌，緩緩提起，陰毒的眼神中，暴射出二道精光，游身移步，在武家騏面前游走起來。

場面在煞機中陷入一片死寂，每個人的神色都顯出異常緊張。

武家騏雖表面從容，內心也不敢大意，他知道對方成名十餘年，名列十六魔頭之一，決非倖致，故而也面對青面白手魔緩緩游身移步，不敢稍怠。

二人移身對峙了足有二圈，只見青面白手魔陡然發出了一聲陰喝，身形飈然欺進……

就在這緊張刹那，寨門口驀地響起一聲大喝：「金鷹堂主，這是怎麼回事？」

方出手的青面白手魔欺身的快，聞聲退得更快，嗖的一聲，已反縱出戰圈外，目光一瞥，已望見喝阻的人，是位年約二十餘歲的白衣年輕文士，正自大寨中緩步走出。

青面白手魔出手被人喝止，武家騏方自愕然抬頭。却見剛才盛燄頤使的老魔頭却變得畢恭畢敬向那白衣年輕文士躬身稟道：「啓稟總舵主，來人就是十二巡壇傳報的逃脫人犯武家騏，他竟藐視本堂，胆敢隻身闖寨，倣職座下四位分壇主已死於他手中，請鈞座定奪！」

一聽此言，武家騏精神一振，同時也感到訝然已極。

以青面白手魔在黑道中的名望及凶殘個性，竟會對那白衣文士露出如此恭敬的神色，以對方年齡，大不了自己幾歲，然而却在天魔教中高居外三堂總舵主的職位，若非目睹，怎會相信？

他愕然地望着對方，浮起一絲莫測高深的感覺。却見這位年輕的總舵主神色微微一沉，對武家騏冷笑一聲，說道：「原來你就是江南世家的武家騏，够豪爽，也够大胆——」

目光一側，對垂手恭立一旁的青面白手魔接着喝道：「巫堂主，本座要活口，還不過去動手！」

「喏！」

青面白手魔應了一聲，立刻臉露獰笑地倏然轉身，武家騏忙大喝道：「且慢，總舵主，在下能摸到這裏，閣下不感到意外麼？」

年輕文士冷冷道：「本座的確感到意外！」

武家騏大笑道：「既感到意外，閣下不問問在下來意？」

年輕文士冷冷道：「拿下你再問也是一樣！」

武家騏接口道：「其實你不命令動武，在下也會告訴你，總舵主，在下此來就是爲了找你！」

年輕文士目光一閃道：「既是找本座，爲什麼出手殺人？」

武家騏大笑道：「我一到這裏就說明來意，奈何他們不肯通報，而且恃衆動武，這又怪得了誰？」

這位天魔教外三堂總舵主鼻中一哼，道：「你找本座有什麼事？」

武家騏神色一肅，拱手道：「敢請先賜告台甫！」

「裘無忌。」

「哦！裘總舵主，在下此刻拜託總舵主找一個人。」

裘無忌皺眉冷冷道：「誰？」

武家騏微微一笑道：「是個女人。」

「女人？」

武家騏點點頭道：「芳名婉婷。這就是區區眞正來意。」

此言一出，四週的天魔教弟子及青面白手魔神色皆愕然不解，可是那裘無忌的臉色却微微一變，沉聲道：「你找夫人有什麼事？」

現在武家騏也暗暗怔了一怔，迷惑了。腦中迅速忖道：「夫人？那名叫婉婷的女人是誰的夫人呢？」

他心中雖轉着念頭，却不敢把猜疑的神色露在臉上，微微一笑道：「有什麼事，區區只能當面轉告她，現在只希望總舵主傳達消息！」

裘無忌神色有點迷惑，冷冷道：「夫人並不在此。」

武家騏一怔，急急道：「她在什麼地方？」

「本教別宮。」

武家騏暗暗呼糟，他內心轉了一轉，覺得此刻若要退走，反而引起對方疑竇，而且見不到那女子，也無法向海天碧影交待，自己的妹妹自然也無法營救。

這三方面一考慮，武家騏決定再冒冒險，立刻毅然道：「既然不在，區區就在貴舵等候，見不到她的面，決不想走，還請總舵主立刻通知。」

裘無忌的神色上，迷惑的表情更加濃厚起來，問道：「你認識教主夫人？」

一聽「教主夫人」四個字，武家騏心頭怦然一震，不由也忖道：「什麼？那名叫『婉婷』的女子就是天魔教主的夫人？海天碧影又怎麼會認識她呢？」

可是時間已不容他多想，立刻技巧地道：「這點閣下問得多餘了，反正閣下通報後，貴教教主夫人來了自會分曉，至於

其他一切，恕區區無法多說，閣下就是相詢，區區也不願回答！」

裘無忌沉思了片刻，冷笑一聲道：「武家騏，本座暫准你多活兩天，但是希望你別攪鬼，反正本座也不怕你會跑掉！」

話說到此，倏向青面白手魔一揮手，說道：「巫堂主，引武少俠進寨，在賓館安息，暫待以賓客之禮，其餘一切候命定奪。」

說完就在一干天魔教徒神色怔愕中，返身進入了寨門。

青面白手魔唱了一個喏，似乎一腔怨火無法發洩，狠狠地盯了武家騏一眼，陰森森地笑道：「算你小子命大，但老夫相信，你絕對跑不出老夫掌心。」

武家騏此刻一見海天碧影的吩咐，果然不錯，心頭已定下了一半，聞言大笑道：「巫堂主這番話未免說得太早了，咱們慢慢等着瞧！」

青面白手魔哼了一哼，向圍在四周的手下喝道：「收殮四位壇主屍體，各返崗位！」轉首對武家騏一揮手說道：「跟我來！」

武家騏嘻嘻笑道：「早這樣做該多好呢。」

話聲中，已舉步跟在青面白手魔身後，向大寨中走去。

進入寨門，就是一片柔和的草地，武家騏放目望去，月光下，但見崇樓高宇，燈光如天河繁星，氣派堂皇儼然，猶如王爵府第。只是在夜色中，陰影參橫，令人有陰森的感覺。

眼前草地方圓約有十餘丈，迎面一座大廳，左右兩旁是一排馬廐，來去走動的黑衣大漢雖多，但此刻却似乎各有工作，對武家騏並不多作注目。這情形看得武家騏暗暗欽佩，顯然，這許多人都經過嚴格的訓練。

青面白手魔引路在前，從大廳旁一條石板路走去，通過二道牙門，一塊橫匾，赫然入目，匾上是「金鷹堂」三個大字。

走進金鷹堂，那些侍立或經過的弟子，神色上對青面白手魔更加恭敬，行跡過處紛紛爲禮，這樣走到一排三間廂房前，只見青面白手魔轉身一指房門對武家騏冷冷道：「此地就是賓館，你小子可以進去了，不過本堂要事先警告你，在這段期間，切勿出房門一步，否則，嘿嘿，本堂只有依律辦理。」

說完一掉頭就離去。

武家騏知道這位黑道魔頭對自己的怨恨已深，僅鼻中不屑地一哼，推門而入。

室中雖然黑暗，但他凝目一掃，這房中佈置得尚爲雅潔，炕桌椅子，一應俱全。壁上掛着三盞未點着的油燈。

眼見沒有異狀，武家騏舉步跨入，反手闔上門戶，掏出千里火，點燃了壁上燈火，才悠然地鬆出一口氣，這時他才發覺背上濕膩膩地一片冷汗。

可是就在這時，房外響起一陣步履聲音，在房門外倏然停止，接着是一陣上鎖的聲音。武家騏心頭一驚，竄到門邊一推，果然已經上鎖，他目光一掃，才發覺這間客房根本沒有窗戶，剛鬆懈的精神立刻又緊張起來，大聲喝道：「房外是誰？爲什麼上鎖？」

一聲冷笑隔着門板，在房外響起：「姓武的，你好好休息吧！咱們是奉了堂主之諭，負責監視，吃喝按時送上，其餘的時間，你就多養養神吧！」

武家騏心頭大怒！這豈非變成了囚犯？可是心念一轉，想起自己此來的目的，終於忍下了這口氣。

他暗暗告訴自己，未見到那位教主夫人之前，只有忍耐。

於是他強壓怒火，解衣躺在炕上，十五天來的奔波，雖然使他此刻感到疲倦，可是孤燈單影，反之無法成眠，未來許多發展，懸在他心頭，轉輾無法闔目。

就這樣，日子一天天地過去了。

懸慮盼望中的武家騏，熬過了七天七夜，可是始終不見那教主夫人出現。

由於監在房中，失去了自由，自然也無法得到絲毫消息。

他漸漸心焦了。腦中不斷地猜測着：「那裘無忌是否去通知了呢？」

幾經思考，武家騏覺得那位總舵主不會派人通報，那麼那位教主夫人會不會來見自己呢？若是來了，爲什麼至今未到呢？若是不來，這邊也該有點動靜才對啊！

他想不出一個所以然，因爲不知道天魔教別宮在何處，故也無法推測出那位教主夫人行程需要的時間。

不過有一點武家騏是非常清楚的，以自己星夜趕來，天魔教傳遞自己的訊息，還比自己行程早了一步，顯出他們有特殊傳遞消息的方法，以此推斷，那位教主夫人應該早已接到了傳報，問題就在她來與不來了。

但究竟來與不來呢？武家騏設身處地去推測，覺得都有可能，不過海天碧影的話，都收到了效果，因此，也支持着武家騏等下去的信心。

於是又是二天過去了，武家騏眼睜睜地等待下去，除了按時送飯的大漢開過二次房門外，依然毫無動靜。

武家騏等得心焦氣灼，信心漸漸搖動，感到實在等不下去了。

他暗暗決定，若到天黑，仍沒有動靜，二更時刻，就只有破門而出，到東塢嶺小鎮上與海天碧影會合再說。

時間易過，不知不覺中，天又黑了下來。

至此，武家騏完全失望了，那知就在他籌思脫身之計時，房門口恍噹噹地一陣鎖響，房門陡然打開，只見二名青衣少女，蹣跚而入，接着是一名白衣中年女子，蓮步輕移，邁入室中。

武家騏注目之下，不禁一呆，不但二個青衣少女貌美如仙，那白衣中年女人更艷光照人，使人不敢逼視。

那遠山含黛般的雙眉，彎如柳葉，一雙秋水，盈盈波動，挺直的鼻樑，加上一對酒渦，配着鮮紅欲滴的櫻唇，使人會錯覺是廣寒仙子下凡，可惜的只是那雙秀眸邪而不正，隱隱透露一股妖淫之氣。

這時，武家騏已料定對方必是教主夫人了，此行成敗，就將要在眼前揭曉，心神立刻緊張起來，對白衣女子一抱拳，道：「請問芳駕名號。」

白衣女子秀眸不定地打量着武家騏，口中冷冷道：「我就是陸婉婷，聽說你要

見我？」

武家麒頷首道：「不錯，請夫人摒退左右，以便說話。」

陸婉婷目光一閃，向二名青衣少女揮手道：「妳們暫且退下去，把門關上！」

二名青衣少女齊聲應諾，躬身而退。

武家麒目注門戶掩上後，方要說話，却見陸婉婷已冷冷開口道：「你是不是孫長天派來的？」

武家麒一怔，道：「夫人何以這麼清楚？」

陸婉婷逕自在桌旁椅上坐落，冷笑一聲道：「能知道我名字，能找到這個地方，當今武林中，只有孫長天一人，除了他派你來以外，還會有誰？」

武家麒微微一笑道：「不錯，只是有一點夫人必須清楚，區區並非孫老前輩手下，僅是順便受託拜謁夫人！」

陸婉婷一哼，說道：「我並不想弄清楚你與孫長天之間的關係，只想知道你的來意！」

武家麒立刻緊張地道：「區區此來有三事懇求夫人相助！」

陸婉婷神色淡然地問道：「是什麼事呢？」

武家麒低聲道：「舍妹被貴教所俘，請夫人開脫。」

陸婉婷點點頭道：「第二件呢？」

武家麒道：「孫老丈要知道神龍寶玦現在何處？」

只見陸婉婷嬌容陡然一變，霍然起立，怒容滿面道：「孫老匹夫簡直得寸進尺，欺人太甚！」

武家麒心頭怦然一震，忙道：「區區甘冒生死之險來求見夫人，只望夫人成全，何況孫老丈既能將這等重要事拜託夫人，足見與夫人交誼深厚。」

話未說完，却見陸婉婷神色愕然，截口問道：「孫老兒沒有把我與他之間的關係告訴你？」

武家麒搖搖頭，陸婉婷冷笑一聲道：「那末我可以告訴你，我與那老匹夫根本沒有什麼交情！」

一聽這話，加以她一聲一個「老匹夫」，武家麒大怔之下，不由訝然道：「沒有交情？」

「嘿！非但沒有交情，我恨不得能殺了他一洩心頭之恨！」

武家麒心頭怦然一跳，他方感覺到海天碧影與這位教主夫人之間的關係，不但並非如自己想像那般具有友誼，而且內情似乎很複雜玄妙。

然而現在，他完全糊塗了。

以她神色語氣來說，不用推測，就知道她與海天碧影之間有極大的仇恨，可是，海天碧影為什麼會對一個仇家提出非同小可的要求呢？武家麒尚記得在分手時，孫長天對自己反覆提出的疑問，不但完全否定，而且語氣中充滿了自信，彷彿只要見到這位教主夫人，一切要求，均可達到目的。

然而眼前的情況反應，自己當初的疑問却並非是多慮……

在迷惑中，武家麒漸漸感到情形似乎不妙，不由急急道：「夫人與孫老丈的關係，實大出小可意料之外，夫人能否賜告與孫老丈究竟有什麼深仇大恨？」

陸婉婷冷冷道：「這是我與那匹夫的事，你不必過問，現在我問你，老匹夫提出的要求有沒有什麼交換條件？」

武家麒碰了一個釘子，不由苦笑着道：「沒有，孫老丈僅說夫人一定會答應幫忙……」

「哼！」陸婉婷重重一哼，道：「一定會答應？嘿嘿！老匹夫簡直把人看扁啦！」我『桃面玉狐』是這麼容易受威脅的麼？」

一聽到「桃面玉狐」四個字，武家麒心頭復又大大一震，他想不到眼前艷光四照，看來弱不禁風的教主夫人竟是五年前縱橫大江南北，不知害死多少男人的女魔頭。

五年前，武林中無論黑白兩道，只要談起「桃面玉狐」，個個會咬牙切齒，可是說也奇怪，只要是男人，見了她的面，不但沒有勇氣殺她，反而趨之若蠅，瘋狂追求，甘心死於石榴裙下。

於是她就憑着天賦的嬌容，深厚的武功，所向披靡，肆無顧忌，那知五年前，倏然消聲匿跡，下落不明，江湖上傳說紛紛，至今仍是一個謎，誰也料不到她却變了神秘的天魔教主夫人。

這時的武家麒立刻另眼相待，暗暗浮起三分戒意，暗想自己這番奔波，不但完全落空，恐怕要闖出去，還得經過一番苦戰……

念頭未落，却見桃面玉狐復坐落椅中，嬌容恢復平靜，緩緩道：「好，念在孫老匹夫以前一直沒有擾過我，這次我就答應下來！」

一聽這句話，武家麒不由睜大了眼睛，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急急道：「夫人眞的答應相助麼？」

桃面玉狐冷冷地頷首道：「當初我對那老匹夫既然許下了諾言，就得算話，不過……」

「不過什麼？」

「不過我只能答應一件事，要我救令妹脫險，我就不能說出神龍寶玦的藏處，否則，就不能救令妹，二者任取其一，你可以考慮一下回答我！因為當初我對孫老匹夫僅許諾代其做一件事，這點希望你能清楚！」

武家麒聽完這番話不由一呆。他劍眉深鎖，呈現無比的困惑。

以兩件要求的事對武家麒來說，都具有無比的重要。

妹妹固然必需營救，神龍寶玦的藏處更必需知道，否則就無法對海天碧影交待，可是現在兩者之間，只能達到其一，就令人難以取捨了。

這時武家麒猶豫不定，不知怎樣回答，却見桃面玉狐詭笑着道：「你選擇好了麼？」

武家麒嘆息一聲道：「夫人既有這份能力，何不一併成全？」

桃面玉狐一哼道：「我所以能答應一個要求，已盡了最大的忍耐，依我個性，嘿嘿，殺那匹夫唯恐不及，那還能叫他稱心如意！」

武家麒見她那種無可奈何的表情，腦際靈光一閃，立刻明白了一件事，這位桃

面玉狐對海天碧影那麼仇視，所以還能莫可奈何地履行諾言，必定有什麼不可告人的把柄落在海天碧影手中。

方自沉思，却見桃面玉狐話鋒一轉，接下去詭笑道：「若我是你，就該以妹妹生命為重，根本沒有什麼可以猶豫的。」

武家麒嘆道：「然則區區回去又何以對孫老丈交待？」

桃面玉狐冷笑道：「莫非你不顧自己妹妹，要我透露神龍寶玦的藏處？」

武家麒此刻心念電轉，暗忖道：「她既有把柄在海天碧影手中，不敢推卸，却又答應一個要求，莫非另有詭謀。」

轉念至此，决心先營救妹妹脫險再說，至於海天碧影只有另尋別的方法報答了。於是一咬牙，道：「既然夫人這麼說，就請把舍妹交給區區帶回去。」

桃面玉狐起立道：「好，不過令妹現在並不關在這裏，你說一個地方，十天之內，我必派人送到不誤。」

武家麒想了一想，覺得還是不洩露行蹤為妙，遂道：「那麼十天以後，區區就在太岳山脚相候便了！」

桃面玉狐微微頷首，舉手擊了二掌，拍拍二聲，門戶立刻開啓，只見青衣雙婢立刻入室躬身道：「夫人有何吩咐？」

桃面玉狐揮手，說道：「送這位武少俠出寨，就說是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阻攔！」

青衣雙婢立刻一聲應諾，轉對武家麒道：「少俠請！」領先出門。

武家麒此刻緊跟着雙婢走出去，門外雖肅立着四名矯健大漢，却沒有人敢阻攔，這樣一路無阻地出了外三堂總舵，青衣雙婢直送武家麒至山腰，才施然作別。

時已初更，初春的夜風撲面料峭，而武家麒立刻展開脚程，直奔東塢嶺小鎭。

事情雖然告了一個段落，可是他的心情却沉甸甸地充滿了心事。

對於「海天碧影」孫長天，他內心隱隱感到無比的歉咎，一路上他一直盤算着見了那位前輩怎麼說話。

不過三盞茶工夫，武家麒已踏入鎭口，驀見一座茅屋頂，竄出一條黑影，疾如飄風，落在眼前。

這刹那，他心頭猛吃一驚，急忙停身戒備，目光一瞬下，只見停在路中的人，長鬚飄拂，目光炯然，却正是「海天碧影」孫長天，不由訝然道：「老前輩怎麼在這裏？」

只見孫長天呵呵一笑道：「老夫怕你被別人釘梢，故而在此等了一天二晚，為你瞭望接應，這不好麼？」

武家麒點點頭道：「前輩是否住在客棧中？」

海天碧影笑道：「客棧中人多耳雜，太不方便，尤其強敵近在咫尺，老夫不得不步步謹慎，故而另外找一個極好地方，來，咱們到那裏再說！」

話落，立刻向右方鎭郊掠去。約莫出了一里路，武家麒才見海天碧影一指前面道：「到了，老夫還為你備了乾糧酒菜，想必你這幾天一定非常辛苦勞累？」

武家麒暗暗苦笑，來到近前，才看清楚是座獨立的山神廟，塵網四封，顯然久已荒廢，沒有香火。

進入廟中，海天碧影立刻在神案上點亮了燭台，轉身就問道：「你見到了那女子麼？」

武家麒方點點頭，海天碧影不等武家麒說話，急形於色地道：「那麼事情辦得差不多了吧？她答應了麼？」

武家麒自搖頭，海天碧影臉色頓時一變，沉聲道：「難道一事無成？」

一看到對方那種難堪的神色及焦急的語氣，武家麒已經盤好的話却不知怎麼出口了。這刹那，他突然改變了主意，把本欲據實說明經過的話嚥了回去，勉強裝出笑容道：「事情只成了三分之一！」

海天碧影神色一怔，迷惑說道：「這是怎麼解釋？」

武家麒說道：「對方答應在十天後交出舍妹，至於那神龍寶玦藏處，對方也答應在十天後再透露！這豈非只成了三分之一。」

他生平第一次說謊話，不免有些緊張不自然。

但，海天碧影却並非未注意到武家麒不自然的神色，聽完這番話，臉色頓時緩和過來，呵呵笑道：「有此成績，已算不錯，哈哈，小老弟，一切既要到十天後分曉，現在你就寬鬆一下精神，來，老夫已備了風鷄肉脯，看你也累了，先吃點喝點，養養精神！」

說着已俯身在神案下，取出一小罈酒及一大包肉脯，席地而坐，先吃了起來。

武家麒也覺得有點餓了，也不客氣的坐下吃喝起來，他生平極少吃酒，兩口下肚，臉色頓時亦紅起來。

可是表面雖從容，心中的念頭，却沒有停息過，他感到自己既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撒了一個謊，也只能有十天的期限，自己在情在理，必須負責探出神龍寶玦的藏處，庶不有愧於心。

然而怎麼下手呢？武家麒想來想去，只有仍在那位教主夫人身上下手，要在教主夫人身上下手，只有套用海天碧影用要挾的手段，對於那位桃面玉狐，武家麒覺得以詐對奸，再也恰當不過，但問題是，她並沒有把柄落在自己的手中，唯有探出海天碧影與她之間的仇恨，才能够據以應用。

思維方至此，却見海天碧影抓起酒罈，喝了一口酒，輕鬆地笑着問道：「你到那裏時，可曾遇到阻攔？」

武家麒點點頭道：「若非前輩所傳那三招神掌，晚輩恐怕早巳壯志未酬身先死了哩，只是晚輩想不到那最後一招『天地俱寂』竟是這般厲害，一舉能使圍攻四人血肉橫飛，局面差點不可收拾。」

說到這裏，接着把青面白手魔刁難經過略述一遍。

海天碧影聽得呵呵大笑，一翹大姆指道：「要得，老弟，這種人就要給他們一點厲害的，否則他們決不會服貼，由此可以知道，老夫每料必中，決沒有一句話騙你。」

武家麒趁機微笑道：「前輩雖沒有騙我，但似乎對晚輩隱瞞了什麼？」

海天碧影神色一怔，道：「老夫什麼地方隱瞞了你？」

武家麒神秘地笑道：「比方說，那陸

婉婷的身分，前輩事先就未對晚輩詳細透露！」

海天碧影呵呵大笑道：「那麼說你已經知道了？」

武家騏撕開一個風鷄腿，塞在嘴裏，咬了兩口，才道：「不錯，而且晚輩約莫了解前輩與她之間，關係似乎也並不單純呀！」

海天碧影笑道：「看來桃面玉狐在你面前一定表示過，恨不得殺了老夫以洩心頭之恨，是麼？」

武家騏點點頭。

海天碧影接着道：「其實老夫所以沒事前告訴你，只是不希望你知道得太多後，影响了心理及行動，這點，你應該明白，有許多事，不知道比知道要好得多。」

武家騏微笑道：「前輩對某方面有顧忌，晚輩充分諒解，不過現在可以使晚輩瞭解詳情麼？」

「好，話雖得從頭說起，但不妨長話短說。」

海天碧影爽快地道：「——遠在五年前，老夫發現一批神秘人物在招兵買馬，企圖頗非等閒，於是就注意上了……

「於是在那時，老夫就查出那個什麼『天魔教』，但是却始終見不到那神秘的教主，當時也未見他們發展勢力後有什麼異動……

「這種種更引起老夫的好奇心理，於是決心繼續暗中查探下去……」

海天碧影說到這裏哈哈一笑，道：「那時查來查去，什麼也沒有查出來，却查出另外一件事來！」

武家騏忙問道：「什麼事？」

「在太原城一個夜晚，老夫却偵查到桃面玉狐也是天魔教中人物，那夜在一家客棧中，頻頻仰望窗外，似乎是在等候什麼人？」

話題快接近中心了，武家騏情不自禁地脫口道：「莫非她是在等候那神秘的天魔教主？」

海天碧影曖昧一笑，道：「錯了，他等的人根本不是什麼教主，而是另外一個人！」

「是誰？」

「一個長得極帥的年輕人！」

「年輕人終得有個名字啊。」

「那當然，且聽老夫慢慢說來。」

海天碧影吃了一點肉脯再舉鐔牛飲了一口酒，潤了潤喉嚨，才繼續說道：「那時老夫並不知道桃面玉狐在天魔教中的這份地位，但因她在江湖中的名望地位，老夫料想她既投靠了天魔教，身份一定不會太低，自然也不肯錯過這種機會！於是就潛伏一旁，欲探個究竟。」

武家騏急不稍待地，忙問道：「以後呢？」

「別急，小老弟，等到那年輕人進入她房中後，二人立刻相擁，那種親熱的表情，哈哈……簡直令老夫也動了心。他們一面熱情，一面交談，在交談中，老夫竊聽下，發現原來那桃面玉狐竟是天魔教主最得寵的一位夫人！」

武家騏一呆道：「天魔教主的夫人不止一個？」

「嘻嘻，當然不止一個，據桃面玉狐告訴老夫，她是第七位，換句話說，前面至少已有六個，至於第七位後面還有多少，那就不得而知了。」

武家騏聽得大感興趣，道：「那麼那個與桃面玉狐幽會的年輕人是誰？」

「也是天魔教中弟子！」

「哦！原來如此。」

「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可驚奇的，以桃面玉狐在武林中的蕩名，對這種事來說，根本是家常便飯！只是那年輕人的身份也大有來頭，引起老夫的興趣。」

「老前輩別賣關子好不好，他究竟是誰？」

海天碧影道：「就是天魔教外三堂總舵主裘無忌。」

武家騏聽得大出意外，瞬息明白自己闖寨見他時，在說出桃面玉狐的那種衷情，敢情早已心中有數。

想到這裏，武家騏笑道：「於是前輩闖入去了！」

海天碧影笑了笑道：「本來老夫向不願做這種缺德事，可是想到那神秘的天魔教主，以老夫的能力，竟然查不出是誰？甚至連他秘居地都查不到，使老夫想到若在桃面玉狐身上下手，必是個最好的機會，於是就在他們翻雲覆雨，欲仙欲死之下，老夫破窗而入。」

武家騏笑道：「怪不得桃面玉狐憎恨前輩已極！」

海天碧影哈哈大笑道：「這點老夫非常清楚，不過只要我不死，他們兩個只能恨在心裏，拿老夫沒有辦法。那時老夫原意只是想脅問他們教中的詳情，怎知他們二人一見老夫入房，始則一呆，繼而赤裸裸地陡然突擊，就在房中與老夫打鬥了起來！」

武家騏心中一緊道：「結果勝負如何呢？」

海天碧影一哼道：「若以一對一，老夫誰都不怕，但以一對二的情形下，老夫未免有點心慌，一方面那桃面玉狐赤裸裸地實在不堪入目，而那姓裘的手法異詭，老夫在接手五招下，發覺他極爲難惹！」

「後來呢？」

「老夫覺得這樣鬥下去不是辦法，於是就作從容地道：『再打下去老夫也奉陪，只是恐怕你們二位面子不好看，老夫既來了，當然對二位的底細非常清楚，只要在外面打個訊號，嘿嘿，保險半個時辰內，你們教中兄弟會到，風聲若傳到貴教主耳中，嘿嘿，就够二位傷腦筋的了……』

這番話結果把赤裸裸的桃面玉狐及裘無忌鎮住，撤手退身，於是那桃面玉狐氣虎虎地問老夫有什麼企圖，老才就要她說出教主是誰？住在何處？」

「他們說了沒有？」

海天碧影搖搖頭道：「她一口拒絕，接着很光棍地請老夫高抬貴手，放過他們，除了這件事，萬萬不能告訴老夫外，其餘的任何一件事都答應，錯過今天，隨時願效勞……

「老夫知道時間一久，恫嚇的話，就會露出馬脚，於是也藉機下台，教他們留下一個通訊地址……」

「他們就把外三堂總舵的地址告訴了前輩？」

（未完・六）